

大明英烈传（中）

里，那张图被‘白莲教’人拿了去。”

蒙不名趁中年大汉说话分神，悄无声息地要跑。

谁知中年大汉早防着他呢，眼明手快地一把抓住了他，道：“小娇娇，那是张什么图？”

白衣少女道：“你可听说过‘女儿城’？”

中年大汉一怔道：“‘女儿城’？”

白衣少女道：“我是‘女儿城’城主的一个侍婢，前些日子奉命出来办事，‘女儿城’隔绝人世，坐落在一个不为世人所知、极其隐密的地方，就连‘女儿城’里的人出来若不带张地图，也无法再回到‘女儿城’去，他拿去的就是我带出来的那张地图。”

中年大汉转望蒙不名，疑惑地道：“蒙老头儿，你要一张地图干什么？”

蒙不名耸耸肩，道：“那是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中年大汉还要再问，突然，他若有所悟，转望白衣少女道：“小娇娇，‘女儿城’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么？”

白衣少女道：“‘女儿城’富可敌国，遍地皆黄金！”

中年大汉唇边浮起一丝笑意，道：“这就对了……”

目光忽地一凝，道：“‘女儿城’？这城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

白衣少女道：“那是因为‘女儿城’里都是红粉女儿，没有一个须眉男子。”

中年大汉两眼一睁，道：“是么？”

蒙不名突然说道：“姑奶奶，你就少说两句话，逢人只说三分话，且莫尽掏一片心，你怎么把‘女儿城’的底细和盘托给人家了？”

中年大汉没理蒙不名，望着白衣少女道：“小娇娇，‘女儿城’里像你这样的美人还有多少？”

白衣少女似乎很纯真，毫无心机，道：“跟‘女儿城’的黄金一样，到处皆是，其实我又算得了什么，我只不过是城主的一个侍婢……”

中年大汉笑了，道：“我说蒙老头儿怎么这么好说话，只要一张地图，原来他是想舍小取大，人财两得啊！”

蒙不名跺了脚，道：“姑奶奶，你可真行！”

中年大汉霍地转过脸来道：“蒙老头儿，你怎么说？”

蒙不名道：“什么怎么说？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先说好的，你要美人，我取财富……”

中年大汉道：“可是你并没有告诉我你要的是张地图，那张地图上有更多的财富。”

蒙不名道：“这个……”

中年大汉把独脚铜人往地上一丢，抬手就要搜蒙不名的身。

蒙不名脸上变了色，叫道：“姓师的，你要干什么，说话不算话么……”

中年大汉道：“少废话，谁叫你当初不跟我说明白，我说你这回怎么这么老实，敢情你是越变越滑头了……”

一边说手一边在蒙不名身上乱摸。

蒙不名身上的痒痒肉似乎不少，这一摸不打紧，蒙不名边躲边笑，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喘着叫道：“我姓蒙的最怕痒，你这是哪门子整人法？”

中年大汉搜了半天没能从蒙不名身上搜出一片纸来，他只好停了手，沉着脸道：“蒙老头儿，你把那张图藏哪儿去了？”

蒙不名老半天才歇了过来，道：“你要干什么？”

中年大汉道：“我要那张图！”

蒙不名脸色大变，道：“放你的屁，姓师的，盗也该有道，言而无信，你算哪门子的英雄好汉……”

中年大汉沉声说道：“少废话，你拿出来不拿出来？”

蒙不名道：“做你的清秋大梦，想要我这张地图，门儿都没有，告诉你，我宁可跟你拼掉这条老命……”

中年大汉冷冷一笑道：“我不跟你拼命，你不是怕痒么，我隔肢你，另外叫两个孩子搓你的脚心，让你一直笑到断气！”

蒙不名呆了呆道：“姓师的，你可别这么损，小心将来生个儿子没屁眼儿……”

中年大汉脸色一寒，道：“蒙老头儿，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也告诉过你，为得到我想得到的，我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眼前只有大堆的财富，成群的美人，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你说一句，那张地图你拿出来不拿出来？”

蒙不名没说话，半天才道：“姓师的，算你狠，我认栽了，只是好歹这件事我算个主，你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出去。”

中年大汉道：“你可以无情，我姓师的不能无义，咱们换换，你要美人，我要那张地图……”

蒙不名苦了脸，道：“你明知道我不喜欢这个调调儿……”

中年大汉道：“这已经是我最大的退步了，你也应该知足了，要是恼了我，我就来个翻脸不认人，让你空着手出去！”

蒙不名无奈何，谁叫他让人家抓住了他的缺点，苦着脸点头说道：“好吧，姓师的，我给你，贪吧，将来你非死在女人手里不可！”

抬手摘下那顶破帽，头顶上赫然放着一个小羊皮卷儿。

中年大汉没容他拿，一把便抓在手里，哈哈大笑说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能死在美人手里，虽死何憾，试想英雄迟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恐怕你还不知道，我生平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死在心爱的美人怀里。”

松开了蒙不名，俯身抓起那独脚铜人，带着残余的黑衣壮汉呼啸而去。

蒙不名突然笑了：“这小子是个土包子，从没往北边儿去过！”

白衣少女眨动了一下美目，道：“老人家好心智！”蒙不名道：“别捧我了，赵姑娘，咱们赶快离开这儿去找罗汉去吧，要让那土包子想通了折回头来，咱们想走都走不掉了。”中年大汉等走的是前门，他带着白衣少女快步往后而去。敢情是这么回事，一个骗局！

蒙不名带着赵晓霓走了，这个骗局到此似乎该结束了。

不，没有，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这个骗局留下来的余波更热闹，也更精彩。

中年大汉带着八个黑衣壮汉刚出祠堂大门，他突然停了步，一招手，道：“拿个火折子来！”

一个黑衣壮汉打着一个火折子凑近过来。

中年大汉就着火光打开了那个羊皮小卷儿，那羊皮小卷儿上画的确是一

幅地图。

不过看上去这幅地图像是“长安城”里的一幅地图，连街道名字都标出来了，一个个的箭头往前指，最后指着一个“口”记号，“口”记号旁边还写着一小行字：“财富，美人，尽在此中！”中年大汉勃然大怒，提着独脚铜人，转身一阵风般扑了进去。

当然，蒙不名跟那位绝色美人都已经不见了！

中年大汉大发雷霆，抡起独脚铜人一阵猛扫猛砸！

他一身力气多么大？

他那具独脚铜人多么重？

千钧的神力，加上一具重逾百斤的独脚铜人，在盛怒之下挥舞，它所产生的威力是可想而知的！

可怜一座跟他毫无冤怨，人家用来供历代祖先的祠堂，不过转眼工夫被他搞得稀巴烂！

脾气发过了，人也清醒了，这才又想起了那张地图。缓缓地展开再看看，虽然不是隔绝人世，地处隐密的“女儿城”，这个“口”记号里不也照样有美人与财富么！既然照样有美人与财富，何处不是一样！

即使不是“女儿城”又何妨？

丢个大的，拣个小的，总比空着手，什么都没落着强得多！中年大汉并不完全是粗鲁武夫，他粗中有细，也曾考虑到会不会再上这个“老狐狸”的当。

财富或可不要，他毕竟抵不过那两字美人的诱惑，终于心头怦然，跃跃欲动。

刚才他认为他抓住了那个“老狐狸”抓的牢牢的！最后，他还是带着“队伍”浩浩荡荡的上路了！

照着那张地图上所画的路，那些箭头所指的路！

街道的名字都标得好好的，又有箭头指路，找目的地当然是最容易不过！不到片刻工夫，路走完，到了尽头了，箭头也不再往前指了，斜指着那“口”记号。

这个“口”记号不知代表着什么？

可是现在呈现在中年大汉眼前的，是个大宅院，四角方方的大宅院，围墙丈高，里头林木森森，深沉得很。

这座大宅院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也不知是谁家的。中年大汉没考虑那么多，只觉得它像个有美人跟财富的地方。

既然找到了地方，下一步就是采取行动了。

停身的地方不是正门所在，看看方向，应该是东墙外。

不要紧，干这一行的有几个，又有几回是走正门的。

墙，在这一伙人面前，那是如同虚设，有没有都一样。

不过中年大汉似乎有个怪脾气，他不愿意翻墙，独脚铜人一抡，轰然一声巨响，那丈余高、几尺厚的墙硬被他砸了一个大洞。

十个黑衣壮汉从破洞里窜了进去，中年大汉提着独脚铜人走在最后，其他的留在了外头。

这似乎是他的派头，翻墙，那是宵小的行径，有损他这“盗王”的身份。

大宅院里的人从睡梦中惊醒，可是还没来得及着衣穿鞋，就全被十个似狼似虎的壮汉制住了。

中年大汉顾盼生威，如人无人之境地直闯内院！

内院里一片黝黑，只有一座精致小楼上透着灯光。

楼头，那一排朱栏后，站着个身着丝装的女子。

她，云髻高梳，素带低垂，背着灯光站立，楼下的人可以看见她那无限美好的身材，却看不清她的脸，看不清她的容貌。

不过，单凭她那无限美好的身材，就已经很够很够了！

刹时间，中年大汉把一肚子冤气，一肚子仇恨抛上了九霄云外，仰天哈哈大笑：“朱栏小楼独倚，春宵寂寞愁人，我来得正是时候，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他笑他的，他说他的，楼上的人儿却一点动静也没有，镇定得出奇，生似没听见那声巨响，没看见他一般！

中年大汉没留意这些，就算是现在有人要拿刀子扎他，他也不会理会！

笑落，话毕，就要腾身。

突然，楼上的人儿开了口，那话声要多平和有多平和，要多柔有多柔，要多好听有多好听：“看你的相貌跟打扮以及手里提的东西，我突然想起了个人，不知道对不对？”

中年大汉一怔收势，抬眼笑问道：“美人儿，你想起了谁？”楼上人儿道：“雄踞南方的‘盗王’师……”

中年大汉仰天大笑道：“美人儿独具慧眼，某家正是师南月……”

忽然一怔，道：“美人儿，你认得我？”

楼上人儿道：“常听家父提起。”

师南月“哦”地一声道：“美人儿，令尊是……”

楼上人儿道：“祖财神！”

师南月猛然为之一怔，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明白他又上了那个“老狐狸”的当了。

不错，眼前是有美人，祖财神的女儿也永远离不开财富，可是那后来……

对“穷神”蒙不名那股子愤恨，马上又从心底升了起来。小楼上的祖姑娘见他没说话，接着又道：“你跟家父并称，论辈份，我该叫你一声叔叔，师叔叔带着人闯到我这儿来，不知道有什么见教，是家父得罪了师叔叔，还是我夫妇得罪了师叔叔？师南月听了前面的话，正感难以作答，入耳后头的话，不由又是一怔，脱口说道：“姑娘，这儿是……”

祖姑娘道：“这儿是‘满洲’贝子福安的府邸。”

师南月刹时如同掉进了冰窟里，心想：这下完了，老狐狸可真害人不浅，祖财神或可惹，“满洲”这位贝子却绝不可招，自己到“长安”来是来干什么的，三更半夜冒冒失失地带着人闯了“满洲”贝子福安的府邸，这下不就什么都完了。

这时候好在蒙不名不在这儿，要是蒙不名在这儿的话，他真能把蒙不名砸成一堆肉酱！

只听祖姑娘又道：“我夫妇这是头一次见着师叔叔，应该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师叔叔，要是嘛，或许是家父，那么我以为师叔叔应该带着人找家父去，不该拿我夫妇这晚一辈出气，家父设在‘长安’的分支，就在‘东关’‘长乐坊’，师叔叔要是不认得路的话，我可以派个人给师叔叔带路！”

师南月一时间好窘，这叫他怎么说，暗暗一横心，一咬牙，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大不了还回到南方去称他的王去，当即浓眉一扬，道：“虎父虎女，贤侄女儿的口舌好不犀利啊！”

祖姑娘道：“师叔叔明鉴，我可不敢有别的意思。”

师南月道：“我可以告诉贤侄女儿，没有得罪谁，我只是久仰祖财神有个风华绝代、倾国倾城的女儿……”

祖姑娘道：“师叔叔夸奖了，我这点姿色怎么敢当师叔叔这个风华绝代、倾国倾城八个字，比起师叔叔那身侧粉黛，我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

师南月道：“贤侄女儿太客气了，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倘能得贤侄女儿长伴左右，我愿意以香车怒马送贤侄女儿到南方去，然后再为贤侄女儿筑金屋……”

祖姑娘轻“哦”一声道：“师叔叔的来意我明白了，不瞒师叔叔说，嫁给这个‘满洲’贝子福安，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愿，要照我自己的意愿，我愿意伴你师叔叔这么一位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

这一下倒把师南月弄糊涂了，怎么回事儿，一拍即合？他呆了一呆道：“贤侄女儿，你说的可是……”

祖姑娘道：“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师叔叔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马上下楼跟师叔叔走。”

师南月两眼瞪得老大，叫道：“贤侄女儿，你当真……”

祖姑娘道：“女儿家的终身最为重要，岂有儿戏的道理，师叔叔所以到这儿来，不就是要我跟师叔叔走么？”

师南月道：“可是我没想到竟这么容易，贤侄女儿竟会一口答应……”

祖姑娘道：“这是我的心愿，我等的也就是这一天，为什么要忸怩作态，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这道理完全一样，福安虽然贵为‘满洲’皇族，可是他懦弱柔顺，一点也不像个须眉男儿，我不能把我的一生托付给这么个人，昔日红拂夜奔，为的不就是求个英豪么？”

师南月怔住了，半天才说出这么一句：“我没想到贤侄女儿是这么个人……”

祖姑娘道：“我要是俗脂庸粉，也值不得师叔叔夜闯这‘满洲’贝子府邸了，是不是？”

师南月突然须发一张，猛然点头，道：“既然贤侄女儿这么看重，我就是拼个血溅尸横，什么都不要也要以香车怒马把贤侄女儿载回南方去，请下来吧！”

“不忙，师叔叔。”祖姑娘站在小楼上那排朱栏之后，一动也没动，摇了摇头，道：“我这里有三个条件，还望师叔叔能点个头！”

师南月道：“能得美人垂青，能获绝代红粉，休说三个条件，就是三十个，三百个条件我也无不点头，贤侄女儿你只管说就是！”

祖姑娘道：“那我就先谢谢师叔叔……”

顿了顿道：“头一个条件，请师叔叔示谕属下，对这座‘满洲’贝子府，秋毫勿犯！”

师南月道：“只得美人垂青，世上的任何东西我已不屑一顾，贤侄女儿你放心就是，第二个条件呢？”

祖姑娘道：“第二个条件，请师叔叔示谕属下，别伤任何一人。”

师南月当即往身后问了一句：“你们伤人了么？”

身后回答没有，他一点头道：“那好，不许动他们一根汗毛。”

祖姑娘道：“我这第三个条件，我平日很自负，事实上我的姿色，我的所学，在红粉班中，蛾眉队里向不作第二人想，师叔叔把我带到南方之后，可不能让我委曲在别人之下。”

她话刚说完，师南月已然接口说道：“贤侄女儿放心，我以香车怒马载得贤侄女儿回转南方，先为贤侄女儿筑一幢金屋，然后我要把贤侄女儿托在手掌心上，放在眼皮顶上供养，她们哪一个敢哼一声，我就把她丢到山洞里喂狼去。”

祖姑娘道：“师叔叔应该不是花言巧语……”

师南月砰然一声跪倒尘埃，道：“我说的要有半句不是真心话，将来让我死在乱刀之下。”

祖姑娘似乎满意了，道：“师叔叔言重，我这做晚辈的怎么敢当，请在楼下等等，我换件衣裳就下来。”

转身进入了楼内。

师南月好不激动，往后一挥手，喝道：“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给我找辆车去。”

身后刚一声答应，他忙又说道：“慢着，我答应过她秋毫不犯，到外头找去，就是敲开每一家的门也得给我找一辆来，找不着就别回来。”

两个黑衣壮汉答应一声，匆匆地走了。

小楼上的灯灭了，片刻之后，祖姑娘袅袅地从楼上走了下来，她换了一件淡黄色的宫装，显托地露在衣裳外头的肌肤跟玉似的，云髻高梳，环佩低垂，益显国色天香，风华绝代。

没下楼的时候，师南月盼着她赶快下楼，等她下了楼，师南月反倒又局促不安了，那是因为祖姑娘美若天人，他自惭形秽。

祖姑娘却落落大方，跟个没事人儿似的，嫣然一笑道：“咱们走吧！”

师南月定了定神，忙道：“走，走，这就走，我让他找车去了，师南月几生修来的福气……”

他有点语无伦次，也难怪，他阅人良多，可却从没见过像祖姑娘这么美的人儿。

祖姑娘深深一眼，道：“师叔叔真体贴啊！”

师南月显得手足无措，道：“这个……这个，应该的，应该的！”

祖姑娘没再说话。

师南月更找不出话来，相对沉默的时候，远比说话的时候要让他难受，他心里又气上了那两个去找车的，只怒他俩为什么不快回来。

好不容易，把人盼回来了，师南月却急出了一身汗！大小阵仗他不知道经过多少次。

杀人放火他从没当过一回事。

可是今夜却让他吃足了苦头，出足了洋相。

临上车的时候，祖姑娘落落大方把皓腕伸给了他，他不敢去接，可是又不能不接，他接了，却像触了电，脂粉堆里过了这么多年，他从没有这种感觉。

他没敢往车里坐，他居然坐上车辕亲自驾车。

这世上能让“盗王”师南月充车把式的人还真不多，打当年数到如今，恐怕只有祖姑娘一个。

这要让任何一个武林人看见，只他传扬出去，立即会激腾江湖。

赵晓霓是人间绝色，她的美跟祖姑娘不相上下。

为什么师南月肯轻易舍弃赵晓霓，却对祖姑娘这样？那一方面固然出诸“女儿城”的诱惑，另一方面却因为赵晓霓缺欠一种成熟的风韵，成熟的美。

赵晓霓美得纯真，祖姑娘却带着醉人的娇媚！

马车驰离了这座大宅院。

贝子福安带着两个人往后院一间精舍里跑出来，匆匆地奔上了小楼。

很快地他又下来了，手里多了一封信！

他让下人给他备了一匹马，带着那封信驰了出去，飞快。

李德威、杨宗伦、杨敏慧三个人对坐在“都督府”的书房里，桌上琉璃罩里的灯蕊摇动着，谁都没说话，都为找不到赵晓霓的事发愁！

正在这时候，门外响起了个恭谨话声：“禀大人，属下赵清告进。”

杨宗伦有点不耐烦，道：“进来。”

一个劲装汉子哈着腰走了进来，双手呈上了一封信。杨宗伦一怔，道：“哪儿来的这封信？”

那劲装汉子道：“回大人，是属下刚才在大门里捡到的。”杨宗伦又复一怔，讶然说道：“在大门里捡到的，有这种事他伸手要去接！”

“慢着，督帅。”李德威轻喝一声，走过来把信接了过去，道：“鬼蜮伎俩层出不穷，督帅千金之躯，一身系西五省安危，不可以身试险！”

目光一凝，他也一怔，道：“这封信原是给我的！”可不，信封上写得相当明白：“李大侠亲启。”

杨宗伦道：“既是写给你的，你就赶快拆开来看看吧！”李德威当即把信拆了开来，抽出信笺一看，他又复一怔，道：“这是什么意思？”

杨敏慧道：“李大哥，信上写的什么？我能看看么？”李德威道：“当然可以。”

随手把信笺递了过去。

杨敏慧接过一看，也不由为之一怔，道：“明日午时至未时之间，请阁下驾临‘终南山’西麓看一场热闹，精彩好戏，机会不再，错过可惜。这……这是什么意思？”

李德威苦笑一声道：“我要知道不就好了么？”

杨宗伦伸手把信接了过去，看了看之后，皱眉说道：“这是谁写的，怎么连个署名都没有？”

的确，这封信没上款，也没署名。

信封上写的够明白，可以不用上款。

可是没署名就让人没法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了。

杨宗伦道：“看一场热闹精彩的好戏，这是什么戏……”杨敏慧道：“以我看这很可能是一场武林人物的大拼斗，要不然不会选在‘终南山’附近……”

李德威点头说道：“姑娘说的是，我也这么想，约斗的时间是在明日午时至未时之间。”

杨宗伦道：“以你两个看，是谁跟谁拼斗？”

李德威摇头说道：“这就很难说了，目下‘长安城’中各路人物毕集，谁知道是谁跟谁拼，谁跟谁对？”

杨敏慧道：“至少这个写信的人知道！”

李德威道：“那当然！”

杨敏慧倏然一笑道：“希望是狗咬狗。”

李德威摇摇头道：“似乎不太可能，这几家目前都在极力亲近‘满虏’，但有满虏的人在‘长安’一天，他们之间就打不起来，或许有暗斗，但绝不可能有明争。”

杨敏慧点头说道：“李大哥说得不错，他们之间若起了冲突只有对‘满洲’不利，‘满洲’只希望他们几家之间能同心协力为‘满洲’做事，至少在此时此地不会让他们几家之间起冲突。”

杨宗伦道：“那到底是谁跟谁斗呢？”

李德威道：“明天去看看也就知道了。”

杨宗伦目光一凝，道：“德威，你打算去么？”

李德威道：“我打算去看看，您不见信上说机会不再，错过可惜么？”

杨宗伦沉吟说道：“怕只怕是个陷阱！”

李德威道：“不能说没有可能。”

杨宗伦道：“我府里的这些护院跟护卫，对付一些寻常的江湖人，都是

绰绰有余，若让他们去跟这江湖上有数的几大家去拼斗，恐怕派不上用场……”

李德威心知杨宗伦说的是实情，当即说道：“我不打算带人去，应付这种事，除非人人高手，个个能以一当百，要不然人多反而不如人少，要是情形不对，我一个人跑起来也比较容易些！”

杨敏慧突然说道：“我跟你去。”

李德威微微一怔，道：“姑娘……”

杨敏慧道：“我跟你去不敢说必要时能帮你什么忙，我只是去看看热闹，增长一点见识，未见那写信的人说，机会不再，错过可惜么？这句话使我怦然心动。”

李德威道：“姑娘千金之躯，不可轻易涉险……”

杨敏慧道：“什么千金之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的安危而论，人人都一样，人人也都该尽自己一份心力！”

李德威道：“要知道他们当日拦截姑娘未能得逞，如今并没有罢手，姑娘不应该自己送上去，给他们机会！”

杨敏慧道：“我跟你去，只有你知道我是谁，是不是？你要不说，别人谁会知道，你不是有个书僮么！我就算是你的书僮好了！”

李德威道：“我不敢当，我认为……”

杨宗伦道：“德威，你不知道她的脾气，你要不带她去，她会自己偷偷跑去，你真要顾念她的安全，倒不如让她跟你去。”杨宗伦都这么说，李德威他还好再说什么？

他沉默了一下道：“姑娘如果一定要去，我不便阻拦，不过姑娘不能以女儿家本来面目出去。”

杨敏慧道：“那当然，这个你放心，我擅于易容化装，我自会掩去女儿家本来面目后再出去，再说我既然要扮作你的书僮，也不能以女儿家本来面目出去。”

李德威摇头说道：“我怎么能让姑娘扮作我的书僮……”杨敏慧道：“有什么不可以的，论公，你是小候爷。论私，你是李大哥，做妹妹的扮扮哥哥的书僮，算不得委曲。”李德威道：“可是……”

杨宗伦轻咳一声道：“德威，你最好顺着她点儿。”李德威沉默了！

一阵匆忙步履声由远而近，陡听门外响起赵清的话声：“禀大人，外头有个自称‘穷家帮’总堂来的人求见。”李德威立即站了起来。

杨宗伦道：“说我有请！”

赵清应声而去。

杨宗伦站起来就要往外走。

李德威伸手一拦道：“还是先让我出去看看！”

他这里刚出书房，赵清已带着一个年轻花子走了进来，赵清一见李德威已迎了出来，当即冲那年轻花子道：“这位就是阁下要见的李大侠。”

年轻花子抢前两步躬下身去，道：“‘穷家帮’总堂弟子凌风见过少侠！”

这年轻花子长得眉清目秀，十分秀气，皮白肉嫩，跟个大姑娘似的，要不是他穿件破衣，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个要饭的化子。

李德威答了一礼，道：“‘穷家帮’总堂‘三俊’之一的凌兄弟？”

年轻花子道：“不敢，是凌风。”

李德威道：“有劳兄弟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来到长安！”

凌风道：“岂敢，您言重了。”接着又道：“‘长安分堂’云分堂主千里传书，言奉‘银牌令’之召为官家效命，‘长安分堂’实力薄弱，总堂理应驰援，理应前来听候差遣！”

李德威道：“但不知除了兄弟之外，还有哪几位？”

凌风道：“这次奉命南来，是由总堂两位护法率五位堂主及凌风等三人前来听差，敝帮主在总堂主持帮务，另外还得近随令主老侯爷身侧，不克亲自前来……”

“不敢当，”李德威道：“几位前来助阵，我已经很感激了，两位护法、五位堂主跟两位兄弟现在……”

凌风道：“他几位现在‘长安分堂’所在听命，特派凌风前来向李大侠报到。”

李德威道：“如今夜已深，几位长途奔波，相当劳累，请早些歇息，明天一早我看他几位去。”

凌风道：“不敢当，两位护法跟五位堂主理应亲自前来拜见，无奈他们……”

往书房扫了一眼，住口不言。

李德威道：“这情形我知道，所以我一直没让兄弟进书房去坐，不过杨督帅亲政爱民，平易近人，虽是托土封疆大员，却丝毫没有架子，跟我辈江湖人没什么两样，彼此以后还要合作，请归告他几位，不可在彼此之间先划一道官民鸿沟。”

凌风恭恭敬敬地答应了一声！

李德威道：“几位刚到，想必还不知道‘长安分堂’……”

凌风截口说道：“两位护法跟五位堂主沿途听人言及，已经知道‘长安分堂’出了事，‘紫金刀’下除了云分堂主身受重伤之外，其他兄弟无一幸免，两位护法已把这件事就近利用当地分堂传书上报总堂了！”

李德威眉锋微微一皱道：“他几位恐怕还不知道这件事别有内情。”

凌风道：“敢问李大侠，这件事别有什么内情？”

李德威道：“此处不便详谈，请归告他几位，明天我去看他几位的时候，自会把内详详加奉告。”

凌风探怀取出一封信，道：“令主老侯爷交下一封信，命凌风带来‘长安’面交李大侠。”

李德威忙称谢接过。

凌风道：“云分堂主现在何处养伤，不知可方便去看看？”

李德威道：“彼此等于一家人，有什么不方便的，请！”

他带着凌风到了云霄养伤处。

云霄被安置在一间精舍里，有专人侍候着，吃穿都相当舒服，可是他却住不惯，情愿一个人回到他那“长安分堂”去躺着，他觉得躺在那干草上，远比躺在软榻上舒服。

李德威带着凌风进了精舍，云霄没睡，躺在那儿正两眼望着顶棚发怔，一见李德威带着凌风进来，他一怔坐了起来，道：“小凌，你们到了！”

凌风上前一礼，恭谨说道：“弟子见过分座，分座的伤势好点了么？”

云霄那只断胳膊动了动，道：“好多了，本来敷上药就不碍事了，再加上督帅的参汤，死人都能活过来，何况我这一点点伤，偏偏督帅大人不让我

下床，非让我多养几天不可……”

转望李德威道：“少侠，如今我娘家人来了，我可以走了吧？”李德威笑笑说道：“留云分座的本不是我，云分座怎么找我说话？”

云霄道：“我的意思是想麻烦少侠跟督帅说说，您瞧，我现在又白又胖，哪里像个病人，再躺下去一旦脾肉复生，怕今后连动都不能动了。”

李德威笑笑，道：“该放人的时候，杨督帅会放人，没到该放人的时候，只怕谁也说不上话！”

云霄苦笑一声，转望凌风，道：“小凌，都派来了？”

凌风道：“回分座，有曲、弓两位护法，陶、君、边、冯、王五位堂主，还有石笔跟孙阳。”

云霄道：“这一下‘长安城’‘穷家帮’的实力，足可以跟他们几大家分庭抗礼了……”

神色忽地一黯，道：“代我禀报两位护法跟五位堂主，云霄领导不力，致使弟兄悉数罹难，改天我自会回分堂请罪。”

凌风道：“据弟子所知，责不在分座，两位护法跟五位堂主也没有责怪分座的意思，两位护法已把这件事报往总堂，相信总堂不日定有指示！”

云霄沉默了一下道：“时候已经不早了，你回去吧，一两天我一定会请准督帅，返回分堂。”

凌风恭应一声，躬身而退！

李德威陪着凌风出了精舍，并且把凌风送出了大门。转回，他便拆开了那封信，看过信后，他皱起了眉头，而且皱得很深。

回到了书房，谈了有关凌风等“穷家帮”高手驰援的事之后，他道：“老人家托‘穷家帮’给我带来一封信，我已经看过了，督帅请过过目。”

双手把信递了过去。

杨宗伦看过信之后，脸上马上变了色，道：“李自成的人不是在‘长安’么？”

李德威道：“如今看来那只不过是几个人，他的主力已悄悄北上。”

杨宗伦道：“这么说来，他是声东击西！”

李德威道：“李自成并不足虑，可虑的只是清兵破‘锦州’，辽蓟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师十三万驰援，大败，吴三桂等六总兵遁去，洪承畴遭掳，清军已然压境，朝中又奸佞横行……”

杨宗伦道：“洪承畴精通兵法，熟知战略，麾下八总兵无一不能征惯战，怎么会败在多尔衮之手？”

李德威道：“天有不测风云，兵家事也如此，胜负之数谁也难在事先预料。”

杨宗伦一拍桌子道：“清兵压境，李自成又悄悄北上，朝中奸佞横行，这……这怎么办才好……”

李德威道：“京里自有老人家跟几位贤良在，为今之计咱们只有在保西五省的安全，处处给贼以打击，看看能不能牵制一部分贼人兵力……”

杨宗伦道：“如今天下盗贼丛生，兵荒马乱，无一处不处在纷乱之中，要不是因为西五省临进长城，控数处雄关要塞，不可有丝毫之动摇，我真想上折请调，北上统军击贼……”

李德威道：“当初朝廷把西五省交给督帅是有道理的，正如督帅所说，

西五省临近长城，控数处雄关要害，一旦西五省失守，贼可以挥军长驱直入，占尽中原各地，到那时候，攻不攻京城，就是两可的事了。”

杨宗伦道：“你的意思是我只管确保西五省，不管其他？”

李德威道：“朝廷有用人之明，各人有各人的职责，不能兼顾，也不容兼顾其他，西五省地处要津，只能确保西五省，相信可以牵制贼人一部分兵力，其实，为今之计也只得如此了。”杨宗伦叹了口气，半天才道：“洪承畴一代将才，也够称忠烈，兵败遭擒，必以身殉，朝廷又要损失一员大將了。”李德威口齿磨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杨宗伦正在忧虑中，没留意。

杨敏慧却看见了，道：“李大哥要说什么？”

李德威道：“也没什么，我只是当年听老人家提过洪承畴这个人！”

杨宗伦道：“老侯爷也很推崇洪承畴么？”

李德威道：“老人家认为洪承畴这个人浮而不实。”杨宗伦呆了一呆道：“怎么说？老侯爷认为洪承畴浮而不实？”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是的。”

杨宗伦道：“这么说，洪承畴有可能是故败叛投……”李德威摇头说道：“那倒不至于，只是他意志不坚，将来很可能……”

杨宗伦摇头说道：“不会的，德威，绝不会，别人我不知，洪承畴这个人我知之甚深，他绝不会变节移志，屈降满清。”李德威道：“希望他不会！”

杨宗伦似乎对洪承畴相当了解，当即又摇头说道：“不会，不会，绝不会，我可以担保。”

李德威没再说什么，又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道：“时候不早了，督帅跟姑娘该安歇了，我去看看云分堂主去。”向着杨宗伦微一欠身，转身行了出去。

望着李德威行出了书房，杨敏慧口齿启动了一下，道：“爹，您看洪承畴不会变节移志降清么？”

杨宗伦道：“不会的，洪承畴跟我公谊私交两厚，我知之甚深，他对朝廷一向赤胆忠心，绝不会变节移志。”

杨敏慧点了点头道：“希望他不会，要不然对大明朝这逆境颓势的影响可就大了。”

别人谁说也没用，到底是怎么个样，那就要看洪承畴自己了。

李德威、杨敏慧在云霄的带领下，到了“穷家帮”“长安分堂”。

杨敏慧当真扮成了个书僮，世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这么白净、这么秀气、这么俊的书僮了。

云霄的伤在“都督府”上下的悉心照料下，已然是好了八成，李德威知道已无大碍，所以把他拉了出来。

“长安分堂”里整整十个人，“穷家帮”“三俊”的另两个，个个跟凌风一样，既白净又秀气，的确是“穷家帮”的后起俊才。

在云霄的介绍下，李德威跟杨敏慧认识了“穷家帮”总堂来的两位护法，五位堂主，还有“三俊”中的另两个。

“穷家帮”总堂的两护法，都是老化子了，年纪都在五十以上，相貌都相当清瘦，精神矍铄，隐隐含威，一个叫曲九阳，一个叫弓必显。

五位堂主来自总堂内十堂，年纪都四十多，一个个高大魁伟，威猛夺人，

依次是陶一寿、君海天、边铭、冯玉昆、王桐。

这七位，个个太阳穴隆起，目光锐利，眼神十足，一看就知道是内外双修的一流好手。

“三俊”中的另两俊，一个叫石笔，一个叫孙阳，也都跟凌风一样的英气逼人。

介绍完毕，寒暄过后，宾主落了座，云霄一矮身躯就冲曲九阳跟弓必显跪下了。

这是“穷家帮”的事，李德威跟杨敏慧不便说什么，眼见云霄跪下，并没有拦阻。

弓必显一把把云霄架了起来，道：“我知道了，你坐下！”

弓必显的臂力似乎相当大，云霄一个身躯硬被他架离了地，云霄道：“稟护法，弟子有罪。”

弓必显双眉轩动了一下，道：“我叫你坐下。”

云霄不敢再说什么，只得谢一声坐了下去，所谓坐，也只是坐在地上那一片片的干草上。

云霄坐定，弓必显又开了口：“‘紫金刀’天下罕匹，休说是你这一处小小的分堂，就是总堂高手迎敌，也照样会伤亡惨重，这不是你的过错，你为护卫‘都督府’身受巨创，总堂不日自有奖赏。”

云霄一怔，旋即欠身说道：“弟子受之有愧。”

看上去很严肃，一直没开口的曲九阳突然开口说道：“少侠侠驾在此，也是你‘长安分堂’的贵宾，不宜净谈咱们帮中事了。”

云霄恭应一声，没再开口了。

李德威道：“关于这件事，我不能不对两位护法、五位堂主有所说明……”

曲九阳道：“少侠有什么话请尽管说，曲九阳等洗耳恭听。”

“好说，”李德威道：“事由我起，使得贵帮‘长安分堂’遭受这么惨重的损失，首先我要向七位表示歉疚……”

曲九阳庄容说道：“岂敢，少侠言重，能为令主效劳，那是‘穷家帮’的无上荣宠，事实上总堂方面也时有伤亡，‘穷家帮’乔为武林一脉，弟子们寄身于江湖之中，这是在所难免的，‘穷家帮’上下从没人说过一句什么，少侠这话未免见外。”

李德威道：“不管怎么说，贵帮原在事外……”

曲九阳截口说道：“恕老化子直言一句，少侠错了，我辈讲求的是四字忠孝节义，‘穷家帮’虽然侧身武林，平素总不愿跟官家有所接触，但毕竟是大明朝的子民，天下纷乱，国难当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就是少侠不以银牌令相召，‘穷家帮’上下也断无坐视异族入侵，贼盗横行而袖手旁观的道理。”

李德威道：“贵帮人人忠义，可敬可佩，曲老既这么说，我就不便再说什么了，不过这件事的内情我不得不对七位详做说明。”

接着，他把罗汉被迫来到“长安”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曲九阳等脸上都看不出什么表情，让人看不出他几个心里做什么想法？

只听曲九阳道：“少侠的意思，老花子等明白了，总括一句话，‘紫金刀’的后人是在灵智迷失的情形下行凶的？”

李德威道：“是的，这是事实。”

曲九阳道：“老化子等也相信是事实！”

弓必显道：“督帅大人爱才，如今正设法把这位‘紫金刀’的后人收为己用，让他弃暗投明，为大明效力，让他与少侠并肩携手，共挽狂澜，事实上这位‘紫金刀’的后人要是明珠暗投，为贼所用，对眼下西五省的情势也的确大不利，少侠的意思，是要‘穷家帮’舍弃私怨，不找这位‘紫金刀’的后人寻仇，可是？”

李德威道：“我不敢这么说，事实上我也无权要贵帮这么做，贵帮损失了一处分堂，上下的感受跟一个家里折了人是没什么两样，其悲痛可想而知，群情愤慨也是在所难免，我只是希望贵帮能够暂时把私仇放在一边，以大局为重，共赴国难，要是在这时候咱们自家人之间先起火拼，那对西五省的局势是大不利……”

弓必显道：“这道理老化子懂，‘穷家帮’上下也没有一个不明大义的人，不过这件事老化子几个不敢擅做主张，老化子几个是‘穷家帮’的人，一切都要听命于帮主，老化子几个已经把这件事报与总堂，不日定有指示传下，要是帮主下令要老化子几个暂时舍弃私仇，老化子几个对那位‘紫金刀’的后人自然会当作朋友看待，要是帮主下令要老化子几个为‘长安分堂’弟兄报这笔血仇，老化子几个自然也会唯命是从，不惜血溅尸横，真要这样的话，那还要请少侠原谅。”

李德威毅然点头，道：“那是当然，诸位都是‘穷家帮’的人，自然要听命于贵帮主，不过诸位在上总堂的报告中，只提到‘长安分堂’已毁于‘紫金刀’后人之手，并没有提及这件事的详细内情，是不是？”

弓必显点头说道：“不错，当时老化子等不知道这件事别有内情。”

李德威道：“那么在此我有个不情之请，请几位暂时别采取行动，把‘紫金刀’后人的遭遇再做个报告飞报总堂，一切等总堂的指示传下之后再做取舍，可以么？”

弓必显点头说道：“这个老化子几个做得到，理当从命。”

李德威道：“我所说的总堂指示，是指总堂下达的第二道令谕。”

弓必显道：“老化子知道，总堂不日下达的令谕是针对老化子几个日前

所做的报告，第二道令谕才是针对这解说内情的报告。”

李德威站起来抱拳说道：“我这里谢谢几位了，时候不早，我另有个约会，马上得赶去赴约……”

曲九阳跟着站起，道：“少侠请慢走一步，老化子有件事要禀报少侠一声。”

李德威道：“不敢当，曲老请说就是！”

曲九阳道：“辽蓟总督洪承畴兵败被掳一事，少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昨天晚上凌兄弟交给了我一封信，家义父在信上提到了。”

曲九阳道：“令主写这封信的时候，洪承畴被掳已有数日，老化子等带着这封信日夜急赶，等到了‘长安’之后，又隔了一段时

日，昨天晚上老化子等接获总堂飞鸽传书，洪承畴已然变节移志降清了。”

李德威神情一震，道：“果然……”

杨敏慧已忍不住叫出了声：“怎么说，洪承畴他，他……”

杨敏慧惊急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完全是女儿家清脆嗓音。

曲九阳等都是十足老江湖了，焉有听不出来的道理，不由一愕，目光向杨敏慧投射过来。

李德威不便再隐瞒了，道：“这位是杨督帅的掌珠杨姑娘。”

曲九阳等一起抱拳说道：“草民等失敬。”

杨敏慧道：“彼此私言论交，几位都不必客气了，洪承畴变节移志，对士气民心影响至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哪位知道详情？”

曲九阳道：“这件事草民知道得颇为清楚……”

杨敏慧忙道：“请曲老说给我听听。”

曲九阳沉默了一下道：“满贼要洪承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当初清主率兵攻打‘松山城’的时候，他们就打算诱降洪承畴，他们认为洪承畴不但是个能征惯战的大将，而且还有满腹的才华，当时他们还派了一个贝勒带着劝降书进城去见洪承畴，洪承畴却给了那个贝勒十四个字，城可破、头可断、大明经略却不可降，后来清主一连派人送了六回劝降书，洪承畴索性关上城门，拒绝来使进见……”

杨敏慧道：“后来他怎么又变节降贼了？”

曲九阳道：“事情是这样的，后来他们的肃郡王豪格买通副将夏承德，里应外合，攻破了‘松山城’，经略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腾蛟、祖大乐，游击祖大成、祖大名被掳，这些人有的尽忠殉节了，有的降了，独洪承畴被软禁在宾馆，既不传见，也不杀他，每天给他送整桌的筵席进去，还派了四个宫女去伺候他，洪承畴何等样人，马上就明白他们是有意劝降。索性来个滴水粒米不进，甚至连四个宫女也赶了出去，任何人不见……”

杨敏慧道：“这不是挺坚决的么？”

曲九阳轻轻叹了一口气道：“他要是够坚决，也就不会变节降贼了，草民只能这么说，洪承畴是毁在一个色字之下，他们对他色惑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据说最后他们请出了他们的第一美人，也就是他们的国母文吕后，洪承畴终于低了头……”杨敏慧叫道：“怎么，他们竟让他们的皇后去……”

曲九阳道：“两国交战，本是不择手段的，洪承畴是大明朝的一员大将，

收他一人等于攻下了大明朝的半壁江山，他们何惜一个皇后！”

杨敏慧道：“这……这真叫人想不到，难道在洪承畴被掳的当初，朝廷没有试图派人去救他么？”

曲九阳叹道：“洪承畴被囚禁的地方远在‘沈阳’，辽东一带尽在他们控制之下，重兵布阵，戒备森严，本不容易过去，可是朝廷并没有放弃救洪承畴的决心，除了先派官廷好手前去营救之外，令主也在‘穷家帮’挑选了十几名高手暗中潜上‘沈阳’，奈何，无论是官家好手也好，‘穷家帮’的好手也好，都只见去不见回来，很显然的他们都壮烈牺牲了！”

杨敏慧美目一睁，煞威逼人，道：“洪承畴身受国恩，托土封疆，委以东辽蓟重镇，又有这么多忠义之士为他牺牲，连尸首都没办法收回来，他却变节移志，曲膝降贼，该杀！”

李德威道：“论他的罪过，又何只该杀。”

杨敏慧威态一敛，道：“这要让爹知道，不知道会多伤心呢？”

李德威道：“消息若是传扬出去，伤心的又不只督帅一人了……”

目光一凝，望着曲九阳道：“曲老，这消息是哪儿来的，贵帮总堂是得自官家，抑或是贵帮弟兄打听出来的？”曲九阳道：“只怕是辽蓟一带的分堂报上去的消息。”李德威道：“真要这样的话，那最好不过，请在刚才那报告中加上一句，洪承畴降贼的消息，密不可宣，以免影响士气民心，最好请贵帮总堂就近知会家义父，在京里传言洪承畴不屈殉国，壮烈成仁……”

杨敏慧道：“对了，这样不但不会打击士气民心，反而会激发士气民心，让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只是……”身躯一阵颤抖，低声说道：“洪承畴他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这句话一出口，大伙儿不禁默然。

的确，这是让每一个忠义之士悲痛的事情。

这跟一个家庭里出了逆子的情形差不多，为了某种缘故，家里的每一个人还得忍着泪在人面前说他好，让眼泪往肚子里流。突然，李德威开了口，他的语气是平静的，出奇的平静：“这件事就这么办，我跟杨姑娘还要赴另一个约会去，就此告辞！”他一抱拳，要走。

曲九阳及时说道：“少侠，老化子等既然来了，就不愿意闲着，有什么该办的事，您请现在吩咐。”

“不敢当。”李德威沉吟了一下道：“既是几位不愿意多作歇息，就请代为找寻一下那位赵晓霓赵姑娘，一有消息请马上送到‘都督府’去。”

曲九阳道：“老化子等遵命，这就分头出动。”

李德威道：“偏劳诸位了。”

偕同杨敏慧行了出去。

“终南山”在“长安”东南，离“长安”不能算远。

“终南山”相当高，也相当秀丽，所以古来很多诗人墨客笔下都少不了跟它结缘。

像李白的那首：“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王维的那两首：“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睡……”

王摩诘被后人评为诗中有画，他既然“晚家南山睡”，足见“终南山”

在王摩诘心目中是相当秀丽可爱，值得筑庐相伴晚年的地方。

李德威跟杨敏慧午时不到便双双赶到了“终南山”西麓。

两个人并肩西麓，远望近观，一个人也没看见。

李德威久经阵仗，经验丰富，在再赶上登山道的时候就暗中留意，运功四下搜索了，他确认不但看得见的地方没人，就是看不见的暗处也没有人迹。

杨敏慧站在他身侧，仰着脸，微皱着眉，吐气如兰地道：“李大哥，怎么回事儿？”

杨敏慧人美，如今改着男装并没有损及她的美，反之倒给人益显妩媚之感。

李德威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这些，不知道有什么感受，不过他不是个木讷呆痴的人，应该已经留意到了，只是他有什么感受，那就不是别人所能知道的了！

他没看杨敏慧，两眼只望着山下，道：“也许咱们来早了。”

杨敏慧道：“如今已经快到午时了，要有什么好戏，也该开锣了。”

李德威倏然一笑道：“也许它非到午时不开锣？”

杨敏慧说话之间，目光流转，忽然看见身侧不远处地上画着一个箭头，她忙抬手一指道：“李大哥，快看！”

李德威凝目一看，微微一怔，旋即说道：“刚才咱们只留意暗处，没留意明处，幸亏姑娘看见了，要不然咱们这一趟就白跑了！”

杨敏慧道：“咱们站错地方了。”

李德威道：“这儿既然有这么一个箭头指向别的地方，咱们应该是站错地方了。”

杨敏慧道：“这儿不就是‘终南山’西麓么？”

李德威道：“或许那场好戏临时换了上演的地方。”

杨敏慧道：“那么咱们快换地方吧，眼看就要到午时了，没听那写信的人说么，机会不再，错过了可惜。”

这位杨姑娘可真是急性子，说走就走，扭头就往箭头所指方向走去。

李德威伸手拉住了她道：“姑娘请跟在我后头走。”

他抓的杨敏慧的粉臂，尽管人家杨姑娘是个奇女子，尽管她也带有一份江湖儿女的豪情，毕竟人家是宦海中长大的，平素娇贵很少跟男人家接触，再说姑娘家也毕竟有一份天生的害羞本性。

人家杨姑娘脸一红，回头看了他一眼，李德威他却跟个没事人儿似的，一步跨向前去。

其实，李德威是个有血有肉有灵性的人，尤其他是个有情感，懂感情的人，他焉会不知道男女间的情愫？

他也知道这一抓抓错了，可是他就是不肯流露出来，不肯形诸于色，他认为不该在这时候陷身在这个漩涡之中。

杨敏慧却似乎看透了他，先是微微一怔，继而嫣然一笑，迈步跟了过去。箭头所指，并不是路，也没有路径可寻。

而是杂树丛生，野草没径的一片疏林！

这片疏林不知道有多深，一眼看不见尽头！

反正为看那场尚不知是什么的好戏，既然来了，就得顺着箭头所指走进去！

好在隔不几步就是一个箭头，只要顺着箭头所指往前走，时候一到，不

愁看不见那场好戏。

这片树林是绕山而去，两个人既然顺着箭头往树林里走，自然也是绕山而行。

约莫走了二三十丈距离，一块平滑的大石头拦在眼前，箭头就指着这块大石头，越过大石头再望看着，再没有箭头了。那块平滑的石头上，被人用小石块写着几行字迹，那几行字迹写的是：“就是这儿了！”

阁下是个有身份的人，看戏不能买‘站票’，所以我特地在这儿给阁下设了个‘包厢’。

荒山野地，找这么一块既干净又平滑的大石头，还真不容易，虽嫌简陋点儿，总比站着强，阁下是个颇随和的人，谅必能凑合。

午时至未时之间，好戏一定会在山坡下上场，这地方颇为隐密，是个看戏的绝佳所在，请耐心等待。

我另有要事，不克奉陪，幸勿以失礼见责，完全出自一片赤诚，也请别以神秘见疑。”

李德威有点哭笑不得，皱着眉没说话。

看来这人的一切行动事先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

李德威功智两高，如今却被这么一个神秘人物弄得哭笑不得，简直就把他置于股掌之上。

杨敏慧道：“李大哥，这人究竟是谁？”

李德威苦笑着说道：“我要知道不就好了么？”

杨敏慧指了指那块大石头，道：“你看，知名不具，这表示你认识他么？”

李德威摇头说道：“我认识的人有限，有限的几个人当中，除了友便是敌，朋友不可能这样对我，敌人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取我性命的机会，而看眼前这一连串布置却不像有恶意的样子！”

杨敏慧道：“看不出来的越可怕，越看不出来的也越应该小心。”

李德威道：“我四下搜索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杨敏慧点了点头道：“我也搜索过了，不过为了小心起见，我还是在这几丈方圆之内下几个埋伏的好。”

说着，她由左而右，绕石而行，隔几步便弯下腰去不是插上几根枯枝，便是不规则的摆上几块小石子。

乍看上去毫无奇特之处，也显得杂乱无章，跟小孩子没事摆石子下“老虎棋”，两小无猜，以枝代香插在地上拜天地一样。

但仔细看看，每一根枯枝，每一颗小石子无不井然有序，自成章法，每一样摆的都是地方，差一点都不行。

她的才智，李德威是领教过了，可是如今这一看却又不禁为之动容，道：“姑娘好博的胸罗，好深的造诣！”

这时候杨敏慧已然回到了原处，习惯地抬手理了理鬓边滑落下来的秀发，嫣然一笑道：“我这是班门弄斧，关老爷面前耍大刀。”

李德威摇摇头，道：“老人家胸罗万有，学究天人，教过我这个，我也在这一门上下过不少工夫，可是面对姑娘，我只有自叹不如。”

杨敏慧含嗔地看了他一眼道：“别跟我客气了，谁不知道他老人家是近百年来文武两途的第一人，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李大哥一身所学岂是我所能望项背的。”

李德威正色说道：“姑娘，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老人家固然是

近百年来文武两途的第一人，可是我……这也许为天赋所限，在武功方面，我也许比姑娘略强些，在这一门上我远不及姑娘的造诣深。”

杨敏慧白了他一眼道：“干吗姑娘姑娘的，听得人怪别扭的，你要再叫我姑娘，我可要叫你不爱听的小侯爷了，我都叫你一声大哥，难道你就不能叫我一声小妹么？”

李德威心里跳了一下，没说话。

杨敏慧嫣然一笑，接着又道：“好心人一番好意不能辜负，辜负了有罪，咱们坐着等吧，反正这出戏午时到未时之间，还不定什么时候开锣，什么时候上场呢？”

她挪身坐了下去，把块大石头剩下一半留给李德威。

姑娘家落落大方，男子汉又怎好忸怩作态，显露小气，李德威毅然坐了下去。

剩下那一半看着挺大，谁知坐下去之后，才觉得这块大石头两个人坐在有点儿嫌挤。

这怪不得那位好心人，他哪里知道来看戏的会是两个人，其实真要说起来，不但不该怪他，反而应该感激他。

至少杨敏慧心里是这么想。

李德威应该也不会有异议。

坐下之后才觉得挤那就来不及了，已经坐下去了，怎么好再站起来。

在这种肩碰肩，险些耳鬓厮磨的情形下，杨敏慧一张粉颊红红的，可是人家并没有忸怩作态。

李德威堂堂昂藏须眉七尺躯，他又能怎么样？

“李大哥，”杨敏慧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想出来了么，这人到底是谁？”

天晓得，李德威何尝去想了！

他摇头说道：“没有！”

杨敏慧道：“看字迹，不像个红粉女儿。”

李德威脱口说道：“本来就不是。”

说完，他才觉得后悔，干吗这么着急呀，用得着申辩么？杨敏慧望着脚前的小草，道：“我也没说是。”

两个人离这么近，她也没有扭头侧顾的勇气了。

李德威没说话。

杨敏慧道：“李大哥，刚见我的时候，我一个在宦门中生长，娇生惯养的女儿家，一个人那么老远地跑到京里去玩，回来的时候还乔装改扮，把一张脸抹得跟个鬼似的，你有没有觉得有点震惊？”

李德威只觉得有点茫然，道：“震惊？”

杨敏慧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像娇生惯养的宦门女儿，甚至不像个女孩子，你有没有觉得我野？”

“野？那怎么会。”李德威道：“只了解了督帅的性情跟为人，知道姑娘是位巾帼英豪中丈夫，宦海中的奇女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杨敏慧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李大哥好会说话，真的么？”李德威道：“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杨敏慧轻轻说了声：“那就好。”

好什么，她没多说，只看见她那娇嫩的粉颊上掠过一片红晕。

李德威没说话，他只觉得他心里震动了一下！

旋即，杨敏慧又道：“这也得感谢我爹，我爹很开明，为人有豪侠风，要不然我恐怕不能这么自由！”

李德威由衷地道：“在朝廷，督帅是位赤胆忠心、亲政爱民的好官，若移之于江湖，督帅必是一位气度超人、萧洒飘逸的不羁豪客。”

杨敏慧点头说道：“你可真说对了，我爹就是这么个人，我有这么一位好父亲，夫复何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我娘过世太早……”

她缓缓低下头去。

李德威迟疑了一下道：“夫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杨敏慧低低说道：“我十二岁的那一年，记得我娘过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只握着我的手，泪眼望着我爹说了一句话，嘱咐我爹以后千万别在宦海中给我找婆家……”

李德威心里一跳。

杨敏慧接着说道：“当时我不懂，我不明白我娘为什么在临死之前只嘱咐我爹这句话，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因为知女莫若母，我娘认为我的性情不适合于做官宦人家的媳妇，要是我做了官宦人家的媳妇，一定会招人非议，说得那个一点，保不定人家会认为我有辱门风，一怒之下把我休了……”

李德威脱口说道：“那怎么会……”

杨敏慧摇头说道：“你不知道，官宦人家的规矩多了，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合他们的心意，一个做媳妇的就该枯守闺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最好连天日都别见，要不然的话那就是没规矩，没家教，连娘家都要跟着遭不是，碰见丈夫好的还好，要是丈夫再不明事理，那种气可够人受的！”

李德威迟疑了一下道：“宦海之中不能说没有具江湖豪侠风的奇男子……”

杨敏慧道：“也许有，不过除了我爹之外，我还没看见过第二个。”

李德威道：“或许是姑娘看得太多，有了偏见。”

“不，”杨敏慧摇头说道：“我这个人对任何人，任何事，从来不会有偏见，就拿满清入侵这件事来说吧，我并不怎么仇视他们每个人，他们所以入侵，有他们的理由，大明朝纲不振，奸佞当道，官宦横行，在朝者恭敬君上，旁边者仗势欺人，要负一大部分责任，再说他们并不是个个愿意打仗，谁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谁愿意离乡背井，谁愿意离妻别子，谁又愿意死在异乡，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我恨的只是那些欺君压民的乱臣，数典忘祖，卖国求荣的贼子……”

李德威对这位杨姑娘又多了一层认识，她的思想、跟她的见解，的确不是一般女儿家所能比的。

杨敏慧接着说道：“春秋大战，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只是这些乱臣贼子什么时候能杀得完，杀得了啊，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乱臣贼子，死一个又出一个，怎么没有一个朝代能杜绝这些乱臣贼子，甚至根本不出这些乱臣贼子？”

李德威道：“这是不可能的，要是没有这些个乱臣贼子，也就显不出那些惊天地、泣鬼神，名标青史，永垂不朽的忠臣良将，英雄烈士了，没有秦桧显不出岳武穆的忠烈，没有韩傀又怎么显得出聂政的侠义？”

杨敏慧点了点头，道：“你说得对，这也许是……”

倏然一笑道：“自们把话扯远了，不谈了，说这些徒乱人意。”

顿了顿，话锋忽转，道：“我知道你的师承了，可愿听听我的师承？”

人与人之间就怕多谈话，就怕多了解，一旦彼此多了解之后，距离马上就拉近了，尤其是当彼此了解，彼此情投意合，彼此惺惺相惜之后。

李德威微微一笑道：“固所愿也，未敢求耳！”

杨敏慧转过来笑道：“好个固所愿也，未敢求耳，李大哥你好酸……”

忽然目光一凝道：“老人家可跟你提过这么一个人，一个瞎了眼的老比丘……”

李德威脱口说道：“盲大师？”

杨敏慧点头说道：“对了，她老人家就是我的授业恩师！”

李德威神情震动，道：“原来姑娘是这位老人家的传人，那就难怪姑娘有这么一身奇异博大、深不可测的所学了，盲大师成名

于百年前，如今已寿逾百龄，连老人家都得尊称她一声！”

杨敏慧道：“她老人家固然是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奇人，可是我这个徒弟却没能得她老人家一身所学的十之二三，也许我这个徒弟太不成材了，所以她老人家打算再收一个徒弟来接她老人家的衣钵，她老人家属意长平公主，可是她老人家却说长平公主富贵未了，暂时无法抛却红尘，还说长平公主有一劫未应，将来应过这一劫后才能列入她老人家门墙。”

李德威下意识地心头一震，道：“长平公主要应什么劫？”

杨敏慧摇头说道：“这就知道了，事关天机，老人家不说，我也不敢问，其实问了也是白问，她老人家未必敢轻泄天机。”

李德威沉吟着，没说话。

杨敏慧道：“你在想什么？”

李德威道：“我在想，长平公主贵为帝女，金枝玉叶，天生富贵，有什么劫好应的？”

杨敏慧摇头说道：“那谁知道，既属天机，就不是凡人可以臆测的……”

忽然指着山下轻叫说道：“李大哥快看，那是什么？”

李德威忙转眼望去，只见山下从“长安”方向驰来一辆华丽马车，车前八匹健骑，鞍上清一色的佩刀黑衣壮汉，车后几十骑，排列得整整齐齐，也是清一色的佩刀黑衣壮汉，声势、排场之浩大，在“长安”一带当属首见。

这辆马车相当华丽，虽王侯之家也不过如此，看上去相当显眼，李德威讶然暗道：这是哪一路的人物……

等他看清车辕上那赶车的车把式之后，不由一怔脱口叫道：“师南月……”

杨敏慧也为之一怔，道：“师南月？‘盗王’师南月，在哪儿……”

李德威抬手一指道：“车辕上那赶车的就是师南月！”

杨敏慧不由又是一怔，仔细看了看之后道：“你说车辕上那赶车的是师南月？”

李德威道：“不错，就是他，那马车前后就是‘盗王’师南月名震武林的‘黑衫斗士’！”

杨敏慧道：“师南月怎么会在车辕上赶车？车里坐的又是谁？”

李德威摇头说道：“这我就知道了，以师南月的桀骜凶残他居然肯替人赶车，足见车里人……”

话刚说到这儿，只听三声异响从地下响起，车前八匹健骑中的前两骑齐作长嘶，一起踢蹄人立而起，分别打一个旋才落在地上，立时，车马都停住了。

从李德威跟杨敏慧的坐处，到坡下这段距离不过才四五十丈，是以李德威跟杨敏慧对山坡下的一切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八匹健骑前地上，并排插三枝比普通羽箭长有一倍的雕翎李德威一怔说道：“‘弓神’金元霸的‘风雷箭’，这是怎么回事……”

杨敏慧道：“你是说那三枝雕翎就是祖财神手下，‘弓神’金元霸威震武林的‘风雷箭’？”

李德威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

杨敏慧道：“祖财神跟师南月本该沆瀣一气的，金元霸怎么会以‘风雷箭’示威，拦师南月的路？”

李德威摇头说道：“这两天碰上的几件事，都让人想不通，猜不透。”

杨敏慧道：“难不成这就是那人请咱们来看的那场好戏？”

李德威一点头道：“八成儿是，要是的话现在应该算是开锣了。”

说话之间，山坡下的情势已然有了变化，师南月的车马前出现了一拨人，人人都骑着马，最前的一匹白马上，赫然是祖财神，“弓神”金元霸手持巨弓紧随祖财神身侧，身后，是祖财神养的一批高手，还有金元霸一手训练出来的百名弓箭手，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

同时，师南月车马的右边，也就是祖财神这一拨人左边几十丈外，远远地站着另一拨人。

这一拨人跟祖财神那拨人一样，也是个个骑着高头健马，约莫有百来骑，人人服饰鲜明，那居然会是“满洲国”的人，为首的正是那位娇美多情的七格格，那位窝囊贝子就跟在她身侧。

李德威不由呆了一呆道：“怎么她也来了？”

杨敏慧看见了李德威目光投注处，可是她仍然问了一句：“你说谁？”

李德威没有在意，道：“‘满洲国’的那位七格格。”

杨敏慧娇靥上掠过一丝异样神色，“哦”地一声道：“那就是‘满洲国’的那位尊贵的女多娇呀，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啊，誉她为人间绝色毫不为过，瞧她有多美多娇，满洲女儿跟咱们汉家女儿就不一样，真是我见犹怜，只是，她好重的煞气啊！”

李德威马上有所惊觉，立即转移话锋道：“祖财神拦住了师南月的去路，‘满洲国’的人站在远处似乎在作壁上观，这是什么意思？”

杨敏慧看了他一眼，笑笑指着山坡下道：“你看，祖财神跟师南月似乎搭上话了。”

可不，祖财神一马当先逼近师南月的车马前，师南月高坐在车辕上，坐得笔直，不是在说话是在干什么，只是距离稍微远了些，风又大，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

杨敏慧道：“你听见了什么没有？”

李德威摇摇头道：“听不见！”

杨敏慧道：“约咱们来看戏那个人也真是，把“包厢”设在这么高的地方，难道让咱们看空戏不成！”

李德威道：“他把咱们安置在这儿，或许有他的道理。”

杨敏慧道：“除了怕让他们发现咱们之外，不会有别的什么道理了。”

李德威没说话，全神贯注在山坡下。

杨敏慧又道：“照这么看，约咱们来看戏那人，应该是友不是敌。”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到如今看来，他一直对咱们没有恶意，甚至于连一点惊兆都没有。”

杨敏慧道：“那么你看会是谁？”

李德威道：“我认识的人有限，我认识的人当中，是友不是敌的人更是有限，在这些朋友当中，我想不出……”

杨敏慧道：“会不会是那位尊贵的女多娇？”

李德威心里一跳，忙摇头说道：“不会的，她跟我是敌非友。”

杨敏慧道：“是敌非友，不会吧，你跟她的私交不是挺好的么？”

李德威心头震动了一下，摇头说道：“姑娘跟我开玩笑，大敌当前，还谈什么私交！”

杨敏慧摇头说道：“不然，大立场跟私交，在有些时候有些事上是不冲突的，大立场是仇敌，私底下是好朋友的事不是没有，只有在大立场有所冲突的时候，才会暂时放弃私谊，就拿你托她打听的罗汉被逼迫的事来说吧，到头来她还不是告诉你白罗汉的奶奶已经过世了，这要没有深厚的私交，是办不到的。”

李德威为之语塞，旋即又苦笑说道：“姑娘别冤枉我了，绝不会是她。”

杨敏慧道：“照下面的情形看，显然是师南月要上哪儿去，祖财神不让他走，像这种事，除了参与其事的人知道以外，不会有谁知道的，事实上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她可以跟你谈得上私交。”

听杨敏慧这么一说，李德威暗暗地倒真有点怀疑是那位娇美的七格格了，只是……

他道：“姑娘，那封信跟这块石头上的字迹，不是出自女儿家手笔。”

杨敏慧道：“这还不容易么，你看她身后有多少须眉男儿，随便找一个代她写上几个字，不就行了么？”

李德威摇头说道：“姑娘没有慎思，也没有深思，眼下情形显然意味着祖、师两家即将展开一场流血拼斗，像这种事，站在她的立场来说，应该是既不愿意而又痛心的事，既然是这样，她又怎么肯让她那立场既不愿又痛心的事在露芒我这个敌人眼前！”

杨敏慧呆了一呆道：“你说得也对，那究竟是……”

李德威双目一扬道：“下头打起来了。”

杨敏慧忙转眼一看，可不，山坡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打起来了，师南月方面那车前的八人，已经有两个落了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祖财神这边，祖财神自己已然退向后去，“弓神”金元霸拉满巨弓，扣着三枝“风雷箭”要射。

金元霸一手训练出来的那一百名弓箭手，已然把师南月的马车团团围住，一个个也都抬起了弓。

师南月“黑衫斗士”的数十铁骑也把马车护在核心，一个个佩刀出鞘，刀尖外指。

很显然的，一场流血大拼斗是一触即发。

突然，师南月从车辕上站起来了，右手里缓缓举起他那具重逾百斤的独脚铜人，威若天神。

杨敏慧道：“车里坐的不知道是谁，他还真坐得住，镇定功夫一定相当到家。”

说话间只见师南月手下的“黑衫斗士”齐动，人人往鞍旁革囊中一摸，都摸出一块黑得发亮，形状像盾，大小只能护住头脸一般的東西。

李德威双眉一扬，当即说道：“师南月要拼了。”

杨敏慧道：“敌众我寡，‘满洲国’的那些人站在一旁，用心叵测，情势对师南月大不利，恐怕他是要冲……”

一声霹雳般震天大喝，师南月的“黑衫斗士”一起离鞍腾起，刀光闪闪，映日生辉，齐向四周马上的弓箭手扑去！

师南刀跟着行动，左手控缰，只一抖，马车掉转方向往左驰去！

刹时间惨呼四起，双方互有伤亡！

师南月手下的“黑衫斗士”果然名不虚传，那些弓箭手大部分都落了马，而且一个个都是被快刀劈成两半，血肉模糊的尸体东一片，西一片的，到处是血。

“弓神”金元霸手下那百名“弓箭手”吃亏在人家手里有一方盾牌，至少可以挡上几箭。

虽是如此，“弓神”金元霸一手训练出来的弓箭手射技也相当惊人，个个都是能连环射箭，百步穿杨的好手，“黑衫斗士”整整损了一半，个个都是箭中要害，一箭毙命，有的甚至被射穿了胸膛。

一接触便是一片惨不忍睹的血腥！

杨敏慧道：“人们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一阵风雷般异响响起，师南月那套车双骏长嘶倒地，两匹马的眉心上都插着一枝风雷箭，只剩下一点点雕翎在外，力道好不惊人。

套车马倒毙，马车自然马上就停下来了，余力未尽，仍冲出了老远，两匹马在地上硬被推出了丈余。

又是一声震天大喝，师南月拿起独脚铜人，行空天马般一掠数丈扑向高坐马上的金元霸，独脚铜人挟着一片狂风，当头罩下，威猛绝伦。

金元霸似乎不敢轻攬锐锋，一抬坐骑要退，可是师南月来势既猛又快，一下子便到了他头顶，匆忙间只有举起掌中那张巨弓硬挡一下。

只听“当”地一声，金元霸掌中一张巨弓硬生生被震脱手飞出丈外，胯下坐骑也受不住这千钧之力，后蹄一软立时坐了下去，金元霸骑术相当精湛，身手也算高人一等，他没摔下去，一个翻身往外窜去。

他快，师南月更快，跟着扑到，当头就砸。

可是这时候祖财神身后那批高手已经采取了行动，掠出了四个，两个硬截师南月，扑救金元霸，两个悄无声地一溜烟般扑向了那辆停在几丈外的马车！

杨敏慧道：“师南月一身力气好不惊人，恐怕这时候他顾不得伤人了。”

果然只听一声大喝，师南月一个车轮大旋身，挟着一片狂风扑向暗扑马车的那两个。

他身躯魁伟高大，一个箭步便已追上，只见独脚铜人一挥，两条人影断线风筝般，先后摔落在几丈以外，血肉模糊，都不成人形了！

李德威眉锋一皱道：“我对师南月仰名已久，但这却是头一次见他施展身手，以后碰见此人，只怕还要多加小心。”

杨敏慧道：“他似乎生具异禀，不宜智取，只宜力敌。”

没再见师南月动，他挺立马车前，掌中独脚铜人横左胸前，

须发俱张，威态吓人。

祖财神身后的高手没见再扑出，就连祖财神自己似乎也慑于这位“盗王”那重逾百斤的独脚铜人之威，站在那儿没动。这一边暂时没动。

那一边经过一场惨烈厮杀之后已然分出了胜负，弓箭手们已弃弓出刀，双方仍是各有伤亡，但是弓手躺下的却比“黑衫斗士”多，眼看挡不住“黑衫斗士”的猛杀猛砍，已经在往后退了。师南月手下这些狠勇善斗的“黑衫斗士”，的确个个能以一当十，就难怪‘白莲教’徒众那么不堪一击，连教主王森手下那四大门徒之一笑道人，也血溅尸横了。

杨敏慧道：“看来祖财神要倒霉了！”

李德威摇头说道：“言之过早，‘满洲国’的人已经动了。”杨敏慧忙转眼一看，可不，“满洲国”的那些华服大汉已经超越了那位七格格跟贝子福安，策马走过来了！

她道：“你以为他们是帮祖财神的？”

李德威道：“姑娘看呢？”

杨敏慧道：“站在他们的立场，应该是帮胜家才对。”李德威道：“姑娘忘了祖财神跟‘满洲’是儿女亲家了？”杨敏慧呆了一呆道：“这么说来，师南月要倒霉了！”忽见师南月转身接近马车，掀开车篷从马车里挟出一个白衣女子来，腾身要跑。

李德威差一点没跳起来，脱口叫道：“祖姑娘！”杨敏慧一怔道：“谁？”

李德威道：“祖财神的女儿。”

杨敏慧“哦”地一声道：“那就难怪……”

祖财神已亲自出马截住了师南月，师南月虽然威猛，但祖财神毕竟是几位有数的高手之一，尤其师南月胁下还夹着个人，行动多少受点影响，是故他刚腾起便硬被祖财神截了下来。

这时候，七格格突然拍马飞驰了过来，显然她情急之下也要截师南月！

师南月突然扬起了掌中独脚铜人，对准祖姑娘那一颗乌云玉首，作势欲

击。

他是要以粗姑娘来要挟祖财神跟七格格。

这一着生了效，祖财神立即往后退去，七格格也马上勒马不前！

两个为首人物一不动，那些华服骑士跟残余的弓箭手也随之停住。

师南月手下的“黑衫斗士”行动极快，潮水一般地退到了师南月身侧。

师南月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了句什么，那些剩余的“黑衫斗士”拉过马匹翻身上鞍驰去。

“黑衫斗士”们驰出了十几丈，师南月也拉过一匹马翻身跨上飞也似地驰去。

七格格端坐雕鞍，没动静。

祖财神却猛跺了一下脚，一掌劈出，那辆马车应掌四分五裂，断木横飞四射。

李德威道：“祖财神不愧是一方霸王。”

杨敏慧道：“可是这一仗他却吃了大亏。”

就这一转眼工夫，师南月跟他手下那批“黑衫斗士”已驰近了离山坡下百丈远近的一片密林，廿多骑连停也没停地都驰进了树林。

师南月选择的对，逢林莫入，这是任何一个武林中人都知道的忌讳。

可是就在这时候，奇事顿生……

师南月手下那些“黑衫斗士”，像是被人扔了出来似的，一个个断线风筝般冲林飞出，一个连一个地摔在了地上，都没再爬起来。

紧接着，一阵马嘶，十几匹健马奔出了树林，像是有人在后头赶，受了惊似的，铁蹄翻飞往四下里驰去。独不见师南月出林。

随见祖财神跟七格格带着人飞一般地扑了过去。

杨敏慧怔了一怔道：“这是怎么回事，祖财神在树林里有埋伏不成？”

李德威也觉诧异，摇摇头道：“似乎不大可能、祖财神难道有必胜的把握，料准了师南月会往百丈外那片密林里退，师南月这些‘黑衫斗士’一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好手，错非是绝世高手，不可能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般这么惨！”

祖财神跟七格格等人快马速，百丈距离那还不是一转眼工夫，只见他们先后扑进了那片密林。他们进去了，半晌过后，他们又一个连一个地出来了。

一个个怎么进去，怎么出来，谁手上也没见多一样东西，更别说粗姑娘跟师南月了！

李德威道：“那片树林紧挨着一片山地，只怕师南月已逃到山里去了。”

杨敏慧道：“照这么看来，藏在树林里的人，不可能是祖财神或是‘满洲国’的人，应该是第三者。”

李德威道：“不错，要照师南月手下那些‘黑衫斗士’的伤亡情形看，这第三者只怕是‘菊花岛’来的海皇的人，只是我就不懂了，要是‘菊花岛’的人，他们既然及时伸手给了祖财神一臂之助，他们为什么不现身相见？”

杨敏慧道：“或者是追赶师南月去了。”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应该是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只见祖财神跟七格格一个在地下，一个在马上指指点点了一阵之后，随即又回头进入了那片密林内。

杨敏慧道：“想必他们也猜测师南月是逃到山里去了，经过一阵商量之后也去追了。”

李德威呼了一口气，道：“这场戏到这儿应该算是结束了，不管怎么说，他们之间起了火并，对咱们来说，应该是件可喜可贺的事。”

他站了起来。

杨敏慧抬眼说道：“怎么，要回去了？”

李德威道：“戏完了，时候也不早了，不回去还等什么，该回去禀知督帅一声，让督帅也高兴高兴。”

杨敏慧皱着眉说道：“只是这约咱们到这儿来看戏的，到底是谁呢？”

李德威道：“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出一点眉目来，不过我相信迟早总会知道的。”

杨敏慧站了起来，道：“师南月劫持祖财神的女儿，又是什么意思？”

李德威道：“师南月生平只有两大嗜好，一个是财富，一个是美人。”

杨敏慧“哦”地一声道：“我明白了，听说那位祖姑娘国色天香，风华绝代，他既然有这么个嗜好，一见之下还能不惊为天人？只是，怎么说祖财神也是跟他并称一时的人物，彼此间虽然一直钩心斗角，但见了面总是称兄道弟的，他怎么好……”

李德威淡淡一笑道：“又什么不好的，美人与财富当前，师南月是向来不顾什么道义的，他左右粉黛成行，俱皆人间绝色，大多是强抢掠夺来的。”

杨敏慧道：“照这么说，师南月竟是个颇为风流的人物！”

李德威道：“说他是风流人物，稍嫌抬举了些，要说他是个好色之徒，却又嫌过份了些，虽然他左右那些粉黛大部分是他强抢掠来的，可是只一到他左右，竟然都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这也许跟他的财富有关，他的美人无论吃穿用，都是世上最讲究最好的，极尽奢侈之能事，享尽了人间之荣华，为博美人的欢心，师南月每每能一掷千金，毫无吝啬，甚至是与求与取，要什么有什么，除了天上的月亮摘不下来，她们要什么他给什么，反正他有堆积如山、来得容易的财富。”

杨敏慧摇摇头，一笑说道：“看他刚才杀人时那个狠样儿，谁也想不到他是这么一个人物。照这样看来，师南月这个人要比祖财神大方得多。”

李德威摇头说道：“那也不尽然，师南月也只是在美人面前大方，对别的人让他给一个子儿他都舍不得，前几年南方几省荒旱成灾，横尸遍地，哭声震天，师南月他能醇酒美人，无动于衷，要是能拨出一小部分财富，成千上万的灾民马上就能获得饱暖，可是事实上他却视若无睹，听若不闻。”

杨敏慧道：“这固然是不应该，可是真要说起来，这也不能怪他，那儿有为朝廷做事的人，他们是干什么的？”

李德威道：“姑娘这话固然是持平之论，可是异族入侵，边战频仍，朝廷把庞大的人力财力都投在边关一带，国库空虚，心有余而力不足，师南月他到底是大明朝的子民，拨出他一部分财富拯万民于饥寒之中，为朝廷做点事，尽他自己一份力量难道还不够么，何况对他的财富来说，那只不过九牛之一毛，更何况做做善事也可以减少他一部分罪孽。”

杨敏慧道：“他要是能想通这一点，也就不成其为人人谈虎色变、畏之若洪水猛兽的‘盗王’了。”

一边说话，一边把面前一堆小石子拨弄散了。

生克埋伏就是这么玄奥，不懂的人把它当成铜墙铁壁，牢不可破，难越雷池一步，懂的人只要稍微移动一处，禁制立刻全消。她接着说道：“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踏着那没胫的杂草往外行去！

来的时候顺着箭头所指走，不免会慢一些，如今走的时候已经算是熟路，自然也就快了，转眼工夫便出了那片疏林。刚出林，突然……

“李大侠。”

一个无限娇美的话声从身右传了过来。

两个人忙循声望过去，立时怔住了一对儿。

身右几丈外一块山石上站起个人，一位国色天香、风华绝代的白衣人儿，赫然竟是刚才在山坡下被师南月挟持而去的祖姑娘。

李德威首先定过神来，脱口叫道：“祖姑娘？”

杨敏慧跟着也定过神来，诧声说道：“祖姑娘怎么会在这儿？”

祖姑娘看了杨敏慧一眼，道：“可是杨姑娘当面？”杨敏慧呆了一呆道：“祖姑娘认识我？”

祖姑娘摇摇头，含笑说道：“我不认得杨姑娘，可是自有别人认得，我对杨姑娘久仰，无如一向福薄缘浅！”

杨敏慧道：“姑娘别客气，要知道我对姑娘一向也仰慕得很，但是由于令尊不愿意接近官家，所以一直没办法认识姑娘，心中正觉怅然！”

祖姑娘道：“姑娘垂爱了，姑娘帅府千金，金枝玉叶，何等尊贵，祖天香不过一民间女子，俗脂庸粉，怎么当得起姑娘这仰慕二字！”

杨敏慧摇头说道：“姑娘别再跟我客气，我是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从李大哥那儿，我知道姑娘是位人间少有的奇女子，当时恨不得马上就能见着姑娘，可是由于令尊跟‘满洲国’结有儿女亲家，使我一直没办法如愿，心里也每每为姑娘惋惜……”

祖天香含笑说道：“姑娘要真看得起我这个民间女子，不必为我惋惜，我现在仍然是我。”

杨敏慧怔了一怔，口齿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她想问个究竟，可是当着李德威，她不便出口。

祖天香却落落大方地接着说道：“我跟福安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如今被师南月这一抢，便连夫妻之名也没有了……”

顿了顿道：“真要说起来，福安那个人除了懦弱柔弱之外，心地还真不错，名虽夫妻，我只把他当朋友，他对我也相当尊重，我搬到他那儿住到现在，他没上过我那座小楼。”

杨敏慧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真想不到那位贝子爷竟是这么个人！”

祖天香道：“福安很尊重我，可是他们的皇宫却未必是真要我这个汉家媳妇，他们的意思不过是想藉这门亲事笼络家父，我很明白，为了报答家父廿多年来的养育之恩，我毅然答应嫁给福安，一个做女儿的孝道已经尽到了，现在接下来就该是我为朝廷尽忠的时候了。”

杨敏慧道：“姑娘这话……”

祖天香道：“当昨天晚上师南月带着人闯进我那儿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了他的来意，我虽然不会武，可是我要是不愿意跟他走，他绝带不走我，

我愿意跟他走，而且我在跟他走之前，留了

一封信给福安，告诉福安我是让师南月抢走了，福安见着这封信，一定会马上找他的人去求救，他们也一定会知会我爹……”杨敏慧肃然起敬，道：“我明白了，原来这场争斗是姑娘有意挑起来，姑娘大义绝亲，冒大风险，做大牺牲，好不令人敬佩，李大哥独具慧眼，我要好好结交结交姑娘这位人间少有的奇女子。”

祖天香神色微微一黯，强笑说道：“姑娘过奖了，我不过是尽一个弱女子仅有的一点心力而已，我不敢说他们从此不可能再言结盟，可是如果他们再言结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顿了顿道：“其实家父心性不恶，在武林中这么多年，他也没什么大恶迹，只是名利心重，过于糊涂了些，相信他总有明白的一天的，到时候还望姑娘代为叩请督帅，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杨敏慧毅然说道：“这一点姑娘尽可以放心，别的不说，就是冲着姑娘这份孝心与大义，官家也绝不会过于难为令尊。”祖天香盈盈垂首道，“我这里先谢过姑娘了。”

杨敏慧一步跨过去扶住了祖天香，趁机握住了祖天香一双玉手，诚恳地道：“姑娘别客气，看样子姑娘长我两岁，我觉得跟姑娘极为投缘，很愿意有姑娘这么一位姐姐。”

祖天香道：“姑娘帅府千金，尊贵异常，我怎么敢高攀……”杨敏慧道：“姐姐人间奇女子，我也不愿妄自菲薄，既然都不是世俗女儿，何必学世俗那腻人的一套，别的什么都不必说，只问姐姐愿不愿意要我这个妹妹？”

祖天香一阵激动，道：“这让我怎么说？要让我说心眼儿里的话，我是千百个求之不得。”

杨敏慧玉手一紧，道：“姐姐，这就够了，家里只我一个人，平素盼就盼能有个姐妹做伴儿，如今有了这么一位姐姐，真不知道我是几世修来的？”

祖天香道：“妹妹别再这么说了，再说我可就要掉泪了。”

她眼圈儿当真一红，晶莹的泪水在她一双美目中打转，眼看就要往下掉！

祖天香是性情中人，杨敏慧也是个多“情”的女儿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心里一酸，也陪着红了一双眼圈儿。

李德威站在一旁好别扭，连忙背过身去。

他这一转身，两位姑娘们惊觉了，祖天香忙笑道：“咱们姐妹俩尽顾着亲热了，却把李大侠冷落在一旁，真是该打。”

她这么一说，李德威不好再以背对人了，忙转回身来强笑说道：“两位姑娘一见投缘，进而惺惺相惜，可喜可贺，也足为当世流传一段佳话！”

祖天香道：“谢谢李大侠，我这是托天之福，让诸位这贵人跟侠义两垂爱，杨姑娘叫我一声姐姐，使我有鲤跃龙门、一步登天这感。”

李德威摇头说道：“姑娘太客气了，李德威奉家义父之命前来效命勤王，至今无一点成就，眼见姑娘忠孝兼顾，谈笑间便收粉碎强敌阴谋之宏效，敬佩之余不由倍觉汗颜！”

祖天香道：“李大侠才是客气，劫福安，扮商贾，先挫祖家高手，后斗‘满洲’红粉，神出鬼没，动若神龙，无一处不显露大智慧，大身手，如今强敌闻李胆寒，祖海两家至今仍留芥蒂，难道这不让人敬佩，这不让人汗颜？”

李德威口齿启动，还待再说。

杨敏慧那里已然娇笑说道：“好了，好了，李大哥跟姐姐都别再各自客

气，互相推崇了，让我这个做小妹的说一句公道话，两位是秋色平分，难见高下，无一不有大功于朝廷，该惭愧该汗颜的只有我。”

有了她这番话，李德威跟祖天香自不便再说什么，两个相对一笑，各自默然，这时候想想祖天香那夜似假又真地突然不嫁福安，非跟他不可，心里不免有点异样感受。

只听杨敏慧道：“对了，我刚才想问一打岔就忘了，姐姐刚才不是被师南月带着跑进了一片树林里了么，怎么会到了这儿？”

这也正是李德威想知道的，听杨敏慧这么一问，他忙凝目望着祖天香，等着听她怎么说。

祖天香沉吟了一下道：“要说这件事，该从师南月昨天晚上带着人闯到我那儿去说起，师南月没到我那儿去之前，并不知道那儿是福安的住处，也不知道我是谁……”

杨敏慧讶然说道：“怎么说，师南月并不知道那儿是福安的住处？也不知道姐姐是谁？那他怎么会……像师南月这种人，要是事先没打探清楚，他是绝不会轻易下手的！”

祖天香道：“奇怪就奇怪在这儿。”

“姑娘，”李德威道：“何以见得师南月事先并不知道那是福安的住处？”

祖天香道：“当时我是从他说话中听出来的，事后他又亲口告诉了我……”

李德威道：“可信么？”

祖天香点点头道：“师南月他并没有欺骗我的必要，据他说，他是凭着一张地图找到福安那儿去的，地图上注明福安那儿有美人，也有大批的财富……”

她自袖底摸出一个小羊皮卷儿，道：“请看，就是这张地图。”

李德威知书达礼，有杨敏慧在，他没好先接过去。

杨敏慧冰雪聪明，自然知道他的心意，接过了看了一眼道：“图上这一个箭头所指，果然是福安的住处，这个方框框里是不是有财富不得而知，美人倒的确确有一个。”

随手递给了李德威。

祖天香道：“妹妹怎么跟我开玩笑，当着妹妹这天人般容颜，要有个地缝儿，我能一头钻进去。”

杨敏慧笑了，刚要再说。李德威那里已然抬了眼，道：“姑娘，师南月何来这张地图？”

祖天香道：“据他说，他是用一个美人跟人换来的。”

杨敏慧道：“有这种事，他生平爱的不就是美人么？”

李德威口齿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他虽然没说出口，杨敏慧却已然明白了，“哦”地一声笑道：“对了，想必是那个美人远不及住在方框框里的这位美人，更何况是美人与财富兼得。”

祖天香娇靥猛然一红，道：“妹妹又开我的玩笑了。”

话是对杨敏慧说的，她却瞟了李德威一眼。

李德威有点不好意思，有意无意地把目光移向手里那张地图上，道：“他可曾告诉姑娘是跟谁换的么？”

祖天香摇头说道：“这他倒没有说。”

想必是上当的事丢人，不提也罢。

杨敏慧道：“姐姐没问过他么？”

祖天香道：“这张地图来得怪，分明是有意让师南月闯福安的住处把我抢走，我怎么会不问？奈何他不肯说。”

杨敏慧道：“想必他是怕祖家找那人兴师问罪。”

祖天香道：“其实师南月不知道，我爹或许会怪画这张地图的这个人，我不会，反之我还相当感谢他。”

杨敏慧道：“师南月哪里知道姐姐的用心，他要知道也就不会把姐姐抢走了。”

“不，”祖天香摇头说道：“当时我告诉了他我是谁，可是他不惜引起祖师两家干戈，还是把我带走了，由这一点看，他就是知道我的用心，也照样会把我带走，为两字美色，他能不惜一切，也能不计一切后果，这该是师南月的唯一弱点。”

李德威沉吟着说道：“照这么看来，画这张地图的人，对祖家跟‘满洲’之间的事一定有相当的了解，福安的住处相当秘密，错非是熟知内情的人，不可能知道福安的住处。”

祖天香道：“我也这么想，可是我想不出这是谁，熟知祖家跟‘满洲’之间的事的，除祖家跟‘满洲’之外，应该就是李大侠了，李大侠绝不会画这么一张地图跟师南月换取一个美人，祖家的人没这个胆，‘满洲’自己的人更不会……”

李德威道：“有件事我要告诉姑娘一下……”

接着他把接到一封神秘的信，约他到“终南山”西麓来看戏的事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祖天香睁大了一双美目，道：“照这么看来，这两件事似乎不谋而合，刚才我被师南月带进了那片树林里，那片树林里埋伏的有人，不只一个，而且身手跟心智都相当高绝，师南月被一根绊马索绊得从马上摔了下来，他为了顾自己就没办法再挟住我，我觉得刚离开师南月就被一个人接住了，接住我的人制了我的穴道，然后带着我一阵奔跑到了这儿，他告诉我李大侠会从这儿过，让我坐在这儿等李大侠，随后他就走了，他刚走我的穴道就解开了，我想看看他是谁，可是我看了半天没看见一个人影，我只有耐心坐在这儿等了，没多大工夫果然李大侠跟妹妹就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杨敏慧道：“照这么说，那约咱们来看戏的人，就是从师南月手中夺过姐姐送到这儿的那个人。”

祖天香点头说道：“我正是这个意思，他也就是画这张地图跟师南月换取美人的那个人，因为他是故意挑起祖、师两家战端的，也只有他才知道‘终南山’山脚下会有场好戏。”

“不错。”杨敏慧美目圆睁，一点头道：“他料准了师南月带着人大模大样地闯进福安的住处抢人，祖家不会不知道，知道了便绝不会善罢干休，当然是非拦截不可，师南月何等人物，他当初既然咬了牙，横了心，如今他便不会轻易放手，祖财神何等身份，又肯在师南月面前低头，师南月抢的虽是祖家的人，但也是‘清国’贝子的夫人，‘消国’自然也就不便阻拦祖财神率众拦截，这么一来，这一场流血厮杀自是无可避免，这不就是好戏么？只是他怎么知道这场好戏非在今天午时到未时之间，在‘终南山’下上演不可？”

祖天香道：“‘长安’是西五省发号司令之中枢重地，‘都督府’之所芒地，如今又是八方风雨齐会，各路人物毕集，有根多顾忌不能芒‘长安城’里作流血大拼斗，师南月抢了我之后，绝不会再在‘长安’停留，一定会马上回到南方去，他要回南方势必经由‘终南山’下这条捷径不可，祖家人看准了这一点，也一定会在这离‘长安’不远不近的‘终南山’下拦截。这就是好戏必在‘终南山’下上演的道理所在，至于时间为什么会在今天午时到未时之间……”

顿了顿，接道：“昨天夜已深，城门已然关闭，师南月以香车载得美人归，不能从城墙上翻出去，自是非等到今天一早出城不可，今天一早出城，要是没什么耽搁，午时左右也就驰到‘终南山’下了。”

杨敏慧叹道：“看来这个人极具心智，不但老谋深算，而且细密详微，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

李德威道：“还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是友非敌。”

杨敏慧道：“范围已然缩小了，你的朋友里……”

李德威接口说道：“眼下‘长安’地面上，我的朋友只有‘穷家帮’的这些人，‘穷家帮’中固然不乏功智两高的人物，但像这样对付师南月，使师南月毫无还手之力，他们还做不到，再说他们做事也不会瞒着我！”

杨敏慧道：“除了‘穷家帮’的这些人之外，你再也没有朋友了么？”

李德威摇头说道：“我想不出还有谁是真正的朋友，还有谁会替大明朝尽这一份力？”

祖天香道：“由他给李大侠下书于前，把我送到这儿来，让我在这儿等李大侠于后。可知道这个人对李大侠了解得相当清楚，把握这一点看，他应该是个熟人，他所以把我送到这儿来等李大侠，那是他看出了我的用心跟他不谋而合，让我跟李大侠，让我落在大明官家手里，这么一来，至少可以使祖家不敢再轻举妄动，把握这一点看，他也应该是李大侠真正的朋友。”

李德威苦笑说道：“奈何我遍搜记忆也想不出他是谁！”

祖天香摇摇头道：“我以为不必再费脑筋去想他是谁了。”

杨敏慧道：“怎么，姐姐？”

祖天香道：“根据这些事看，显然他是不愿意让李大侠知道他是谁，也就是说他有必要隐藏他自己的身份，既然这样，何如成全他这一点苦心，让他在暗中为大明朝做点事。”

李德威一点头道：“姑娘说得是，那就不必再想了，咱们回去吧！”

杨敏慧看了李德威一眼，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李德威道：“姑娘要说什么？”

杨敏慧迟疑了一下道：“根据姐姐这么一分析，我却又怀疑起那位女多娇来了。”

李德威眉锋为之一皱。

祖天香道：“妹妹，哪位女多娇？”

杨敏慧道：“就是他们那位尊贵的七格格。”

祖天香呆了一呆，叫道：“他们那位七格格……”

杨敏慧道：“姐姐不知道，那位七格格跟李大哥私交不恶。”

祖天香拿眼瞟了李德威一眼，“哦”地一声道：“是么？”

李德威下意识地脸上为之一热。

祖天香旋即说道：“不可能吧，妹妹，那位七格格我见过几次。她是一

位少见的奇女子，应是‘满清’女儿行里顶尖人物，就是须眉男儿也很少有几个能比得上她的，她不是个公私不分的人，即或她跟李大侠私交不恶，可是她绝不会放弃她自己的大立场。”

李德威当即说道：“我要说的话，祖姑娘都替我说了。”杨敏慧皱眉说道：“要不是她，又要是谁呢？”

李德威道：“祖姑娘刚才不是说了么，他既然这么做，自然有他不得已的地方，何妨成全他这番苦心，让他就这么暗中行动，跟咱们互为呼应！”

杨敏慧没再说话。

杨敏慧是跟李德威出来的，李德威自然该送她回督府，尤其现在更多了个祖天香同行，更得加倍小心。

好在杨敏慧也会武，盲大师的传人自然不会差。

三个人进入“长安城”的时候，已然是上灯时分，加以祖家的注意力都投在师南月身上了，所以一路没遇到丝毫事故地便抵达了“都督府”门口。

刚到“都督府”门口，忽听不远处一处暗隅里有人叫道：“李大侠。”

李德威停步回顾，只见凌风腾掠而至，一欠身道：“我在这儿等了李大侠老半天了。”

李德威只当是赵晓霓有了消息，心里一跳，忙道：“累兄弟久等了，有什么事么？”

凌风道：“您有位朋友在分堂等着见您。”

李德威愕然说道：“我的朋友？是哪位……”

只听一个清脆话声传了过来：“李爷，婢子在此。”一条娇小人影掠了过来，赫然是七格格的贴身侍婢阿喜。坏了，让她会见了祖天香，这岂不是……

李德威的眉锋当即就是一皱。

这时候杨敏慧也听出眼前这位美艳的彩衣少女，就是在“终南山”下紧随在七格格身边那四个彩衣少女中的一个了。

眉梢儿一扬，道：“你是‘满洲’那位七格格的侍婢？”

阿喜道：“是的，小婢正是侍候七格格的。”

杨敏慧道：“你可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七格格慧心莲质，她的侍婢也自然一个个冰雪聪明，阿喜马上就明白了，真是多此一问了，扬了扬眉，含笑说道：“这儿是大明朝西五省的发号司令中枢重地，‘都督府’的所在地啊！”

杨敏慧冷笑一声道：“你好大的胆子啊，两国交战，你们这些细作潜来‘长安’横施阴谋，大明朝官家正愁拿你们不着，如今你竟敢大摇大摆地直闯‘都督府’正门，敢是欺我大明朝无人？”

阿喜一双柳眉跳动了一下，转望李德威道：“李大侠，这位是……”

杨敏慧道：“我姓杨，这‘都督府’也是我的家。”

阿喜一怔道：“杨督帅没有少爷，眼前想必就是杨姑娘了，杨姑娘好高明的化装术啊，要不是杨姑娘自己说破，小婢还真看不出来呢……”

话锋忽转，道：“怪不得这么大脾气，原来是杨姑娘当面，小婢久仰杨姑娘，今天能见着杨姑娘，是小婢的福份，小婢这里见礼了。”

当真地微蹲娇躯，福了一福！

杨敏慧冷然说道：“彼此是敌非友，不必这么客气，好歹今天总算让我碰见一个‘满洲’的细作，是你自己进去，还是等我动手？”

阿喜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怎么，杨姑娘要拿小婢？”

杨敏慧道：“不错，我身为大明朝的子民，家父又食君俸禄，蒙圣恩托土封疆，职责就是捍卫大明朝西五省江山，既然遇见了敌国细作，岂能当面放过，我也不敢放过。”

阿喜道：“杨姑娘可别误会，小婢此来纯属私……”

杨敏慧截口说道：“‘都督府’门前没有一个私字，两国交恶，边战正烈，也不谈一个私字。”

阿喜皱了皱眉，道：“这倒叫小婢为难了。”

杨敏慧道：“你没有什么可为难的，你碰见了，我是个不讲私谊的人，再说我跟你们也没什么私谊可谈，你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出来就是，你如果能从我手下逃过三招，我放你走。”

七格格一身傲骨，她的侍婢自然也够傲的。

阿喜一听这话便扬了眉。

更为难的是李德威，此时此地，他怎么能让杨敏慧把阿喜当作细作拿？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

他轻咳一声道：“姑娘……”

杨敏慧脸上的寒霜马上就消失了，含笑说道：“李大哥可是让我放她走？”

这位姑娘厉害，她明知道李德威跟那位七格格的私交不错，她怎么会让李德威为难？让李德威难以下台？不过心中一点微妙感受作祟，藉机会发泄发泄而已。

发泄归发泄，她还不轻饶李德威，一方面表现出对李德威的亲昵，有意让阿喜传到那位七格格耳朵里去，一方面着看李德威究竟怎么办？

李德威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作答，心中转了半天，才不安地道：“这位姑娘是跟凌兄弟一起来的，姑娘要是在这儿把她拿下，恐怕有点不方便！”

他是暗示杨敏慧，阿喜既然是跟凌风一起来的，七格格很可能已经控制住“穷家帮”“长安分堂”了，要是现在把阿喜拿下，那会对“穷家帮”十分不利。

李德威说的恐怕是实情。

当然，杨敏慧是个极具才智的奇女子，还会想不到这一点？

她笑笑说道：“多谢李大哥提醒，这么说我得有所顾忌了。”

李德威道：“姑娘请陪祖姑娘进去吧，我这就到‘长安分堂’去一趟。”

杨敏慧道：“既然有这种顾忌，说不得我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她走了，有道是：‘会无好会，宴无好宴’，那位七格格虽然跟李大哥之间有着颇为不恶的私交，可是人家不是个不顾大立场的人，李大哥一个人去赴约，可要小心点儿。”

李德威听得好不难受，可是他面上又不便流露出来，道：“多谢姑娘，我省得。”

转身行去！

凌风紧一步跟了上去。

阿喜倏然一笑道：“杨姑娘，祖姑娘，小婢这里也告辞了。”福了一福，转身跟了上去。

杨敏慧双眉陡地一扬，倏又敛态说道：“侍婢如此，其主人可想而知。”

祖天香含笑说道：“她那位主人可是厉害得紧，妹妹今后恐怕一点都不

能大意，失了荆州再想要回来可就难了。”杨敏慧娇靥猛地一红，道：“姐姐好不厉害，要防恐怕今后我得防两个。”

就这一句，祖天香的娇靥也为之一红，旋即，她摇摇头道：“看来我算是碰上对手了。”

杨敏慧笑了，带着点得意，也带着点娇羞，好不动人。

李德威心急“穷家帮”众高手安危，走得相当快。

阿喜却赶上来道：“李爷别这么着急，被围困的不是‘穷家帮’高手，而是我家格格。”

李德威为之一怔，道：“姑娘怎么说……”

阿喜倏然一笑道：“李爷要是不信，可以问问这位凌少侠。”

李德威当即转望凌风，凌风一点头道：“这是实情，两位护法听云分堂主说那位七格格跟您认识，因而不敢造次，特派凌风来请您亲自去一趟。”

李德威知道凌风说的是实情，可是他也知道“穷家帮”的这几位高手错了，显然七格格是不愿意动武，否则遭围困的绝不会是她。

他没料错，进“长安分堂”再看，灯光下“穷家帮”的高手只有弓必显跟曲九阳跟七格格对坐着，陶一寿等五人跟石笔、孙阳、云霄三个共八人，则散在这间破房子四周，隐隐成包围之势。

七格格没多带人，只带了四个贴身侍婢，除了阿喜奉命外出之外，身后只站着三个。

李德威一到，凌风停步在门口，陶一寿等八人没动，曲九阳跟弓必显立即站了起来，抱拳躬身：“少侠！”

李德威答了一礼，道：“不敢当，二位请坐。”

这当儿阿喜已到了七格格身后，凑得近近的，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阵。

七格格相当安详，相当平静。

李德威就坐在七格格对面那片干草上，曲九阳跟弓必显落坐在他左右，他抬眼望向七格格：“七格格何事见召？”

七格格淡然说道：“不敢，有件事我特地来请教一下，我不便直闯你们的‘都督府’，所以我找到了这儿。”

李德威道：“多谢七格格留情，请教二字我不敢当，七格格有什么事尽管说就是。”

七格格道：“听阿喜说，你刚从外头回来？”

李德威道：“是的。”

七格格道：“刚回来还没歇息就又要让你到这儿跑了一趟，我很不安。”

李德威道：“别客气，七格格宠召，我应当马上赶来。”

七格格淡然一笑道：“这么说我的面子不小……”

顿了顿道：“刚从哪儿回来，‘终南山’么？”

李德威道：“是的，晌午的时候，我到‘终南山’去了一趟。”七格格道：“有谁做伴儿，那位帅府千金么？”

李德威情知阿喜已经一五一十地报清楚了，他想解释，但转念一想又觉没解释的必要，当即说道：“是的。”

七格格一双黛眉微微跳动了一下，道：“祖天香跟你一起从‘终南山’回来，现在已经进入你们那‘都督府’了，是不是？”李德威道：“我本来可以不必解释，但是我不愿掠他人之美，我可以告诉七格格，我只是被人请

出看戏的，绝没想到有人会把祖姑娘送到我手里来。”

七格格道：“你这话……”

李德威道：“七格格请看看这个。”

自袖底摸出那封信递了过去。

七格格接过去一看，立即抬眼问道：“这是谁？”

李德威道：“七格格可以看得出，我不知道。”

七格格把信递了回来，沉默了一下道：“我误会你了，不管怎么说，祖天香现在落在了你手里是实，嫁出门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已经是我们的‘大清国’的贝子夫人了，请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她送还给我们，我会很感激你。”

李德威道：“七格格，祖姑娘是落在大明朝官家手里，并不是落在了我手里！”

七格格道：“那有什么两样？”

李德威道：“我只是一个江湖人，一个百姓，无权过问官家的事。”

七格格道：“你这是跟我客气，我已经知道你别有身份，你要说句话，恐怕连杨宗伦都得听你的。”

李德威心头震动，暗暗惊骇，可是表面上他仍保持相当的平静，淡然一笑道：“七格格抬举我了，杨都督直接听命于大明朝朝廷，这是人所尽知的事……”

七格格截口说道：“不错，杨宗伦这个都督直接听命于大明朝朝廷，这是人民所尽知的事，我也知道杨宗伦这个右军都督本该住在京师的，可是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广西地处险要，尤其是陕西，古来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带北临渭水，南阻秦岭，带山砺河，外围险固，这一带是一水横流，群山四抱，四周布满险关要隘，俗有雄关百二之誉，举其要者，东有潼关、函谷。西有散关，北有萧关，只陕西一失，其他四省便如囊中物一般，只这五省一失，天下皆动，大明朝的江山便难再保一天，所以单靠这五省每省一个的都指挥使司数不够的，大明朝借重杨宗伦的军事长才，特意把他调出京来，坐镇‘长安’，指挥五省兵马……”李德威何止震动，简直惊，道：“七格格知道的不少，女儿行中具有这种军事眼光的，诚不多见。”

七格格淡淡地笑了笑，道：“你们汉家女儿只读诗书，习女红，讲究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绝不会涉及这些行阵对垒，血腥厮杀之学，可是这在我们满洲女儿就算不了什么了，我们满洲女儿几乎人人能上马拉弓，下马挥刀，几乎人人都懂兵事。”李德威一张嘴要说话。

七格格那里已然接着说道：“我把话扯远了，你也不必再顾左右而言他，咱们回转话锋，言归正传，我知道你具有特殊的身份，这不假吧？”

李德威摇摇头，道：“这一点我不能承认。”

七格格双眉忽地一扬，道：“那么我若是带人直闯杨宗伦那‘长安’都督府，凭武力夺回祖天香，你管是不管？”

李德威迟疑了一下，道：“七格格，我不敢不管！”

“为什么？”七格格道：“据我所知，你们江湖人都不愿意接近官家，更忌被称作所谓公门鹰犬……”

李德威一双长眉也为之一轩，但旋即他又恢复平静，淡然说道：“七格格，我不否认你说的是实情，我也不能否认，不过所谓公门鹰犬四字，针对的是江湖，如果奸佞造反，异族入侵那就不同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总是大明朝的子民……”

七格格看了他一眼，道：“你好厉害，我无意中说了一句公门鹰犬，你便骂我是异族！”

李德威道：“七格格别误会，我无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这异族二字毫无恶意，我只是就事论事，事实上贵邦原为‘古适古斯族’，后更号为生熟女真，的确非我族类。”

七格格的身躯一阵轻颤，娇靥有点发白，微一点头，道：“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李德威道：“七格格，我没有什么恶意。”

七格格脸色忽转悲凄，微带哀求口吻地道：“我原可以制住眼前‘穷家帮’这些人，逼你交出祖天香，可是为着顾你的面子，也为顾你我间这份不平凡的私交，我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你就不给我个面子，为什么你就不顾你

我问这份不平凡的私交？”

李德威心动神荡，吸了一口气缓缓道：“七格格给面子、顾私谊，我很感激，可是……”

七格格道：“可是什么？”

李德威道：“你我立场不同，祖姑娘对西五省的安危至为重要……”

七格格冷笑一声道：“大明朝有个右军都督在此，说朝廷，西五省有雄兵百万。说江湖，杨宗伦左右不少奇人能士，难道说这西五省的安危只系于祖天香一个女儿家身上不成？”李德威扬扬眉道：“七格格好厉害，我不讳言西五省的安危确跟祖姑娘有很大的关系。”

七格格道：“这么说你是承认大明朝官家这百万雄兵，杨宗伦左右的所谓奇人能士，个个都是酒囊饭桶了。”

李德威眉梢陡扬道：“七格格……”

七格格接着说道：“这么说你也是绝不放祖天香了？”李德威正在气头上，一听这话当即点了头。

“不错，我不放，也不能放，七格格原谅。”

七格格娇躯剧颤，微一点头道：“好吧，话既然说到了这儿，我也不愿再多说什么了，这一趟我算是白来了……”她站起来，似乎没站稳，伸出皓腕搭在了阿喜肩上，道：“阿喜，咱们走。”

阿喜伸手搀住了七格格，道：“格格！您不能走，您为什么不告诉他？”

七格格微一摇头，有气无力道：“不用再说什么了，走吧！”阿喜美目一睁道：“您不说我说……”

七格格忙道：“阿喜，我不许……”

阿喜道：“格格，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地步，您还这么为别人着想，委曲自己，我不管，我非说不可……”

转眼望着李德威激动异常地道：“李爷，我们格格为了私交，可以说帮了您不少忙，您怎么忍心……”

李德威不安地道：“喜姑娘，我知道，对七格格，我感激……”阿喜道：“我们格格不要您感激，只要您伸把手救救她……”李德威呆住了道：“阿喜你说，……”

七格格颤声喝住道：“阿喜，绝不许……”

“不，格格！”阿喜脸上浮现出一种毅然的神色，道：“我不能让您一个劲儿地委曲自己，我不能看着您一人为这种事受罪，我非说不可，您就是不要我，打死我我也要说……”

望着李德威道：“李爷，名义上我们格格掌握大权，统率‘长安’大局，实际上格格还另有上司在您知道的，格格这趟到这儿求您，也是他逼的，他知道格格跟您私交不恶，逼着格格要回祖天香来，否则，那……那……”

突然泪珠夺眶，哭着道：“我说不下去了，你自己去想吧！”

七格格颤声说道：“阿喜，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李德威心神震颤，他怔住了。

他知道阿喜说的是不折不扣的实话。

七格格的那位顶头上司，就是那位至今只闻其名而一直未见其人的九王爷。

九王爷既然逼着七格格到这里来找他要人，要是七格格不能把祖天香要回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他更明白，“满清”一旦掌握了祖天香，就等于掌握了西五省的民间势力，那势力是庞大的。

他能怎么办，不顾西五省的安危，把祖天香交给七格格带回去将功赎罪去？

那样不但害了祖天香，也等于断送了大明朝的半壁江山。

就大立场说，他绝不可能交出祖天香。

可是论私谊，他不能任这位帮过他不少忙的“满洲”奇女子到那位九王爷面前低头认罪，受苦受折磨去。

事实上七格格本可以制住眼前穷家帮的众好手，逼他交出祖天香来，或者是带人直闯都督府夺回祖天香。

可是她没那么做，因为她看他的面子，顾及她跟他之间的这份不平凡私交。

她对他，可以说是仁尽义至。

该怎么办？

李德威心里作难，也慎重的衡量了一阵，就在他心中做了决定，要说话的时候。

人影一闪，外头闯进来个人，是姑娘杨敏慧。

“穷家帮”众高手够镇定的，都没有动。

李德威却呆了一呆，道：“姑娘怎么来了？”

杨敏慧一双清澈深远的目光从七格格脸上掠过，淡然一笑道：“许你来不许我来么？我来瞻仰‘满洲’奇女子的绝世姿容与风采。”

曲九阳、弓必显等一听这话，还能不知道来的是谁，当即一起欠身抱拳，叫了声：“杨姑娘。”

杨敏慧忙答一礼，含笑说道：“诸位好，我早该来看看诸位的。”

曲九阳道：“不敢当，云霄承蒙督帅及姑娘救治，能得不死，‘穷家帮’上下俱感，草民等谨此谢过。”

抱拳又一欠身！

杨敏慧答了一礼道：“我父女不敢当，老人家这话徒增我父女羞愧，贵帮上下人人忠义，效力于朝廷，家父身在官家，食君俸禄，理应对诸位有所照顾，只是照顾不周使得贵帮‘长安分堂’自云分堂主以下悉数死难，我父女深感愧疚不安……”

她这里说着话，七格格一推阿喜就要往外走。

杨敏慧看见了，陡然一声轻喝：“站住！”

七格格收势停了步，目光一凝，望着杨敏慧道：“杨姑娘有什么见教？”

杨敏慧香腮边掠过一丝丝冷笑，道：“好说，你可知道你们那主子正在无所不用其极地侵犯我大明朝国土，边境一带激战正烈？”

七格格淡然说道：“不错，我知道，怎么样？”

杨敏慧道：“你可知道家父奉皇命坐镇‘长安’，肩负的是什么任务？”

七格格道：“杨姑娘，我也清楚……”

杨敏慧道：“那么你该知道我为什么叫你站住？”

七格格道：“我知道，你打算将我擒下。”

杨敏慧道：“你很聪明，我身为官家女儿，眼见敌人当面，岂有放过之理。”

李德威上前一步，道：“姑娘……”

杨敏慧美目一转，笑哈哈地道：“李大哥认为我做的不对么？只要李大哥说一声我做的不对，我放她走就是。”

姑娘她好厉害，这叫李德威如何能说一声不对。

李德威暗暗皱了眉道：“那倒不是，只是这位七格格她是来跟我有所谈判的……”

“固然，”杨敏慧一点头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只是我要问一问，她是代表她那主子来的，还是以她私人的立场来的？”李德威呆了呆道：“这个……”

杨敏慧眉梢儿一扬道：“她若是代表她那主子来的，我可以放她走，否则的话我绝不能也不敢让一个潜入我西五省重镇的满洲奸细从我眼前溜走。”

李德威皱皱眉，作了难，他还能怎么说？

这时候七格格突然笑了，笑得异常动人：“姑娘不愧是帅府千金，连说起话来都咄咄逼人。我可以告诉姑娘，我是以私人的立场来找李爷的，姑娘你看着办就是。”

她扶着阿喜迈步就走。

杨敏慧是有意向她“挑战”。

七格格这么一来，也等于是接受了杨敏慧的“挑战”。这叫杨敏慧如何下得了台。

杨敏慧脸色微变，冷笑一声，皓腕一伸向七格格香肩抓了去。

李德威一惊道：“姑娘……”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他上前一步伸手挡住了杨敏慧这一抓。自然，杨敏慧这一抓落了空七格格连头都没回往外走去。

“放开！”

杨敏慧脸色一变，道：“李大哥，你这是干什么？”拉开了李德威的手，上前一步仍向七格格抓去。

李德威暗一咬牙，便要迈步跟上去再拦。

忽听七格格一声轻笑道：“不能再让人为难了。”只见她飞快地一旋身，水葱般的玉指斜斜划向杨敏慧的腕脉。

杨敏慧冷哼声，道：“好俊的截脉手法。”

皓腕一偏，飞快地一连向七格格拍出八掌。

这八掌掌掌捷如电，掌掌所指都是七格格的要害之处，出掌招式之精奇，看得在场“穷家帮”众高手无不动容，无不震惊，谁都知道这位帅府千金会武，可是谁也没想到她有这么一身高绝的武功。

七格格也不弱，她一连封架化解了杨敏慧五掌，可是杨敏慧的第六掌、第七掌却逼得她不得不往后退了一步！虽然是仅仅退了一步，可是在此时此地这种情形下，七格格是相当的难堪。

她的心情是微妙的，她可以输给李德威十招八招，却不愿在杨敏慧手下吃一点亏。

第八掌她凝足了功力，十二成真力全聚集在一只玉手，打算跟杨敏慧硬拼一掌。

而杨敏慧此时也看出了七格格的用心，自然不肯示弱，还非要占点便宜不可！

她第八掌也凝足了一身功力。

李德威旁观者清，他不知道这位满洲奇女的师承，可是他知道杨敏慧的师承。

杨敏慧艺出当世佛门奇人，一身武功已是鲜有敌手。要让她们这一掌接实，就必然会有一伤，无论伤的是谁，那都是个让他大大为难的局面。

所以就在那两只欺霜赛雪、柔若无骨的玉手即将接实的刹那间，他一步跨到，闪电出手，一只手抓住一只皓腕，及时阻止那一掌硬拼。

杨敏慧脸色一变，叫道：“你究竟帮谁？”

李德威脸色肃穆，没有说话。

七格格娇靥突然一红，美目中间射异彩，十分动人。猛然挣脱了李德威的掌握，低头转身，带着四婢要走！

李德威突然说道：“七格格，我不能把祖姑娘交给你，要是你有什么灾难的话，我会不惜一切的救你……”

七格格娇躯倏泛颤抖，没回头，颤声说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我受的是我应得的惩罚，你不必救我。”

带着四婢出门而去，很快地消失在夜色中。

门口的凌风与孙阳没有拦阻，甚至于连动都没动一动。

李德威胸中百念齐涌，难言感受，望着外头的夜色，一句话没再多说。

只听杨敏慧道：“你，还不放手！”

李德威这才猛然想起他还抓着杨敏慧的手腕，刚才没觉得怎么，现在却感到一阵奇异的感觉经由那只手一下子传到他心灵深处，只觉心神为之一颤，忙松了手。

杨敏慧那娇靥上掠过一抹红晕，跺跺脚，拧身跑了出去。

李德威没动，也没说话。

曲九阳跟弓必显站起来，曲九阳轻轻咳了声道：“少侠，如今长安城里战云密布，到处敌踪，您不能让杨姑娘一人回去。”李德威扬扬眉，道：“赵姑娘可有下落？”

曲九阳摇头说道：“我们几个除了云霄之外，对长安城都不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丝线索。”

李德威道：“请诸位继续找寻赵姑娘，同时也请代为留意满洲一班人的动静。”

曲九阳道：“少侠的意思我懂，请放心就是，满洲方面一有动静，我马上会报与少侠知道的！”

李德威一抱拳，道：“偏劳各位了。”

迈步行了出去。

李德威回到了都督府，一路上他没见着杨敏慧。他是真担心，真着急，等他赶到都督府一问，杨敏慧已经回来了，他这才放了心，松了一口气。

他去了杨宗伦的书房，书房里灯光外透，听不见一点声息。他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谁呀？”

“回督帅，李德威求见。”

杨宗伦道：“德威！快进来吧！”

李德威推门走进去，杨敏慧也在座，一见他进来，马上把头低下去。

李德威装没看见，向杨宗伦见了一礼。

杨宗伦含笑招手，道：“坐，坐，咱们坐下聊。”

李德威称谢落了座。

杨宗伦道：“我将祖姑娘安置在后院，让她与慧儿住一起，互相可以有个照应，祖姑娘深明大义，实在是个难得的奇女子。”

李德威道：“希望她的牺牲能换取预期的代价。”

杨宗伦道：“听慧儿说，师南月跟祖财神已起了冲突，如今祖姑娘在官家手里，祖财神也不敢再跟满洲轻言结盟，这不就是她换取来的代价么？”

又道：“如今只剩下‘菊花岛’的人跟蒙不名动向不明，我要是能再把那位‘紫金刀’的后人纳在左右，这西五省的局势就可以说是安定了，满洲也好，李自成那班人也好，兵来将挡，如今这西五省的局势，已经没有什么令人担忧的了，令人担忧的只是北方几省，朝廷在北几省用兵，节节失利，大有抵挡不住之势，以我看朝廷也只能利用长城几个险要关口拒贼兵于关外了。”摇摇头，住口不言。

李德威道：“只能拒满洲兵马于关外，再安定住五省的局势，大明朝的江山应该可以说暂时无碍了。”

杨宗伦叹口气，道：“但愿如此了！”

他绝口不提李德威跟七格格会面的事。

难道说杨敏慧没跟他提。

即使是杨敏慧没跟他提，他既然知道“穷家帮”“长安分堂”有事，也应该问问。

他可以不问，李德威却不能窝在心里不说。

当杨宗伦沉默不语时，李德威开口道：“有件事我要禀报督帅一声，在我没向督帅禀报之前，我先告个罪……”

杨宗伦淡然一笑道：“你不用说，我已经知道了，慧儿任性，要怪只能怪她，你跟我的立场不尽相同，我掌握兵符，职责在调兵用将确保我大明朝的每一寸土地，确保我大明朝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你不同，你是以一个江湖人的立场跟敌人周旋，处处给予敌人严重的打击，我是站在地上，你是藏在地上，我是明的，你是暗的，明有明的做法，暗有暗的做法，这是不一样的。作战求掌握民心，你的工作则不能没有朋友，甚至什么样的朋友都该

有，即使是敌人，有时候有的事也必须顾及私谊，对满洲七格格，我认为你做的对，因为你以后还需要她的臂助，需要她的帮忙……”

李德威道：“谢谢督帅不罪。”

杨宗伦道：“我不是说过么，各人的职责不同，各人的工作不同，做法自然也就有所不同，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给予敌人整体的打击，使他们阴谋难以得逞，那才是上策，单靠抓，单靠拿，那不足以遏阻他们的渗透，粉碎他们的阴谋，那也是下策，再说你是小侯爷，怀‘银牌令’，跟圣旨一样，我还得听你的呢！”

李德威道：“督帅要这么说，我就不安了。”

杨宗伦忽然朝李德威眨眨眼，摆摆手道：“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听说那位满洲七格格找你，是想把祖姑娘要回去。”

李德威一时没听懂杨宗伦是什么意思，只有应道：“是的。”杨宗伦道：“我也听说那七格格人很不错。”

李德威微敞一怔，道：“这个……是的！”

杨宗伦点了点头道：“上天对这尘世不能说不公，无论什么地方都会有

一两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我一向爱才，不管她是什么人，什么样的出身，我都爱惜。听说那位七格格跟你的私交不错，私底下也帮过你的忙，假如她为此事受什么连累，冲着彼此间的私交，你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顾。”

李德威只觉得一颗心跳得很厉害，不安的应了声：“是。”杨宗伦忽笑道：“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慧儿是故意试试那七格格，她不但深觉跟那七格格投缘，还有惺惺相惜之感。也就是说，我们父女俩一样都爱才。”

李德威一怔，刹时不知如何回答，不由自主看了看杨敏慧。杨敏慧哼了声道：“这一试不要紧，差点把李大哥急坏！”李德威脸上一热，道：“姑娘该早告诉我！”

杨敏慧瞟了他一眼，道：“早告诉你，你就不会出手阻拦了，七格格的心不就要碎了。”

李德威脸上又一热，道：“姑娘，彼此立场敌对……”杨宗伦微微一笑道：“阵前起义的往例不是没有，那七格格是个奇女子，我爱惜她，要是你能把她拉过来，不但可以给他们一当头重击，对朝廷有莫大助益，在明清两国战史上也可以传下一段佳话。”

杨敏慧笑了，笑得有点可恶，拿一双美目紧紧盯着李德威。李德威好窘，正感难以作答。

蓦地……

一阵轻快蹄声由远而近。

杨宗伦一凝神道：“这么晚了，这是谁骑着马直驰我都督府门口。”

（无论哪一朝代都一样，到大衙门里来，老远就得下马，当然，官职比这衙门头官职大的人不在此限。）

李德威忙站起来道：“我看看去。”

他正要往下走，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紧接着外头响起个匆忙话声：“禀督帅，属下李化义告进。”“进来。”

一名护卫推门而入，施礼说道：“有个自称来自京里的曹姓客人求见。”

杨宗伦一愣，道：“京里来的，这是谁？”

李德威道：“他一个人么？”

那护卫道：“不，他还带了几个随从。”

李德威道：“我去看看。”

杨宗伦抬手拦住，向护卫道：“请他进来。”

护卫应声而去。

杨敏慧道：“那是谁？”

杨宗伦抬头说道：“我想不起这个姓曹的是谁，等他进来看看就知道了，不管是谁，有你和德威在，我还怕他不成？”外面传来李化义的话声道：“督帅在书房候驾，曹大人请。”杨宗伦站起了迎了出去。

李德威上前一步，紧跟在他身后。

院子里走来几个人，李化义在前，身旁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长眉细目，白白胖胖，是个过惯养尊处优生活的人。他穿着一件缎质蓝袍，外头还罩件风褰，相当讲究，相当气派。

身后跟着四个，清一色的中年蓝衣客。

这四个，步履稳健，目光锐利，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闲人物。杨宗伦怔了一怔，道：“曹公公。”

举步迎了出去。

李德威听得也为之一怔。

他入耳三字曹公公，李德威马上知道来人是内侍太监，这人既是太监，身后四人准是宫廷好手“锦衣卫”了！这时候京里派个太监到长安来干什么？

没有什么大事，京里是不会轻易派内侍出宫的。

来人究竟有什么大事？

他心念转动间，杨宗伦已把来人让入书房。

姓曹的太监一眼看见杨敏慧，立即笑着说道：“姑娘也在，好极了，咱们可是多日不见了，姑娘安好？”

杨敏慧很冷淡的一笑道：“多谢曹公公，我粗健，公主安好？”“好，好，好！”姓曹的太监笑着说道：“自姑娘回长安之后，公

主整天地思念姑娘，说起来也难怪，在京里，公主只姑娘这么一位谈得来的知己，别人说的话她不爱听，也根本就懒得理别人！”

他这里说着话，杨宗伦那里举手让座。

姓曹的太监想必把李德威当成了杨宗伦的心腹侍卫，连正眼也没看李德威一下便落了座，四名锦衣卫垂手站在他身后。

杨宗伦道：“公公一路辛苦。”

“好说，”姓曹的太监哈哈大笑道：“这趟路是远些，若说辛苦，比起督帅坐镇长安掌军令，统重兵，日理万机，那可轻松多了。”

杨宗伦笑道：“干这差事，说什么辛苦。”

杨宗伦他又神色肃穆地接着说道：“其实，身为人臣，食君俸禄，受国恩，理应竭智殚忠，鞠躬尽瘁，还谈什么辛苦！”

姓曹的太监一点头道：“说的是，满朝文武，连天下百姓都算上，谁不知督帅是位忠君爱国、有公无私的贤臣良将……”

杨宗伦道：“公公过奖了，尽的是天职，做的是本份而已。”

曹太监话锋忽转，道：“怎么样，西五省的局势现在还好么？这两年虽然北边战事连连，皇上一直记挂着这边……”

杨宗伦道：“托圣上洪福，西五省的局势尚称稳定。”

曹太监道：“那最好不过，既然西五省的局势还稳定，我就好说话了，督帅可知我此次出京一路没敢多停地到‘长安’的来意么？”

杨宗伦道：“我正要请教。”

曹太监往前倾了身子，靠近杨宗伦道：“这次领命出京，怀有圣旨。”

杨宗伦吃了一惊，忙站起道：“我命人准备香案……”

曹太监拦住杨宗伦道：“不可，督帅，我奉的这是密旨，接旨繁礼一概全免，请督帅令左右退避，我将密旨交给督帅就行了。”

杨宗伦道：“公公放心，书房内没有外人。”

曹太监扫了李德威一眼，探怀取出一个黄绫小包递向杨宗伦。

杨宗伦恭恭敬敬，双手接过！

他没有落座，肃立打开黄绫小包，猛地一怔，道：“怎么说，公公，圣上命我即刻返回京师？”

李德威跟杨敏慧俱都一怔，杨敏慧刚叫了一声“爹”，便被杨宗伦抬手拦住：“朝廷公事，这是圣上的旨意，小孩子不要多嘴。”

只听曹太监道：“是啊，近来北边吃紧，节节失利，洪承畴兵败被掳，吴三桂等弃军逃亡，皇上大为震怒，在御书房里拍着桌子大骂守北疆的那些人，个个酒囊饭桶不经大用，这回把您召回京里去，就是借重您的虎威整军抗战……”

杨宗伦道：“圣旨既到，我自当遵从，只是这西五省的军务……”

曹太监道：“京里早有安排，让您把各省的军务交各省的‘都指挥使司’

负责，着他们直接听令于兵部！”

杨宗伦道：“公公，西五省的安危关系太以重大……”

曹太监苦着脸道：“我也知道啊，可是京师就在北边儿，紧挨着长城，一旦让他们攻进‘长城’陷了京师，那就全完了，这西五省再重要也不及京师重要啊！”

杨宗伦沉默了一下道：“公公是要我即刻起程？”

曹太监道：“圣上是这么交待的，密旨上不是这么写的么？”

杨宗伦一点头，道：“好……”

“慢着，督帅。”李德威突然伸手一拦道：“西五省关系重大，六军不可一日无主，将士不可一日无帅，督帅即或要走，也不能就这么走。”

曹太监脸色一变，道：“你是干什么的？这么不懂规矩。”

杨宗伦忙道：“公公不要误会，这位是‘银牌令主’‘布衣侯’的义子，衣钵传人！”

官太监一怔，旋即说道：“督帅，谁说他是‘银牌令主’‘布衣侯’的义子，衣钵传人？”

杨宗伦道：“我说的，公公难道不信？”

曹太监冷笑一声道：“督帅不要让江湖莠民蒙蔽了，不错，圣上确是下诏令‘布衣侯’出山勤王，可是‘布衣侯’拒不应召，圣上正不高兴呢！来人，给我拿下了。”

两名锦衣卫跨步而出，直奔李德威。

杨敏慧一步跨到，两名“锦衣卫”却让杨宗伦抬手拦住了：“公公误会了，布衣侯老侯爷忠君忧国，哪有不奉召的道理，这位确是他老人家的义子……”

转过脸来道：“德威，请出‘银牌令’，让曹公公看看。”

李德威本不愿意，碍着杨宗伦，只有探怀取出了那方有五爪金龙的“银牌令”！

“银牌令”一现，曹太监脸上马上变了色，站起来叱退两名“锦衣卫”，躬身施礼道：“见令如见老侯爷，请先受奴婢一礼。”

施完礼，他马上换了一付笑脸道：“不知小侯爷当面，奴婢有眼无珠，死罪！死罪。”

李德威翻腕收起“银牌令”，淡然说道：“岂敢，家义父本布衣，李德威也不过一江湖小民，怎敢当阁下这死罪二字。”

杨敏慧浅浅一笑道：“公公下次再要拿人，请招呼一声，我们这督帅府有的是护卫，怎敢劳动‘锦衣卫’的大驾。”

曹太监脸一红，赔笑道：“不敢，有道是‘不知者不罪’，又道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当今天下兵荒马乱，我这是小心……”

杨敏慧道：“家父身为右军都督，掌五省之兵符，不敢过于大意。”

曹太监不敢再说什么，连声应是。

杨宗伦心里也暗暗不快，站在一旁久未出声，此刻才道：“今日天色已晚，公公远来也相当劳累！请在都督府里将就一宿，明天一早，我随公公起程返京。”

曹太监很知机，不敢多说什么。

杨敏慧道：“爹爹不能丢下这西五省军务不顾。”

杨宗伦道：“我也知道这西五省安危关系太以重大，无如北边告急，京

师近在咫尺，又是皇命……”

杨敏慧道：“将在外，王命有所不受……”

杨宗伦两眼一睁，叱声道：“胡说，这是什么事，容得你插嘴，给我退下。”

杨敏慧头一低，退向后去。

曹太监赔笑说道：“督帅何必生这么大气，姑娘也是一番好意，尤其姑娘是为西五省着想，其实……”

干笑一声接道：“姑娘人在长安，不知北边有多吃紧，京师一旦失陷，不就什么都完了么？剩下这西五省有什么用？”杨敏慧猛抬头，脸色煞白道：“只要朝中无奸佞，上下齐心，将士用命，贼兵便无法越雷池一步……”

杨宗伦双眉一扬，要再度叱责乃女。

李德威趋前一步开口道：“督帅可能容我说几句话？”杨宗伦马上转趋平和道：“有话你只管说就是。”

李德威道：“德威现掌‘银牌令’，也算是身受皇恩，不敢教您违抗皇命，不过您走得这么匆忙，德威却不敢赞同。”杨宗伦点头道：“我知道，可是军机瞬息万变，救急如同救火……”

李德威道：“恕我直言，北疆战事不是一天两天了，要能挺得住自能挺些时日，要是挺不住，就是您赶到也没用，无论如何您也该把西五省军务有个交待之后再走。”

杨宗伦道：“好，我这就召见陕西‘都指挥使’！”

李德威道：“督帅，夜深了，何不等明天再说？”

杨宗伦道：“德威，若不是北疆情势太危急，圣上不会令曹公公赶到此来调我回京，我现在心急如焚，不愿有一刻耽搁，来人！”

护卫李化义应声而入。

杨宗伦低声嘱咐道：“速请‘都指挥使’即刻前来议事。”

李化义恭应一声，施礼而去。

曹太监道：“督帅不愧大将本色，体君忧国之心，令人钦佩。”

杨宗伦道：“公公过奖了，请往客馆歇息去吧，我要在这儿等那陕西都指挥使，不能奉陪了，来人。”

另一名护卫应声进来。

曹太监礼貌周到，向李德威、杨敏慧一一招呼之后，带着四名锦衣卫，跟着那名护卫走向客馆休息而去。

杨宗伦吁了一口气，一摆手道：“德威，你要没什么事就多陪我坐坐，咱们别离在即，应该多聊聊！”

李德威没坐下，凝目望着杨宗伦道：“督帅，这位姓曹的内侍，我不太熟……”

杨敏慧冷冷说道：“曹化淳，内监之中头一个坏事的就是他。”

李德威“喔”地一声道：“原来他就是曹化淳，真是闻名不如一见，见面胜似闻名。”

杨宗伦道：“怎么？德威，你也看不上他？”

李德威摇头说道：“我跟他初次会面，绝不是因为他刚才要拿我而对他有所偏见，撇开我的耳闻不谈，我看他是个十足奸险小人。”

杨敏慧道：“骂得好，只是还嫌不够！”

杨宗伦皱眉道：“敏慧……”

杨敏慧道：“难道我说的不是实情么？”

杨宗伦道：“是也好，不是也好，咱们心里明白就好了，何必在口舌间说长道短。”

杨敏慧口舌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杨宗伦摆摆手道：“好了，好了，不必再说了，我跟你李大哥离别在即，让我跟他多聊聊好么？”

杨敏慧道：“好好，你们聊吧，不插嘴就是。”

杨宗伦笑了笑，他把目光凝注在李德威脸上，道：“德威，我明天一早就走，临走前，我要托你两件事……”

李德威道：“督帅只管吩咐，我无不全力以赴。”

杨宗伦道：“吩咐我不敢当，这两件事一公一私，我只说恳托……”

顿了顿道：“头件是公事，我走之后，请你多帮帮‘陕西’都指挥使的忙，我暂时把五省的军务交他掌管，我会吩咐他多听取你的意见……”

李德威道：“督帅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杨宗伦道：“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只是不放心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担当这一个重责大任。”

李德威道：“身为一省之都指挥使，原本就该是个将才，不会有什么问题。好在这也只不过是暂时的，西五省朝廷不会不另做安排的。”

杨宗伦点点头道：“但愿如此了……”

顿了顿又道：“这第二件事是私事，我打算一个人走……”杨敏慧为之一怔！

李德威忙道：“督帅打算一个人走？”

“是的。”杨宗伦道：“我不打算让敏慧跟我一块走，你知道，我不愿意在指挥兵马之余再分心照顾她，她是女孩家，也不适宜置身在军旅……”

杨敏慧道：“谁说的？”

杨宗伦摆手道：“别插嘴，听我说完，你说过不插嘴的……”顿了顿接着道：“我不愿意委曲我的女儿，也可以说是举贤

不避亲，西五省需要你跟她，有你们在这里，跟我在这里没什么两样，这是为我杨家，也为了西五省这半壁江山。”

杨敏慧道：“您要这么说，我倒愿意暂时留在这儿帮帮李大哥的忙。”

杨宗伦淡然一笑，笑得有点勉强道：“德威，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多年来一直相依为命，她，我不免娇宠些，你要多照顾她，多让着她些！”

李德威一听这话不对，忙道：“督帅……”

杨宗伦倏然一笑，摆手说道：“你也别打岔，听我把话说完，生离死别，人谁难免，大丈夫生于当世，理应将一个有用之躯报效邦国，身为一个武官，驰骋沙场，保卫邦家，与家人生离死别的机会更多，这算不了什么，即是血洒疆场，马革裹尸，又何惧哉，我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我这个女儿，我把她托付给你，也可免我后顾之忧……”

杨敏慧霍地站了起来，道：“爹……”

杨宗伦含笑摆手，道：“不要打岔了，我马上要走了，大小事能不做个安排么？作为一个执干戈，卫社稷的人的女儿，你不该如此，你不同于一般世俗女儿，也不该做此腻腻女儿态，坐下。”

杨敏慧毕竟是位巾帼红粉奇女子，她一句话没说，马上坐了下去。

杨宗伦把目光移注在李德威脸上，道：“我的心事说了，前者你答应了，

后者怎么样？”

李德威暗一咬牙，道：“督帅放心就是，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姑娘的。”

杨宗伦笑了，吸了一口气道：“行了，那我就放心了，唯一不满意的是你还叫她姑娘！”

李德威勉强笑了笑，道：“督帅没事了么？”

杨宗伦道：“没有，怎么？你要走？”

“不！”李德威道：“有些话要跟督帅说说……”

杨宗伦微一点头道：“行，有什么话你说吧！”

李德威迟疑了一下道：“头一件事……也许这些话我不该说，我总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呢……”

杨宗伦道：“你是指……”

李德威道：“皇上既然下旨调督帅回京，想必北疆局势相当吃紧，那为什么老人家没有消息送来……”

“对！”杨敏慧美目微睁，一点头道：“北疆情势既是这么紧急，老人家一定会有消息送来，别是朝里那些奸佞……”

杨宗伦笑道：“你们俩把他们的胆看得太大了，我堂堂一个右军都督，他们难道还杀害我不成，而那方玉玺也假不了，何况曹化淳不是奉有皇命，也不敢私自出宫，远来长安啊，你们俩多疑了！”

李德威道：“只是，老人家为什么没有消息送来，皇上要有意思调督帅回京，老人家只要知道这件事，一定会经由‘穷家帮’的飞鸽传书通知我……”

杨宗伦道：“德威，这是密旨啊，除了皇上外，谁会知道？以我看北疆情势或许吃紧，但还未吃紧到威胁京师的地步，所以老人家没有通知你。”

杨敏慧道：“既如此，皇上为什么调您回去？”

杨宗伦笑笑说道：“身为一国之君，总希望情势能够好转些是不？”

他不能说皇上胆小。

李德威沉吟说道：“可惜时间太仓促，不然我可以利用穷家帮的飞鸽传书问问老人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杨宗伦笑道：“你们真是太多虑了，皇上召我回去，这表示皇上看得起我这个老臣，你们该替我高兴才是……”

李德威微一摇头道：“不管怎么说，一些必要的措施我还是要安排一下，沿途我请‘穷家帮’各地分堂派出高手暗中护卫，一路此接彼送，到了京里之后我还让他们就近禀报老人家一声，这样就不怕什么了。”

杨宗伦道：“为我一个人何必这么劳师动众……”

李德威摇头道：“不然，纵不防朝中奸佞，也要防江湖盗贼，姑娘前些日子从京里回来他们尚且沿途拦截，何况是督帅。”

杨宗伦摇头道：“就算我落进他们手里，他们也休想拿我胁迫朝廷，我堂堂托土封疆大员，岂容贼辱，我会自绝殉国。”

李德威道：“督帅！你的安危关系朝廷至大，您要是有什么失闪，那如同是折了擎天柱一根。”

杨宗伦笑笑说道：“德威，你把我捧的太高了。”

李德威正色道：“这是实情。”

杨宗伦笑道：“好好，依你！行了么？”

李德威道：“我本想护送您上京，可是眼下这西五省……”

杨宗伦忙正色道：“不可，目前这西五省少不了你，比起这西五省半壁

江山跟千万百姓，我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你要是为我一个人而置西五省大局于不顾，那是你的罪过，也是我的罪过啊！”

杨敏慧突然道：“我留此也帮不了李大哥多大忙，不如让我……”

杨宗伦一拂袖道：“胡闹！你们俩都不同于一般人，难道连大小轻重也分不出来么？我所以离开西五省上京是不得已，我绝不能再让你们俩轻易离开西五省，你们俩要不想加罪于我，要不想损我半生令名就乖乖地呆在长安，现有四名‘锦衣卫’，再加上‘穷家帮’沿途护卫，这还不够安全么……”

一阵步履声由远而近。

杨宗伦话锋微顿，接着道：“想是陕西都指挥使到了，记住，你们俩都给我乖乖呆在这儿，别乱出主意。”

步履声及门而止，外头随即响起李化义话声：“禀督帅，指挥使到，现在签押房候话。”

杨宗伦道：“说我有请！”李化义应声而去。

李德威站起来道：“督帅，我到穷家帮长安分堂一趟。”杨宗伦道：“别忙，你见见他再走。”

李德威道：“我想暂时不必见他，有姑娘见他也就够了。”杨宗伦略一沉吟，点头道：“那也好，你去吧，早去早回。”李德威答应声中欠身一礼，行了出去。

李德威又到了“长安”分堂，只有曲九阳、弓必显、云霄在。曲九阳一见他面，便道：“少侠，一寿他们在您走了之后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七格格那方面还没有消息！”李德威微一摇头道：“我不是来听消息的，我来给各位送个信儿，杨督帅要在明天一早启程返京……”

曲九阳、弓必显、云霄三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齐声说道：“您怎么说？”

李德威道：“杨督帅要在明天一早启程返京。”

曲九阳三个一下跳了起来，道：“杨督帅要在明天一早启程返京，这……为什么？”

云霄道：“开玩笑，杨督帅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撇下西五省军务回京里去？”

李德威遂将曹化淳奉密旨召杨宗伦回京的事告诉了三人。弓必显性情刚烈，一听就叫了起来：“朝廷这是什么意思，拿大局开玩笑？杨督帅一走，不就等于拿西五省拱手让人么？只有京城要紧，这西五省跟百姓就不要紧么？少侠，您掌‘银牌令’，无论如何得阻止杨督帅……”

李德威微一摇头道：“此令是皇家所赐，密旨是圣上所颁，我如何能教杨督帅抗旨！再说他赤胆忠心也不会听我的。”

曲九阳为人较为冷静，缓缓说道：“少侠，换别人来还好，曹化淳来益发使人动疑，您该记得当年南京连下十二道金牌召回武穆爷事么。”

弓必显大叫道：“他们要是敢坑害杨督帅，我姓弓的头一个要反上京城。”

曲九阳两眼一睁，沉声道：“弓二弟，‘银牌令’在此，你这叫什么话？”

弓必显威态一敛，低下头去道：“少侠恕罪！”

李德威微一摇头道：“弓老言重了，老实说，要是杨督帅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恐怕头一个不依的是我父子。”

弓必显一睁眼道：“大哥，你听听。”

曲九阳道：“事急燃眉，光这么叫有什么用，该想想法子才是。”

李德威道：“曲老说的是，所以我来烦曲老连夜知会各地分堂，沿途全力护卫杨督帅安全，抵京后马上通知家义父，这样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碍了。”

曲九阳道：“为今之计也只好如此了，少侠放心就是，穷家帮可以担此一切，一定要让杨督帅平安抵京。”

李德威道：“我这里就先谢了，杨督帅把西五省的军务暂交陕西都指挥使掌管，特嘱我从旁协助，往后偏劳诸位的地方还多……”

曲九阳道：“少侠这话就见外了，这是穷家帮的份内事，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弓必显道：“大哥，杨督帅这一趟冒的风险相当大，上次杨姑娘从京里到长安来，他们都沿途拦截，无所不用其极。这回是杨督帅自己上路，其情形可以想见，我担心各处分堂的实力太弱

曲九阳道：“我也担心这一点，只是传书总堂调派高手已经来不及了。”

弓必显道：“把一寿他们留在这儿听候少侠差遣，咱们俩何不往回走一趟！”

曲九阳一点头，道：“对，该这样，等杨督帅平安抵京之后，咱俩再折回来。”

李德威道：“曲老跟弓老愿意受累，我当然更是放心不过，只是偏劳贵帮各地分堂，又偏劳二位……”

曲九阳道：“少侠不该这么说，只为护卫国之栋梁，就是穷家帮上下出动也是应该的，只可惜时间来不及了……”只听一阵衣袂飘风声由远而近，疾掠而来。

曲九阳话锋一转，道：“只怕是有消息回来了。”

凌风一阵风般掠了进来，一怔旋即说道：“李大哥也在这儿，那最好不过了……”

李德威心里一跳道：“怎么，有消息了么？”

凌风道：“陶堂主等几位还在找赵姑娘，我一个人跟踪七格格……”

李德威脸色微微一变，道：“她怎么样了？”

凌风道：“城西有座大庄院，她那辆马车一直驰进了那座大庄院，没再见出来，是吉是凶我不敢说！”

曲九阳道：“那座大庄院是谁的？”

凌风摇头说道：“不清楚，不过里头住的都是他们的人！”曲九阳道：“那就是七格格的住处了。”

“不！”李德威摇头说道：“我知道她不是住在那儿。”曲九阳道：“不是七格格的住处，就是她那位上司的住处。”弓必显道：“可能。”

曲九阳望着凌风道：“听见里头有什么动静没有？”

凌风摇头说道：“弟子没听见，他们的防卫相当严密，五十丈内布满了明桩暗卡，我没敢接近。”

曲九阳沉吟半晌说道：“也许她不会有什么，他们总不至于为一个祖姑娘惩罚他们一位皇族亲贵的格格。”

李德威道：“这件事不急，等明天早上杨督帅走了之后再说吧。”

凌风愕然道：“杨督帅要上哪儿去？”

曲九阳当即把杨督帅奉旨返京的事说了一遍。

凌风静静听毕，口齿启动了几下，才满脸诧异地道：“杨督帅怎么能在這時候丢下西五省的军务，以及西五省百姓不顾而回京里去？”

曲九阳道：“你懂得什么，杨督帅也不愿意走，可是他接奉密旨，不能不走，再说京里究竟比这西五省重要得多。”凌风道：“弟子以为即或京城失守，迁都到这西五省来也可以据险抵抗，转为砺兵，伺机反攻，若西五省失陷，北边根本没有可据之险，那后果……”

曲九阳叱道：“小小年纪，懂得什么，还不给我退后。”凌风恭应一声向后退去。

李德威缓缓说道：“曲老，凌兄弟说得对，一个当国者反不如山野小民有见地，岂不愧煞？”

曲九阳、弓必显脸上齐变了色，道：“少侠……”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我不妨告诉诸位，家义父这么大年纪，以一个山野闲散之身再次现身，为的是大明朝江山及百姓无辜生灵，并不是为朱家的某一个人。”

曲九阳跟弓必显的脸色刹时转趋肃穆，没再说话。李德威道：“杨督帅身为人臣，奉旨返京乃理所当然之事，谁也拦不了他，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同时也在时间上也来不及，为今之计只有咱们这些身在江湖的人，尽力协助这些官兵来保卫西五省了……”

曲九阳道：“只要消息走漏，让人知道杨督帅奉旨返京，西五省是个六军无主，将士无帅的局面，那可就糟了。”李德威道：“希望别把消息给走漏，尤其杨督帅要是在半路上有什么失闪，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弓必显一扬眉道：“少侠请放心，就是我两个血染尸横，也必让杨督帅平安抵京。”

李德威神情凝重抱拳道：“全仗二位跟贵帮各分堂的大力，时候不早，我要告辞了。若有什么新消息，请随时麻烦哪位跑一趟跟我联络。”

站起来又一抱拳，转身往外行去。

李德威折回“督帅府”，直奔杨宗伦书房。

书房里有灯，但却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动静，原来一直站在书房门口的两个贴身护卫也不见了。

李德威迟疑了一下，轻轻咳了一声。

书房内响起杨敏慧的话声：“李大哥么？快请进来！”门开了，杨敏慧当门而立。

李德威站在门口往里看，没看见杨督帅。他随口问道：“督帅歇息了么？”

杨敏慧平静地道：“爹已经走了。”

李德威一震，道：“怎么说，督帅已经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杨敏慧道：“刚走没一会儿。”

李德威道：“不是明天一早走的么？”

杨敏慧道：“爹体君忧国，比谁都着急，交待完之后看看没什么事了，连收拾都没收拾，只带着几件换洗衣服就走了！”

李德威道：“姑娘为什么不拦……”

杨敏慧道：“谁说我没拦，你知道的，这种事爹会听谁的！”

李德威一跺脚道：“督帅也真是，姑娘请安歇吧，我马上再到穷家帮的长安分堂去一趟。”没容杨敏慧开口，转身就走。

一口气赶到了长安分堂，长安分堂里除了云霄之外，一个人都没有，李德威一见劈头就问：“曲老跟弓老呢？”

云霄道：“走了，暗中跟着杨督帅上路了。”

李德威一怔道：“他二位知道杨督帅提前走了？”

云霄道：“您刚才走了之后我出去了一趟，可巧看见八匹马出城，我一眼便认出走在最中间的一骑上坐的是杨督帅，我就知道杨督帅是提早走了，害得我事儿也没办，扭头就跑回来报信儿，两位护法一听马上就跟着走了！”

李德威吁了一口气道：“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曲老跟弓老既然已经跟去了，那我就放心了。”

云霄道：“您放心就是，有两位护法跟各地分堂暗中护卫，再加上杨督帅此行极其秘密，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李德威道：“杨督帅的安全我已经不担心了，我只担心这西五省的局势，我不清楚陕西这位都指挥使是个怎么样的人，能不能担当大任，也不知道其他四省的都指挥使听不听他的？”

云霄道：“既然能当上一省的都指挥使，应该不会是个庸才，倒是后者……当官的这个毛病我知道，官大他一级他没话说，要碰上平行平坐的，你想让他听你的，他还想让你听他的呢。他们一向各自为政惯了，把他辖下那一省简直当成了他的私产。”

李德威道：“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只希望朝廷派下代替杨督帅的大员赶快到来，万一要在替代杨督帅的大员没到之前发生事故，有人不听指挥，到时候我只有动用‘银牌令’了。”

云霄道：“咱们只是推测，也许不至于如此。”

李德威道：“但愿如此！”

云霄话锋忽转，道：“有件事让我很纳闷，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这几天长安城似乎突然静了下来，除了满洲为要祖姑娘有点显著的忙乱外，其他像白莲教、李自成那一帮，还有菊花岛这些人根本就没动静。”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我注意到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白莲教走了一个赵姑娘，菊花岛鉴于祖师两家的火并对白莲教跟菊花岛有所影响，这一阵子我全神贯注在找寻赵姑娘跟祖、师两家火并这件事上，对别的地方不免疏忽了些……”

云霄道：“以我看菊花岛跟满洲还有勾结是绝对错不了的，祖、师两家火并，这两家跟满洲缔约结盟的事都已成了泡影，菊花岛乐得左右无人，独占重利，至于白莲教跟李自成那帮人，就令人有点莫测高深了。”

李德威道：“白莲教潜来陕西旨在行刺督帅，乘机发一笔国难财并不足虑，可虑的是只闻其名而一直未见其人的李自成那一帮，听说他们的声势浩大，实力雄厚，意不只在压压黄白之物，他们居然行踪神秘，不见动静，倒是一桩令人不安的事……”

沉吟半晌说道：“那厉三绝跟他那主人，不知是不是李自成的人？”

“对！”云霄两眼一睁，突然拍了一掌叫道：“你不提我还想不起来，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厉三绝那主仆俩八成是李自成那一伙里的，据说李自成那帮人不是人人都穿黄衣么？厉三绝他们俩不也是都穿黄衣么？”

李德威道：“厉三绝派来长安打探虚实的先锋，应该是已经受到打击了。”

云霄道：“李自成他要真有意西五省的话，不会因这点小打击就退缩吧？”

李德威道：“当然不会，他不会为此退缩，而事实上他已不见动静，让人不安的也就在这儿。”

云霄道：“那么咱们除了找寻赵姑娘、留意七格格的吉凶之外，还该再打听打听李自成的动静。”

李德威点头说道：“说得是，那就一并麻烦诸位了，时候不早，我回去了。”

他离开了长安分堂，云霄送他到了门口。

半夜工夫，来回跑了好几趟，等他回到了督帅府，天已经快四更了。

他原不是住在督帅府的，可是如今杨督帅上了京，把爱女留给了他，还有个祖天香，他势必非住在这座已经没几个人的督帅府里不可了。

杨宗伦待人宽，待己严，生活起居尤其简朴，除了几个护卫跟有数的几个下人，杨敏慧连个丫头都没有。

当然，那也为她经常在京里陪伴长安公主，不在长安督帅府的时候多。

如今杨宗伦带走了仅有的两个贴身护卫，督帅府里的人更少了。

夜已经深了，督帅府里的人都睡着了，李德威不愿意打扰别人，他打算今夜就在书房里将就一宿，好在只一个更次天也就亮了，再说他过惯了江湖生涯，自小过的就是简朴日子，也将就惯了。

哪知他老远便看见书房里还亮着灯。

等到推开门一看，杨敏慧居然还呆在书房里，一个人坐在灯下，似乎专为等他。

李德威呆了一呆道：“姑娘还没有歇息？”

杨敏慧看了他一眼，无限温柔地道：“你不是到这时候才回来么？”

果然，她是在等他。

李德威进了书房，坐下，道：“‘穷家帮’的两位护法已经赶去了。”

杨敏慧道：“那我就放心了。”

李德威目光一凝，道：“姑娘见过那位都指挥使了？”

杨敏慧点了点头道：“见过了，怎么？”

李德威道：“这个人姑娘熟不？”

杨敏慧道：“见过几次，不算熟，不过我知道此人是个将才，颇能当大任，爹把西五省的军务交给他，还算放心，好在这也只是暂时的。”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我只担心其他四省各自为政，不肯听他的指挥调度。”

杨敏慧呆了一呆道：“这个我倒没想到，恐怕爹也没想到，不会吧！”

李德威道：“但愿不会，但愿我是多虑。”

杨敏慧道：“他们都是托土封疆的重臣大吏，不会不识大体，要是他们真敢不听指挥，不听调度，哪一个先抗命，我就先杀哪一个。”

李德威摇头说道：“一日有事的时候，他们真要不听指挥调度，四个地方离长安那么远，鞭长莫及，咱们能拿他们怎么样，一旦误了军机再杀他们又于事何补！”

杨敏慧道：“这么说咱们得未雨绸缪，及早防范。”

李德威摇头说道：“姑娘应知，这是没办法防范的，除非在每省都指挥使身边安插一个人，目前咱们哪有合适的人，其实，这要看他们自己了，人可以防，心是没办法防的，也许我是多虑，也但愿我是多虑。”

杨敏慧道：“据我所知，西五省这几个都指挥使都不错。”李德威点了点头，道：“那就行了。”

杨敏慧口齿启动，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是又有点迟疑，半晌才道：“爹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给你。”

随手从袖底取出一封信，递向李德威。

信没封口，李德威接过来便抽出了信笺，一看之后不禁心头跳动，脸上直发烫。

大半天他才趋于平静，迟疑着道：“姑娘看过么？”杨敏慧娇靥猛然一红，摇头说道：“信是给你的，我怎么能看，不过爹在写信的时候，我正好站在他背后……”得，还是看过了。

李德威沉默了一阵，脸色忽然一庄，道：“督帅的好意我感激，只是姑娘的意思……”

杨敏慧摇头说道：“不用问我，这种事本来是父母做主的。”李德威扬了扬眉，道：“姑娘金枝玉叶，尊贵……”杨敏慧脸一板道：“你这叫什么话，我不爱听。”李德威道：“我还有后话。”

杨敏慧道：“你说吧！”

李德威道：“姑娘金枝玉叶，风华绝代，更难得所学才智两称过人，督师跟姑娘垂爱，那该是我几生修来的福份，无如此时此地，我不愿也不敢轻谈……”

杨敏慧微微点了点头道：“你的意思我懂，爹跟我都这么想，国难当头，谈什么儿女私情，爹所以这么做只是让你我心里先有个默契，以后处在一起也方便些……”

李德威道：“我知道，姑娘绝代红粉，我也不愿妄自菲薄，这种事但凭一句话也就够了。”

杨敏慧娇靥微酡，摇摇头道：“国难当头，内忧外患交加，此时此地我不希望花前月下，形影相随，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心里

有你也就够了。”

李德威沉默着，没有说话。

杨敏慧也有着片刻的沉默，旋即她道：“祖姑娘怎么办，你打算怎么安置她？”

李德威心头猛地一跳，道：“只有让她暂时住在这儿……”

杨敏慧摇头道：“我不是这意思，你也明知我不是这意思。”

李德威只觉脸上猛然一热，道：“我不敢奢望，也从没想过……”

杨敏慧道：“我相信你从没想过，不过你说你不敢奢望，那未免言之太过，恐怕你还不知道，祖姑娘所以毅然脱离她父亲、脱离祖家，毅然牺牲自己，使得祖、师两家不能跟满洲勾结，甚至造成祖、师两家火并，有一半是为了你，也可以说是受了你的感召。”

李德威道：“这个……我不知道！”

杨敏慧道：“现在你不是知道了！”

李德威摇摇头道：“我不敢这么想……”

杨敏慧道：“我说的是实情实话，只有女孩子家最了解女孩子家，女孩子家对这种的触觉与感觉，也特别敏锐。”

李德威默然，没说话。

杨敏慧道：“现在你知道了，也懂得我的意思，你打算怎么办？”

李德威苦笑一声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杨敏慧道：“这还不容易么，只问你心里有没有她？”

李德威苦笑道：“我不是告诉过姑娘了么，我连想都没想过。”

杨敏慧道：“我知道你没想过，可是你没想过那是你的事，人家祖姑娘为你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祖家，离开了福安，为你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冒了这么大的险，如今人家一个人住在咱们这儿，

孤零零的，有家回不得，甚至连个亲人都不能投，你总不能不给人家安慰，让人家这么痴痴的等着，最后来个心伤肠断，黯然离去，你忍心么？”

李德威道：“这个……这个……”

杨敏慧道：“别这个那个了，你点个头，用不着你出面，我去代你说去，跟对我一样，也给人家一句安心话！”

李德威忙道：“这怎么行？”

杨敏慧道：“这又怎么不行，说给我听听。”

李德威默然，没说话。

杨敏慧浅浅一笑道：“我明白了，你是要自己对她说去，可是？那最好

不过，这种事本该由你自己去说……”

“不！不！”李德威忙道：“我不是这意思……”

杨敏慧道：“那你是什么意思，你倒是说啊！”

李德威双眉陡地一扬，道：“才得姑娘垂爱，我又怎么敢……”

杨敏慧道：“又怎么敢得陇望蜀，是不是？”

李德威一点头道：“不错，可以这么说。”

杨敏慧倏然一笑，娇靥动人，道：“不错，你心里还惦记着我，你只要这意思我就知足了。我跟祖姑娘一见投缘，惺惺相惜，认识虽没几天，可是好的就跟亲姊妹一样，我也衷心希望能有这么个姊姊，要能再有个妹妹，那就更好了。”

李德威为之一怔。

杨敏慧道：“我指的是那位娇贵的七格格。”

李德威苦笑着说道：“姑娘这是跟我开玩笑，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杨敏慧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敢说这件事全在你，只要你点个头，那位七格格能马上舍弃她的一切。”

李德威摇头说道：“姑娘恐怕小看她了，虽然她跟我有段不平凡的私交。但是她绝不会放弃她的大立场的。”

杨敏慧道：“我不信，咱们打个赌如何？”

李德威苦笑一声，他没说话。

杨敏慧道：“你要知道，那七格格是个少有的奇女子，她要是肯过来，无论对公对私，都大有裨益。”

李德威仍苦笑着，没答话。

杨敏慧道：“这样好不？这事也交给我，为自己做完嫁裳之后，我愿再为别人做嫁裳。她若愿意过来，你就得马上点头。”李德威苦笑着说道：“我总觉得姑娘近乎开玩笑。”

杨敏慧道：“你看我像吗？”

李德威没说话。

杨敏慧道：“这样吧，我希望有祖姑娘这么个姊姊，也希望有七格格那么位妹妹，就算是为了我，这两件事都交给我，现在我要你分别点个头就行了，点头吧，咱们分个先后，先办祖姑娘这一件。”

李德威苦笑不语。

杨敏慧正色说道：“我可是一本正经。”

李德威道：“姑娘……”

杨敏慧道：“事到如今，你还叫我姑娘。”

李德威一整脸色，道：“小妹，你为什么要这样？”杨敏慧道：“很简单，为大明朝廷，为了你，也为我。祖姑娘、七格格，这两位你都欠人家的，最难消受美人恩，别的债都可以延，唯有这情债延不得，你该早一天把这两笔债还清了，懂不？”李德威暗暗一叹，道：“好吧，小妹，我点头，人家愿不愿意……”

杨敏慧道：“那就是我的事了，跟你没关系，她二位要是不愿意，我绝不怨你。”

李德威道：“任凭小妹了，现在总可以去歇息了吧！”

杨敏慧倏然一笑，笑得有点狡黠，道：“不忙，这儿还有个人你见见……”转脸向后，含笑叫道：“姊姊，现在可以出来了。”

李德威一张脸猛地一热，人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

书房那面墙上，还有一扇门儿，里头有个套间，那是供杨宗伦平日公忙劳累之余歇息用的。

此刻随着杨敏慧的话声，从那扇门里掀帘袅袅走出了祖天香，她很平静，也落落大方，毫无忸怩之态。

李德威站了起来，窘迫不安地道：“姑娘……”

祖天香冲着李德威盈盈一福，道：“妾身不得已，完全是妹妹的主意。”

“瞧！”杨敏慧笑道：“这时候就过河拆桥，把我抖露出来了。”祖天香转过身来又冲杨敏慧施了一礼，道：“妹妹，我感激一辈子。”

害得杨敏慧忙答一礼，道：“姐姐这是折我。”

祖天香一双清澈深邃目光从杨敏慧脸上掠过，落在了李德威脸上，缓缓说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从现在起，我就是李家的人了。我会把相公的任何一件事当成我自己的事，我会跟相公，福祸同当，生死与共。”

人家说得这么正经，李德威不敢轻忽怠慢，定定神，忙一整脸色，举手一揖，道：“多谢姑娘，李德威感激。”

杨敏慧一旁说道：“我看李大哥对姐姐也该改个称呼了，不如叫声大妹吧。”

她这话刚说完，李德威目中忽闪奇光。

紧接杨敏慧转脸向外，道：“哪位……”

“位”字刚出口，外头响起个中气十足的清朗话声：“凌风求见，杨姑娘请恕擅闯之罪。”

杨敏慧道：“凌少侠，请进来。”

她站起开了门，门开处她不由一怔。

凌风卓立在几丈外夜色中，两手之上还托着个人，是七格格的侍婢阿喜。

阿喜满身是血，连凌风身上都染上了血。

李德威这时也看见了，心头一震，道：“怎么回事……”话声未落，凌风一步跨到，他双手托着个人，竟然丝毫不影响他的身法。他道：“李大侠。请先救人。”

杨敏慧上前一步，忙伸手接过阿喜，可怜阿喜半夜前还是好好的，如今却满脸是血，脸色苍白，气若游丝。

她没说话就把阿喜抱进了套间，往炕上一放，伸手抓住了阿喜的腕脉，脸色一变道：“好重的手法，好重的伤！”她那只手松开了阿喜的腕脉，便按在阿喜酥胸正心坎处，神情一肃，不言不动。

李德威一递眼色，带着凌风退出了套间，道：“兄弟，怎么回事，什么人伤了她？”

凌风道：“喜姑娘刚才带伤到分堂去，只说了一句‘带我见李爷’就昏过去了，云分堂主立刻命我把喜姑娘送了来，以我看恐怕是七格格出事了。”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兄弟，你说那个大庄院在城西？”凌风点头道：“是的。”

祖天香走了出来，道：“相公，喜姑娘醒过来了。”李德威道：“咱们进去看看她。”领先进了套间。杨敏慧一只手仍按在阿喜心坎上，阿喜睁开眼，脸上也有了

点血色，她很安静。

一眼望见凌风，便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道：“凌……少……侠……谢谢……你。”

凌风道：“姑娘别客气，有什么话还是赶快对李大侠说吧。”阿喜转向李德威道：“李……爷……”

李德威截口道：“你伤得很重，最好少说话，是不是七格格出事了？”

阿喜吃力地点点头，两行泪水溢眶而出。

李德威道：“七格格现在是不是在城西一个大庄院里？”阿喜两眼一睁，道：“您……怎么知道？”

李德威道：“凌风曾暗中跟踪七格格，可是我没想到七格格这么快就出事了，你好好歇着，我不惜一切也要把七格格救出来。”

阿喜流着泪道：“全仗您了，婢子……不言谢了……”李德威一指闭了阿喜的穴道。

此刻杨敏慧的手也从阿喜酥胸上退开了，道：“你这就去？”李德威点了点头，道：“我走之后，小妹还是把督帅府布上禁制的好。”

带着凌风走了出去，杨敏慧跟了出来，道：“不让我陪你一块儿去么？”

李德威道：“不用了，这儿还需要你照顾。”

杨敏慧道：“那么你多小心。”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我知道，兄弟，咱们走。”带着凌风出了书房。出了“督帅府”之后。

凌风道：“李大侠，要不要我回去叫陶堂主几位？”李德威道：“不用了，我也只烦你带个路！”

凌风道：“那好，您请跟我来吧！”

一提气，当先急行而去。

的确是很大的一座庄院，前前后后一共有三进院落，围墙丈余高，站在外头只能看见庄院里那一处处的屋背。快五更天了。两扇朱红大门紧紧地关着。

看不见里头有灯光，也听不见里头有人声。

李德威站在十几丈外一片打麦场上的一堆麦秸旁，望着那片大庄院，对

凌风说道：“兄弟，累你跑这一趟了，你请回吧！”凌风没动，道：“您预备来明的，还是来暗的？”李德威道：“恐怕得来明的，这座大庄院我来过……”凌风一征，道：“怎么，您来过这里？”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这儿住的不该是满洲的人。”凌风道：“不，我见到的确是他们的人。”

李德威道：“那或许这里已经换人了，以前这里住的是菊花岛的人。”

凌风呆了呆，道：“照这么看，菊花岛跟他们已经联盟了。”李德威道：“很可能。”

凌风道：“菊花岛一个海皇，还有他座下的十大将军、十先锋，再加上满洲的好手，您这一战恐怕够艰苦的！”李德威道：“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不会让他们把我留在这里的，你回去吧。”

凌风道：“我留在这里也帮不了您多大忙，那我就听您的回去了。”

勉一抱拳，转身要走。

李德威一把拉住了他道：“兄弟，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好办事，别让我分心兼顾。你知道，高手过招，是一点分心不得的。”凌风一怔道：“那……我就不回去了。”

李德威道：“听我的，兄弟，你留此帮不了我多大忙，咱们也不该做无谓的牺牲。”

凌风还等再说，李德威双眉一扬道：“凌风，我说的话你听不听？”

他这么一作色，马上有一种自然的慑人威严，还有一股逼人的冷肃之气。

凌风一凛，忙躬身道：“凌风不敢。”

李德威道：“现在就回去告诉陶堂主，说我说的，任何人不许到这里来。”

他松了手，凌风恭应一声，转身飞掠而去。

李德威威态一敛，迈步向那庄院走过去。

就在这时候，离这片打麦场几十丈外的一片树林里，突然响起一声怪笑，紧接着一个阴阳怪气的话声说了话，怎么样，小子，我没说错吧，这小子是个多情种，不知道便罢，既然知道女多娇遭难，就是舍了命他也会来。”

另一个低沉话声接口说道：“您料事如神，晚辈敬佩。”

那阴阳怪气话声道：“这小子对穷人相当照顾，冲着这一点，必要时你帮我伸个手助他一臂之力就行了。”

那低沉话声：“为什么您一直不露面？”

那阴阳怪气话声怪笑说道：“上回我请他看了场精彩好戏，到现在他还没有打破那闷葫芦，我一露面，那闷葫芦岂不是马上要打破了。”

突然一个脆生生的女子话声接口说道：“我就不明白您这是何居心，站出去帮他做点事儿也好让他明白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您一直躲在暗处做无名英雄，招人猜疑，招人垢骂呢？”

那阴阳怪气话声道：“姑娘，你这么个聪明人儿，连这都不明白么？我老人家做事向来如此，不求名，不求人谅解，但求自己心安理得，但求仰不愧、俯不忤天，其实但得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又何必在乎世情之毁贬。”

那女子话声叹道：“您是对的，听了您这番话，使我有顿开茅塞之感，今后为人处世，我要向您多学学。”

那阴阳怪气话声怪笑一声道：“行了，姑娘，别捧我了，你们俩跟我不同，我已经是入土半截的人了，还求什么名？什么誉……”

话锋忽然一转，道：“看，那小子已经近了。”

的确，李德威已经到了那座大庄院前，他离庄院越近，离树林也就越远。自然，刚才树林里传出来的话声他没听见。

李德威已然到了那座大庄院前面，大庄院里仍是空荡、寂静，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点动静。

他抬手就要去叩门，蓦地——

“住手！”一声沉喝从大庄院东传了过来。

随着这声沉喝，那护院东墙拐角处转出个中年白衣人来，只一看那打扮，就知道是“菊花岛”的人。

李德威听了他的，把手收了回来，往后退了两步。

那白衣人脚下相当快，从大门到东墙角至少有二十丈以上距离，他却是一转瞬工夫便到了近前。

三丈外停步，锐利目光上下一打量李德威，冷然说道：“你是干什么的？”好和气的口吻！

李德威淡然说道：“我还以为庄院里的人都在睡梦中，原来这四周有暗桩。正好，烦请代为通报一声，中原白衣客求见海皇！”

那白衣人目光一凝，道：“你就是中原白衣客？”

李德威点头说道：“不错，阁下也知道我么？”

那白衣人微微一笑道：“你那笔生意做得相当漂亮啊，连我们那素称精明的张使者都让你坑了，怎么，现在胃口大了，要找我们皇爷谈生意不成？”

李德威点头说道：“不错，我是来找海皇谈笔生意。”

那白衣人道：“你又有什么坑人的生意？”

李德威道：“阁下冤枉人了，我那笔生意张使者占尽了便宜，没有我那笔生意，‘菊花岛’不可能至今仍跟‘满洲’保持友好，而张使者却给了我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银票，阁下看是谁坑了谁？”

白衣人摇头说道：“别跟我说这个了，我只是我们皇爷驾下一名小卒，跟我谈这个没用，只问你带来了什么生意？”

李德威摇摇头道：“恕我直言，你阁下既然是个无关轻重的小角色，我不能跟你谈这笔生意，谈了也没用。”

白衣人脸色一变道：“问问是什么生意总可以吧。”

李德威摇头说道：“抱歉得很，这笔生意我只有见了海皇之后才能说。”

白衣人冷然一笑道：“那你就随我进去见我们皇爷吧。”伸手向李德威右腕抓去。

李德威眉锋微微扬起，右手一招一翻，已扣在白衣人腕脉上，一握即松，含笑道：“彼此交浅，缘不过仅此一面，把臂而行稍嫌过了些，还是烦请阁下通报一声吧。”

白衣人脸上变色，左手握着右腕，深深地看了李德威一眼，探怀摸出一样东西隔墙丢了进去，他这一手相当快。

可是李德威已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朵精钢打造的银白色菊花。

里头传出一声金属落地声响，随听见一阵衣袂飘风声疾掠而至，两扇门忽地大开，一个瘦白由衣人当门而立。

那白衣人满脸不怀好意的笑意，冲李德威一偏头道：“跟我来吧！”当先一步跨进了门。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李德威艺高人胆大，背着手昂然跟了进去。

砰然一声，身后两扇大门又关上了。

李德威连回头都没回头，便跟着那白衣人往里走去。刚过影壁，那白衣人回过头来说道：“你在这里等等，我去为你通报。”扭头径自往里去。

李德威心里明白，但他毫不在乎，来都来了，难道还怕什么凶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凶险那是意料中事，他停了步，淡然一声：“有劳了。”

这头一进院子左右两排厢房，正北有扇门通二进院，门旁各有两间大房子，那白衣人就直奔靠右的两间大房子靠门的一间。他进去转瞬之后又出来了，进去时他一个，出来的时候却连他在内共三个人。

那两个人步履稳健，目光锐利，两人的领口都绣着两朵菊花，比刚才那人多了一朵。

显然，这两个比刚才那白衣人身份高了层。

李德威明白，麻烦开始了。

果然，那白衣人一到便指着身后那两个对李德威道：“这是我们皇爷驾下‘十先锋’中的两位，你先见见吧。”李德威道：“我要见海皇！”

那两个白衣人中左边的冷哼一声道：“好大的口气，先见见我们俩再说吧。”

李德威道：“这么说我得一层一层的见了。”

“不差！”左边的白衣人道：“你若通不过此关，就永远见不着我们皇爷！”

李德威微一摇头道：“真是不胜其烦，好吧！说不得只好如此了，我已经见着二位了，怎么样？”

左边那白衣人道：“很简单，我两个站在这里，你能从我两个中间过去，我们两个马上带你往后头去。”

李德威点头道：“好吧，我试试。”迈步行过去了。

两个白衣人垂手挺立不动，一左一右跟李德威成鼎足之势。四道目光盯着李德威，一眨也不眨。距离有限，李德威到了他两个面前，他两个没动。

当李德威要从他们之间穿过去的时候，他两个一个出右手，一个出左掌，动作不但快，而且一致，一起往李德威两肋印去。

这种阵仗，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是训练有素，早有默契的阵仗。

可是李德威没在意，反掌并出，向袭来的一双腕脉挥手截了下去。

他更快，用的是干脆利落的截脉手法。

在这种手法下，两个白衣人要是不闪不避，他俩的一只手非废掉不可。

李德威明白这点，任何人也明白这点。而两个白衣人只要一闪躲，李德威只消再跨半步便可以从他两个中间穿过去了。哪知两个白衣人居然不闪不躲，对李德威那闪电截下的双掌就跟没看见般，难道他们两个掌上练有会么独特功夫，不怕截穴？

李德威睹状暗自讶异，一怔猛觉两股刀刃破风之声从身后响起，带着两股锐风分袭自己背后左右两处要害。刹时间，他明白了。

他不能再截那两只腕脉，否则的话他自己非伤在身后袭来的那刀刃下不可。

虽然他不能再截那两只腕脉，他却非得破去或者是躲闪那印向他左右两肋的两只手掌不可，要不然他无法躲开背后的偷袭，甚至于会伤在这身前两掌之下。

两个白衣人够奸险、毒辣，连李德威一时间都被他们两个这种阵仗逼得有点手忙脚乱。

匆忙间，不得已，李德威他突然往地下一坐。

每个人都是一样，出手要打哪里，他的力道也只用到哪里，再多一分，他的力道便会减弱。也就是武家所谓的招已用老了。

一旦招式用老，除非对方给你机会，否则你绝无法再用上力，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拼命的事，谁会给你机会？目前情形就是这样。

李德威刚坐下，前后那一双手跟两只雪亮的匕首立即落空，招式也马上用老了。两个白衣人绝没想到李德威会出此一着！

其实武学一途本就是这样的，单靠一身所学并不够，还要有丰富的经验与敏捷的才智，要不然纵有一身高绝所学，也可能伤在一个不如他的人手下。

两个白衣人不由微微一怔！高手过招，岂容怔神。就在他两个这微一怔神间，李德威的左右手各一指已落在他们俩的小腹上。

李德威点的是他两个的“气海穴”！

这一指点下去，就是铁打金刚、铜浇罗汉也禁受不住，何况是血肉之躯。

两个白衣人连手里的匕首也不要了，同时大叫一声，抱着肚子蹲了下去。

这一蹲，恐怕要蹲上个老半天站不起来。

李德威一挺腰，拍拍身上的土，没看那两个一眼，便跨入第二进院子。

这时间，左右几间屋里又扑出了八个，另外八个“先锋”，可是他们没来得及拦住李德威。只有叱喝着跟进第二进院子。李德威背着手，洒脱、飘逸、安详地在前头走。

那八名“先锋”，像出栏疯虎一般追了进来，八只铁掌齐递，排山倒海的罡风劲气一起卷向李德威后背。

李德威猛地跨前一步，霍然转过身来，冷然说道：“难道‘菊花岛’的人只会从背后暗施偷袭么？”

人随话到，只见他连闪了几闪，便从八片掌力空隙中一一躲了开去。

八先锋勃然色变，一声冷喝方待二次扑击。

突然一声霹雳般大喝传了过来：“住手，别损了‘菊花岛’的名头。”

那八个还真听话，硬生生停身收势，垂手恭立。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毕竟还有爱惜羽毛的人。”他缓缓转过身去。

前面丈余外站着一个身躯魁伟、高大的紫膛脸老者。这老者天生一张紫膛脸，虎目浓眉，配上他那高大魁伟的身躯，看上去威猛夺人。

这时候天已经微亮了，鱼肚般的光亮下，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紫膛脸老者领口上绣着三朵菊花。

显然，他的身份又比“十先锋”高了一层。

李德威不等他开口便发了话：“想必是海皇驾下‘十将军’中的一位，请代为通报，中原白衣客求见海皇。”

紫膛脸老者虎目一睁道：“你就是那中原白衣客？”李德威道：“不错，正是区区在下。”

紫膛脸老者道：“那天把个黄衣剑手引进这座庄院，惊扰我们皇爷御驾的也是你？”

李德威倏然一笑道：“阁下好眼力，那天我被逼情急，只好把对头引进此地来以求脱身，多蒙‘菊花岛’诸位义伸援手，我谨此谢过！”

说着，当真地冲着紫膛脸老者抱了抱拳。

紫膛脸老者脸上变了色，虎目暴睁，厉声说道：“你坑害张九尊于前，引入骚扰我们皇爷行宫于后，皇爷震怒，然拿你不着，如今你竟然自己送上

门，来那正是最好不过！”

话落，人动，带着一阵劲风扑了过来。

李德威卓立未动，道：“我此来是客，阁下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就出手，莫非仗着在自家地盘里人多，欺我孤单单一个人！”

的确像，四下里不知何时已经又多了九个老者，虽然肥瘦高矮不一，但领口都绣着三朵菊花，而且一般地太阳穴高高鼓起，目光灼灼逼人。

只听那紫膛脸老者道：“你以为老夫一人拿不下你？哼！”

这一声哼震人心神，哼声中他已然扑到，单掌一递，劈胸便抓。

这一招是很平常的一招，看起来没什么奇特之处。

可是这平常的一招，在这紫膛脸老者手上施出来，威势又自不同，不但劲力惊人，李德威前身诸大穴都在他威力笼罩之下。

在局外人眼中，李德威无论躲到哪里，难逃过这威力无伦的一抓。

而李德威却颜色不变，不言不动。

容得紫膛脸老者那五指箕张的手掌近身，突然抬手一指向紫膛脸老者掌心点了过去。

紫膛脸老者身躯一震，冷哼说道：“怪不得敢一再闯扰我们皇爷行宫！”

招式一变，一连攻出八掌，只见满天掌影飞舞，一起罩向李德威前身诸大穴。

李德威脚下未移动分毫，只上身闪动，只见他一个腰跟蛇腰似的，只巧妙的几扭，紫膛脸老者那威猛无伦的八掌便先后落了空，另外几个老者无不看得震动。

就在他一连躲过八掌之后，他突然一声轻笑：“来而不往非礼也，阁下投我以桃，我岂敢不还报以李，小心。”

他腰一挺，身子往前一倾，飞快拍出一掌，正中紫膛脸老者右肩，砰然一声，紫膛脸老者砰砰退了三步。

紫膛脸老者先后攻出了一抓八掌，连李德威一片衣角都没碰到，李德威只一伸手他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

人在自己地盘儿里，众目睽睽之下，这个脸怎么丢得起，这口气怎么咽得下！

紫膛脸一变钢髯暴张，一伸手喝道：“路二弟，取我兵刃来。”

只听一阵震人心神的叮当响，一道金光疾射紫膛脸老者！

紫膛脸老者伸手一捞，往下一顿，“呛”地一声，他手里多了把金背九环砍山大刀！

这把大刀看上去斤两不轻，而且连柄长有丈余，较诸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逊色不了多少。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怎么，动家伙了？好吧，咱们就在兵刃上再见个高下。”

一探腰，青练闪起，“鱼肠剑”已然出鞘。

陡听场外响起了一声惊呼：“鱼肠剑！”

紫膛脸老者脸色大变，握刀往后退了一步，震声说道：“你跟昔日‘布衣侯’银牌令主有什么渊源？”

李德威淡然说道：“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我，中原白衣客来此，要见你们海皇谈一笔生意，你们要是蓄意刁难有心拦我，只管举刀发招就是。”鱼肠剑一摆，幻起一道光华平举于胸。

紫膛脸老者一咬牙，道：“辽东‘菊花岛’向来称尊于世，休说你使的是昔日‘布衣侯’银牌令主的兵刃，就是他自己如今站在这里又如何？”

金背九环大刀一顿，带着一阵慑人的叮当响举了起来，大刀一抡，幻起一片金色刀光，当头劈了下来，大有泰山压顶之概。

紫膛脸老者力大刀沉，李德威在兵刃上就吃了亏！

李德威没硬接这一刀，滑步闪身，让开一刀，鱼肠剑一摆，直向刀柄上探去。

紫膛脸老者刀势一沉，刀锋走偏，叮当响声中忽地一刀拦腰横砍，这一刀既快又猛。

这么沉的刀，他竟然应变这么快，足见他的刀法造诣不凡，也足见他两臂具千斤之力。

李德威有心要试试他有多大的力道，单臂一凝真力，鱼肠剑剑尖外指，向那袭来刀锋点了过去。“当”地一声，金光、青练同振荡，一时光华万道，蔚为奇观。

紫膛脸老者立足不稳，金刀摆动，退了好几步！

李德威虽然脚下没动，可是他已觉得虎口发热，试出紫膛脸老者两臂之力惊人，他大可以如影附形追上去一剑，只要一剑递出，在这时紫膛脸老者必会伤在他的鱼肠剑下。

可是他没这么做，收剑未攻，道：“我以为现在已经见高下了，阁下以为如何？”

紫膛脸老者一张脸更紫了，一句话没说，厉喝一声，全力挥起，一片刀光当头压下。

这一刀的威力还胜前两刀，五丈方圆内地下为之砂飞石走，其他九名老者脸上变色，不约而同地注后退，显然，那老者已将一身真力提聚到十二成，攻出了他刀法中最凌厉的一招。

李德威双眉扬起，两眼凝注那片刀光，一眨不眨，容得那片刀光距头顶不足三尺，举起鱼肠剑抖腕一振，只见朵朵剑花舞着迎了上去。

一阵叮当连响，刀光与剑花一时俱敛！

李德威抱剑怀中，卓立未动，眉宇间满含冷肃之气。

紫膛脸老者退出了三尺之外，左臂上一道剑伤，鲜血涔涔，半截衣袖都湿了。

谁胜谁负，孰高孰低，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全场一片静寂，令人隐隐有窒息之感。

突然，一声暴喝划空而起！另九名老者齐闪动，刹时把李德威围在中央！

李德威眉宇间那冷肃之气更浓，两眼之中也闪起懔人的煞威，冷冷说道：“你们想以多为胜是不？那好，亮你们的兵刃，在你们兵刃未上手之前，我绝不发招。”

紫膛脸老者一顿金刀，嘶声喝道：“取兵刃来！”

就在这时候，一声冰冷冷哼从那第三进后院中传了出来，一个冷峻话声紧随这声冷哼响起：“曹昆。”

别看紫膛脸老者一脸的狰狞凶相，入耳这一句，马上敛去狠态，恭恭敬敬地躬下身去。

李德威只当是海皇要出来了，抬眼往通往第三进后院的那扇门望了过去。

他看见了个身材奇高、奇瘦，肤色奇黑的白衣老者。

这白衣老者约莫六十出头年纪，跟根竹竿似的，皮肤既粗又黑，瘦得皮包骨，混身上下称称没有四两肉。

一张脸上，残眉、小眼、翻鼻亮孔，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可是偏偏他也有一双极其锐利的目光，像两把霜刃，还带点绿光，尤其他眉宇间一股冷肃煞气，往那儿一站，这第二进院子马上就似进了严冬似的。

一袭对襟白衣那领口上，绣着四朵菊花，另九名老者也一起躬下身去。

瘦高白衣老者脸上泛起了一丝怒意，但这丝怒意在他脸上没停留多久就隐敛了，旋即他发出一声阴森冷笑，放眼当今，敢跟老夫对望的人还不多，你的胆子不小，不愧是‘鱼肠剑’的传人，年轻人你姓什么叫什么？”

李德威道：“可是海皇当面？”

瘦高白衣老者说道：“老夫‘菊花岛’右相澹台无畏。”李德威道：“那么你不配问我的姓名。”

瘦高老者澹台无畏勃然色变，两眼之中绿光大盛，突然往前欺了一步，十大将军身躯一震，一起躬身往后微退。李德威却视若无睹，卓立未动！

转眼之间澹台无畏敛去威态，冷冷一笑道：“年轻人，你好狂啊：就是那‘布衣侯’银牌令主亲临，他也不敢对老夫这样说话。”李德威道：“据我所知，令主对人因人而异，那正直之士，即便是贩夫走卒他也谦恭有礼啊！”

澹台无畏道：“这么说，老夫不够正直？”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数典忘祖，卖身投靠，又何止不够正直。”

澹台无畏凶态再现，暴喝一声道：“你找死。”

遥遥抬手，出掌便要抓，可是手刚抬起，掌刚递出他却又收掌把手臂垂了下去。

他那只手掌特大，乌黑乌黑的，指头好长！

他冰冷说道：“且让你多活片刻，你欺本岛使者张九尊于前，引入惊扰皇爷御驾于后，如今又闯进皇爷的行宫，意欲何为，说！”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我跟张九尊之间的那笔生意，别人不明白还情有可原，你身为相国，怎么也跟他们一样的糊涂，菊花岛花有限的代价买得一个‘满洲’贝子去，如今跟‘满洲’关系密切，独缔盟约，我卖了一个‘满洲’贝子却只得有限的几个钱跟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银票，试问是谁吃了亏，谁占了便宜！”澹台无畏道：“你错了，老夫比谁都明白，生意人从来没有一个会做赔本生意的，你当初的用心如何，你明白，老夫也明白。”李德威倏然一笑道：“这么说真是我错了，身为相国的人，才

智的确要比别人高上一筹。”

澹台无畏道：“你明白就好，说你的来意吧。”

李德威道：“你既然知道我是个生意人，还用问我的来意么？”

澹台无畏目光一凝，道：“怎么，你又来谈生意来了？”李德威道：“不错，不过你们要是怕吃亏上当的话，也可以不谈。”

澹台无畏两眼一睁，道：“小后生，你休要激老夫、老夫是不怕激的，说你的生意！”

他怕不怕激，只有他自己知道。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我有心跟你谈谈，怕只怕这笔生意连你这右相也做不了主。”

澹台无畏冷冷一笑道：“凡跟菊花岛有关的，无论是对内对外，还没有老夫做不了主的事，你尽管说就是。”

李德威道：“真的么？”

澹台无畏怒声说道：“就是塌了一角天，老夫也照样伸手把它撑住，你说就是！”

李德威笑了笑，道：“希望我说了之后，你别感作难，推三阻四的。”

顿了顿道：“我要从这座庄院里买个人回去。”

澹台无畏呆了一呆，道：“你要从这座庄院里买个人回去，你这话……”

李德威道：“你要是不明白，我可说清楚点儿，‘满洲’有位尊贵的七格格就囚禁在这儿！”

澹台无畏脸色一变，道：“你要的就是七格格？”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不错，你算是明白了。”

澹台无畏森冷目光一转，道：“小后生，你要七格格干什么？”李德威道：“我是个生意人，当然是拿她再去卖更好的价钱，好好发一笔财去。”

澹台无畏目光一凝，道：“小后生，你是不是姓李？”

李德威倏然笑道：“你如今才算真明白了，不错，我是姓李。”

澹台无畏勃然色变，狞笑说道：“原来你就是为那明朝官家卖命，掳去祖财神女儿，‘满洲’贝子夫人的姓李小子，菊花岛正要去找你，不想你竟自动送上门来，曹昆，给我拿下了。”

那紫膛脸老者曹昆恭应一声，九环大刀一摆，跟另九名老者立时又把李德威围上了。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我找的是‘满洲’那位九王，奈何你‘菊花岛’卖身投靠，宁为异族卖命，说不得我只有跟你们放手一搏了，取你们的趁手兵刃去吧，我仍是那句话，在你们未取得兵刃之前，我绝不出手。”

九名老者转身四下奔去，一转眼工夫又回到了原处，各人手上多了一样兵血，除了那紫脸老者曹昆使的把金背九环砍山大刀之外，其他九人依次是枪、剑、戟、斧、钩、叉、铁拐、流星锤、还有一对大锤。

单看这兵刃对兵刃，李德威就吃定了大亏。

九名老者取得兵刃回来，曹昆是“十将军”之首，大刀往起一举，另九名老者跟着都举起了兵刃。

任何人都看得出，接下来的不是雷霆万钧的一击，便是石破天惊、风云变色、连绵不断的凌厉攻势。

李德威神情肃穆，眉宇间冷肃之气正浓，缓缓扬起掌中“鱼肠剑”！

突然，曹昆一声霹雳大喝：“杀！”

金刀幻起一片威猛无伦的劲风，当先一刀挥出。

另九名老者几几乎是动作一致，欺前一步，兵刃齐递，刹时刀光剑影，

奇光乱闪，忽忽风生，把李德威罩在一片兵山刃海之内。

李德威沉喝一声，鱼肠剑一举疾挥。

只见那一片兵山刃海之内腾起一道奇亮剑光，一阵叮当乱响，刹时光敛刃收，十将军又退回了原处，各人脸色微变，凝立不动。

再看李德威，他抱剑卓立，脸上一片肃穆，让人看不出他心里有什么感受来。

蓦地，曹昆掌中金刀微摆，十人脚下轻移，由左而右缓缓走动，围着李德威绕圈子。

李德威抱剑未动，可是他突然闭上双眼。

曹昆指挥着另九名老者，脚下越走越快，很快地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但是一圈影子围着李德威疾转，风声更大，把地上的砂石都带了起来。

澹台无畏一双森冷目光紧紧地盯在圈中李德威的脸上，眨不眨，那薄薄的嘴角泛起了一丝诧异笑意。

忽然——

一声震天霹雳大喝而起，那圈子跟着往里一缩，十名老者兵刃齐递，一起向中间李德威放出一招！

李德威两眼暴睁，鱼肠剑递出，人作飞旋，没听见金铁交鸣叮当声，却听见一连串的闷哼。

刹时，风静、影敛、人现。

李德威闭着眼抱剑而立，脸色微现苍白。

十名老者个个退回原处，持兵刃的手臂上红了一片，而且血还不住地往外渗。

澹台无畏勃然色变，两眼之中森冷目光大盛，衣袖摆处，陡然一声冷喝：“让开！”

十名老者一起躬身退后。

澹台无畏欺近丈余，离李德威三尺余外停下，森冷说道：“你是跟老夫对兵刃还是……”

李德威没睁眼，淡然说道：“随你！”

澹台无畏嘴角掠过一丝狞笑，道：“老夫要凭这双肉掌拿你。”

李德威没说话，缓缓把鱼肠剑往腰间插去。

就在这当儿，一声怪笑从不远处一个屋角传了过来。“嘿！嘿！这老小子机灵啊，车轮战找人家累的时候接手，还不敢跟人家对兵刃……”

澹台无畏脸色转变，一喝道：“什么人？”

两名白衣老者立即循声扑了过去。李德威一怔睁眼，跟着望了过去。

那两名白衣老者身列菊花岛“十大将军”之中，功力不能谓之不高，身法不能谓之不快，然而他两个到那儿却扑了个空，刚才话声明明从那屋角传出，如今那儿却不见人影。他两个那里刚一怔，那声怪笑声又响了起来，这回却换了地方，换了离那处屋角几丈外的另一处屋角后。

冷哼一声，又见那两名白衣老者扑了过去。

奈何，他两个仍是扑了个空。

接着，怪笑立传，已易其地，转眼工夫不到，把十名白衣老者全引开了。

李德威暗惊，他觉得那怪笑、话声听来颇为耳熟，可是就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

他暗中凝神听，他听出那人已到了他身左几丈外一座假山之后。

澹台无畏的脸色很难看，可是他站在那儿没动，唯一动的是他的一双眼珠，就在李德威听出那人已到了身左几丈外那处假山后，澹台无畏那双目光也落在那座假山上。

旋即，他像鬼魅一般地飘起，电一般地向那座假山扑去。假山后怪笑又起：“小子，这儿能人太多了，等你能见着女多娇的时候，你就快累死了，留着有用之身干正经大事吧，还不快走！”

李德威刹时明白了那人的用心，脑际闪电一转，那人说的不错，眼前十将军已使他耗了不少真力，还有个右相澹台无畏没碰，还有那左相跟海皇本人没露面，甚至还有那不知道有多少的“满洲”好手藏在暗中。

单打独斗他不怕，倘若对方群起围攻，他就没把握全胜了，人体力是有限的，即或他能见着七格格，到那时他还能救得出七格格么？

为此，他的确该珍惜这有用之身，可是他又怎么能任七格格遭难受苦去。

正思量盘算着，耳中又听到那话声道：“小子，告诉你吧，那位女多娇已不在这里了。”

这前前后后不过一刹那间，澹台无畏已经扑进了假山，假山后刮起一阵风，砰然一声，澹台无畏倒退了回来。

紧接着那人又说了一句：“小子，难道你非等死在这儿不可么？”

李德威马上做了决定，一抱拳道：“多谢阁下。”

腾身掠起，向外射去，几个白衣老者叱喝声中腾身要追。

假山后怪笑又起：“小子，露一下，咱们脚底下抹油吧！”

半空里射下一片紫光，向着几个腾身要追李德威的白衣老者当头压下。

金铁交鸣声中，那几个老者暴退，一人喷了一口鲜血。

那片紫光根本没落地，忽折而且又向着半空疾射而去，一闪不见。

澹台无畏再次扑近假山，这回他学乖了，没太近假山，离假山还有近丈距离他便扬掌向着假山拍了过去。

砰然一声，碎石激飞四射，假山去了半截。澹台无畏的掌力好不惊人。

可是等一切归于平静后，假山的那一边却不见有丝毫动静。澹台无畏刚一怔，一声轻笑似乎从遥遥的空中传来，道：“老黑小子，你也只配拿这些死玩意儿出气。”

澹台无畏脸色大变，张口喷出一口鲜血，身躯一晃，往后退了一步。

后院里人影一闪，他身后多了个白衣老者，他伸一只手扶住了澹台无畏！

这个人跟澹台无畏成强烈对比，既矮又胖、更白、四肢奇短，跟个白肉球似的，只听他道：“畏老，九王爷受了伤，七格格不见了。”

澹台无畏脸色惨变，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人往后便倒。那矮胖老者一惊，一指点在澹台无畏后心上！

李德威一路快地往回走！他心里还惦记着七格格！听那位始终没露面的神秘客说，七格格已经不在那座庄院里了，那么七格格被移往哪儿去了？

那神秘客又是谁，为什么他的话声听来颇为耳熟？正思忖间，忽听一个话声传了过来：“李大侠！”李德威马上停了步，循声一看，只见凌风站在不远处一片树林前。

他一怔，随即掠了过去，道：“兄弟，你一直没回去？”凌风道：“我回去过又来了，陶堂主几位都在树林里。”李德威双眉一扬道：“兄弟，你怎么这么……”

凌风正色说道：“您别见怪，凌风就是拼着受罚也不能不回去报个信儿，陶堂主几位非来不可，我拦不住，只好也跟来了。”树林里人影闪动，陶一寿、君海天等五个，还有石笔，孙阳都出来了，对李德威施了一礼，陶一寿道：“您别怪小凌，是我五个的意思，您要怪就怪我五个好了。”

李德威道：“陶堂主言重了，我只是……”

陶一寿道：“我们知道您的意思，可是您要知道，总堂派我们几个到这儿来，并不是派我几个到这儿来专为您打探消息的。”

李德威暗暗一阵感动，道：“那么我只有说声多谢了。”

陶一寿笑了，道：“我就知道您不忍见责，七格格现在在树林里，是不是现在就送她进城去？”

李德威猛然一怔，道：“怎么，七格格现在在树林里？”

陶一寿道：“是啊！不是您让人先送到这儿来，交给我几个的么，那人还传了您的话，不让我们几个往近处去，我几个一看既然七格格都出来了，想必您也不会有什么事，所以才留在这儿等您的。”

李德威刹时明白了，苦笑一声把庄院里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陶一寿等无不诧异，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这是谁？”

李德威苦笑一声要说话，但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目光一凝，望着陶一寿问道：“送七格格到这里来的那人，是怎么样一个人？”

此言一出，陶一寿脸上也泛起了苦笑，道：“说来您也许不信，我几个连人影都没瞧见！”

李德威呆了一呆道：“几位连那人的身影都没看见？这是怎么回事？”

陶一寿道：“我几个一路往这里赶，刚到这片树林前便听见树林里有人说了话，就是我才告诉您的那些话，等到我们进林一看，只见七格格昏卧在草地上，旁的什么都没，我们马上又出林四下搜寻，可就找不着一个人影，四下里空荡荡的，连点风吹草动也没有。您看，这四下几十丈内连藏身地儿都没有，他居然能在这一转眼工夫中走得无影无踪。”

李德威笑一声，没说话，但旋即他又道：“那人说话的声音怎么样，是年轻还是……”

陶一寿道：“话声清朗，中气十足，一听就知道是个年轻人！”

李德威眉峰为之一皱，道：“这显然跟我在庄院里听见那话声不是出自一个人之口，这又会是谁……”

陶一寿道：“能暗中帮这个忙的人，应该是友非敌。”

李德威道：“可是我的朋友……”

两眼猛地一睁，道：“我想起来了，是他，会是他……”

陶一寿忙问道：“少侠，是谁？”

李德威扬了扬眉，道：“穷神‘蒙不名’！”

“‘穷神’蒙不名？”陶一寿叫道：“那怎么会，他不是来跟‘满洲’勾搭的么？”

君海天也道：“您不会弄错吧，少侠，放眼当今谁不知道蒙不名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他都快穷疯了，只知道为自己打算，从来就不管别人的死活，只要有利可图，让他把自己卖了，把姓改了他都干。”

李德威摇摇头，道：“家义父口中的蒙不名不是这个样儿的，他为人介于正邪之间，行事凭自己的好恶，他爱财，但取之有道。他狡猾多智，人人对他头痛，但他却从不算计一个不该算计的人，而且，在大庄院里听见的话

声也确是蒙不名的话声。”

陶一寿道：“可是谁都知道他确是来跟‘满洲’勾搭的啊！”

李德威道：“也许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再不然就是他生就一腔忠义热血，表面上装出一付跟‘满洲’勾搭姿态，也不惜让人误解他，实际上他暗地里为朝廷效力，事事时时给予‘满洲’以及那些数典忘祖，卖身投靠的乱世叛贼以打击。”

陶一寿为之动容，道：“要真是如此当世真可以说是误解了

他几十年，‘穷神’蒙不名在四霸天之中是唯一的正派人物，是唯一的可敬可佩人物，‘穷家帮’上下能有这么一个沾了‘穷’字的同行而深感荣幸，深感骄傲！”

君海天点了点头道：“的确，咱们是‘穷家帮’，他是‘穷神’，说起来比咱们还穷，咱们应该向这位穷神致敬致敬。”

李德威道：“照这么看来，那密邀我赴终南看戏，挑起师、祖两家火并，促使祖姑娘弃暗投明，搞得‘他们’焦头烂额的那人，也该是他！”

凌风一点头，道：“对，我刚要告诉您，这一定是我们同行里这位顶尖儿人物的杰作。”

李德威神色忽转肃穆，道：“穷神是个有心人，可敬可佩，也令人羞煞愧煞。”

陶一寿刚要说话。

李德威已然接着又道：“只是那个把七格格送到这里来的年轻人又是……”

忽然目闪奇光，住口不言！

陶一寿忙道：“怎么了，少侠，您知道是谁了么？”

李德威摇头，道：“没什么，目前我还不忍断言，咱们进去看看七格格吧！”

当先往林中走去。他想起了在那破庙里碰见蒙不名的事，他怀疑那送七格格来此的年轻人是罗汉，他甚至有八分把握。

可是罗汉伤过“穷家帮”长安分堂的弟子，当着这几位来自“穷家帮”总堂的堂主，他没敢轻易出口。

树林深处，七格格静静地躺在草地上。

云霄在一旁站着。

她乌云蓬松，脸色苍白，没人折磨她，但她堂堂一个皇族亲贵，一个尊贵和硕格格，一旦沦为囚犯被人禁闭，这种折磨也就够她受得了。

躺在李德威面前的，是侵犯大明朝江山的生死大敌，但李德威却忍不住心里一阵难受。

云霄道：“少侠，七格格让人制了穴道，我没敢轻易……”李德威点头道：“我知道，现在不必解开她的穴道，等到督帅府之后再说吧，只是，此时天已亮了，城门口进出人多，要是这么把她带进城去……”

陶一寿道：“不要紧，让小凌找辆车去。”

李德威摇摇头道：“不妥，恐怕这时候他们已经发现她不见了，此地离那座大庄院没多远，雇车一来一路未免过于扎眼。”陶一寿道：“要不然那就只有等到晚上了。”

李德威摇摇头道：“‘菊花岛’跟满洲好手随时会找到这儿来，越早离

开这地方越好，只有把她送进了督帅府才能算安全。”凌风道：“我有个主意，只是稍嫌湊冒。”

李德威道：“兄弟有什么主意？”

凌风道：“我去找几张破草席，谁也不会动疑，谁也不会想到里头是‘尊贵’的‘满洲’七格格。”

陶一寿望着李德威道：“妥么？少侠！”

李德威道：“事到如今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就麻烦哪位一趟吧。”

凌风道：“主意是我出的，当然我去。”

话刚说完，人已像脱弩之矢似的窜了出去。

要饭化子找破草席，那是最拿手不过的，没多大工夫，凌风就抱着几张草席掠进了树林。

谁都知道七格格跟李德威的关系，谁都不便动手。李德威也不好让人动手，他把七格格一个如绵娇躯抱起来放在几张铺好的破草席上，捆好、扎好，然后目注凌风道：“一事不烦二主，还得累兄弟一趟，我前头开道，咱们这就走。”他扭头出了树林。

一行人很快地走到城门口。

长安城城门进出的人多，在城墙外晒太阳、歇脚的人也多。秋天差不多快过去了，早晚都有点凉意，晌午之前的太阳是最暖和不过的。

你看，城门两边，站着、坐着的都是人，三教九流，贩夫走卒，干什么的都有。

城门右边高高的贴着张告示，上头不知道写着什么，站在那儿仰着头看的人也不在少数。

北方战事连年，西五省是大明朝的雄关要塞，尤其这长安城更是督都府的所在地，为防“满奸”、“流寇”，还有趁火打劫的“莠民”、“宵小”，所以城门一带盘查的很严。

也就因此耽误了不少工夫，与其站在那儿等，不如找个地儿一坐一靠，歇歇腿、伸伸腰。

李德威背着手刚走到城门口，旁边不远处走来个愁眉苦脸的瘦小和尚，对李德威合十微一躬身，道：“施主行行好，容老曾化个缘。”

李德威目光一凝，道：“和尚要什么？”

瘦小和尚道：“老僧这个出家人一不为佛，二不为众生，只为自己，求施主施舍几文，老僧好饱食一顿。”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佛门弟子，人人都应照顾。”

一翻腕，把一碎银投在了瘦小老和尚的手掌之中。

瘦小和尚左手接银，右手立胸，一躬身道：“阿弥陀佛，好心自有好报，愿施主后福无穷。”

说话躬身间，一条极细黑线从他右掌之中射出，直奔李德威的心窝，这条黑线，比人发还细，没有上好目力，不加留意绝难看见。

李德威“刷”地一声打开他那玉骨描金扇，微微一扇，望着那往后微一踉跄的瘦小和尚道：“和尚，你是为自己，我是为别人，都不容易，何必呢，希望下回咱俩别碰头了。”

瘦小和尚一张脸刹时变得像一张白纸，深深地看了李德威一眼，一句话没说，转身行去，步履之间显得沉重异常。云霄从后头靠了过来，低低说道：“少侠，‘闻香教主’的四大门徒之一哭和尚。”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由他去吧，他已经伤在他自己的毒物之下，至少一身功力已经废了，今后为‘白莲教’也造不了多少孽目光微微一转，道：“我不明白，‘白莲教’已经好久不见动静了，怎么会挑此时此地突然对我下了手？”

云霄道：“恐怕他们已经化明为暗，化整为零了。”

李德威道：“他们的野心不大，只在杨督帅一人，跟‘满洲’来人、‘菊花岛’、师、祖两家又自不同。”

云霄道：“您要小心，恐怕他们来的不只一个，也许那‘紫金刀’的后人也来了。”

李德威迟疑了一下道：“‘紫金刀’的传人已经不在他们控制之下了！”

云霄怔了一怔道：“您怎么知道？”

李德威道：“刚才当着陶堂主几位我没好说，送七格格到那片树林里去的，就是那位‘紫金刀’的后人。”接着他把他的根据告诉了云霄。

静静听毕，云霄扬了眉，道：“真要是这样的话，云霄之断臂之债可以一笔勾销……”

李德威动容说道：“多谢云分座，云分座令人敬佩。”

云霄肃容说道：“不敢当，他欠云霄的云霄可以不要，可是他欠弟兄们的，在总堂指示没到之前，云霄不能放弃，还望少侠曲谅。”

李德威道：“这个我知道，云分座能屏弃一己之私怨，我已经是相当知足了，贵总堂即或不愿放弃这笔血债，于情于理那也怪不得总堂主。”

说话间已近城门，云霄一声：“多谢少侠！”人随即退向后去。

李德威进了城门，一个乡下人打扮的中年妇人，低着头从他身左街道上走了过来。

李德威立即警觉，表面上他仍装作不知道一样，迈着大步仍走他的。

那中年妇人很快地走到了他跟前，突然开口说道：“李大侠请继续往前走，我有事求李大侠帮忙。”

李德威微微一怔，没停地往前走去，道：“天香冰美人？”

只听那中年妇人道：“李大侠好高明，见过我三师兄一眼便认出我来了，这个名字是‘白莲教’内外好事的给我取的，其实我年纪一大把了，哪还敢称什么‘天香冰美人’，您别见笑。”

李德威淡淡说道：“适才令三师兄守在城门口暗算我，结果他自己却废掉了一身得来不易的武功。”

那中年妇人道：“我看见了，不瞒李大侠说，我也是来暗算李大侠的，在李大侠没进城之前我还想害李大侠，可是等我一见着李大侠的时候，我又改变了主意。”

李德威“喔”地一声道：“你不打算再害我了？”

那中年妇人道：“是的，也许是我良心发现，其实我也明知道这点末技在李大侠面前难以得逞！”

李德威道：“那么你走过来找我……”

那中年妇人道：“我刚才说过，我要求李大侠帮个忙！”

李德威道：“你要我帮你什么忙，我又能帮你什么忙？”

那中年妇人道：“我求李大侠让我见他一面。”

李德威一怔，但马上就明白了她指的是谁了，道：“你是指那‘紫金刀’的后人罗汉？”

那中年妇人道：“是的，请李大侠成全。”

李德威只觉得这口气不对，讶然说道：“你还要见他干什么？”

那中年妇人道：“说来李大侠也许不信，而且还会见笑，我要见他，当面求他要我，我情愿脱离‘白莲教’跟他一辈子。”

李德威怔了一怔，道：“你要跟他……”

那中年妇人道：“说起来连我自己都感得可笑，我这么大年纪了，至少比他大十岁，我知道我不该，也不配，可是我情难自禁，不克自拔……”

顿了顿道：“不瞒李大侠说，也不怕李大侠笑话，起先我对他只有欲，没有情。等到他离开我之后才发现我已经对他动了真情，而且我对他用情很深，考虑了很久我才决定舍弃‘白莲教’，跟他厮守在一起，找您是唯一见他的办法，也是唯一可以脱离‘白莲教’的机会，我要当面求他，他要我就跟他一辈子，他不要我，我……我就……”倏地住口不言！

李德威怔住了，他有点啼笑皆非，半老徐娘，名声狼藉的‘天香冰美人’，会动真情，会爱上比她小十岁不止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可是他不便把那啼笑皆非的感受形诸于色，因为她说得一本正经，而且情之一字是神圣的，不容轻慢，不容亵冒。他能不相信么？

她说的一本正经，不啻剖腹剜心，不容人不信。

可是，白莲教人人奸险诡诈，鬼蜮伎俩层出不穷，阴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又令人不敢轻易相信。

他正在思忖中，“天香冰美人”那里又开了口：“我知道李大侠难以置信，其实连我自己也几乎不能相信我会对一个比我小不止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动了情，而且不克自拔……”

“姑娘！”李德威想了半天找不出一个比姑娘还合适的称呼，他只好叫了她一声姑娘，他道：“情之一事是圣洁的，也是微妙的

天香冰美人道：“那么就是李大侠不相信我这个‘白莲教’徒了，这也难怪，谁叫‘白莲教’教徒人人凶残毒辣，人人阴狠奸诈，‘白莲教’本身又是个淫秽邪恶的教派……”

突然抬起头来说道：“李大侠可以制我穴道，等见着他时只让我有一张嘴说话就行了。”

她，不愧“天香冰美人”的称呼，虽然脂粉不施，虽然徐娘半老，但丽质天生，看上去比个年轻大姑娘还娇嫩，而她那成熟而醉人的风韵却又是少女所没有的！

黛眉、凤目、隆鼻、檀口，一张脸白里透红，吹弹欲破，一碰就能碰出水儿来，的确是举世难求其二的一代尤物。

李德威的自制力不能说不强，可是连他都不竟为之怦然心动。

他看见了“天香冰美人”的脸，看见了“天香冰美人”的绝代姿容。

也看见了大香冰美人那一双眼，他记得头一次看见这双眼的时候，这双眼里充满着情欲，流露着能熔钢的热力。

可是现在，现在却是坚定，却是庄严，还带着让人不忍的企求，再也看不到那诱人的情欲以及能熔钢的热力。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姑娘显然以为是我把他从姑娘身边救了去，是不？”

天香冰美人呆了一呆，道：“难道不是李大侠……”

李德威摇头，道：“不是我！”

天香冰美人道：“那……他总跟李大侠在一起吧？”

李德威摇头说道：“不，他也没跟我在一起，连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甚至连我也在找他，不过我可以告诉姑娘，刚刚他还帮了我一个忙，只是我没见着他的面。”

天香冰美人脸色微变，道：“这……这……”

李德威道：“姑娘，我说的都是实情实话！”

天香冰美人忙道：“不，我倒不是不相信李大侠，而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李德威道：“他不在长安城里，就是在长安城外，绝对不会离开长安城太远的，姑娘可以去找他。”

天香冰美人苦笑一声道：“他只要不远离，我就一定能找到他，只是李大侠不知道，我已经不能随便在外头露面了。”

李德威道：“姑娘这话……”

天香冰美人那哪花的娇靥上掠过一丝黯然之色，道：“我既然打算脱离‘白莲教’，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再回去，我这次出来是奉我大师兄的令谕到这儿来害李大侠的，李大侠安然无恙，我再一不回去，我大师兄是善猜疑的人，他一定会想到我是叛教了，李大侠请想，哪一个帮派会放过一个叛徒，任何一个帮派都有一套惩治叛徒的规法，尤其‘白莲教’的教规，其严厉残忍恐怕放眼当今无出其右者，我不怕别的人，可是我敌不过我大师兄，我要是一旦被他抓回去，我还有命么？我并不怕死，我只怕永远不能跟罗汉见面。”

这番话真是如泣如诉，哀怨动人。

李德威皱了眉，沉默了一下道：“那么我又能帮姑娘什么忙？”

天香冰美人道：“也许我过于奢求了些，可是我出于万般无奈，还请李大侠念我一片真心痴情，无论如何帮我这个忙……”

话锋微顿，迟疑了一下，道：“请李大侠暂时把我收留在‘督帅府’，我不会多呆多打扰，只一有他确实的下落，我马上就走。”

李德威眉锋皱深了三分，微一摇头，道：“姑娘，我只是个江湖人，不敢代杨督帅擅做主张……”

天香冰美人道：“我刚才说过，李大侠可以制住我的穴道”

李德威道：“我倒不是不相信姑娘，实在是‘督帅府’是西五省发号司令的中枢重地……”

天香冰美人道：“李大侠制住我的穴道，纵然我有什么叵测的居心，又能怎么样？”

李德威道：“姑娘……”

天香冰美人神情忽然一黯，悲声说道：“万请李大侠念我一片真心痴情，成全一个幡然悔悟改过自新的人。”

李德威没说话，走了两步之后忽然说道：“有一件事不知道姑娘是否知道？”

天香冰美人道：“李大侠是指……”

李德威道：“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合适的爱侣，彼此间用情极深……”

天香冰美人道：“我知道，是一位赵姑娘，她是我大师兄座下四龙四凤中人，论起来是我的师侄女儿，她能毅然决然地脱离这邪恶的组织，让我十分敬佩，不瞒李大侠说，我之所以下决心脱离‘白莲教’有一半是受了她的影响，她是我的师侄女儿，小小年纪都有这种挣脱邪恶的勇气，我为什么不能？”

假如她说的都是实情实话，她的勇气，她的决心也是可佩的，有道是：“声色晚年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皓首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要看过半截。”

李德威道：“姑娘，我是说……”

天香冰美人截口说道：“我懂李大侠的意思，在江湖风尘里打滚这么久，我怎么会连这话都听不懂，我可以告诉李大侠，只要他肯要我，做妾做婢我都愿意，哪怕是让我跟他在一起，让我每天能看见他，我都心甘情愿。”

她要是真心，这份痴可真够感人的！

只是师侄女儿为正，她居侧，这成什么体统！

李德威心里这么想，嘴里可不便说出来，他道：“在这儿我要提醒姑娘

一件事，不知道姑娘有没有想到……”

天香冰美人道：“你是指……”

李德威道：“姑娘是趁他受了刺激，精神恍惚之余以白莲教淫邪的药物控制了他的心智，让他在灵智迷失的情形下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一旦他清醒过来之后，他对姑娘应该是只有恨而没有情爱，在这种情形下姑娘要找到他面前，他一定会伤害姑娘。”

天香冰美人黯然道：“这点我也想到了，我爱他，我不惜一切，我欠了他的，欠人家的债总是要还的，他要是忿而杀我，我愿意死在他那柄紫金刀下。”

李德威眉锋微皱，心里却还不住一阵激动，一点头道：“好吧，我答应把姑娘带进督帅府去，也答应让姑娘暂时住在督帅府里……”

一片难以言宣的惊喜掠上天香冰美人的娇靥，她忙道：“多谢李大侠，沈玉霞来生愿效犬马……”

李德威双眉微扬，道：“姑娘言重了，我敬的是姑娘这片痴心，敬的是姑娘这份毅然决然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的决心与勇气，对姑娘这么一个人，如果姑娘是真心，我若是不伸把援手，那是我的罪过，只是我要把话说在前头，姑娘进入督帅府之后不能任意行动……”

天香冰美人沈玉霞道：“我知道，督帅府是西五省发号司令的中枢重地，我愿意让李大侠制我几处穴道！”

李德威摇头说道：“那倒不必，督帅府另有能人在，我相信姑娘纵有什么叵测之居心，也难以活动，难以得逞，不过还是要把话说在前头，姑娘是我带进去的，要是让我发现姑娘有什么叵测之居心，我要负起这个责任，这话姑娘应该懂。”

沈玉霞一点头道：“我懂，李大侠可以杀了我，或者把我送官究办，我绝无怨言。”

李德威道：“那好，姑娘就请跟我走吧！”

沈玉霞一双凤目中突现泪光，道：“一身罪孽之人，想不到李大侠还这么对我，真是让我羞煞愧煞，李大侠，我不言谢了。”

李德威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姑娘请记住这句话：好人是永远不会寂寞的。”

沈玉霞一双凤目中泪光闪动，颤声说道：“谢谢李大侠明教，好人是永远不会寂寞的，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

云霄突然走了过来，道：“李大侠，督帅府到了。”

李德威自然明白云霄的意思，点点头道：“我知道，这位沈姑娘就是要到督帅府去，而且要暂时住在督帅府里。”

云霄为之一怔，转眼望向天香冰美人。

沈玉霞举袖抹泪道：“可是‘穷家帮’长安分堂云分堂主当面？”

云霄道：“不错，在下正是云霄。”

沈玉霞道：“云分堂主，我已经脱离‘白莲教’了。”

云霄呆了一呆，旋即微一欠身道：“沈姑娘令人敬佩。”立即向后退去。

沈玉霞转眼望向李德威，凤目中又现泪光，道：“真的，李大侠，好人永不会寂寞。”李德威淡然一笑，没说话。

这时候已然到了“督帅府”前，不懂的人看不出来，懂的人一眼就看出督帅府已然布上了禁制与埋伏。

当然，这种禁制与埋伏难不倒李德威，只见他快走几步，身形闪了两闪便到了石阶上，伸手推开了两扇偏门。

这时候的督帅府两边偏门是不上门的，门外一丈之内有禁制埋伏用不着闭门。

当然，要有人能破除这种禁制，就是拿铁链子把门锁上也挡不住他进督帅府。

凌风扛着那捆破草席同陶一寿也到了，李德威让他们进去坐坐，他们不肯，李德威只好接过那捆破草让他们走了，临走，李德威还把进督帅府的法子告诉了凌风，以便凌风有什么情况来报的时候，可以径自推门走进来。

陶一寿等走了，沈玉霞一双目光由远处收回落在那捆破草席上，一双目光中充满了讶异。

李德威也没多说，带着沈玉霞进了督帅府。

一进督帅府，沈玉霞便道：“李大侠，莫非督帅府周围有什么禁制埋伏？”

李德威点了点头道：“是的！”

沈玉霞神情一震，点头说道：“难怪他们几次想攻进督帅府都难以得逞了，连罗汉那么高绝的身手都难以靠近，李大侠好渊博的胸蕴！”

李德威摇头说道：“姑娘误会了，这禁制埋伏不是我布的，督帅府另有能人在。”一边说话一边把那几张破草席解了开来！

沈玉霞看直了眼，道：“原来这里头藏了位姑娘，李大侠，这位是……”

李德威没有瞒她，道：“‘满洲’的一位皇族亲贵七格格。”

沈玉霞凤目猛地一睁，往后退了一步，惊叫说道：“原来这位就是统率‘满洲’高手，胆识所学不让须眉的七格格，李大侠为朝廷建奇功了，可喜可贺！”

李德威摇摇头，道：“姑娘误会了，不是这么回事……”

接着他把救七格格的前因后果，丝毫未加隐瞒地大概说了一遍，最后说道：“刚才我告诉姑娘，罗汉帮了我一个大忙，可是我没见着他的面就是指这件事！”

沈玉霞道：“经李大侠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从‘白莲教’里把罗汉救出来的确是‘穷神’蒙不名，我原不知道他是‘穷神’蒙不名，还当他是李大侠派去的人呢，蒙穷神救走罗汉于前，跟罗汉合力击退师南月把祖姑娘送交李大侠，如今又暗中助李大侠救出了这位七格格……”

李德威道：“正是这样，姑娘！”

沈玉霞凤目中泪光一涌道：“我很高兴，他毕竟完全清醒，走上正途了……”

旋即赦然一笑道：“以往我杀人不眨眼，冷酷残忍得简直不像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如今竟变得这么脆弱，动不动就想掉眼泪，您可别见笑。”

李德威心知这全是一个“情”字使然，不过他不便出口，他道：“姑娘原是性情中人。”

沈玉霞含泪笑道：“恐怕李大侠、祖姑娘、杨姑娘跟这位七格格才真是性情中人呢，祖姑娘大义绝情，七格格为私谊情愿受累，李大侠一念不忍只身闯虎穴搭救，这不都跟两字‘性情’有关么？”

她这性情二字何指，相当的明显，李德威当然明白，脸上不由为之一热。

沈玉霞倏然一笑，接着说道：“总得把七格格抱进去，还是让我代劳吧！”

俯身伸手托起了七格格。李德威没有阻拦，也不便阻拦。

只有说了声：“有劳姑娘了！”转身往里走去。

进了前院，只见杨敏慧跟祖天香已双双等在书房门前，她两个一见李德威不但带回了七格格，另外还多带一个乡下人打扮的中年妇人，自然俱感诧异。

杨敏慧打量了沈玉霞一眼，笑看说道：“刚才心里跳了几跳，我就知道你回来了，大功告成，婊娟无恙，我跟姐姐这里贺喜了。”

李德威道：“小妹别开玩笑，七格格虽然安然无恙地到了督帅府，我可不敢居功，先见见这位姑娘，咱们进去再说吧！”杨敏慧转望沈玉霞，道：“我正要请教，这位是……”沈玉霞道：“想必是帅府千金杨姑娘当面。”

杨敏慧道：“不敢，正是杨敏慧。”

沈玉霞转望祖天香一眼道：“那么这位就应该是祖姑娘了。”祖天香道：“正是祖天香。”

沈玉霞道：“二位姑娘请恕我抱着七格格，不能见礼，我姓沈，名玉霞，原是‘白莲教’中人。”

祖天香突然说道：“可是那位天香冰美人？”

沈玉霞道：“不敢，一身罪孽个人，还望二位姑娘见容。”祖天香道：“沈姑娘果然不愧天香冰美人之称，天香国色，风华绝代，让我姐妹有自惭形秽之感。”

沈玉霞羞惭地道：“祖姑娘这话好令沈玉霞汗颜，蒲柳之姿，满身罪孽，怎么敢跟兰心蕙质、冰清玉洁的两位姑娘相比？”杨敏慧讶异地看了李德威一眼，道：“大哥，这是怎么回事？”李德威不知道该怎么说好，正感难以启齿。

沈玉霞那里开了口：“还是让我自己来说吧！”

她把刚才告诉李德威的，从头到尾又对杨、祖两位姑娘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杨敏慧、祖天香这两位绝代红粉齐为之动容，心里虽然不免有点那个，但远不及那敬佩成份来得多。杨敏慧忙接过了七格格，祖天香伸手拉着沈玉霞就往书房里让。

这份真诚、热情，这份看重，马上又赚得沈玉霞两行悲喜热泪，她又一次地望着李德威道：“李大侠，您说得对，好人是永远不寂寞的。”

杨敏慧道：“沈大姐只管在督帅府住下，我跟天香姐也正希望有个伴儿，沈大姐可以安心住在这儿，白莲教的徒众就算知道也拿沈大姐无可奈何，今后这儿就等于是沈大姐的家。”

沈玉霞两行热泪直流，她哭了，哭着说道：“姑娘，我怎么敢当，这叫我怎么敢当！”

一个从罪恶深渊中挣扎出来的人，他最大的安慰莫过于能获得世人的谅解，能得到世人的温情。

沈玉霞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

杨、祖两位姑娘给予她的谅解与温情，是那么真挚、那么深切，假如沈玉霞是戴着一张面具，别有用心而来，她应该惭愧，也应该悔悟。

进了书房，杨敏慧把七格格安置在一张舒适的靠椅上，然后解开了她受制的穴道！

七格格那憔悴的娇靥上马上浮起一片惊容，猛然睁开了眼，她马上又怔住了。

杨敏慧、祖天香不约而同地柔声叫了她一句：“七格格！”

七格格开了口，惊诧欲绝：“我……我怎么会在这儿？这儿是……”

杨敏慧道：“这儿是大明朝的长安督帅府，也是我的家！”

七格格脸色一变，尖叫了一声：“长安督帅府……”一挺腰就要往起站。

杨敏慧伸手按在她香肩上，轻柔地道：“七格格请坐，现在咱们之间是友非敌。”

七格格道：“我……我怎么会到了这儿？”

杨敏慧一指李德威道：“这七格格就要问他了。”

七格格转眼望向李德威道：“是你把我……”

李德威道：“我说过，只要我知道七格格是为祖姑娘事受了连累，我会不惜一切地营救七格格的，不过这次真正救出七格格的人不是我，而是另有人帮了我的忙，把七格格救出来后，再交给了我。”

七格格脸色变了一变道：“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也说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犯了家法，理应受罚，请让我回去。”

李德威为之一怔，道：“怎么说，七格格要回去？”

七格格道：“不错，我是一个‘满洲’皇族，虽然咱们彼此间有着不平等的私交，但两国敌对这大立场是改变不了，我呆在你们明朝长安督帅府里，这算什么？”

杨敏慧道：“七格格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七格格摇摇头说道：“杨姑娘你错了，我明白你的用心，我不会在意，即便我在意，那也只是我跟杨姑娘之间的私人事！”

杨敏慧道：“这么说七格格当真要回去。”

七格格道：“是的，我一定要回去？”

杨敏慧摇头说道：“我不能让七格格再回去，且不说李大哥为救七格格你，冒杀身之险闯虎穴是如何的不容易，就冲着喜姑娘九死一生，带着重伤跑出来求救这件事，七格格也不能就这么回去。”

七格格目光一凝，道：“姑娘怎么说？阿喜跑出来了？她人在哪儿？”

杨敏慧一指套间，道：“就在里头，七格格要不要看看她？”

七格格站了起来，也许是心灵的折磨，身子虚了些，她身子一晃。

杨敏慧忙伸手扶住了她，道：“七格格，你要多为自己保重。”七格格道：“多谢姑娘，我不碍事。”

她轻轻摆脱了杨敏慧的扶持，往里走去。

她一进套间就看见了静静躺在炕上，酣睡中的阿喜。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可是身子却起了一阵轻微颤抖。她那双目光在阿喜的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转望杨敏慧，道：“她现在看上去很好。”

杨敏慧倏然一笑道：“七格格可知道我耗费了多少真力？”七格格道：“我感同身受，她能行动么？”

杨敏慧何等聪明，马上说道：“恐怕还得等上些时日。”她原以为七格格是要带阿喜一起走。

岂料……

七格格道：“那我不等她了，她可以不回去，我不能不回去，她回去是死路一条，我回去不会有什么……”

低头，转身，往外就走。

杨敏慧伸手拦住了她，道：“七格格，你要这么回去，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受？”

七格格道：“谢谢杨姑娘，我是你们的敌人，你们无须关心我的吉凶安危。”

杨敏慧道：“七格格，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天生的仇恨。”

七格格道：“无论如何我是‘满洲’的皇族，我总得守住我的立场，换换杨姑娘是我，杨姑娘会不会留在这儿？”杨敏慧怔了一怔，道：“七格格词锋犀利，我不会。”七格格道：“这就是了，杨姑娘该留我么？几位的好意我心领，几位要是爱我，就不该陷我于不忠、不孝、不义。”

她义正辞严，使得杨敏慧一时无言以对，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来留住她。

祖天香突然说道：“七格格可愿跟我私下说几句话？”

七格格淡然说道：“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大家都是光明磊落的人，有什么话当面说吧！”

她这句话，份量相当重。

可是祖天香没在意，嫣然一笑道：“我这是为七格格！”

七格格微一摇头道：“我没有什么怕人知道的，有什么话当面说就是。”

祖天香含笑点头，道：“好，那么咱们外面坐着谈去。”

七格格头一扬，一片凛然不可侵犯之态地往外行去。

背着七格格，祖天香递给了杨敏慧一个眼色，然后冲李德威跟阿喜，呶了呶嘴，转身跟了出去。

七格格到了书房，祖天香紧跟着出了套间。

七格格往套间门看了一眼，道：“他们怎么不出来？”

祖天香笑道：“难道七格格还怕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祖天香不成？”

七格格冷冷一笑道：“我到现在还不懂什么叫怕，你是福安的人，而且

是名媒正娶，到现在你却离开福安住到这儿来，说起来你可以说是对丈夫不贞……”

祖天香道：“七格格言重了，七格格明知道我是师南月劫走的，被李大侠跟杨姑娘救回来的，并不是我自己离开了福安，怎么说我不贞，再说这桩婚姻等于是买卖婚姻，本就不是我自己的意愿，我人虽然住进了福安家，可是并没有跟福安拜过天地，行过嘉礼，真要说起来连个夫妻之名都没有，七格格又怎么能怪我不贞。”

七格格似乎无词以对，默然片刻才冷哼一声道：“我就知道你会说话，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说吧！”

祖天香道：“我跟杨姑娘现在都是李德威的未婚妻，这儿等于是我的家，我这做主人的不敢慢待这位宾客，请坐！”

七格格脸上变了色，白着脸坐了下去，道：“我没想到你从‘满洲’贝子夫人旋身一变竟成明朝公门鹰犬的未婚妻了，你可真善变啊，怪不得人家都说女人善变！”

祖天香道：“七格格，我并没有变，我只是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我所爱的人，我只是找到了一个原该属于我的归宿，一个女儿家一生重要的就是有个意愿中的归宿，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自己所爱的人，这也是一个女儿家一生最大的幸福，七格格以为然否。”

七格格冷笑一声道：“不管你怎么说，我总认为你原是我们‘满洲’贝子的夫人，李德威居然要别人的逃妻，看来他这个人也不怎么样。”

祖天香道：“七格格要是把李德威看成是这么一个人，我要跟七格格说的话，那可就不便于出口了！”

七格格微微一怔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祖天香走过去坐在她对面，脸色一庄，道：“七格格，我跟敏慧都衷心的希望你能留下来。衷心的希望能有七格格这么一位妹妹！”

七格格脸色微变，冷笑一声道：“祖天香，你这话什么意思？”

祖天香道：“七格格，我跟敏慧是一片诚心。”

七格格白着脸怒笑说道：“原来他冒险救我就是为了这啊，简直是……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我是堂堂‘满洲’皇族和硕格格，他则是明朝的一个公门鹰犬……”

祖天香道：“七格格是要保全自己的立场？”

“当然，”七格格道：“我嫁不出去了么，我就是嫁给一个‘满洲’贩夫走卒，也不会嫁给一个敌方的公门鹰犬。”

祖天香道：“七格格可称得忠义二字。”

七格格道：“当然，我要连这一点都不懂……”

祖天香截口说道：“那么，试问，七格格对一个敌方公门中人轻泄军机，几度帮他的忙，最后落个叛国之名，由尊贵格格一变而为阶下之囚，七格格的忠在哪里？七格格的义又在何处呢？格格你说呢？”

七格格怔了一怔，脸色更显苍白，良久才道：“我什么时候轻泄过军机？”

祖天香道：“贵国胁迫‘紫金刀’的传人来杀李德威，而七格格却把贵国不愿让人知道的详情告诉了李德威，使得那位‘紫金刀’的传人不再受贵国的控制，难道还不算轻泄军机？”

七格格身躯一阵凛颤，道：“那我……我只是认为两国交战应该用光明磊落的手法……”

祖天香截口说道：“满洲兵犯大明朝的北疆，七格格却带着贵邦的高手绕道由西边潜入长安，这能算是光明磊落的手法么？”

七格格娇躯暴颤，霍地站了起来，道：“祖天香，你不过是满洲贝子的逃妻，不忠不贞不配跟我说话。我也不妨告诉你，即使你舌翻莲花也休想让我改变心意留下来。”

祖天香坐着没动，凝望着她柔声道：“七格格，我们有句俗话，举手不打笑脸人。我跟敏慧以一片真诚对七格格，七格格又怎好这么对我。”

七格格冷笑说道：“有什么不可以，你不过是福安的逃妻……”

祖天香柔婉一笑道：“我可以任凭七格格诟骂，只要七格格点个头，答应留下来。”

七格格冰冷的道：“那办不到，满洲人人忠义，头可断、血可流，要我变节移志，委身事敌那绝办不到。”

祖天香道：“七格格，你总是个女儿身，女儿家是要嫁人的，

为什么不选个意愿中的归宿，把终身托付给一位自己所爱的人？七格格兰心蕙质，冰雪聪明，应该清楚自己的处境，应该知道回去会有什么后果，七格格自以为忠义，却落个叛国之名，而且把自己一生的幸福也断送了，试问七格格你究竟为的是什么……”

七格格口齿启动，刚要说话。

祖天香那里已然接着说道：“要是七格格心里没有李德威，我没有话说，也是我的不对，要是七格格心里有李德威，我认为七格格就该当机立断，为自己的一生幸福做一明智抉择，我是为七格格，也让我再说一遍，我跟敏慧一片真诚，求七格格留下。”

祖天香那里边说，七格格这里边低头。

祖天香把话说完，七格格已然又坐了回去，长久，她抬起了头，脸上不再见冰冷的神色，有的只是一片庄重。

她道：“姐姐的好意我懂，彼此均为女儿身，我也不怕什么羞耻，姐姐这般对我，我也不该有什么隐瞒，我可以告诉姐姐，对他，我早已身陷情网，不克自拔，可是就因为彼此间的立场，使我不敢对他剖白，我作茧自缚，我痛苦，只是我一直咬着牙忍着，有好几次话到嘴边我又强咽下去，考虑再三，我还是认为我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

顿了顿道：“我明白意愿中的归宿，把终身托给一个自己所爱的人，是女儿家一生中最大的心愿，最大的幸福，我也知道这幸福属于我与否只在我或去或留的一念之间，我更明白我回去之后会面临到什么？可是我还是不能舍弃自己悲惨一辈子，几位姐姐爱我，当不愿陷我于不忠、不孝、不义……”

“格格！”阿喜带着一声悲呼从套间里扑了出来，往七格格面前一跪，一头扎进了七格格怀里，失声痛哭。

李德威、杨敏慧、沈玉霞跟着也出来了，三人脸上的表情都够凝重的。

事不关沈玉霞，她大可不必跟着难受，可是她脸上笼罩着的也是一片凝重，也许这就是有血有肉，有灵性，有感情的人的情操吧。

七格格伸出颤抖的手抚着阿喜的秀发，哭得让人心酸，道：“别这样，这么个大人了，也不怕人家笑话。”

阿喜哭着说道：“格格，您不能回去，您绝不能回去……”

七格格抬眼望向杨敏慧，道：“杨姑娘，多谢你一番好意，可是我有我不得已的苦衷，还要请杨姑娘曲谅。”

杨敏慧目光凝注，道：“我还企求着七格格能改变心意。”

七格格道：“改变心意易，变节移志难，改变心意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变节移志却会落个不忠不义，让人唾骂千古，那就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是不？”

杨敏慧道：“我平常很自负，往七格格面前一站，我自觉渺小了不少。”

随话，缓缓地把头低了下去。

七格格道：“杨姑娘客气了，杨姑娘是读过圣贤书的帅府千金，一旦到了我这个处境，相信会比我更为坚决！”

她转眼望向李德威，道：“你我不该生在两个不同的族类里，满洲跟贵朝之间根本也不该战事，今生已矣，愿卜来生！”

头一低，转身就走。

“七格格！”书房里同时响起几声叫唤。

阿喜扑过去，抱住了她的腿。

七格格回过身来道：“对了，我忘了，我把阿喜交给几位了，请好好地待她，我会感同身受的。”

说完，她正要转身再走……

阿喜突然站了起来，道：“不！格格，婢子跟您走，有什么罪跟您一块儿受，要死婢子也要跟您死在一起。”

七格格脸色变了几变，身躯泛起了一阵颤抖，唇边泛起一丝悲凄笑意，道：“也好，咱俩一块儿走吧。”

杨敏慧突然说道：“大哥，送七格格一程。”

李德威迈步跟了出去。

七格格转身拦住了李德威道：“不必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何必徒乱人意。”

杨敏慧道：“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相见，何不让他多看七格格两眼。”

七格格神色一黯，美目中泪光也为之一涌，苦笑说道：“姑娘这是何苦？”

带着阿喜，转身行了出去。

李德威默默地跟了出去。

书房里，杨敏慧突然低下头哭了。

祖天香走过去，轻轻拍了拍杨敏慧的香肩，她想安慰杨敏慧，可是两眼里也有泪光，而且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七格格拉着阿喜，默默地在后头走。

李德威默默地跟在后头，他只觉得胸口像有什么东西塞在那儿一样，堵得慌，恨不得能仰天长啸一声。

从书房到大门这条路，李德威平日觉得它不算短，可是这会儿他却觉得它突然间缩短了不少。

大门到了，李德威赶前两步拉开了偏门，道：“七格格，恕我不远送了。”

李德威道：“七格格请保重。”

七格格抬眼凝注，那一双美目里所包含的，太以复杂，不过有一点一眼便能看出来，那就是令人心碎，令人肠断。长久，她才轻轻说了一句：“你也保重。”

阿喜突然拜了下去，道：“李爷，婢子拜别了。”李德威忙一闪身，道：“喜姑娘，我不敢当。”

阿喜站了起来，却低着头哭了。

七格格那失色香唇边掠过一丝抽搐，道：“今生已然无望，来生我一定相随。”

李德威缓说道：“谢谢七格格。”

七格格口齿启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是她说不出口，突然拉着阿喜走了出去。

李德威跟上了一步，但没跟出门去。

刹时间，七格格显得更虚弱了，她的步履有点不稳，身子也轻微的摇晃着。

李德威伸手关上了门。

他不忍再看了。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这是生离，也很可能是死别！

此一别后，能不能再相见，没人知道。

很可能这一别会成永诀。

李德威无论哪一方面都高人一等，因为他是“布衣侯”银牌令主的衣钵传人，银牌令主把西五省交给了他，足见他有担当大任的条件与能力。

而他毕竟是一个人，“情”之一事神仙难免，何况是血肉之躯，有灵性，有感情的人。

世界上最令人悲痛的，莫过于两个相爱的人不能结合了。是谁在有情的这一对间划下了一道鸿沟？

天乎？人乎？

突然间，李德威扬了眉，呼了一口气，迈步走了回去，步履仍是那么稳健，那么洒脱。

杨敏慧已经收了泪，可是一双美目红红的！

此情此景，最断人肠，现在变得很脆弱的沈玉霞也暗着洒了几点热泪。

李德威走了进来，道：“小妹，我饿了，该吃饭了吧。”祖天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眉宇间浮现起敬佩还带着怜惜的神色，道：“妹妹把下人都遣散了，我去做饭去。”她转身往外走去。

沈玉霞道：“我也会，我给祖姑娘打个下手去。”她跟在祖天香之后行了出去。

杨敏慧抬眼望向李德威道：“想不到她的意志这么坚决！”李德威淡然说道：“我早就说过……”

杨敏慧道：“的确是少见的一个奇女子，令人敬佩，令人忧煞，她要不姓爱觉新罗那该有多好？”

杨敏慧的一双目光一直跟着李德威转。

李德威没说话，默默走到书桌前，拿起了一本书。杨敏慧道：“你送她到了哪儿？”

李德威眼望着翻开的书，道：“大门。”

杨敏慧有点埋怨，道：“为什么不多送送？”

李德威翻了翻书，道：“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杨敏慧道：“你一点也不难过么？”

李德威合上了书，把书往桌上一丢。

他走向窗边的椅子旁，道：“我不是人上人，小妹，可是我有更重要的

事要做。”

杨敏慧头低了下去，沉默了一下，始道：“这也许就是老人家为什么让你到西五省来的道理所在了。”

李德威没说话，转身默默坐了下去。

吃过饭后，凌风来了，他同时送来了两个信儿。

一个信儿是“满洲”那些人车马成行，离开长安往西南去了，“菊花岛”的人也在其中，他一直暗中跟随过了“咸阳”。

另一个信儿是“穷家帮”总堂来了指示，着曲九阳等来自总堂的好手全力找“紫金刀”的传人索债。

李德威静静听完这两个消息，他先针对着后一个消息说了话：“兄弟，贵总堂这一个指示是答复云分堂主的上报，贵总堂答复附带我的解释的指示还没到，我请兄弟转告陶堂主，再等些时日。”

凌风躬身说道：“您有吩咐，穷家帮上下自当遵从。”李德威道：“谢谢兄弟，以兄弟看，那头一个消息是……”凌风道：“事关重大，我不敢妄加推测。”

杨敏慧然说道：“兄弟看见七格格了么？”

凌风怔了一怔，道：“七格格？”

李德威把七格格来而复去的经过告诉他。

听毕，凌风怔了半天才摇头说道：“没有，他们的队伍里有不少辆车，想必七格格在车里。”

杨敏慧道：“兄弟暗中跟着他们过了‘咸阳’？”

凌风道：“是的，过了‘咸阳’之后他们还往西北走，没停下来。”

杨敏慧转眼望向李德威，道：“大哥，他们会不会是撤走了？”李德威道：“我也是这么想，只是可能么，他们会平白无故的放弃西五省，放弃‘长安’城么？”

杨敏慧道：“我以为他们受的打击不小，也不少。”李德威道：“但愿如此，不过事关重大，咱们还该多求证。”凌风领了一个多求证之命走了。

第二天傍晚，凌风又来了，他又带来两个消息，一个令人欣慰，一个令人振奋。

“穷家帮”总堂又来了指示，着陶一寿放弃私仇，全心合意听候李德威差遣。

“满洲”的人确实已经撤走了，不但“长安城”内外见不着一个“满洲”好手，就是附近好几个城镇也看不见他们的人影！“穷家帮”每个人都是打探消息的能手，他们的消息一向可靠，也永远可靠。

不顺心的事儿过了，顺心的事儿来了。

应该这样，要老在逆境中，老遇见不顺心的事儿那还行么？晚上，祖天香做了好几个菜。

祖天香虽然生在富可敌国的豪门，可是姑娘家会做的事儿她都会，尤其会做一手好菜。

桌上还加了一壶酒，略表心祝。

四人暂抛开了不愉快的事，吃了一顿丰盛、欢畅的晚饭。几天来，对沈玉霞并没采取监视行动。

而沈玉霞也毫无异态，跟杨敏慧、祖天香处得非常融洽。酒虽然仅仅一

壶，可是不善饮，再加上心里仍难免念着七格格，杨敏慧跟祖天香都有了几分薄醉。

她们俩在沈玉霞的陪同下，回到了后院小楼。

李德威则一个人回到了书房里。

他没酒意，也了无睡意，点上灯，信手抽出一本书坐在灯下看了起来。

可是他看不下书，因为他的心静不下，没办法专心。他的脑海里一直在盘旋着几件事——

七格格的吉凶福祸？

“满洲”来人为什么突然撤走？

其他几方面的人为什么突然没有动静？

杨督帅的安全？

他越想心里越乱，心绪好生不宁，把书一合，往后一靠闭上了眼！

就在这时候，一阵衣袂飘风声传入耳中。

他睁开眼站了起来。

砰然一声，书房门硬被撞开了，灯影疾闪之下，进来的是凌风，跟在凌风后面进来的是杨督帅的护卫李化义。

李化义神容憔悴，满身风尘，两眼布满了血丝。

不祥意念袭上心头，李德威心头猛地一震。

凌风叫道：“李大侠，不好了……”

李德威沉喝道：“噤声。”

上前一把抓住李化义，震声说道：“怎么了，说。”李化义张了张口，才道：“属下该死，督帅在半路出事了。”李德威打了个冷颤，道：“怎么回事，慢慢说。”

李化义道：“从‘长安’到‘潼关’这一段平安无事，可是刚进河南境，从‘风陵渡’过来一批人截住了路……”

李德威道：“哪一路的人？”

李化义摇头道：“属下不清楚，他们没亮字号，只是他们都穿黄衣……”

凌风脱口说道：“李自成的人。”

李德威心神震动，表面上仍保持平静，道：“你们敌不过他们？”

李化义苦笑说道：“除了属下之外，没一个活口，他们是有意放属下回来带话送信的，不然属下这条命也留在黄河岸了。”李德威道：“你可知道‘穷家帮’的两位护法……”凌风颤声说道：“李大侠，两位护法及潼关分堂的弟子都……都……”

倏地低下头去。

这已经够明白的了。

连“穷家帮”总堂的一流好手，两位护法、潼关分堂的弟子都牺牲了，可见李自成那班人是如何的厉害，实力是如何的雄厚了。

李德威心胆欲裂，半晌才道：“兄弟，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我深感愧疚！”

凌风抬起了头，眼赤红，脸煞白道：“您别这么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江湖人过的本就是刀口舐血生涯，路死路埋，沟死沟埋，哪一个过了今天敢保明天还活着？太平韵词里有句话说得好：‘今天脱了鞋跟袜，明朝不知穿齐穿不齐’……”

李德威摆摆手，道：“兄弟，别说了，陶堂主几位知道了么？”凌风道：

“知道了，这位刚才先回到督帅府来，可是外头有禁制他进不来，这才又折向分堂去……”

李德威道：“陶堂主几位还在分堂么？”

凌风道：“没您的话，他几位不敢轻举妄动。”

李德威点了点头，转眼望向李化义，道：“督帅可安好？”

李化义道：“督帅安好，属下看得清清楚楚，督帅让他们制住了穴道掳了去，可是属下却无力……”倏地低下头去。李德威道：“你也不必再难受了，连‘穷家帮’总堂的两护法都牺牲，何况你……”

李化义突然抬起了头，道：“他们让属下带一封信回来……”探手入怀摸索了一阵摸出一封信来，信都让汗给沾湿了。李德威接过信来拆开一看，勃然色变，道：“他们这是做梦！”凌风上前一步，道：“李大侠！”

李德威神态一敛，缓缓说道：“这封信是写给‘陕西’都指挥使的，他们要‘陕西’都指挥使以陕西一省赎回杨督帅，换取杨督帅的性命。”

凌风双眉一扬道：“好猖獗的李自成，只是……”迟疑了一下，又道：“杨督帅掌握在他们手里……”李德威道：“事关重大，我要跟杨姑娘商量之后再说，这件事我不打算让那都指挥使知道，往京里报也来不及了，只有……”忽然目光一凝望着李化义道：“这封信他们什么时候交给你的？”

李化义道：“他们掳去督帅之后，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使剑黄衣人当即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属下。”

李德威面泛诧异之色，道：“这么说，这封信是他们事先就写好了的。”

“对！”凌风两眼一睁道：“照这么看他们分明知道杨督帅奉旨返京，也分明知道杨督帅走的是哪条路……”

李德威双眉微扬，望着李化义道：“那内侍曹化淳怎么样了？”

李化义呆了一呆，道：“属下只顾护卫督帅，没留意那位曹公公。”

李德威哼了一声，道：“好吧，凌兄弟请回去吧，等我跟杨姑娘商量过后再采取对策，请告诉云堂主，一定要他们几位暂作小忍。”

凌风恭应一声道：“是，凌风告辞。”

一躬身，如飞掠了出去。

李德威望着李化义道：“李护卫一路辛苦了，也请歇息去吧。”

李化义道：“属下护主不力，有亏职守，无颜偷生。”突然掣出一柄匕首，往心窝扎去。

李德威应变何等快速，出手如风一把便扣住了李化义腕脉，沉声说道：“李护卫，我还需要你带路！”

李化义身躯一震暴颤，缓缓垂下头去。

李德威松了手，道：“请歇息去吧，也许过不多久咱们就要上路了。”

李化义颤声答应，躬身退了出去。

李德威站了一会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旋即抬手熄了灯，走出了书房往后行去，可是刚走了两步他又折了方向，向着李化义住处行去。

李化义住的那间屋门敞着，灯已经点上了，李化义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

李德威走了进去。

李化义忙站起来躬身施了一礼：“李爷！”

李德威道：“这件事我暂时不打算让杨姑娘知道，所以只有暂时委曲你搬到‘穷家帮’长安分堂住两天去，你现在就去，我随后就到。”

李化义恭应一声，施一礼迈步出门而去。

望着李化义消失在院子夜色里，李德威代他熄了桌上的灯，这才往后院行去。

夜色是宁静的，尤其是这“督帅府”后院的夜色。两座小楼静静的坐落在夜色里，显得十分幽雅。

两座小楼之中有一座楼头还亮着灯。

亮着灯的这座小楼靠后院西北角，跟另一座没灯火，坐落在东北角的小楼离不多远。

李德威站在楼下轻轻地叫了两声：“大妹，小妹。”楼上一扇纱窗开了，灯光外泻，杨敏慧探出了乌云玉首，道：“大哥，有什么事？”

李德威道：“大妹跟沈姑娘睡了么？”

杨敏慧道：“还没有，我正跟姐姐在下棋，沈姐姐在一边观战，大哥上来吧。”

李德威答应一声走了过去。

上了楼，杨敏慧、祖天香跟沈玉霞都候在房门外，连衣裳都没有换。

李德威含笑说道：“扰了你们的棋局了。”

杨敏慧道：“谁说的，大哥来的正是时候，一连二局，我局局败北，正不想下了呢，里头坐吧！”

李德威道：“不了，就在外头坐吧，我有件事来告诉你们一声，说两句话就走。”

杨敏慧情知李德威不愿轻进姑娘家的卧房，虽说名份已定，但眼下到底还有个沈玉霞，所以她也没有多让。

外间坐定，祖天香体贴地捧上一杯香茗。

“瞧！”杨敏慧笑道：“我毕竟不及姐姐心细，也不及姐姐体贴！”

祖天香含嗔说道：“别开玩笑，还是赶快听大哥说正经的吧！”

杨敏慧道：“让大哥喝口茶再说。”

祖天香瞟了她一眼，那意思是说你不也挺体贴的么？杨敏慧何等聪明！脸一红道：“我这是借花献佛，顺水人情。”

二人笑语如珠，互相说笑不无闺房之乐，微带酒意的两张娇靥，灯下看也齐显娇艳动人！

奈何李德威他此刻没有心情，他道：“刚才凌风来报……”杨敏慧“喔”地一声道：“凌兄弟来了，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李德威道：“他说‘满洲’那些人在‘泾河’北岸停了下来，似乎有什么异动，我想去看看，特意来告诉你们一声。”杨敏慧道：“什么时候走？”

李德威道：“我这就走。”

杨敏慧道：“干什么这么急，明天再去不行么？”

李德威摇摇头，道：“岂不知兵贵神速，要是去迟了一步，他们走了，我就看不到什么了，那岂不是白跑了一趟。”

杨敏慧道：“既然他们还会走，有什么好去看的，说不定他们是停下来歇歇脚。”

李德威摇头说道：“据凌风说不像，他们突然撤离长安，我一直就觉得怀疑，别让他们又施什么阴谋，我还是去看看才能放心！”他站了起来。

杨敏慧道：“什么时候回来？”

李德威道：“我告诉你们，别担心，要是有什么发现，我会多耽搁几天。”

杨敏慧道：“他们人多，又有‘菊花岛’人同行，你可要小心。”

李德威道：“我知道，我会见机行事的，万一打不过，跑总跑得掉。”

杨敏慧、祖天香、沈玉霞都笑了。

李德威目光一凝，话锋忽转，道：“小妹，当今长安一带几方面的人，唯一不见动静的是李自成的人，这阵子长安一带也平静得让人不安，我不在的时候，你跟大妹要特别小心！”

杨敏慧点点头道：“我知道，这还用大哥交待么，别看我嘴上不说，心里可一直在嘀咕着，我早就觉得这一阵子平静得不正常了。”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那就好，有穷神跟罗汉隐在暗处，万一有点什么，相信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我走了。”转身下楼而去。

“潼关”是中国中古时期的关中门户，军事上的天堑，顾祖禹引玉什语曰——

自灵堂以西，潼关以东，皆曰桃林。自君山以西，潼津以南，通称幽谷。

沛公伐秦，不从幽谷，而攻武关，诚畏其险也。魏长孙攻潼关，分兵自蒲秦而西，遂克潼关。

——这是古代战略中所见潼关形势之重要。

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也说过这么一句：“潼关三秦门户，扼而守之，关中之贼，如雨中乱耳。”

真正的古代“潼关”在今城南一里许处，淹无遗迹。

目下的“潼关”始建于唐，历代均加修葺，城垣颇为雄伟高大，尤以西门之五层最为雄壮。

温庭筠有句：“千里晓鸡关树暗，一行寒雁陇秋态。”

在此鸡鸣渡关，不知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为之同声感慨。

李德威站在城北黄河岸，他背着手，满身黄尘。

对岸，就是黄河有名的“风陵渡”，是黄河在晋陕之间有名的大渡口之一（军渡、龙门、壶口、禹门、师家滩）。

这一带河水甚宽，到“潼关”作九十度大转弯，与渭河、潼水合水流急而有漩，漕渡至难。

船夫均当地老手，深识水性，渡者置身于凶涛怒漩，每每屏息不敢出声。

对岸“风陵渡”，一片土窑世界，相传风后云葬于此，冢失所在，仅存渡名而已。

李德威看了半天，才问身旁的李化义道：“李护卫，就是这儿么？”

他两个的站立处距离渡口还有好几十丈，这一带干干净净，别说是打斗痕迹，就是连一片血渍也看不见，许是让来来往往的人践踏没了。

可是那些死难高手的尸体呢，难道都被丢进黄河里不成。

李德威站在黄河岸四下看，到处一片黄，渡口上的渡船没有几艘，也看不见几个人，只有几个水上生涯打扮的汉子跟几座供来往渡客歇息的茅草棚子。

李德威沉吟了一下，道：“走，咱们到渡口上看看去。”他带着李化义往渡口走了过去。

李德威他们离渡口还有几丈，两个中年汉子已急步迎了上来。

他二人齐哈腰赔笑道：“相公，要过黄河么，请棚子里歇歇，船马上折回来。”

李德威微一摇头，道：“我不过黄河，我到这儿来打听一件事，这几天二位都在渡口么？”

一名汉子忙点头道：“在，在，相公要打听什么？是不是有朋友先过河去了……”

李德威截口说道：“不，前两天这儿出了一点事儿，有两拨江湖的人在这儿厮杀……”

两名汉子脸色一变，齐声道：“这个我们不知道，出事的时候我们不在渡口！”

李德威道：“出事的时候二位既不在渡口，二位又怎么知道是什么时候出事儿？”

一名汉子没说出话来。

另一名汉子迟疑了一下，道：“这个……是我们回来之后听人说的。”

李德威道：“二位是听谁说的？”

那汉子道：“这个……跟我们说的那个人过黄河去了，一半天恐怕回不来，他也没跟我们说怎么清楚，您想么，我们是靠渡口吃饭的，整年苦哈哈的，江湖上的事儿又沾不上我们，谁敢管这些事呀。”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你很会说话，我们是公门中人，前天那两拨江湖人厮杀，伤了一个官家人，我们是来查这件事的，以我看这个渡口上的人都脱不了关联！”

那两名汉子马上吓白了脸，道：“冤枉，冤枉，我们都是善良百姓老实人，一天到晚只在这黄河两岸来回……”

李德威截口说道：“善良百姓老实人不会这么包庇匪盗，是不？”

两名汉子急道：“这位相公，您可别……我们是真的不知道。”

李德威道：“我相信两位，不过我们是吃公事饭的，不能不带两个人回去问问话，二位跟我到衙门走一趟，有什么话到衙门里再说吧！”

转望李化义道：“把他们俩带走。”

李化义明知李德威是吓唬人，答应一声上前一把先抓住了一个。

这一抓不要紧，被抓的那个砰然跪下了：“我说，我说，这位差爷请放手，我说……”

李德威道：“你说吧，你说了之后我自会让他放了你。”

被抓的汉子忙道：“那天事后，有一个穿黄衣服的汉子走到渡口来交待，要是有人来这里问这件事，就让他到城里东大街云集客栈找一个姓丁的……”

李德威截口说道：“可看见那帮穿黄衣的人往哪儿去了？”

那汉子道：“我们没留意，吓都吓呆了，哪还敢看他们往哪儿去了。”恐怕这是实话！

李德威没再多问，一声：“放了他。”转身便走。

“潼关”东大街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地方。

在东大街“复太药店”跟“同盛商号”之间，有棵枯槐，树干有个大洞，相传为“三国”时马孟起追赶曹操至此，长枪误刺其上，曹乃解脱，所以曹操一高兴，便封这棵树为“树王”。神话毕竟多年附会，追问“潼关”恐怕找不到一个亲眼看见过这件事的人，可信不可信，那只在各人！

“云集客栈”就离这棵“树王”没多远，相当好找，一进东大街就能看见“云集客栈”的招牌。

李德威跟李化义进了客栈往柜台一站，道：“我找一个姓丁的客人。”

柜台边一个伙计还没说话，只听身后有人说了话：“我就姓丁。”

李德威回身一看，只见靠墙一条长凳上站起个穿长袍的中年汉子，瘦高个儿，三十多近四十年纪，一张阴森马脸，眼神相当锐利，腰里头鼓鼓的，一看就知道是藏着家伙。

李德威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阁下姓丁？”

那瘦高马脸汉子一边说话一边打量李德威：“我姓丁是没错，只知道二位要找的是不是我这个姓丁的。”

李德威道：“那要看阁下是在这里等哪儿来了的人……”那瘦高马脸汉子笑道：“不错，二位是从哪儿来的？”李德威道：“长安！”

那瘦高马脸汉子笑了：“那就没有错了，我等的正是从长安到这里来找姓丁的能人，请后头坐。”

一摆手，当先往后行去。

李德威艺高人胆大，毫无犹豫地跟了进去。

这家客栈有两进院子，那瘦高马脸汉子就住在头一进院子靠西一间房里。

进了屋没关门，落坐定，那瘦高马脸汉子开了口：“二位贵姓，怎么称呼？”

李德威道：“我两个都姓李，杨督帅可安好？”

那瘦高马脸汉子像没听见李德威的后一句，笑着说道：“原来两位都姓李，两位在长安哪个衙门里当差？”

李德威道：“我两个都是督帅府的护卫。”

那瘦高马脸汉子“喔”了声道：“原来是督帅府里两位护卫爷，看来我是白等了，令人失望得很。”

李德威道：“阁下等的不是长安来的人么？”

那瘦高马脸汉子道：“我等的是长安来的人没错，不过我等的并不是督帅府的护卫。”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阁下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可以告诉阁下，我这个护卫跟一般护卫不同。我有权代表督帅决定一切，事无论钜细，我说一句话，那就跟督帅的将令一样。”

那瘦高马脸汉子摇头说道：“你这话，说得太大了些吧，我还没听说过有权力这么大的护卫呀！”

李德威道：“你们可听说过长安督帅府有个身怀银牌令的人，那就是我！”

那瘦高马脸汉子意似不信地上下打量了李德威一眼，道：“真的么，看不出啊！”

李德威探怀取出了银牌令，道：“阁下信了么？”

那瘦高马脸汉子脸色一变，旋即唇边掠过一丝诡异笑意，道：“不假，这就行了，你既然是那身怀银牌令的人，我相信你确实有权，代表杨宗伦决定一切。请坐会儿，我收拾收拾，咱们就走。”

站起身来，就要从炕边走。

李德威伸手拦住他，道：“慢着，咱们上哪儿去？”那瘦高马脸汉子笑吟吟地道：“兄弟我只是奉命留在这里等人的份儿，没有说话的资格，我上头另有能做主的人，我这就带你见那能决定事，能做主的人去。”

李德威道：“在什么地方？”

那瘦高马脸汉子笑道：“现在别急，等到了地头就知道了。”李德威没再说话，收回了手。

那瘦高马脸汉子走到炕边随便收拾收拾，打成了一个小包袱，往肩上一背，笑吟吟地道：“走吧，兄弟我前头带路了。”那瘦高马脸汉子说完，迈步行了出去。

李化义目注李德威。

李德威摇摇头，低声说道：“敌暗我明，此去不知有多少贼人，况且督帅在他们手里，轻举妄动不得。”

话落，也跟着走出去。

出客栈，往西走，刚拐进一条街，瘦高马脸汉子停在一辆停在街口的单套高篷马车前。

马车套着牲口，只是瞧不见有人。

瘦高马脸汉子四下看了看，道：“这家伙准是又灌黄汤去了，跟他说过酒能误事，在这节骨眼上喝不得，他偏就忍不住，二位等等，我找他去，马上就来。”

没容李德威说话，迈步往街里行去。

李德威的目光一直跟着他，眼看着他进了不远处一家小酒馆。

李化义趁那瘦高马脸汉子进入酒馆的当儿，上前一步掀开车篷往里看了看，车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他道：“李爷，看样子他要让咱们坐车。”

李德威点点头道：“无论如何咱们总得跟他去。”李化义道：“有什么话，潼关来谈不就行了么，干吗这么折腾人，这么神秘兮兮的？”

李德威道：“江湖上赎票还不都是这样，潼关往来的人耳目众多，不是谈这种事的地方，要让咱们知道了他们窝票的地方，逼他说出窝票的地方。他们不就砸了么？”

李化义道：“咱们何不干脆把他制住，逼他说出窝票的地方。”

李德威摇摇头道：“这种事不能这么蛮干，我比你还着急，可是事关督帅的安危，我不能不小心，不能不暂作小忍，照目前情形看来，他们留在长安的人绝不止这姓丁的一个，敌暗我明。咱们看不见人家，人家可看得见咱们，也就是说咱们的一举一动很可能全在人监视之中，咱们若是制住这姓丁的，他们马上就会报回去，这么一来不但他们会改变窝票的地方，也有可能危及杨督帅的安全，一个不好便会铸成无穷遗恨，这班流寇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不能让朝廷损失一员虎将，折了一根擎天巨柱。”

那瘦高马脸汉子从酒馆里走出来，后头跟着个瘦小的中年汉子，一件衣裳搭在肩上，上身只穿着件小褂，显然是在酒酣耳热的时候硬被揪出来的。

李德威道：“他们已经过来了，别再说什么了，我自会见机行事的！”

李化义应了一声，没再说话。

那瘦高马脸汉子带着那瘦小中年汉子行近，那瘦小中年汉子长得獐头鼠目，一双绿豆眼骨碌碌直转，一看就知道是个机灵人物！

他挺热，看上去灌了不少黄汤，可是他脸上一点酒意也没有，显然也是个善饮的酒中能手。

总有千杯不醉之量，想在这时候从他嘴里套出些什么来，恐怕是相当的不容易。

姓丁的汉子一巴掌拍在他肩头上，道：“这两位是长安来的贵客，人家怕耽误，咱们也着急，赶紧赶着你的车上路吧。”那瘦小中年汉子翻了李德威一眼，道：“二位来得可真是时候！”

把衣裳往车辕上一扔，利落异常地上了车辕，抽起鞭，抬起缰，冷冷说道：“上车吧，坐稳了，咱们都急，我得赶上一阵。”李德威没理他，当先登上了马车。

姓丁的汉子在车下含笑打招呼道：“我不陪二位了，此去到了地头自有人接待二位。”

冲车辕一挥手，道：“走吧！”

瘦小中年汉子冷着脸挥起一鞭，马车一阵风般的奔驰出了街口。

姓丁的汉子马上探手入怀抓出来一只信鸽，一扬手，信鸽振翅而飞，一转眼就变成了九霄云里的一点。

马车颠得很厉害，而且驰行非常快！

车篷是掀开着的，经过的路径李德威看得清清楚楚。他看出马车是先在潼关城里绕了一圈，然后才驰出了潼关。中午，虽然隔着一层车篷，可也够烤人的！

李德威泰然安详。

李化义却显得焦躁不安汗直流。

这就看得出各人修为的深浅了。

李化义在这一个“静”、“定”功夫上还差得远。马车驰离潼关约三四十里地之后，渐渐的慢了下来。李德威只看见远处有一座大山，近处有一座小山，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看看方向，他知道坐落在远处的那座大山，是西岳华山，而近处这座小山是什么山，他就知道了。

没多大工夫，马车驰近小山，停在山口外，山口外并肩站着两个腰挂长剑的黄衣人，两人眉宇间都有一股子逼人的冷肃之气。

从这股子逼人的冷肃之气，以及两人腰佩的乌鞘剑看，可知两人一身功力不俗，在剑术上有相当深的造诣。

看见了这两个人，李德威马上想起了厉三绝跟他那剑术高绝的主人。

马车停稳，车辕上那瘦小中年汉子冷冷说道：“到了地头了，这儿另有接待的人，你两个可以下车了。”

李德威当先下了马车。

两个黄衣人冷冷打量了李德威一眼，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山口。

只听身后车辕上那瘦小中年汉子道：“跟他二位去吧，你要见的人就在

山上。”

李德威道：“多谢了！”迈步往山口走了过去。

李德威加快步履赶了过去。

李化义跑了上来，道：“李爷，督帅就在这儿么？”李德威摇摇头道：“不知道，但愿在这儿，不管在不在这儿，我总会想办法先见督帅一面的。”

两个黄衣人脚下快，李德威脚下更快，转眼工夫他使追上了两个黄衣人，就在这时候，两个黄衣人忽然往左折去，离开登山路踏上另一条羊肠小径。

绕过一块巨大山石，一座八角小亭呈现在眼前几丈外。

这堡小亭坐落在一小片平地上，四周有树有花，相当幽静。亭里坐着个人，是个长髯黄衣老人，身材瘦削，长眉细目，隆准薄唇，看上去是个富心机、擅智谋的人物。

黄衣老人身后还并肩站立着两名佩剑黄衣人，不但装束打扮跟带路的这两个一样，就是眉宇间那股子冷肃之气也半点不差。

带路两个黄衣人急步趋前，双双一躬身，恭声说道：“禀相爷，长安来人到。”

那长髯黄衣老者神情相当倨傲，只淡淡地“嗯”了一声，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李化义道：“好大的架子。”

李德威道：“督帅在他们手里，咱们得忍着点儿。”说话间，两人已然行进八角小亭。

两名黄衣人道：“这是我们丞相，上前见过。”

李德威毫不在意地上前抱起双拳：“长安督帅府李德威见过丞相。”

那长髯黄衣老者倨不为礼，大刺刺地打量了李德威一眼，道：“你就是那‘银牌令’现在执掌的人？”

李德威道：“不错，我现执掌银牌令！”

那长髯黄衣老者道：“看在银牌令的份上，老夫赏你个座位，你进来坐吧。”

李德威道：“多谢丞相。”

迈步进亭子坐在长髯黄衣老者对面。

那长髯黄衣老者目光一凝，望着李德威道：“老夫天生一付直肠子，不喜欢绕着圈子多说话，相信你也一定急于谈正题，我先问你一句，你有权代表杨宗伦决定一切么？”

李德威道：“凭此‘银牌令’，我有全权。”

那长髯黄衣老者微一点头，道：“那好，一句话，献出‘陕西’来，老夫马上释放杨宗伦回去。”

李德威道：“丞相，杨督帅是托土封疆的朝廷大员……”

那长髯黄衣老者道：“就因为这，老夫才派人把他诱出长安，也就因为这，你们才会乖乖地献出陕西！”

李德威道：“还有一位曹公公……”

那长髯黄衣老者一笑说道：“你以为那奉旨召杨宗伦返京的真的是那内侍曹化淳么？那么现在老夫可以告诉你，那个奉旨召杨宗伦返京的曹化淳是老夫派人假扮的，真的曹化淳根本没出京一步。”

李德威听得好不诧异，他双眉一扬，倏地心中一动，马上改口说道：“原来如此，连杨督帅也被瞒过，足见化装术高明。”

那长髯黄衣老者道：“你不信么？”

李德威淡然说道：“我是在江湖上长大的，是个十足的江湖人，自然相信江湖上有这种高明的易容术。”

那长髯黄衣老者道：“那就行了，老夫限你们十天内献出‘长安’，否则老夫便挑着杨宗伦的五阳魁首率兵攻打‘长安’，攻陷‘长安’，鸡犬不

留，老夫言尽于此，你回去吧。”

李德威坐着没动，道：“丞相的话说完了，我还有话要说。”那长髯黄衣老者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李德威道：“我虽然执掌银牌令，有权决定一切，可是我从长安到这里来，并不是单单来跟贵方谈判的。”

那长髯黄衣老者道：“你还有什么事？”

李德威道：“我要先见见督帅，除非督帅安好，否则我不惜一战。”

那长髯黄衣老者双眉张动，道：“这么说你要先见杨宗伦才能做决定。”

“那是当然，”李德威道：“万一杨督帅已然殉难了，我再献出‘长安’城，岂不是吃亏太大？”

“嗯，有理。”那长髯黄衣老者微一点头，道：“老夫是个讲理的人，任何人，只要他占在一个‘理’字上，老夫是无不点头，你跟老夫来。”

站起来，走出了小亭。

亭里的两个黄衣人，连同亭外的两个，立即迈步跟了上去。李化义低低说道：“李爷，他要带咱们上哪儿去？”

李德威道：“自然是见督帅去。”

李化义道：“我不信他会让咱们见督帅！”

李德威道：“目下咱们只有相信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吧。”

迈步跟出了八角小亭。

李德威明知道此行艰险，可是他更明白，不冒险绝对救不了杨督帅。

那长髯黄衣老者走得不怎么快，而且似乎还有点故意摆架式，走起路来一摇三摆的，显得很威风，很神气。

长髯黄衣老者带着四名黄衣人直向山下行去，不过他走的路并不是李德威走过的登山路，而是从李德威适才登山的相反方向下山，也就是说他是走山的这一边下去。

走完一条羊肠小路，进入一条狭长的谷地。这谷地两边峻壁插天，奇陡，而且上面长满了青苔。

李化义低低说道：“会不会有诈？”

李德威道：“他敢么？他不过是一个草寇，若有诈，我会先下手擒住他！”

李化义道：“您没听见么？这老头儿是他们丞相！”

李德威道：“不过是一伙匪类而已，王也好，侯也好，不过是自封的，要是我是李自成，我宁愿牺牲一个所谓丞相，也不放过朝廷的柱石虎将。”

说话间拐了两个弯，前面那长髯黄衣老者突然停了步。

李德威抬眼一看，只见一块插天巨石矗立眼前，这块插天巨石下，有一个一人高，一人宽的洞，看过去，洞深有十几丈，可以清楚地看见洞的那一边别有洞天，似乎另是一个谷地，有绿草，有流水，相当幽雅静美。

他道：“就是这儿么？”

那长髯黄衣老者道：“只是控制杨宗伦便如同掌握了西五省，老夫不得不把他藏在这隐密的幽谷里，要看他你就从这个洞进去吧……”

一顿喝道：“带他进去。”

他身后应声跨出两名黄衣人，迈步就往洞口走。

李德威道：“慢着，何不把杨督帅请出来……”

那长髯黄衣老者冷冷一笑道：“你把老夫当成了三岁孩童，在没进去之前老夫不妨告诉你。里头老夫还派有廿名剑追高手守护着，你若想救走杨宗

伦，那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我无意引你们把杨督帅带出来，这谷地的形势我不熟，要是这谷地只有这么个出口，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任何人休想进去这个谷地，我一旦被你们赚进去……”

那长髯黄衣老者脸色微变，冷笑一声道：“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执掌‘银牌令’，这区区一处谷地还困不住你的！再说老夫派两个人带你进去，里面还有廿名剑术高手在，你怕什么？你要怕被老夫赚进去那容易，你就此回头，不必再见杨宗伦了！”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丞相的确有佐辅之才，一子落错，全盘受制；好吧，这个险我冒了。请带路。”

两个黄衣人立即一前一后行进了洞口。

李德威转望李化义道：“李护卫请回转长安，三天之后要是没有我的消息，把详情告诉杨姑娘，请她拿主张……”

李化义道：“不，李爷，我跟您……”

李德威脸色一整，道：“要陷咱们不能都陷在这儿，李护卫在督帅府呆了不少时日，应该知道这件事关重大，请快回去吧，我看着你平安离去后再进去。”

李化义迟疑了一下，抱拳躬身：“那么我告辞了！”转身大步而去！

李德威一直望着李化义往山上走，那长髯黄衣老者也没催促他进洞，冷眼旁观之余，两眼之中不住地闪动着异彩。李化义翻过了山，走得不见了。

那长髯黄衣老者冷冷说了一句：“现在你放心么？”李德威微一摇头，道：“不忙，我等他走远一点后再进去。”这长髯黄衣老者冷冷一笑，没再说话。

李德威就站在洞口静静地等，一直等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他才转身进了那个洞口。

洞口这一边远比那一边为广阔。

李德威一进这片谷地便心神震动，不由皱了皱眉头，没别的，眼前这个谷地美是美，幽静是幽静，可是它的形势太险恶了。它跟个圆桶般，四周都是插天的峭壁，长满了青苔，湿湿的，潮潮的，滑不留手，猿猴难渡。

而且，遍望四周，只有刚才那一处进出口。

谷地上有如茵的细草，还有些不知名的小花。

左边一块峭壁上挂下一条不算大的瀑布，可是冲力惊人，水雾激得满天。

这一切不过一刹那间，惊兆从李德威脑际闪过，他转身就要扑回那洞口。

奈何，那两个黄衣人早就并肩挡住了洞口，而且长剑已然出鞘，平举在胸，剑尖外指。

“姓李的，迟了，干不该，万不该，你不该进来。”

李德威双眉微扬，缓缓说道：“你们两个自信能拦得住我么？”

左边那名黄衣人道：“只要我两个能挡你十招，就算成功了。”

李德威道：“你的意思是说，十招之后我就出不去了。”

左边那黄衣人道：“我们相爷事先在洞口那一边埋有炸药，点燃引信之后约十招工夫就会爆炸，当然有这段工夫也足够我们相爷远离洞口的了，只等一爆炸，除非你是大罗金仙，除非你肋生双翅，要不然今生今世你就休想再出去了。”

李德威听得不由心神震动，道：“那么你们呢，岂不也……”

石边那黄衣人惨然一笑道：“蒙闯王厚恩，自当舍身以报，没有我两个带路，你岂肯进来。对么？”

李德威听得又不由一懔，道：“那么，杨督帅呢，他……”

左边那黄衣人道：“你不必问他了，还是多顾点你自己吧。”

只闻一阵丝丝异响从洞那边传了过来。

左边那黄衣人一笑说道：“引信已经点燃了，你只有十招工夫，能在十招之内杀了我两个，那就是你的命大造化大。”

李德威当真不敢怠慢，一步之迟早能决定他的吉凶祸福，他哪敢怠慢，当即一探腰鱼肠剑出鞘，吸一口气连人带剑攻了过

去。

他急怒出手威力自是倍增，只见一道光华冷电般卷向两个黄衣人。

殊不知这个黄衣人名列李自成左右十大剑士之内，剑术造诣跟厉三绝还有他那主人不相上下，他两个同时出剑，只一抖，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李德威这一剑硬被挡了回去，可是他两个都立足不稳后退了一步。

李德威不敢有一点迟缓，没容两个黄衣人站稳便又连人带剑扑了过去。

这回不同于头一招，出手便是三剑，连绵攻势一气呵成，剑剑指向两个黄衣人的要害。

两个黄衣人合力挡了两剑，但李德威第三剑快捷如电，“噗”“噗”两声，两个黄衣人胸前各被剑芒扫了一下，从右肩到乳上各裂一个大口子，血马上湿透了衣裳，只是他们的脸色并没有变，也没有低头看一眼，只望着李德威狞笑。左边的黄衣人道：“姓李的，你已攻出四招，没多少工夫了。”

李德威冷叱一声，抖剑又攻了过去。

仍是一连三剑，剑芒吞吐，逼人的剑花雨般撒了过去。

一声闷哼，血雨四射，左边一各黄衣人拦腰断为两截，右边那一个胸前添了三处创伤，前身都是血，踉跄着往洞口退去。

李德威自不会放过这机会，鱼肠剑如影随到形，一闪又攻了过去。

那黄衣人大喝一声，奋力挥起一剑直往李德威鱼肠剑上迎去！

“当”地一声龙吟般脆响，一道光华暴飞上了半空，黄衣人掌中的长剑只剩下了半截，他被一震之威震后踉跄再退，砰然一声坐在了地上，凄惨一笑道：“我无力再挡你了，你快走吧，来得及来不及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李德威顾不得跟他说话，提一口气闪身就要往洞口扑。

就在这时候，轰然一声巨响起自洞口，刹时间山摇地动，砂飞石走，李德威只觉胸口一痛，脑中一震，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德威有了知觉。

头一个知觉是两个耳朵跟胸口隐隐作痛。

第二个知觉是他觉得嘴角黏黏的，伸手一摸，睁眼一看，手上赫然是血。

刹时，他明白了，他是被那一震之威震得吐了血。他闭上了眼，心里不由一阵难过。

过了一会儿，睁眼再看看，他有了四样让他心惊的发现。头一桩、洞塌毁了，大大小小的石块不知道有多少，把洞口封得死死的，没有一点缝隙。

第二桩、那受伤的黄衣人埋在一堆碎石之中，只露出一双脚，显然他硬是被那些碎石砸死的。

第三桩、他躺的地方不是在洞口附近，他记得当他要往洞口扑的时候，他离洞口不过丈余距离，而如今他躺的地方离洞口至少也在三丈以上。

显然，他被震飞了两丈多远。

要不然他非像那黄衣人一样，被落下的石块砸死不可。第四桩、看天色现在居然是早上，他记得他跟李化义到这儿的时候，天已经过了晌午了，现在居然是早上，显然他至少已经昏迷了半天一夜了。

就这四样发现，让他心惊了老半天。

试着挺腰往上起坐，还好，身上没一点伤，除了两个耳朵里跟胸口有点痛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好好的，也别无不适的感觉。

他抬起了掉在身边的鱼肠剑归了鞘，缓缓四下打量。他明知道别无出路，可是他希望奇迹出现，能让他发现另一个。

可是打量了一阵之后，他绝望了。

这个谷地虽然不小，可是一眼能看到每一个角落，别的哪还有出口，就连条缝儿都没有。

看上去，除了长翅飞出去外，任何动物进了这个死谷，就永远别想出去了，四边峭壁长满了青苔，滑不留手，没一个可资攀援的地方。

李德威是完全绝望了。

他那一双目光缓缓落在那条瀑布上，还有瀑布下那个小水潭上。

这死谷没吃的东西，可是至少不缺喝的东西。

有道是：“饿好挨，渴难当。”人可以挨上几天饿，但绝受不了一天渴，这儿有水，至少可以支撑些时日。

支撑些时日又能怎么样，有希望脱困出谷么？

支撑些时间只能暂保不死，以后的他就不敢想。

突然间，他着急了起来，心急如焚。

那倒不是担心自己的生死。

而是担心杨督帅的安危。

杨督帅现在是生是死，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

西五省的兵马现在是在无主帅的情形下，三军不可一日无主，将士不可一日无帅，虽然杨督帅把指挥大权暂时交给了陕西都指挥使，毕竟那位陕西都指挥使不如杨宗伦这位右军都督。李自成要是转向回兵攻打陕西，那后果……

李德威不敢再想下去了，他突然站了起来，由于这突然往起一站，使得他胸口为之猛然一疼，忍不住哼了一声。他试着运了运气，还好，真气并无不畅现象。

他抬眼望了望眼前峭壁，眼前峭壁至少有五六十丈高矮，单臂贯力，鱼肠剑奋力往峭壁上插去。

峭壁的石头坚逾铜铁，但是鱼肠剑前古神兵，吹气断发，削铁如泥，“噗”地一声，硬生生插入及半。

如今，他人悬挂在十几丈高空，略一停顿之后，他又提一口气，两脚猛地一蹬，同时抽出鱼肠剑，人又往上腾去，这二次腾身

由于脚下没个借力之处，他只腾起了五六丈高矮，再度把鱼肠剑插进峭壁，人悬在了半空。

很显然地，他是想借这柄前古神兵之助，一点一点地往上移，然后从峭壁顶上翻出死谷去。

可是就在他第三次提气腾起，拔出鱼肠剑的时候，他胸口突然一阵抽疼，疼得他真气一泄。一个跟头落了下去。幸好他还能半空中忍痛掉转方向，头上脚下地落了下去，要不然他非一头栽在地上，摔得脑浆迸裂不可。

纵是如此他仍然立足不稳，几个踉跄之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喘不过一口气来。

他知道这条路行不通了。

他知道自己受了内伤，不能过于动用真力。

唯一的希望断绝了。

他想笑，可是他笑不出来！

他想哭，可是他也哭不出来。

他着急，可是急有什么用？

他沉默着，一颗心沉得低低的。

他只觉得，谷里的空气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他坐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在这一刻，他什么都不想了，想有什么用！

只有等了，等什么？等死，活活的饿死！

日影高移，晌午到了！

谷里连片阴凉地儿都没有，只有任凭上头晒着，下头烤着。照这情形下，威胁他生命的不只是一样饥饿，那风吹，那雨打，太阳晒照样会要他的命。

幸亏日头有偏斜的时候，只一偏斜，谷里头没有了太阳，有了阴凉地儿。

李德威走到西边谷壁下坐下，靠在谷壁上，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那草、那砂石、那长满青苔的峭壁。

头一天，他心里只觉得闷，只觉得烦，并不觉得饿。可是到了第二天快晌午的时候，他觉得饿了，也觉得渴了。怎么办，他能吃草根去？还没到那时候。

又一次地，上头晒着，下头烤着。

饿还好受点儿，渴却难当，两片嘴唇发干，喉咙里像要着火。他站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向那小水潭，步履好沉重，人也显得那么有气无力。

空有这么一身能耐，如今却只有困在这儿等死！

想想，他打心里笑了出来，是苦笑，自嘲的苦笑。到了水潭边，他蹲下来两手捧了一捧水，喝了一口。嗯，水还真不赖，干净、冰凉，还带着甜味儿，大有入口生津之候，也不知是水太凉还是解了渴，使得他头脑为之一醒，精神为之一振。

也就在这头脑一醒，精神一振的当儿，他发现了一件奇事，他两眼望着那清澈的潭水发直，忘记了喝水。

水潭不大，也没有岔口往外流水，从峭壁顶端冲下来的瀑布直往潭里泻，可是潭里的水就满不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

定了定神，他又向四下看了看，水潭紧挨着峭壁下，成完完整整的一圈，的确没一处岔口泄水。

那么这不住由上泻下的水到哪儿去了？

难不成潭底另有泄水口？

应该是这样，要不然这水潭里的水一定会满出来。水潭底下要有泄水口的话，那泄水口恐怕还不小，至少从那泄水口泄出去的水得跟由峭壁上泻下

来的水量是一样的多，因为这水潭的水始终齐沿儿，也不见满得往外溢，也不见少得往下降。

李德威心头猛然一阵跳动，从地上抓起一把草丢进了水潭里，然后他屏息凝神地望着深浮在水面上的那些草。那些草渐渐的往里漂，漂着漂着等快到波涛汹涌，水雾四溅的冲击处，忽然打个漩往下一沉就不见了。

李德威一颗心差点没脱腔跳出。

李德威现在他可以确定水潭底下必有泄水口了。无可讳言地，这是一条路，一条可以脱困的路。他又有了希望了，不怕被困死在这儿了。

他兴奋地站了起来。

他笑了，笑得很爽朗。

可是突然间，那爽朗的笑容又在他脸上凝住了。眼前这水潭底下的泄水口是条脱困的路是不错。从泄水口泄出去的水往哪儿流？他不知道！

是一出谷便升出地面，抑或是在地底下流经相当长的段之后再升出地面？他不知道。

那泄水道的宽窄大小是不是容一个人经过，他不知道！要是这泄水口泄出去的水一出谷便升出地面，也就是说那泄口在谷外、在附近，那还好。

要是泄出去的水在地底下流经相当长的一段，也就是说那泄口离这个死谷相当远，他岂不要溺死在泄水道里，纵然能脱困出谷，流出去的也只是一具死尸而已。

就因为这，那刚升起的爽朗笑容又在他脸上凝住了。那刚射自两眼之中的光亮，也随之渐渐隐敛。

然而突然间，那眼看就要隐敛不见的光亮，又从他两眼之中射了出来。

他有了决定。

他愿意冒这个险，值得冒这个险。

困在谷里是死，随水脱险也可能是死，但那只是有可能，并不是必死，也就是说有生出此谷的希望。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冒这个险？为什么舍弃这条路不走？

此时此地，只有一线希望就不该放弃。

心念既决，他没有再迟疑，他会水，也有一身高绝的内功修为，闭口气至少可以支持一段相当的时候，还有什么可迟疑的？

紧了紧腰中鱼肠剑，一头扎进了水潭里。

没进水之前，他热得浑身是汗，可是一进水他却又觉得冷得打颤，而且潭底一股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他，直把他往下吸去。

他心里明白，那就是泄水口，他两手前伸，身子挺得笔直，任凭那股吸力把他往下吸。

他只觉得前一段路是头下脚上往潭底钻，过不一会儿身子就平了，他知道，他已经进了泄水口，进了泄水道了。

初进泄水道这一段，水流急速，快得跟脱弩之矢般。

水流是要这么急速，他很快就会随水从泄口流出来的，因为水流越急速，也就缩短了他在泄水道中的时间。

可是世间事往往难如人意，过不多久，他觉得水流渐渐慢了，至少比刚进泄水道时的速度慢了一倍。

他心里不由着急了起来，因为水流速度越慢，也就增加他在泄水道里的时间，纵然他有精纯的内功，但一个人在水里闭气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万一

到了他必须换气的时候还没出泄水道，那岂不就糟了。

在这里这种情形下，要想加速前进那只有一个办法，不能靠水流，只有靠自己。

心念既定，他马上两脚踢水，两手划水，加快速度往前窜去。

他会水，也能在水底睁眼视物，可是泄水道是在地底，一点天光没有，纵然他能睁眼视物，眼前也是黑黯黯的一片。

就因为他看不见东西，不知道水流所以突然变慢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水流，所以他刚两手划动几下时，便一头撞在那块突出在泄水道中，挡住了水流的大石头。他两手划手用的力道相当大，因而他这一撞，也撞得不轻。等他惊觉头碰着了一块硬东西时，他已经昏过去，昏在了那地底下的泄水道水流之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德威只觉得眼前有光亮在晃动……

泄水道里哪来的光亮？

他也觉得口鼻之间能呼吸了。

水里头怎么能呼吸？

凭他刚恢复的灵智略一判断，他马上得到了答案，他已经从泄水道随水流出来了。

现在是在地面上的水里，不，身上没有在水里的感觉，他已经出水了那是……

他猛然睁开了眼……

不差，他不是在水里，是在一座水茅屋里，耳边还可以听到哗哗的流水声，至少这座茅屋是近水的。

茅屋里的摆设相当简陋，只有一张木桌一张床，他躺在床上，桌上放着一盏破油灯。

油灯点着，这就是刚才他觉得在他眼前晃动的光亮。灯既然点着，想必这时候是晚上。

这么一间茅屋，这么一张床，这么一盏油灯，还该有个人，可是四下里静得很，听不见一点声息。

摸摸自己的头顶，还隐隐作痛。

摸摸自己的衣裳，居然完全是干的。

这是怎么回事儿？

李德威挺腰就往上坐起，混身骨节酸疼，可是他毕竟还是坐起来了。

刚坐起，他马上觉得背后凉凉的，伸手一摸，不由一怔，前身衣裳全干了，背后的衣裳竟然还是湿的。

再扭头往床上看看，竟然也湿着一片。

刹时，他明白了，有人把他救到这儿来，可是没人给他换衣裳，硬是让茅屋里的热度“烤”干的，背部紧贴在床上，“烤”不到所以还没干。

他明白是明白了，可是他也为之一惊，能让屋子里的热度“烤”干一片湿的衣裳，那非得白天有太阳不可，那么现在是夜里，他经过了几个白天了？

桌上的油灯不会自己点着，一定得有人点它它才会亮，那么那点灯的人呢？

定了定神，他试着问了一句：“有人在么？”

静悄悄的，没人答应。

他提高了声音又问了一句：“有人在么？”

仍然没听见任何动静？

人出去了，还是以为他没救吓跑了？

不管是因为什么，总之这茅屋里没人应该是桌上这盏油灯点着以后的事。

都到了上灯的时候了，人会到哪儿去？

他忍不住下了床，人有点虚，头有点昏，可是他还站得住，能走。

他刚下地，桌上那盏油灯灯焰突然往下缩，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他抬眼一看，敢情灯油没了，一盏灯油没了，一盏灯里没了灯油，灯焰哪有不越来越小的道理，恐怕马上就要灭了。可不是，想着想着那灯焰缩得跟豆一样，跳了一跳就灭了，刹时眼前一片漆黑。

对了，那人想必打油去了。

他缓缓举步走了出去。

外头是间“堂屋”，对面还有一个门，都没灯，外头有亮光，是月光，等到他目光传到那月光洒射外头的地下时，他心头猛地一震，怔住了。

门外那月光底下，黄土地上，躺着个人，一身粗布裤补，卷着裤腿，穿着草鞋，年纪约在四十上下。

那个人胸前一处刀伤，由左肩斜下直到胸口，他浑身是血，地上也是血。

李德威定了定神，一步跨了出去。

藉着月光，他看得更清楚了。那人肤色黑黑的，似乎是长年风吹、雨打、太阳晒，靠劳力、凭双手讨生活的人。由左肩斜劈下的这一刀，是他的致命伤，这一刀相当重，骨头都砍断了，显然出手那人是个刀沉力大的练家子。死的这个人一脸惊恐神色，瞪着眼，张着嘴，死得相当吓人。根据这人在身前的致命伤，跟他脸上的表情看，他不可能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形下猝遭毒手！

这个人是谁？

是不是这茅屋的主人，是不是救他的人？

根据这人的装束打扮看，这人很可能是这座茅屋的主人，既是茅屋的主人，也就有可能是救他李德威的人。

救命之恩尚未言报，恩人竟遭了毒手，显然的，这人是个平日辛苦，凭劳力换取一日饱暖，与世无争的善良百姓，李德威心里不由一阵悲痛。

这是谁干的？谁下的毒手？

这儿里外两个人，为什么杀了这个，没动他李德威分毫？这人是个与世无争，但求一口饱暖，别的什么都不管的典型善良百姓，不可能跟谁结有仇恨，看他这住处，也绝不会有什么钱财，他怎么会遭人毒手，遭人杀害？

是因为他救了李德威？

要是为这话，为什么李德威无恙？

李德威在悲痛中沉思，在悲痛中想，也在悲痛中仔细地看。突然他发现了这人的尸体已经僵了。血，紫黑紫黑的，凝得都硬了，这岂是刚遭毒手，刚被杀害的？

李德威江湖历练丰富，他马上就看出这人死了至少在一天以上了。

那么，屋里那盏灯又是谁点的？

要说那人是打油去的，为什么没见他身边有油瓶？想着想着，李德威心里猛然一跳。

他把眼前的情形跟自己身上的干衣裳还有那油尽而熄灭的灯一连贯，刹时就全明白了。

屋里那盏灯是这人昨晚上点上的，这人在晚上就遭了毒手，也就是说他自己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这人遭了毒手，他却未受到丝毫伤害，很可能是那行凶之人把他当成了一具落水奄奄的死尸，才逃过那一劫。想到这儿，他不由的为自己暗捏了一把冷汗。

要是那行凶之人挥下一刀，他就永远醒不过来了！死谷没困死他。

流水没淹死他。

在昏迷中若被人一刀砍死，那岂不是太冤了。

李德威把目光缓缓移向远处，他马上看出这儿离“风陵渡”不远，那哗哗的流水声正是黄河，远处一片灯火，那是“潼关”！看见了“潼关”，他想起了在“长安”城里的人。李化义不知道把话带到没有？

自己这么多天没回去，她俩怕不都快急死了，万一她俩再忍不住跑到死谷去找他……李德威又急了……

李德威埋了那个人，那个不知名的人。

人死入土为安，不管那人是不是把他从水里捞上来那人，既然他碰上了，他就不能任那人曝尸在天光下。

他踏着夜色往“潼关”走。

这时的“潼关”是宁静的听不见一点声息，也许他离“潼关”还远了些。路上没第二个人。

本来么，这时候路上哪还会有人？

当他离“潼关”不远的时候，一件事看得他大为诧异。“潼关”一向是天黑关城门，鸡鸣渡关的。而今夜，潼关那扇巨大城门都敞开着。

这是什么道理？

什么时候潼关夜里也开门了？

城门虽然敞开着，可是城门口一带空荡寂静，没人进去，看不见一个人影，便连丝丝声音也听不见。

李德威带着一肚子诧异，在毫无阻拦、毫无盘查的情形下进了潼关。

虽然有灯火，但家家户户都关着门，紧紧的关着。潼关天黑关城门，可是关里头到晚上还是挺热闹的，怎么家家户户上门这么早？

潼关今夜有点异样，跟往日大不相同。

李德威纳闷，可是他没办法找个人问问，因为整条街道上看不见一个人影。

潼关的人都在自己家里。

每一扇门都关得紧紧的。

“怎么回事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李德威暗暗自问了一句，可是他得不到答案。

突然，前面十几丈街道转角处蹲着一团黑影，李德威清清楚楚地看见那是个人。

他加速步履赶了过去，到了近处一看，只见那是个脸色苍白，神情憔悴的老头儿。

这老头儿五六十岁年纪，穿着不错，可是衣裳都脏了，不知道哪儿弄得一身泥，一身尘土，正缩在那暗影里打盹儿。老头儿的穿着，不像个无家可归的要饭化子一流，怎么有家不回，躲在这儿打盹。

李德威轻咳一声，开口说道：“老人家。”

老头儿一惊睁开了一双老眼，一双老眼里没神，有的只是惊恐畏惧神色，一个身子直往后缩，生似恨不得缩进墙里去。李德威道：“老人家别怕，我是个过路的！”

那老头儿直愣愣地瞪着李德威，干瘪嘴唇抖动了半天才说出一句：“我……我是个逃难的！”

逃难？李德威微微一怔，道：“老人家从哪儿来？”那老头儿道：“长安！”

“长安？”李德威心头一震，急道：“老人家，长安怎么了？”那老头儿：“长安起刀兵了，听说什么闯王的人，死了不少人，我一家十几口都死光了，只剩我一个人逃了出来，到现在有两三天没吃喝了……”

说着说着，他眼泪夺眶而出，哭得“呜”、“呜”地，好不伤心，一腔悲痛、怒忿全都发泄了出来。

李德威机伶一颤，只觉全身由头冷到了脚，急道：“老人家，那，那朝廷的兵马呢？”

“败了！”老头儿哭着说道：“死的死，跑的跑，现在恐怕一个也看不见了。”

刹时，李德威全明白了，他明白“潼关”为什么夜不闭关，他明白“潼

关”为什么家家户户上门这么早，也明白为什么看不见一个人影了。

他丢下一锭银子，强提一口气，腾身疾射而去。

老头儿怔住了，等他定过神来辨明李德威所走的方向，他忙站起来扬手叫道：“喂，这位哥儿，长安去不得了，长安去不得了！”

只怕李德威已经听不见了，就是他听得见他也不会回头，

老头儿失望地缓缓垂下了手，身子一晃又坐回了墙角暗影里，伸出颤抖的手抓起地上那锭银子，喃喃地颤声说道：“老天爷保佑好心人，老天爷保佑好心人！”

李德威有多少日子没吃没喝了，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不喝怎么受得了，功夫再好，总是个血肉之躯的人。

在潼关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也还能支持，可是这一阵急赶之后，不但又渴又饿，人也累得够瞧的！

渴、饿、累，这三者似乎永远脱不了关联，越是渴饿的时候就越容易累，皇帝还不差饿兵呢，肚子里没东西哪来得力气跑路。

李德威原打算在路上买点吃喝，可是由“潼关”经“华阴”、“华林”、“渭南”，无论是大小城也好，小村镇也好，就是没一处卖吃喝的，往日那些店全关了门，就连常见的茶棚也没人了。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他体验到了一点，那就是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腰缠万贯也没用，金子、银子不能当饭吃，当水喝。

兵荒马乱的时候，谁会把能吃喝的东西卖给别人，谁不存粮。

谁还有那心情出来卖吃喝？大白天里，桥头冷清清的，一眼看去难看见几个人影。这和往日折柳话别，车马来往挺热闹的“灞桥头”大大的不同。

他曾在那儿吃喝，曾在那儿杀“满奸”的那个卖酒棚子里也没人。

炉灶坏了，桌椅倒的倒，毁的毁，一片狼藉，一片凄惨。

远望“长安”城城门楼上高高悬挂，迎风招展的那面黄色的旗帜，李德威只觉得它刺眼，而且刺得心疼。

长安易帜，陕西变色，长安城里的人怎么样，西五省上千万的百姓又怎么样？

他执掌“银牌令”，负责西五省平安，防的是“满洲”强敌，不料“满洲”强敌并未得逞，这发号司令的中枢所在陕西，却落进了贼寇李自成的手里。

他何以对“银牌令”？何以对陷于水火之中，铁蹄之下，辗转呻吟，备受蹂躏的成千上万百姓？

李德威心急如焚，冷汗涔涔而下。

他站在“灞桥”桥头正失神间，突然——

“李大侠！”

有个充满惊喜，带着颤抖的话声叫了他一声。

李德威一震惊醒，霍然转头望去。

“灞桥”下，那一片土坡上站着个人，是个年纪轻轻的要饭化子，赫然是凌风。

李德威饥渴全忘了，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突然看见了一条船，他腾身掠了过去。

他劈手抓住了凌风的胳膊，急急问道：“兄弟，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

会让李自成……”

凌风的声音突然间变哑了：“李大侠，这儿说话不方便，咱们换个地儿吧！”

李德威道：“哪儿？”

凌风道：“您跟我来就是。”

话落，转身沿着这片土坡，顺着一带碧水往西驰去。李德威立即跟了上去。

凌风一口气奔出了近百丈，然后翻上河岸一头扎进了一片小树林里。

树林子中间两棵树之间放着张破草席，地下铺着一片干草，显然这就是凌风的“住处”。

只是，眼前只直这么一个“住处”，却不见别有住处，也没见到别的人。

李德威道：“陶堂主他们呢？”

凌风神色为之一黯，道：“您先别问他们几位了，请先坐下来歇歇吧。”

李德威着实是够累的，矮身坐在了那片枯草之上。

凌风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伸手从枯草底下一摸，摸出一个小蒲包来，道：“李大侠，我这儿还有点吃的，您先吃点东西……”李德威也着实饿，可是他没心情吃，抬手拦住了凌风，道：“不忙，我还不怎么饿……”

凌风道：“您就别着急了，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急又有什么用？老实说我比您还急，每天站在这片树林子外头四下望着，望了好些日子了，直到今天才把您给盼了回来……”

李德威道：“我回来得太迟了！”

凌风没说话，沉默了半天才道：“您怎么到现在才回来？”李德威道：“这个呆会儿再说，呆会儿我自会告诉你，兄弟，你先告诉，陶堂主他们几位怎么样？”

凌风眼红了，脸更白了，神情也更憔悴了，唇边掠边一丝悲惨寒意，道：“李大侠，就剩我一个人了，陶堂主为留个能说话的人，所以让我早一步出城，要不然连我也……”

喉头像突然被什么堵住了，没能再说下去。

李德威身躯暴颤，如刀割心，他想窜起来，可是毕竟他忍住了，道：“李自成的人？”

凌风道：“贼陷长安的时候我不在城里，等平静之后我进去看过了，他几位都躺在‘督帅府’里外，混身上下没一块好地儿！”

李德威两眼也红了，缓缓说道：“好狠啊！好毒。”

凌风道：“城里防守相当严密，我没办法把他们几位的尸体运出来，只有任他几位留在那儿，这已经是三天前的事了，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李德威道：“都因为我一个人，害得陕西陷贼，生灵涂……”

凌风摇摇头，道：“李大侠，话不能这么说，这是气数，也是命运，独木难撑大局，您一个人又能怎么样，咱们只防‘满洲’那一伙人了，却没想到李自成乘虚来这么一着辣的。”

李德威道：“不管怎么说，我对陶堂主几位……”

凌风截口说道：“李大侠，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谁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谁都是血肉之躯的人，谁该死？谁不该死？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几位为正义而死，为护国而亡，死的悲壮，死得轰轰烈烈，这岂不比江湖刀口舐血，路死路埋，沟死沟埋强得多！”

李德威道：“话是不错，只是，唉！人都没了，还说这个有什么用，兄弟，这笔血债我记下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我会讨回来的……”

凌风道：“您错了，李大侠，这笔血债不是某个人的，是成千上万的同胞的，要讨咱们该一块讨，不为某个人，为的是咱们的同胞，他几位也不是为谁牺牲为谁死难的，他几位为的是朝廷，

为的是祖先留传，属于自己的土地，为的是自己，也为自己的后世子孙。”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兄弟，多谢明教，我问问杨姑娘祖姑娘……”

凌风摇摇头，道：“陶堂主几位护的就是督帅府，可是在那残破塌毁的督帅府内外只看见了陶堂主他们几位，却没见着杨姑娘、祖姑娘还有沈姑娘三位，这几天我一直在打听她三位的消息，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摸到一点儿！”

李德威道：“她三个哪里去了？”

凌风摇头说道：“城破陷贼的时候，我不在城里，杨姑娘有过人的能耐，祖姑娘有超人的智慧，或许她三位已经平安地冲出去了。”

李德威沉默了片刻之后才道：“但愿如此了，杨姑娘帅府千金，祖、沈二位姑娘都是托庇帅府，我没能护住杨督帅已经是罪该万死，断不能再让她三位受到伤害了！”

凌风道：“吉人自有天相，她三位应该已经平安冲出去了！”

“兄弟，”李德威道：“‘满洲’那批人跟祖、师、海三家有什么消息？”

凌风摇头说道：“城乱的时候，没见他们露面，城陷这几天以来，也没他们的消息，事实上这些日子来往长安的人少得可怜，甚至除了您之外根本没见几个人，想必他们都已经离开‘陕西’了。”

李德威道：“李自成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个人，怎么个来历，怎么个出身，怎么会有这么多能征惯战之士，怎么会有这么雄厚的实力？”

凌风道：“这个这几天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小名黄来儿，长大之后改名鸿基，到后来改名为自成，号鸿基。在前些年他曾经征兵勤王，投‘甘州’总兵杨肇基

营当一名队长，隶属参将王国麾下，后来王参将奉调过金县，部下哗饷，李自成杀了县令跟王参将，就造了反。那时候有个安塞人叫高迎祥的，纠饥民为乱，与李自成是甥舅关系，李自成放了他，这一带声势就更浩大了，加之江湖不断报到他那儿托身，就更加如虎添翼。前些日子他突然低声下气托人进贿都指挥使陈奇瑜左右幕僚请求安抚，陈指挥使因为杨督帅返京不敢跟他打，竟糊里糊涂接受了，这接受不要紧，长安城大街上都是大摇大摆穿黄衣的人，他们的人堂堂皇皇的进了城，进城的当天晚上就来了个里应外合，一夜之间就陷了长安……”

李德威道：“好糊涂的陈奇瑜，难道他就没跟杨姑娘商量……”

凌风道：“八成儿没有，你想想，李自成是重贿陈奇瑜左右的幕僚，这些幕僚明知陈奇瑜一跟杨姑娘商量，事一定难成，他们拿了人家的钱，自不能让事不成，钱拿了，连自己的命也没有了。”

李德威道：“贪官污吏，卖国求荣，贪一时之小利害生民于水火，陷雄关重镇于贼手，断送朝廷命脉，使得朝廷陷于内忧外患，背腹受敌的极度困境，他们的罪行虽百死不足赎。”

凌风叹了口气，道：“这些事儿也都无巧不巧地碰在了一起，督帅遭难，您又迟归……”

李德威摇头说道：“你不知道，这都是李自成一手安排的锦囊妙计……”

接着，他把被困、脱困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凌风惊声说道：“怎么说，您让李护卫先回来了？”

“是啊！”李德威道：“难道他没回来？”

凌风道：“没有，他若回来了不就好了么，只要他送信儿回来，杨姑娘一定提高警觉，李自成的阴谋也就不会那么容易得逞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照这么说，他是没能逃过闯贼那些人的毒手。”

凌风点了点头，道：“八成儿……”

目光一凝，道：“李大侠，照这么说，杨督帅恐怕凶多吉少了。”

李德威脸色变了一变，道：“我不敢说，万一杨督帅要真……李自成虽万死也难赎他的罪……”

凌风道：“他怕什么罪不罪？他要怕这个当初也就不造反了。”

李德威扬起双眉，道：“说来说去，头一个该杀的应是曹化淳。”

凌风道：“他怎么了？那姓牛的老头儿不是说……”

“你信么？”李德威冷笑一声道：“他这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咱们没见过曹化淳或许难以认出他的真假，杨督帅可算得他的旧识，岂有看不出他真假的道理，再说当日曹化淳见杨督帅的时候我也在座，他要是易过容、化过装，绝难逃过我这一双眼。”凌风道：“这么说那曹化淳是真的！”

李德威道：“是真的，根据他的心性为人，我断言他通贼卖国。”

凌风道：“可是京里没他南来的消息！”

李德威道：“曹化淳可能欺君蒙上，私自出京，那密旨假得了，玉玺也无法仿照，一定是曹化淳他偷盖玉玺，假传圣旨，赚走杨督帅把西半壁江山拱手让人。”

凌风道：“要真是如此，曹化淳他可真是罪该万死。”

李德威冷哼一声道：“当着那姓牛的老贼我所以没点破，就是怕打草惊蛇，跑了曹化淳，暂且让他逍遥些时日，等我进了京，哼哼，曹化淳，我看他还能往哪儿跑！”

凌风道：“怎么？您要上京？”

李德威神色微微一黯，道：“陕西陷贼，西半壁江山难保，朝廷兵马溃不成军，毫无斗志。单凭你我几个江湖人无力回天，一为铲除曹化淳，免得他再残害忠良，暗中卖国，二来，我不得不防北扰……”

凌风道：“李自成北扰一时半会儿恐怕不大可能。”

李德威道：“怎么？”

凌风道：“李自成现在在氏安称王了，取了个国号叫‘顺’，听说马上还要置官设科取士呢！照这么看他是想当皇上了，所以他陷‘长安’后，府库千百万都成了他的，要什么有什么，您看他还会北扰么？”

李德威道：“李自成现在长安么？”

凌风呆了一呆道：“这我就知道了，我这是听说的么，不过却没听说有谁看见过李自成进长安！”

李德威道：“这么说我就更不得不防了，他很可能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假意在长安称王，改元、僭国号、置伪官煞有其事，让朝廷以为他心满意足，耽于享乐，不思北扰，自己暗中带大军悄悄北上……”

凌风道：“你看会怎么样？”

李德威道：“我不敢说一定，不过有备无患，防着点儿总是好的，从杨

督帅被赚遭掳，跟我被困死谷险些死，这些事看来，闯贼手下不乏谋士，而且颇为高明，不容轻视……”

凌风道：“这么说您何不混进城去打听打听……”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我正打算进去！”

话落，他就要往起站。

凌风伸手拦住了他，递过那小蒲包，道：“兵荒马乱的时候路上没卖吃喝的，您一定饿了，没什么好东西，您多少吃点儿，也好饱饱肚子，长长精神。”

李德威苦笑说道：“兄弟，我心急如焚，纵有山珍海味也难以下咽……”

凌风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纵不为别的您也得为一身力气。”

的确，肚子里没东西，能使人手脚酸软，身子发虚那还能办事？

李德威知道凌风说的是理，也情知自己不吃点东西怎行，当下就不再客气地接过那小蒲包，道：“兄弟，咱们分着吃，吃饱了好办事。”

凌风摇头说道：“我刚吃过，不饿，您一人儿吃吧！”

打开蒲包看，没什么东西，一块既干又硬的大饼，几块油肉，但在此时此地已经是相当难得，金不换的东西了。

一看这些东西，李德威就明白凌风不是不饿，而是怕他不够吃，他什么都没说，撕了一块大饼硬塞给了凌风，凌风还待抵拒。

李德威正色道：“兄弟，要吃咱们俩一块儿吃，要不吃咱们俩都不吃，你让我一人儿吃我能下咽么？再说待会儿出力气办事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吃吧，赶快吃，事不宜迟，吃完了咱们就进城去。”

凌风没再说话，伸手接过了半块大饼，刚接过半块大饼，两眼突然一红：“这些吃的还是我出城时，云分堂主给我预备的。”

李德威知道他为什么难过，心里也是一惨。

别看凌风嘴上会说，人总是人，人心是肉做的，亲手足，一家人般的伙伴没了，心里哪有不难过的。

他没即时说话，沉默了一下才道：“兄弟，那就别辜负云分堂主这番心意，吃吧！”

凌风没说话，低着头咬了一口大饼。

李德威也咬了一口，他只觉这大饼难以下咽，那倒不是因为大饼太干，而是他心里难过得慌。

又是一个上灯的时候，长安城静静的坐落在暮色中。

城门开着，可是进出没几个人，冷清清，静悄悄的。

照这情形看，想必那“开元寺”前也是冷清寂然一片了。如今城门楼上那面黄旗看得更清楚了，连上面的字都能看见！斗大、血红的一个“李”字！

凌风望着城门那两盏大灯惨白的灯光下那片冷清景象直发愣，诧异地道：“昨天两扇城门还关着，不准人进出呢，怎么今儿个就开了城了。”

李德威心有点疼，道：“也许他们知道我回来了！”凌风两眼一睁，道：“对了，李大侠，他们有人认得您是不？”李德威点了点头，道：“见过我的人有限。”

凌风指着城门口来回走动的几个挎刀持枪贼兵，道：“万一他们安插个认识您的在里头，岂不麻烦。”

凌风一说，李德威也注视城门口一会，道：“经你这一提，我也想起了，你这身打扮恐怕也无法安安稳稳的进去，咱们不走城门，换个地方翻墙进去。”

凌风点头说道：“对！您跟我来，我有个地儿他们不会留意，前些日子我就是从那儿进出的。”转身往东掠去。

李德威提一口气，腾身跟了上去。

凌风一口气跑了四五十丈，然后在城墙下停了步，住城墙根儿一指，道：“就是这儿，您看。”

李德威凝目一看，只见城墙根儿有条干了的小水道，城墙根儿那个洞还不及半人高矮，有几根儿臂粗细的铁栅拦着，旁边长

满了野草，不知道的人还真不会注意这儿有这么一条干了的小水道。

李德威道：“这几根铁栅……”

凌风道：“我早就把它弄松了，一拿就可以拿掉。”说着蹲下身去伸手一托一拉，果然把几根铁栅一根根地全拿了下来，他扭回头抬眼说道：“我先进去了，恐怕得委屈您蹲着爬进去。”

两膝往下一跪，一头就钻进了洞里。

没办法，李德威只得依着葫芦画样地爬了下去。

进了城，凌风又把那几根铁栅一根根地插好，道：“不能让他们瞧出异样，要不然这条路就没了。”

站起来又道：“李大侠，咱们先上哪儿去？”

李德威脸上掠过一丝异样神情，道：“我想先回督帅府看看去。”

凌风微一点头，道：“我带路，您跟我来吧。”

一躬身，转身向夜空中掠去。

凌风到长安的日子虽然不及李德威多，可是由于他常往外头跑，所以长安城里的每一条街道他早就了若指掌了，在他的前导下，没多大工夫就到了督帅府。

凌风经验历练两称丰富，他离督帅府还有十来丈距离便停了身，躲在暗处先打量“督帅府”四周。

李德威明白他的用意，也没躁进，站在暗处隔十几丈地把一双目光移向坐落在夜色中的“督帅府”。

如凌风所说，督帅府已经被毁了。

门头塌了，大门倒了一扇，门边那围墙也塌了好几丈一块，门口那高可摩天的旗竿还矗立着，只是上面那面旗没了，那一盏灯也没人点燃，在夜色中不住随风晃动。

透过那缺口的围墙看，督帅府里一定遭受了贼兵相当的糟蹋。

前后不过几天，偌大一座督帅府已变了样儿，后院小楼依旧，但已人去楼空，那楼中人儿吉凶未卜，生死不明，李德威百念齐涌，看得一阵阵的难受。

只听凌风道：“李大侠，咱们进去吗？”

李德威点头道：“进去。”

凌风答应一声，当先掠了出去。

凌风是“穷家帮”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名列总堂三俊之一，一身所学不俗，即使遭遇突如其来的偷袭，他也可以应付，何况有自己跟着，纵然凌风应付不了还有自己。所以李德威并没有拦他。

两个人一前一后从那围墙的缺口里进了督帅府。

凌风似乎知道李德威的心意，在前院停都没停地便直扑后院。

进了后院再看，亭、台、楼、阁，甚至一草一木都是好好的，只是黑漆漆的一片，寂静空荡，好不凄凉。

望着眼前的一切，李德威忍不住一阵心酸。

只听凌风道：“您要不要进各屋去看看？”

李德威微微一摇头，缓缓说道：“不用了！”

伤心处，越看岂不越伤心。

凌风望着眼前的一切，脸上也明白地流露出一份难受。

“陶堂主几位的尸体不见了……”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可能是他们移走了！”话声方落，忽然一个低沉话声起自小楼后那一片暗影中：“死的人多呢，他们是不会管的，是我……”

李德威两眼寒芒暴射，直逼话声传来处。

凌风一惊色变，跨步越前，冷然说道：“哪位高人隐身在此……”

只听那低沉话声道：“姓蒙的当不起你这高人二字，小要饭的，咱们是一条路上的。”

随着话声，小楼后暗影中走出个人来，正是穷神蒙不名。

蒙不名是蒙不名，可是他已跟往昔判若两人，那玩世不恭的神情已不见了，现在是一脸的凝重神色。

凌风慌忙上前了步，抱拳躬身：“原来是蒙老……”

蒙不名摆手道：“小要饭的，别多礼了，陶一寿几个是我收的尸，我把他们全埋在楼后了，你进去看看吧！”

凌风单膝点地，道：“穷家帮存殁俱感。”

腾身扑向小楼后，鹰隼一般。

李德威微一抱拳，道：“没想到蒙老还在长安，蒙老大义，李德威感同身受。”

蒙不名掠过一丝苦笑，道：“小伙子，别跟我客气了，说什么大义，蒙不名差点没羞煞愧死，人死收尸，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李德威道：“蒙老，长安陷贼，陕西遭劫，其咎在我。”

蒙不名道：“什么其咎在你，蒙不名没伸手管这件事便罢，既然伸了手，我也少不了一份责任，其实……”

顿了顿，道：“小伙子，我若不是事后明白了内情，现在见了面我非狠狠给你几下不可，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怎么能随便往外跑？”

李德威道：“蒙老知道内情了？”

蒙不名点点头道：“我宁愿不知道，知道了心里更难受，杨宗伦这么一根擎天柱，竟遭奸人陷害，贼寇玷辱，这世上还有天理么？”

李德威道：“蒙老可有杨督帅的消息？”

蒙不名沉默了一下才道：“杨督帅已经被害了，就在长安陷贼的那一天。”

李德威心神猛震，心胆俱裂，一步跨到，伸手抓住了蒙不名，道：“你怎么说？”

蒙不名脸上掠过一丝抽搐，道：“小伙子，你何必让我再说第二遍！”

李德威脸色煞白，目眦欲裂，道：“是谁……”

蒙不名道：“李自成手下大将李友。”

李德威道：“此贼现在……”

蒙不名道：“就在这长安城中……”

李德威怒哼一声，闪身要动。

蒙不名反手一把拉住了他，道：“小伙子，你执掌‘银牌令’，应是当代英杰，怎么这么不能作小忍，等等，我还有要紧事告诉你。”

李德威缓缓敛去威态，老半天才趋于平静，道：“我誓杀此贼，蒙老有什么话请说吧！”

蒙不名放开他，道：“小伙子，这头一件事，我告诉你，我已经派罗汉小两口儿去打听杨姑娘和祖姑娘的消息了，我不知道她们现在在哪儿，不过我知道她们俩都平安……”

李德威道：“多谢蒙老。”

蒙不名道：“杨姑娘有过人的能耐，无论胆识、所学都愧煞须眉。祖家姑娘更擅‘天竺’摄魂大法，她们俩做伴，绝不碍事的。”李德威道：“蒙老大义，也偏劳罗汉跟赵姑娘了！”

“别客气，小伙子，”蒙不名道：“应该的，你是为谁，我们又是为谁，只是，小伙子，能不能打听到她们俩的消息，我没把握。”李德威道：“蒙老有这番心意，已经够让人感激的了，何敢奢求。”

蒙不名沉默了一下，道：“第二件消息可不大好……”李德威道：“蒙老请说，我受得了。”

李德威道：“这些凌风已经都告诉我了。”

“还有，小伙子。”蒙不名道：“刚才我说的这些虽属事实，可是却只算虚招，他另有实招……”

李德威心神一震，道：“他带着人北扰去了？”

蒙不名一怔凝目道：“小伙子，你知道了？”

李德威道：“我只是猜测，却不幸被我料中，蒙老，事不宜迟”别忙，小伙子，”蒙不名忙一抬手，道：“我要多告诉你一点，北上之后好把知道的往上报，以便朝廷采取对策……”李德威道：“多谢蒙老。”

蒙不名摆摆手，道：“别谢了，小伙子，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朝廷内忧外患，背腹受敌，朝里还有那么多卖国的奸佞，大明朝的命运实在令人担忧啊。”

李德威心急如焚，道：“蒙老，我这就连夜北上……”蒙不名道：“小伙子，你一个人起不了大作用，独木难撑大局，你再能再狠也斗不过那成千

上万的兵马，以我看你不必在半路耽误，还是绕道北上把所知道的上报朝廷吧！”

李德威道：“多谢蒙老明教，我这就告辞。”

一抱拳，就要走。

蒙不名答了一礼，道：“你去吧，杨、祖二位有了消息，我自会赶去把你的去向告诉她二位的，或许咱们北边有再见之日。”李德威没再多说，又谢了一声，腾身掠去。

凌风自楼后掠出，满脸是泪，冲蒙不名曲膝一拜，电射而起，跟了出去。

蒙不名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叹了口气，道：“星入月中，主国破君亡，但愿这只是无稽之谈……”

夜色宁静的！

长安城的今夜更是宁静。

长安一片月，万户织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今夜酹廿月，园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能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广幌，双照泪痕干。

诗人笔下，长安城的夜不但美，还带着动人的凄楚。这座朱门玉阶的大宅院里，夜的气息并不太浓厚，因为它灯火通明，光同白昼。

在这多而亮的灯光下，这座大宅院里没有黑暗也难找到一片暗影。

灯光下看！

那广大深沉，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的后院里，或走廊上，或假山前，隔不多远便是一个腰佩长剑的黄衣人，个个手抚剑柄，神情肃穆。

后院里有座精雅小楼，有灯光，不过要比别处暗得多。暗的灯光微透纱窗，那情景，带着旖旎，引人遐思。长安城到处，多少还有点血腥味，而这座大宅院里，尤其是这座广大深沉的后院，却是干净的。

后院的夜色相当静，虽然到处是人，可是连一声咳嗽都听不见，那些个黄衣人一个个跟泥塑木雕的一般。

蓦地里，噗、噗、噗三声轻微异响划空响起，后院东南角那三盏灯突然灭了。

后院里马上有了动静，四名黄衣人由不同的站立处行动，疾若鹰隼地往灯灭处扑去。

另四个黄衣人腾身拔起，直上四方屋面。

就在这时候，后院西南角忽然人影一闪。

马上让人发现了，叱喝声中，两名黄衣人抬腕出剑，闪身飞扑，一气呵成，两柄长剑寒芒吞吐，直往西南角卷去。

那扑往东南角灯灭处的四个黄衣人立即掠了过来。

唯独站在四方屋面的那四个黄衣人没动。

也就在这时候，后院东北角有条人影一闪，悄无声息，点尘未惊地没入了那精雅的小楼里。

转眼工夫之后，楼头那间华丽、温馨，还带着酸人气氛的卧房里昏暗的灯光下出现个人。

是李德威。

他站在一张锦帐低垂，床前皮靴花鞋并排儿摆的牙床前。照这旖旎的情

景看，牙床上不但有人，而且还枕上人头成双。

岂料，李德威双眉扬处，忽然冷哼了一声：“好狡猾的东西！”他转身一掌震碎那两扇纱窗，腾身穿了出去，飞星陨石一般落在了后院的正中央。

冷叱陡起，寒芒疾闪，四方屋面上四个黄衣人连人带剑由屋顶凌空扑下，只见四道匹练下卷，威力万钧，声势惊人。李德威冷哼一声，鱼肠剑出鞘。

挺臂上举，振腕一绞，金铁交鸣声中，四道匹练也似的剑芒倏敛，四个黄衣人随即散落四下。

李德成一剑击退四个剑术高手，鱼肠剑往怀里一抱，冷然说道：“我找李友！”

只听后院西一间没点灯的小屋里响起了闷雷般粗暴话声：“那你找错地儿了，姓李的在这儿。”

那间屋的两扇门突然开开，大踏步走出一人，是个黄衣大汉，这黄衣大汉好不威猛慑人。

他，身躯魁伟高大，当真有膀三停，腰十围之概，浓眉、大眼、满脸横肉，一圈络腮胡。

衣襟敞着，袖子卷着，胸口、胳膊上，满是密而浓的黑毛，单看这，他就不愧是李自成麾下的一员大将。

他，右手抬着一样兵刃，那是一柄大刀，连刀带柄，足长一丈，刀身厚背、薄刃，光芒森白，冷意逼人。

丈余处停步，他把刀往地上一顿，震得地皮晃动，一双环眼中凶光闪动，直逼李德威，道：“你要找我？”

李德威目眦欲裂，冰冷说道：“你就是李友？”

“不错！”黄衣大汉一点头道：“闯王驾前大将军李友就是我，你是个干什么的？”

李德威取出了那面“银牌令”，道：“你认得这个么？”李友环眼中凶光一闪，“喔”地一声道：“原来你就是那个什么‘银牌令’主的传人，把‘满洲’一干高手跟祖、师、海三家搞得七荤八素，鸡飞狗跳那个姓李的小子，你的命好大啊！”这最后一句显然是指李德威被赚遭困一事。

李德威翻腕收起了“银牌令”，道：“你认得我那就好说话了，杨督帅呢？”

李友道：“你问那老倔头杨宗伦么，给他荣华富贵，高官厚爵他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心头一时火起，一刀给砍了。”李德威道：“这么说杨督帅是你杀的？”

李友道：“不错，我杀的人多了，何足一个杨宗伦？”李德威道：“你可知道，杀害托土封疆的朝廷大员，该当何罪么？”

李友狂笑一声道：“连大明朝的江山马上就是我们闯王的了，杀一个杨宗伦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德威道：“论大，杨督帅是朝廷柱石，国之干城。论小，杨督帅布政五省，万民崇敬，你们何忍……？”

李友哈哈一笑道：“杨宗伦对大明朝来说，确实是架海金梁擎天柱一根，也确是个万民钦敬的好官，可是对我们闯王来说，却是个最大的冤家对头，最大的障碍，我不杀他杀谁？”

李德威道：“杀人放火，为害民间，流窜四处，蹂躏百姓，陷万民水火，使生灵涂炭，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妻离子散，杀朝廷之重臣，趁火打劫，

落井下石，你们罪该万死！”

鱼肠剑往前一指，连人带剑扑了过去。

冷叱两声，两名黄衣人抖剑拦截，直迫鱼肠剑。

李德威悲怒出手，自是全力施为，鱼肠剑闪处，血雨横飞四溅，两名黄衣人拦腰断为四截。他停也没停地便又扑向李友。

李友勃然色变，一声霹雳般怒喝：“好小子，竟敢伤我护卫。”

大刀一抡，刀花闪起，拦腰扫了过来。

李友不愧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员悍将，力大刀沉。这一刀威力千钧，刀风呼呼作响。

兵刃一寸短一寸险，李德威吃亏在鱼肠剑轻短，却也不敢轻攫锐锋，脚下滑动，身躯一旋，连人带剑直往左闪去。

两名黄衣人悄无声息的抖剑欺到，剑芒直指李德威背心要害。

李德威像脑后长了眼，提一口气身躯突然拔起，半空中一个跟头往后翻去。

他躲开了两个黄衣人的偷袭，而且恰好到了两个黄衣人背后，两个黄衣人情知不好，心胆欲裂之余便要提气前纵，奈何他两个不及李德威快，脚下刚动，李德威的鱼肠剑已拦腰扫过。

一转眼间连毙四名黄衣人，李德威威震全场，其他的黄衣人一时都没敢再轻举妄动。

李友环目圆睁，须发皆张，怪叫一声，抡刀便砍。

李德威这回没躲没闪，吸一口气单臂凝力，抖起鱼肠剑直向李友大刀刃锋点了过去。

李友冷哼一声道：“怎么，你要跟我碰硬的，好啊！”

大刀往前一送，“当”地一声金铁交鸣震响，火星四射，李德威鱼肠剑只微微往上一扬，李友一柄大刀却刀光激荡，斜斜往一旁荡去。

李友虽是李自成一员悍将，可是他只是马上了得，刀沉力大，万夫难敌，而马下这种以轻巧快速，招式奇奥取胜的“短打”，他显然逊李德威多多。

大刀斜荡之后，他门户大开，李德威如影附形，一步跨到，鱼肠剑一闪，硬生生把李友一只右臂齐肘削断。

李友再凶悍，他毕竟是个血肉之躯的人，不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如何能禁受得住这个。

断臂握紧大刀，带着血腥飞出老远，他大叫一声，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地上。

李德威再跨一步，鱼肠剑那断金削玉，吹毛断发的锋刃正抵在李友的咽喉上：“杨督帅的遗体在哪里？”

四周那些黄衣剑士吓呆了，也有所顾忌，没一个敢动一动。李友脸色都变了，头上见汗，浑身颤抖，脸上的肌肉不住抽动，两颗眼珠要夺眶而出，可是他紧闭着嘴，连哼也没哼一声。一条人影掠到，是凌风，他微一躬身，道：“李大侠，没找到。”李德威道：“不用找了，我要让他告诉我！”

鱼肠剑往上一挥，寒光闪处，李友的左脸上添了一道血口子，刹时间脸上全是血。

李友哼了一声，身子猛然一抖，却仍没说话。

凌风双眉一扬，道：“我倒要看看你一身骨头有多硬。”左掌一挥，抓在了李友的左肩上。

刹时，李友的身子又抖了起来，他咬着牙，瞪着眼，狰狞怕人，却仍是一声没吭。

凌风冷笑一声道：“好啊！真够硬的。”

话声方落，李友的左肩头响起了一阵格格之声，像是铁辗碎了石头一般，紧接着他左肩头渗出了血迹，头上的汗珠每一颗都有豆般大。

肩头碎了，凌风的五指都抓进了他肉里，哪能不疼。

突然，他大喝一声，挺腰腾身，双脚直向凌风下阴踹去，敢情他想作困兽之斗，孤注一掷，拼了凌风。

凌风是“穷家帮”年轻一辈里的佼佼者，身手在当世武林中足列一流，‘穷家帮’派来长安的高手伤亡殆尽，全死在李自成手下黄衣剑士之手，只见他一侧身，左掌疾挥了下去。“叭”地一声，李友一条腿硬被他一掌砍断，大叫一声又躺了下去。

紧接着，凌风扣进李友左肩的右手又一抖，李友身子一挺，立即昏死了过去。

凌风松了手，冷笑一声道：“你少给我装死。”

那血淋淋的右掌一沉，向李友胸口拍去。

李德威及时伸手一拦，转过身去扬声道：“你们谁告诉我杨督帅的遗体在哪里？”

那些黄衣人个个面无人色没一个说话。

李德威提着鱼肠剑，逼了过去。

那些黄衣剑士蓦然一惊，纷纷向后退去。

李德威冷然说道：“别等我出手，否则的话你们一个也难幸免。”

忽听一名黄衣剑士说道：“杨宗伦的尸首让我们将军丢下‘终南’深谷喂狼了。”

李德威心神刚震。忽听背后“噗嗤”一声，回头一看，只见凌风，一只脚齐脖子没入了李友胸膛里，李友嘴里冒血，惨不忍睹，凌风身躯剧颤，眼都红了。

李德威心如刀割，强忍两眼热泪，缓缓转过脸去，道：“你这话当真？”

那黄衣剑士忙点头说道：“真的，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李德威两眼泪光闪动，双眉扬起，杀机现于眉宇。那些黄衣剑士机伶寒颤，转身要跑。

李德威长啸一声，挥剑腾起，惨呼盈耳，剑气一闪而敛，李德威站在那儿，鱼肠剑下垂，一动不动。

那些黄衣剑士倒了一地，个个都是腰拦断为两截，鲜血、肚肠洒得到处都是，一时间这大宅院后院成了罗刹屠场，惨不忍睹。

还有一个黄衣剑士，他手握着长剑傻在了那儿，突然两腿一弯，直挺挺跪在李德威面前。

李德威两眼直望，目光赤红，木然说道：“你走，告诉李自成，叫他引颈等死。”

那黄衣剑士一怔，站起来腾身拔起，一溜烟般射出了后院。李德威缓缓低下头去，身躯泛起了颤抖。

凌风突然大叫一声从李友胸膛里拔出那只脚，猛然一脚把李友的尸体踢出了老远。

太阳在上头烤着，偶尔一阵风过，吹起满天的黄尘，黄尘跟雾一样，老半天落不下去，要碰见这阵黄尘，不但有对面不见人之感，等黄尘落下之后，整个人都变成了“黄”人！李德威就碰见了这阵黄尘，可是他没抬手去掸，跟个没事人儿似的依然缓步走他的。

他脸色木木然，一点表情都没有，眉宇间一股冷肃之气逼人。

前后不过几天，他像变了一个人。

只他一个人。

凌风不知哪里去了。

这条路是“吕梁山”跟“霍山”之间的一条狭谷般大道。

在这条大路上，有几个著名的城镇，像临汾、洪洞、孝义、汾阳、清源、晋源、太原都在这条大路上。

可是这几个地方都受了刀兵之灾，都蒙了尘，李自成铁蹄所经，留下来只是处处残破凄凉，数不清的伏尸，数不清的扶老携幼，沿途悲哭阵阵洒泪的灾民。

这劫后的一切，李德威越看越痛心，眉宇间那股冷肃煞气也为之越来越浓，越来越毒。

李德威不忍看，可是他不能不看。

北方连年战事，灾民涌入关内，希望在王师的庇护下保住性命，重建家园，已经是够可怜的了。

而远离战火，原以为可以安居乐业，过平安日子的内地百姓，居然也免不了人祸，一个连一个地在同一族类的手中倒下去，家园一处连一处地被同一族类的铁蹄所践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哭黎遍野，哭声震天，孰可忍，孰不可忍？

李德威一路默默地走着，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在在使他难以忍受，可是他脸上没有表情，谁也看不出他胸膛中的悲怒火焰有多高。

黝黑的夜色里，坐落着一座庞大的庙宇般建筑。

朱门高墙，飞檐狼牙，宏伟庄严。

这是“山西”第一名刹“晋祠”。

如今，这座坐落在夜色里，里外漆黑一片的“山西”第一名刹里，有着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哭声。

这阵哭声不是抢天呼地般号陶大哭，而是极力抑制着，充满了怨忿、委屈、痛恨的悲悲切切的哭声。

这种哭声虽远不如那抢天呼地号陶大哭为大，可是远比那种抢天呼地般号陶大哭为悲痛，也远较那抢天呼地般号陶大哭让人心酸，赚人眼泪。

这必然又是那劫后余生，家破人亡，骨肉离散，生不如死的灾民。

李德威正从晋祠前经过，心抽疼了几下。

他没办法进去救助，也没办法进去安慰，需要救助的人，需要安慰的人太多了，多得不可胜数。

他连停都没停地便要走过去。

他不是怕别的，只因为这种哭声使他不忍再听进去。而就在他加快步履要从晋祠前走过的时候，那里外漆黑一片的“晋祠”里突然传出个充满悲忿

与仇恨的极冷话声：“既然要赶尽杀绝，就不必畏畏缩缩，进来就是，我母女等了你们不少时候了。”

是个女子口音。

她显然是冲着晋祠之外的人说话。

这晋祠外头除了李德威之外还有谁？

难道这晋祠之后另隐有人？

要是有人对劫后余生的灾民赶尽杀绝的话，这种事不能不管。

李德威怔了一怔之后，立即停了步。

适时“晋祠”里那先前发话女子一声冷笑：“不必躲了，我母女都不怕你们知道，难道你们还怕我母女知道不成？”人影一闪，那黑漆漆的晋祠门口多了个人，只看得出是个有着无限美好身材的女子，却看不出她多大年纪。

她，穿的是一套全身的墨绿色裤褂，右手里还握着一柄光芒森寒的匕首。

只听她道：“我出来了，要想赶尽杀绝你得先杀了我。”弄了半天是冲他李德威说话的。

显然地，她误会了。

李德成呆了一呆之后，道：“姑娘，我是个过路的。”那女子似乎一怔，道：“你是个过路的？”

李德威道：“是的，姑娘误会了。”

那女子“喔”了一声，话声忽转轻柔，道：“对不起，是我冒失，你请吧！”

话落，她转身就要进去。

李德威道：“姑娘请等一等。”

那女子转回了身。

李德威道：“要有姑娘的冤家对头到来，他来的绝不只一个，下次姑娘不可一个人离开令堂出来，除非令堂在武学上有相当的造诣。”

那女子呆了一呆，似乎也深深地看了李德威一眼，道：“多谢明教，我一时冲动没想到。”

李德威道：“俗话说得好，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我不知道贤母女的冤家对头是何等样人，但由贤母女夜躲晋祠之举来看，贤母女的冤家对头想必是些厉害人物。小不忍则乱大谋，贤母女都是女流，且势力单薄，不如暂时忍忍避一避的好。”话落，转身要走。

只听那女子叫道：“阁下留一步。”

李德威停步，转回了身。

那女子道：“阁下的关注，我母女感激，只是……只是……”话锋忽转：“看阁下走的方向，似乎要往太原去。”

李德威道：“是的，我是要往太原去。”

那女子道：“太原已陷，已经不能去了！”

李德威道：“谢谢姑娘，我知道。”

那女子说道：“你知道么？”

李德威道：“不瞒姑娘说，这一路就是蹑踪而来的。”

那女子怔了一怔道：“人人扶老携幼，争相逃命，你怎么……”

李德威道：“假如人人都只顾逃命，敌人岂不更为猖獗，战乱又何时能平？”

那女子道：“这么说，阁下是要平乱。”

李德威道：“可以这么说！”

那女子道：“阁下一腔热血，万丈豪气，令人敬佩，没想到我母女这趟避难晋祠，竟碰见你阁下这么一位以天下之安危为己任，要拯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侠士，我读过太史公的游侠列传，也景慕朱郭之流，对荆轲、聂政尤其敬佩……”

李德威道：“姑娘高抬我了，江湖末流，但尽匹夫之责而已，何敢上比朱郭荆聂。”

那女子道：“阁下客气了，但凭阁下这腔热血，万丈豪情，以及以天下之危为己任，欲拯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仁心义胆，你比那以慷慨悲歌，秦廷除暴的荆轲毫不逊色。”

李德威道：“姑娘过奖了，我汗颜，也惶恐。”

那女子道：“我姓傅，太原人，阁下……”

李德威目光一凝，道：“姑娘姓傅？”

那女子道：“是的，太傅之傅。”

李德威道：“姑娘跟太原傅青主傅先生可有渊源……”那女子道：“老人家是家父，阁下……”

李德威道：“姑娘可知道令尊故交之中有位布衣候‘银牌令主’……”

那女子道：“老人家说那是他生平唯一知己，也是他生平最敬佩的人，阁下是……”

李德威道：“老人家是我的义父，也是我的授业恩师，我姓李，叫李德威。”

那女子轻呼一声道：“原来你就是……你是不是小黑？”

李德威一怔：“那是我的小名，姑娘知道……”

那女子道：“有一年南宫伯伯到太原来，跟家父把臂言欢提起过，可巧我在旁边听见了，这一晃又是多年未见南宫伯伯了，他老人家好？”

李德威道：“老人家安好，他老人家应召勤王，现在京里。”那女子激动地道：“南宫伯伯复召勤王，李大哥也仗剑江湖，大明朝有救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李德威道：“姑娘言重了，我父子只是尽一己之力而已。”那女子道：“说起来彼此不外，李大哥何用客气，如果不急请进来坐坐……”

李德威道：“我正要拜见傅夫人。”

那女子道：“李大哥请跟我来。”

说完，转身走了进去。

“晋祠”不愧是“山西”第一名刹，不但占地广大，而且建筑宏伟，画栋雕梁，气势为山西其他同类建筑难望项背。“晋祠”一名“王祠”，为祀周祠，周成王九年封叔虞为唐侯，即设都于此。

晋祠的创设甚早，已见于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内。北齐天统年间，曾就此改建“大宁皇寺”。

李德威跟在那位傅姑娘之后直进大殿，那黑漆漆的大殿里，令人有伸手难见五指之感。

傅姑娘一进大殿便道：“娘，您请出来吧，是熟人。”只听神案后传出个有气无力的苍老话声：“砚霜，是哪位熟人哪？”

随着话声，神案缓转出一个颤巍巍的人影。

傅姑娘连忙上前一扶，道：“娘，是南宫伯伯的衣钵传人兼螟蛉义子，就是那位小黑哥，您记得不？”

李德威上前一步冲那人影行下礼去：“晚辈李德威，见过夫人。”

那人影忙答一礼，道：“不敢当，不敢当，哥儿别多礼，我那南宫大哥可安好？”

李德威道：“多谢夫人，家义父安好。”

傅姑娘道：“娘，南宫伯伯应召勤王，现在在京里。”那人影“喔”地一声道：“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大明朝有效了，我就知道你南宫伯伯不会坐视……”

她顿了顿又道：“砚霜，有你李大哥在此，咱们谁也不怕了，把灯点起来，让我看看你李大哥。”

傅姑娘答应一声转身走向神案，眼前一亮，神案上一盏破油灯点了起来。

如今，李德威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傅夫人跟姑娘傅砚霜了。傅夫人衣着朴素，相貌慈祥，自然流露着一种雍容气度，一看就知道出身大家，有很好的教养，只是脸色苍白，两眼红丝，憔悴得不得了，也显得很虚弱。

傅姑娘砚霜约摸十六七岁，黛眉凤目，瑶鼻檀口，清丽若仙，更难得眉宇间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他看清楚了人家母女，人家母女也看清楚了他。

傅砚霜一双美目异彩闪动，口齿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傅夫人却老眼圆睁，脱口说道：“哥儿好俊的人品，只有我南宫大哥才配有这种传人，也只有哥儿才配入我南宫大哥门墙。”李德威微一欠身道：“夫人夸奖。”

傅夫人道：“哥儿，论起来你该叫我一声傅婶儿。”李德威道：“是，傅婶儿。”

傅夫人那憔悴的脸庞上，浮现起一丝难得的笑意，道：“此时此地能碰见哥儿这么个自己人，确实不容易，我跟你砚霜妹离家

避祸，正在难中，咱们只有在这‘晋祠’之中席地坐坐了。”

李德威欠身恭应了一声。

三个人席地坐下，傅夫人目光一凝，道：“哥儿要上哪儿去，怎么到了这儿？”

李德威当即把他接掌“银牌令”，陕西辅佐杨督帅，跟满洲高手及武林四大家周旋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傅夫人老泪双垂，颤声说道：“苍天有知，怎不庇佑好人，杨督帅朝廷柱石，国之于城，布政五省，万民钦敬，这么一位好官竟……！”

李德威缓缓说道：“杨督帅罹难，固属朝廷之一大损失，灾民遍野，哭声震天，尤其令人痛心。”

傅夫人道：“这么说哥儿如今是往太原报仇去。”

李德威道：“是的，侄儿为的不是私仇，为的是大明朝，为的是千万生灵，射人射马，擒贼擒王。”

傅夫人道：“哥儿一腔热血，万丈豪情，仁心义行足以感天动地，惊鬼泣神，令人好生敬佩。只是李自成身周难免不广布死土，哥儿要下手于他，恐怕不大容易。”

李德威眉宇间的煞气闪漾了一下，道：“侄儿也知道不容易，侄儿不惜一死。”

傅砚霜双眉一扬，道：“李大哥错了，也不该说这话，而李大哥是南宫

伯伯的衣钵传人，当今武林之英雄翘楚，满虏入侵，外患更大，李大哥还有更艰巨的任务，怎可不惜有用之身，轻易言死！”

傅夫人两眼一睁，叱道：“放肆，小小年纪，懂什么，怎么好对你李大哥无礼。”

李德威道：“傅婢，霜妹妹说的是情是理，让我汗颜愧煞。”

傅夫人轻轻一叹道：“哥儿是自己人，我也不客气了，你霜妹妹说的不错，你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应该珍惜有用之身，不可轻举妄动。”

李德威欠身说道：“是，多谢傅婢儿教训。”

傅夫人道：“哥儿别客气了，唉，可惜你傅叔不在这儿，要不然能见着你，他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呢。”

李德威目光一凝，道：“傅叔现在……”

傅夫人两眼一红，低下头去。

傅砚霜道：“太原陷落，知爹之名，逼爹效力，爹宁死不肯，被他们抓起来了，娘怕他们拿娘跟我来威胁爹，所以离家逃了出来。”

李德威神情猛震，脸色大变道：“老人家被押在……”傅夫人忙抬头说道：“哥儿，不可造次……”

李德威道：“老人家有难，傅婢儿让侄儿怎么安坐，侄儿若不把老人家救出来，何以对义父，请您告诉我……”

傅砚霜道：“听说爹被他们押在狄村，我跟李大哥一块儿去李德威道：“狄村？”

傅夫人道：“狄村就是大唐开国元勋狄仁杰的故居……”李德威道：“傅婢儿，狄村怎么走法？”

傅夫人道：“狄村在‘首义门’外八里处，从这儿去该往北，约摸五六里远近。”

李德威站起来，道：“您跟霜妹妹在这儿等……”

傅砚霜霍地站起来，道：“我跟李大哥一块去。”

李德威道：“不，霜妹妹，老人家不能没人照顾。”的确，怎么能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家一个人留在这空无人迹的“晋祠”里。傅砚霜没有再说话。

李德威冲傅夫人一躬身，道：“傅婢儿，我去了。”转眼望向傅砚霜道：“霜妹妹，请小心照顾老人家，我熄灯了。”

抬手一指径向着神案点了过去，刹时，大殿里又是伸手难见五指的一片漆黑。

只听大殿里响起了两个话声：

“哥儿小心！”

“李大哥小心！”

却没听到李德威回答。

随听到傅夫人道：“砚霜，走远了，你李大哥是你南宫伯伯的衣钵传人，一身所学恐怕在当世一二人间。”

傅砚霜道：“我要有李大哥这样的身手，爹也不会遭难了，说什么我也得让李大哥教教我武功。”

（就因为有这么一念，后来才成为“洪门天地会”的双龙头，也使得“洪门天地会”成为汉族世胄，大明遗民中，反清复明的一支主力。）

“狄村”不算小，差不多有百十户人家。

这时候家家户户十之八九都熄灯了，只有一两个地方还亮着灯，这亮灯的几个地方中，有一个在村子西边。村西紧挨着几株大槐树下，有这么一户外头挂着招牌，可是已看不清招牌上写的是什么字的人家。

两扇门敞开着，灯光挺亮的，却透射到外头。

里面摆了几张方桌子，有一张方桌上围坐着五六个黄衣汉子，袒胸的袒胸，露臂的露臂，正在那儿猜拳行令。“三桃园”、“哥儿俩好”地大呼小叫着、闹着。

桌上杯盘狼藉，酒菜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旁边站着个身穿粗布衣裤的老头儿，垂着手，哈着腰，一付唯恐侍候不周的模样，看上去好不可怜。

这五六个黄衣汉子正在那儿嚷着闹着。

在村子寂静的夜里，分外的响亮。左右邻舍没人出来干涉。蓦地里一阵狗叫由远而近，那狗叫声呜呜的，尾音拖得长长的，在这寂静的时候，好不刺耳难听。

五六个黄衣汉子一怔，刹时都静了下来。

“娘的，这哪是叫？分明是哭！”

“哼，霉气，我他娘的，最讨厌听狗哭了，一听见这玩意儿，就头皮发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哼，好出息，一天到晚在刀上舐血，在死人堆里打滚，居然听见狗哭就害怕，行了，别天南地北的跑了，回家钻被窝抱老婆去吧。”

“嘿，有老婆我还会往外跑，这一跑可跑对了，今儿个到这儿，明儿个到那儿，看上哪一个，哪一个就是我老婆，一天换一个，高兴起来一天换好几个，多好。”

这番话引起一阵肆无忌惮的得意大笑。

“你小子从穿了这身衣裳之后，到如今换了几个老婆了？”“哈！那还算得过来，把脚指头算上都不够。”

又是一阵粗野骄狂的大笑。

“喂！我说马老二呀，你吃过狗肉没有？”

“吃过啊，怎么没吃过，那一年在陕西，天下大雨，粮都让水泡了，大伙儿没吃的，逮着什么吃什么，只差没吃人了。”“难怪你怕听狗哭，我说马老二，你听说过没有，狗最怕吃狗肉的人，就跟长蛇、蝎子怕专吃五毒的人，可是一旦吃狗的人倒了运，他就会常听见狗叫，常听狗哭还不要紧，他可得留点神，狗会索命。”

“狗还会索命呀！”

“没听过……”

“哈，多么新鲜啊，狗这东西最灵了，一天到晚往乱坟岗跑，吃死人，啃骨头，沾了一身的鬼气……”

“去你妈的，别吓人了。”

“吓人？哼！哼！你听听，狗哭声是不是越来越近了。”可一点也不假，狗哭声一阵阵由村南往村西传，越来越近！“嘿！可真是越来越近了，真他妈的邪门儿啊，难不成真是来找马老二了。”

中等身材，脸上有几个麻坑儿那一个，刚才还一脸的酒意，如今脸色发

了白，两眼瞪得圆圆大大的，一脸的不安。长着一张麻脸的那一个瞅了他一眼，笑笑说道：“马老二，要不要我教你个趋吉避凶的法儿呀？”

那麻子心不在焉地道：“你有什么法子，你又不是茅山老道？”

那马脸汉子道：“我虽然不是茅山老道，可是我懂这邪门玩意儿，只要你把里头的那个让给我，我马上教你。”那麻子一怔，旋即一拍桌子站起来。

“说什么狗索命，敢情你是惦记着里头那娘们儿，他娘的，你真行，唬得我一愣一愣的呀！他娘的！”

另外几个都笑了，拉着他坐下来。

正笑着，面对门儿那个矮个儿目光忽然往外一凝：“看，那是谁？”

麻子抬手就给他一拳：“矮子，你他娘的也来了。”那矮子望着门外道：“真的，有个人走过来了，不信你们看。”几个人转眼往外一看，的确，一点也不假，远处走来个人，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走得挺慢。

麻子忙道：“自己人。”

矮子道：“怎么知道是自己人？”

麻子道：“你他娘的两眼跑你老婆裤裆里去了？没看见他穿的那身衣裳么？”

那人穿的一身衣裳黄黄的，颜色跟他们差不多。

马脸道：“你这才叫有奶便是娘呢，世上穿黄衣的多了，都是咱们的人么？”

麻子道：“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好啊！”马脸道：“你说怎么个打赌法？”

麻子道：“要不是咱们的人，里头那个我就让给你，要是呢？”“那容易，”马脸道：“他是咱们的人，今儿晚上我就站在炕边，侍候你一夜。”

“去你娘的，”麻子一巴掌挥了过去：“你想白看呀。”哄然一声，几个人大笑。

那个人，看似走得很慢，可是不知何时他已然走近了，而且到了门口。

他穿的不是一件黄衣，是件白衣，因为衣裳上满了黄尘，所以远看像是一件黄色的。

这个人满身的风尘，连脸上都是，可是掩不住他那俊逸的人品，也掩不着他眉宇间那股子冷肃煞气。

他背着手，脸上没一点表情，两眼直望着那六个黄衣汉子。麻子低低说了一声：“真邪门儿，怎么没瞧见他就到了。”马脸突然给了麻子一巴掌，道：“马老二，今儿晚上里头那个归我了，哈，今儿晚上我得好好儿乐一乐，真是美家忍受哭美——美死了！”

白衣客一步跨进来，突然冷冷来了这么一句：“酒好喝么？肉好吃么？”

六个人一怔，麻子心里正恼着，霍地站了起来：“什么意思，好吃好喝怎么样，不好吃不好喝怎么样？”

白衣客冷然喝说道：“你们可知道有多少人无家可归，有多少人挨饿么，你们看见那遍野的灾民，可听见那震天的哭声？”六人脸上变了色，麻子一巴掌拍在桌子，震得杯盘乱跳：“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衣客森冷说道：“你们该死。”

另五个一下都站了起来。

麻子大叫一声：“你找死。”

手往桌下一挥，一把单刀已持在手中，跨步欺过去兜头就是一刀。

白衣客冷突一声，右手从背后伸出，只一晃便扣住了麻子持刀腕脉，他左手跟着前挥，麻子的一把单刀到了他手里，他右手扯着麻子往外一抖，麻子整个人离地飞了起来，砰然一声摔在门外两丈多处。他左手往后一甩，那把单刀飞了出去，正插在麻子的心窝上，刀尖透胸钉在了地上，刀把还在乱颤。白衣客这出手，夺刀，抛人掷刀，一气呵成，奇快无比，立时震住了另五个，站在那儿都吓傻了。

矮子个子矮，两只手都在桌面下，他偷偷的要摸刀。白衣客一双锐利眼神立即盯在了他脸上。

矮子只觉那一双目光森冷锐利，跟两把利刃似的，他机伶一颤，硬没敢再动。

白衣客冷然开了口：“我跟你几个打听个人，听说‘太原’有位傅老先生被你们押在‘狄村’，傅老先生现在什么地方？”几个人迟疑着没说话。

白衣客盯着矮子，冷然说道：“你说。”

矮子突然一惊，脱口说道：“在村东……”

白衣客道：“够了，你几个走吧。”

五个人如逢大赦，连桌底下的刀也不要了，一个连一个贴着墙，躲得远远地往外开溜。

白衣客举步上前，伸手从桌上抓起五根筷子，这时候那五个已经都快出去了，个个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拔腿狂奔。可是还没跑出两丈去，就一个个往别跟踉几步爬下了，五个人，人人背心插着一根筷子。

白衣客翻腕取出一块碎银丢在了桌上，缓缓转过身，缓缓行了出去。

那老头儿，吓瘫了在那儿。

村东有一户民宅，外头围了一圈竹篱，竹篱有花有草，挺雅的。

这户民宅门关着，可是里头亮着灯。

四个挎刀黄衣汉子在竹篱外来回走动。

狗刚才哭了一阵，如今哭得更厉害，更难听了。

一个挎刀黄衣汉子不安地道：“今儿个是怎么回事儿，狗老是这么叫。”

另一个还没开口，突然一个冰冷话声代他答了话：“林子里出了凶事儿，死了人。”

眼前不到一丈处多了个白衣客，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眼前四个人，谁也没有看见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四个人一惊，一起抽出佩刀，齐声喝道：“干么的？”白衣客道：“找人的。”

一名黄衣汉子问道：“找人？你找谁？”

白衣客道：“‘太原’傅青主傅老先生。”

四个人脸上变了色，那问话黄衣汉子道：“你找错地儿了，这儿没有姓傅的。”

白衣客道：“是么，我不信，让我看看。”

迈步逼了过来。

那黄衣汉子忙喝道：“站住。”

白衣客跟没听见似的，脚下连停也没停地走了过来。

那黄衣汉子跟身边一个一递眼色，两个人双双抡刀扑了过去。

只听白衣客冷哼一声，只见白衣客右手一扬，两个黄衣汉子连哼也没哼一声，往后便倒，两把刀丢出了老远，一人眉心一个血洞，不住地往外涌血。

另两个大惊失色，心胆欲裂，张嘴便要叫。

可是他们两个太迟了、连声音都还没叫出来，一人眉心便添了个血洞倒了下去。

白衣客人已到了柴扉前，看也没看他们一眼，便推开柴扉走了进去。

就在这时候，两扇屋门豁然大开，灯光外泻，一个面目阴沉的瘦高黄衣人依门而立：“站住，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这个姓傅的。”

白衣客脚下连顿也没顿一顿。

瘦高黄衣人一怔道：“我叫你站住，你聋了么？”

白衣客却仍跟没听见一样。

从两扇柴扉到屋门口能有多远，就这两句话工夫白衣客已然欺近了屋门口。

他眉宇间那股子冷肃煞气逼人，瘦高黄衣人镇定不住了，也站不住了，他要往后退，他双肩刚晃，白衣客一步跨到，右手一抬，寒光电闪，一柄比匕首略长的短剑已抵在他喉咙上：“傅老先生在什么地方？”

难道说瘦高黄衣人这么不济？不，该是白衣客眉宇间那股子冷肃煞气未战已先屈人之志。

那瘦高老人没说话。

白衣客掌中短剑微微往前一送，一缕鲜血顺着剑锋流了下来：“进‘狄村’以来，前前后后我已经整整杀了十个，不在乎多你一个。”

那瘦高黄衣人道：“姓傅的就在右边那间屋里，屋里还有我两个弟兄看着他，两把钢刀架在他脖子上，你敢动我一动，姓傅的他就没命。”

白衣客淡然说道：“是么，李自成把人交给你，是让你好生看着，并不是要你杀他！”

短剑又往前一送，又一缕鲜血滴了下来。

瘦高黄衣人不由往后仰了仰身，道：“这个我知道，可是有人要杀我，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横竖都是死，我何不拉个垫背的。”

白衣客冷冷一笑，道：“好吧，那咱们就赌赌运气吧。”

短剑一偏，剑锋擦着瘦高黄衣人耳下刺过，那持剑的手突出一指点在瘦高黄衣人喉结上。

瘦高黄衣人闭气倒了下去，白衣客却闪身往左边那间屋扑去。

瘦高黄衣人告诉他人右边屋里，他却扑向左边屋。

这是他的智慧，也是他的经验与历练。

左边那间屋里三个人，一个清瘦瘦削，长眉凤目，洒脱飘逸有出尘之概的青衣老者盘膝坐在地上。

两个黄衣汉子站在他身后，各握一把钢刀，可并没有架在青衣老者的脖子上。

门帘猛地一掀，两个黄衣汉子一惊就要动，“噗”，“噗”两声，各人

的眉心涌出一股鲜血，一晃往后便倒。

青衣老者脸色不变，镇定异常，望着白衣客道：“多谢壮士搭救！”

白衣客道：“可是傅青主傅老先生？”

青衣老者道：“老朽正是傅山，请教壮士？”

白衣客恭谨躬身一礼：“傅叔，侄儿李德威。”

傅青主一怔，道：“壮士这是……”

李德威道：“您不知道李德威，您应该记得小黑。”

傅青主又复一怔，霍地站起：“你，你是南宫大哥那位得意高足……”

李德威道：“侄儿姓李，两字德威，这名字还是老人家赐的！”

傅青主伸手抓住了李德威的胳膊，道：“原来你就是小黑，我那南宫大哥每说他有一个能接衣钵的螟蛉义子好徒弟，我也每次怪他不带你到‘太原’来，心里老不舒服，没想到这时候在这劫后的‘狄村’碰见你，我那南宫大哥安好，可曾跟你一块儿来？”

李德威道：“老人家应召勤王，现在京里。”

傅青主道：“那么贤侄你怎么知道我……”

李德威道：“侄儿碰见了傅婢儿跟砚霜妹妹，她二位现在‘晋祠’。”

傅青主脸上掠过一丝喜色，“哦”一声道：“这么说，她们娘儿俩从家里跑出来了。”

李德威当即把碰见傅夫人母女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傅青主道：“这才叫鬼使神差，不打不相逢，也由此可见咱们两家的缘份是多么深，贤侄，自己人，搭救之情我不谢了，走，咱们这就到晋祠去，边走边谈。”

拉着李德威行了出去。

（借这机会略介绍傅青主其人，傅青主，明末“太原”人，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号菴庐，自署公之它，亦曰朱衣道人，幼聪慧，有异禀，博通经史诸子，兼工诗文，尤精篆刻及书画，富藏金石，善鉴别，有当代巨眼之称，明亡，隐于黄冠，精医道多秘方，足以自给，康熙间征举鸿博，人都，疾甚免试，授内图中书，投还，著有霜红龕集，与‘盘屋’李颀，‘石门’吕留良齐名。）

出了门，傅青主一叹说道：“人言百无一用是书生，一点不错，我读书不少，可是到了这时候有什么用，眼睁睁地看着外患压境，贼寇横行，读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现在我不但无力救世，就连自己都保不住，真成了诸葛武侯所说，青春作赋，皓首穷经，诗攻翰墨，唯务雕虫，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腐儒了，早知如此不如当初弃文学武，或者书剑兼顾，跟着南宫大哥跑跑了。

李德威道：“您过于抑贬自己了，诸葛武侯是个文人，不照样使得魏、蜀、吴势成鼎足，三雄并立，自博望坡初用兵，以至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而七纵之，胸藏甲兵数万，连筹帷幄之间，会使风云为之色变，天地为之震惊……”

“贤侄，”傅青主摇摇头，道：“你可是高抬我了，我哪敢上比诸葛武侯！”

李德威道：“一样的，傅叔，武将效勇，文臣献智，各擅其长，诸葛武侯凭的是胸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若让他赴驰疆场，马上杀敌，他照样不行，而且这关系一宗运，一宗数，若无刘玄德三顾，若不是诸葛武侯那一

点头，卧龙先生至今也不过默默无闻一村夫而已。”

傅青主倏然而笑，道：“贤侄大概是指当初南宫大哥劝我出仕，我没答应这件事。”

李德威道：“侄儿不敢，只是您不该把自己的胸蕴永远让它藏在胸中。”

傅青主皱眉一叹道：“贤侄不知道，当初我所以推辞不就，实在是因为老人家在堂，至于如今……朝廷奸宦成党，权臣专横，哪有我插足的地方，要不是这些奸宦权臣，朝廷那些高明我十倍不止的贤才，早就一展所长，安邦定国了。”

李德威情知傅青主说的确也是实情实话。

自古以来忠奸不两立，所谓正邪自古如冰炭，水火由来不相容，奸扬忠抑，权奸出，贤道隐，倒也不是那些贤能逃避现实，明哲保身，而是庙堂之上根本没他们立足的余地，眼中钉，背上芒，迟早非被排挤下去不可。

李德威暗暗一阵痛心，没有说话。

只听傅青主叹道：“南宫大哥这么大年纪了，当年功成身退，正该是寄迹山林，享享清福的时候，谁知道到如今又要为国为民辛劳，但不知朝廷那些文武都是干什么的，养兵千日，用于一时，到头来还要求助于一个功成身退，在野多年的人，岂不该羞煞愧煞。”

李德威道：“老人家虽然寄迹山林多年，却未曾一日忘却国事。”

傅青主道：“唉，南宫大哥那付心肠可比我这付心肠热多了，功成，荣华富贵不要，身退，却始终又为国事忧，唉，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大明朝要是多几个像南宫大哥这样的人，试问哪一个还敢觊觎我大好河山？”

李德威没说话。

傅青主话锋忽转，道：“对了，南宫大哥在京里，贤侄怎么跑到‘太原’来了？”

李德威当即又把他在“陕西”辅杨督帅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听之余傅青主难免也是一阵愤慨悲痛，等李德威把话说完，他悲愤之情形之于色：“李自成作孽多端，必遭天谴，祸国殃民，万死难赎，贤侄，我是个百无一用，手难缚鸡的书生，有杀贼之心，无除贼之力，我这里有藏宝图一纸，贤侄拿去献与朝廷，觅得藏宝为军饷也好，救哭黎也好，总算是我这个大明朝的子民尽了一点心意。”

探怀摸出一小卷羊皮递了过去，道：“幸亏他们没搜我的身，要不然这张藏宝图就落在他们手里了，真要那样的话，我的罪孽就大了。”

李德威出双手恭恭敬敬地接了过去，道：“侄儿代朝廷以及亿万灾黎谢谢傅叔，‘晋祠’已近在眼前，侄儿不敢多事耽误就不重去了……”

傅青主微一点头，道：“也好，正事要紧，不可耽误，贤侄就别重去了！”

李德威道：“侄儿在这儿看着傅叔见着霜妹妹后再走。”傅青主道：“怎么，贤侄还不放心么？既然这样何不送我到‘晋祠’门口。”

李德威一想也对，当即说道：“侄儿遵命。”

于是两个人，又往前走去。

到了晋祠门口，傅青主立即扬声叫道：“砚霜，爹来了。”只听“晋祠”里传出傅砚霜一声喜呼：“爹。”

傅青主笑道：“贤侄可以放心了吧。”

李德威一躬身，道：“侄儿告辞，您保重，傅婢儿面前请代为致意。”

腾身电射而去。

他身形刚消逝在夜色里，“晋祠”门口掠出来了傅砚霜，她“咦”地一声道：“李大哥呢？”

傅青主道：“走了，他还有正事不能多耽搁，我让他走了。”傅砚霜猛然跺了脚，道：“李大哥真是……”

傅青主伸手拍了拍她道：“砚霜，不急在这时候，以后还有机会的，走吧，进去吧，怪黑的，别让你娘一个人在里头。”推着傅砚霜进了“晋祠”！

李德威所以不进“晋祠”，走得匆忙，一方面是心急刀贼，另一方面他也是怕见傅砚霜。

那倒不是怕惹上儿女情债，傅砚霜还只是个小姑娘，只因为他一见傅砚霜就会想起杨敏慧跟祖天香。

他心急刀贼，可是世间事往往是欲速则不达的。

他往回走，刚到“狄村”外，忽然有所惊觉地停了步。

就在他刚有所惊觉停了步的同时，一声冷笑从村口那一片暗影中传了过来：“瞧不出他还挺机警的。”

暗影中人影闪动，并着肩走出四个佩长剑的黄衣人来，步履稳健，态度从容，各有一双逼人的锐利眼神，李德威一看就知道是李自成左右的剑术好手。

在四个佩剑黄衣人从村口现身的同时，李德威突然听见身后左右两个方向响起了一阵极其轻微的衣袂飘风声。

他马上明白他已陷入了包围，照轻功身法判断，身后包抄掩近的必也是李自成左右的黄衣剑士。

他没回头看，稍微有点江湖历练的人，绝不会在强敌当面的时候分神他顾的，尤其是面对这四个剑术中的一流好手。

李友身边的剑士他领教过，身手在一二流之间，不能给人多大的威胁，可是他明白，李自成身边的剑士就绝然不同于李友身边的剑士了，这是必然的道理。

事实上他也看得出，眼前这四个黄衣剑士，别的不看，单看那稳健的步履跟从容的态度，就可知道无论修为、火候，都要比李友身边的剑士高出多多。

他这里心念转动，凝功戒备，身前四名黄衣剑士已走到丈余处一起停了步，四个人立即分围成弧状面对着他。

只听那左面第二个黄衣剑士道：“你就是李德威，是不是？”

李德威道：“不错，你们认得我？”

那黄衣剑士倏然一笑道：“我们派在‘狄村’十三个人，你只杀了十二个。”

李德威马上想起那被他一指点在喉结上闭过气去，昏倒在那户民家里的瘦高黄衣人。

那黄衣剑士话锋微顿之后，接着说道：“在‘长安’刺杀李将军的是你？”

李德威道：“不错，李友他死有余辜。”

那黄衣剑士道：“刚才在‘狄村’救走傅青主的也是你？”李德威道：“不错，风骨鳞峋的忠义之士也该救。”那黄衣剑士道：“闯王知道了之后，十分震怒！”李德威道：“因为我杀了李友？”

那黄衣剑士道：“李将军英勇善战，万夫莫敌，是闯王麾下一员勇将，

也是闯王一条臂膀。”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死了一个李友李自成他就受不了，他可知道杨督帅朝廷柱石，国之干城，天下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可看见那遍野灾黎，震天的哭声？”

那黄衣剑士道：“闯王是为了救黎民百姓，朝廷昏庸软弱李德威道：“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

那黄衣剑士脸色变了一变，道：“朝廷昏庸软弱，朝中奸分成行，外招‘满洲’压境，内使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民心背离，朱明当灭，李顺当兴……”

李德威道：“趁火打劫，祸国殃民。”

那黄衣剑士双眉一扬，道：“我们一再容你……”李德威道：“你们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正邪自古同冰炭，水火由来难相容，我容不了他，他也容不了我。”

“不然，”那黄衣剑士道：“闯王求才若渴，礼贤下士……”李德威道：“我却羞与贼寇为伍。”

那黄衣剑士道：“若是你肯弃暗投明，效命闯王，闯王不咎既往。”

李德威倏然一笑道：“承他看得起，我幼读圣贤之书，颇知春秋大义。”

那黄衣剑士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才是高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李德威道：“这么说，你们一个个都是识时务的俊杰，知进退的高人了。”

那黄衣剑士道：“大丈夫生当于世，哪能困于江湖一隅，理当乘风云直上，在那风云际会的九天之上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李德威道：“承教了，我也有此心，奈何我不敢仿那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万民目指，神人共愤的乱臣贼子，活着羞愧不安，死后也要打入阿鼻地狱。”

那黄衣剑士道：“李德威，你错了，何谓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时势造英雄，眼下朝廷昏庸，软弱，战事频仍，民不聊生，群雄并起，逐进中原，闯王挥正义之师，顺天应人……”

李德威道：“我或许错了，这亿万灾黎难道也错了么，你们乱杀劫掠无所不为，所到之处，血腥遍地，哭声震天，难道这就是正义之师，难道这就叫顺天应人？”

那黄衣剑士脸色变了变，道：“这……刀兵之下，伤亡自所难免……”

“诚然，”李德威道：“可是我要问一问，你们的人会曾掠夺民财，曾否杀害百姓，曾否奸淫妇女？”

那黄衣剑士呆了一呆，道：“这个……”

李德威道：“不要耽误时间，枉费口舌了。”

那黄衣剑士双眉一扬道：“闯王说过，不是友，便是敌。”

李德威道：“我本来就跟他互不相容。”

那黄衣剑士道：“这么说你是执迷不误不肯降服了？”

李德威道：“可以这么说。”

那黄衣剑士一点头道：“好吧，刚才那些话算我没有说，你告诉我，你把傅山藏到哪里去了？”

李德威摇摇头，道：“你们不必找他，他跟我一样的固执。”那黄衣剑士道：“闯王左右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并不少傅山一个，闯王只是看他是个人才，他既不识抬举，闯王也不愿强求！”

李德威道：“既然这样，那你们还找他干什么？”那黄衣剑士道：“告诉你也无妨，闯王听说傅山家有张藏了三代的藏宝图，闯王起正义之师，为的是救国救民，傅山应该把它献出来作为义师军饷……”

李德威倏然一笑道：“你不是强盗贼寇是什么，如果你们单为要那张‘藏宝图’的话，不必找傅老先生，找我就行了。”那黄衣剑士目光一凝，道：“你知道傅山那藏宝图的藏处？”李德威微一点头道：“知道。”

那黄衣剑士沉默了一下，道：“你若肯说出那张藏宝图的藏处，也可以将功折罪。”

李德威微一摇头道：“我不求将功折罪，可是我愿意把那张藏宝图的藏处告诉你们。”

那黄衣剑士狐疑地看了他一眼，道：“那是最好不过，在哪里？”

李德威道：“原藏在傅老先生的贴身处……”

那黄衣剑士一怔道：“原藏在傅山的身上？”

李德威道：“信不信由你，可惜你们没搜傅老先生的身，要不然那张傅家珍藏三代的藏宝图早就是你们的了。”那黄衣剑士脸色变了一变道：“闯王是刚知道傅山有张藏宝图的，在他家搜索不着……”

李德威道：“傅老先生家藏不少金石！”

那黄衣剑士道：“那些金石在傅山的眼中珍贵异常，可是在我们眼中却不值一文。”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你们的眼里只认钱财，为钱财也不惜杀人放火。”

那黄衣剑士扬了扬眉道：“我们从傅山的家里赶到‘狄村’来李德威道：“奈何又迟了一步。”

“不错。”那黄衣剑士道：“现在那张藏宝图在什么地方？”李德威道：“现在它在我怀里。”

那黄衣剑士一怔道：“那张藏宝图现在在你怀里？”李德威道：“不错，你信不信？”

那黄衣剑士道：“我不信，傅山他岂肯把一张关系着大批藏宝的藏宝图送人。”

李德威道：“傅老先生不像你们，他视钱财为粪土，为一块金石不惜变卖家产也要收集到家，傅老先生也是位忧国忧民的忠义之士，他要我把这张藏宝图代他献与朝廷，或作军饷，或济灾黎，不信我可以拿给你们看看。”

他探怀取出那羊皮卷扬了扬道：“喏，这就是那张关系着大批藏宝的藏宝图。”

那黄衣剑士脸色陡然一变，两眼暴射厉芒，突然欺前一步，他这一动，其他三名黄衣剑士跟着也欺近一步。

那黄衣剑士只是欺进一步，旋即就停住了，煞威隐敛，缓缓说道：“我怎么知道你拿的确是那张‘藏宝图’！”李德威道：“要换个别人我会毫不犹豫地递给他看看，可是对你们我不放心，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那黄衣剑士脸色变了一变，道：“你要拿它献给朝廷去？”李德威道：“不错，你看怎么样？”

那黄衣剑士道：“以我看你的命跟这张藏宝图，你势必得留下一样。”

李德威道：“这么说你们是非要这张藏宝图不可？”那黄衣剑士道：“那是当然！”

“容易，”李德威一点头道：“咱们打个商量，只要你肯，这张藏宝图

就是你们的。”

那黄衣剑士道：“你要跟我打什么商量？”

李德威道：“带我去见李自成，我当面把这张藏宝图交给他。”

那黄衣剑士脸色一变，道：“你想要干什么？”

李德威道：“以你看呢？”

那黄衣剑士道：“你以为我会带你去见我们闯王么？”

李德威道：“那随你。李自成他若想得到这张藏宝图，非冒这个险不可，要不然，凭你们八个是绝对无法得到这张藏宝图的。”

那黄衣剑士目光一凝，道：“你知道我们是八个人？”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我要是连这都听不出来的话，我拿什么铲奸除贼。”

那黄衣剑士唇边掠过一种森冷寒意，道：“不差，只是我要试试，试试看之后我再决定是不是带你去见闯王。”

李德威道：“好算盘，以八对一，要是能胜过我，不但可以为李自成除去一个强敌，拔去那眼中之钉，背上之芒，而且还可以得到这张藏宝图，如果你八个人不是我的对手，再把我引入重围。”

那黄衣剑士阴笑说道：“人都是这样的，怎么对自己合算，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办，是不是？”

李德威道：“不差，只是，万一你们八个不是我的对手，你不怕我把你们八个留在这儿么？”

那黄衣剑士摇头说道：“我八个或许无法从你手里夺得那张藏宝图，但我八个联剑自保，那应是绰绰有余，就算你能把我八个留在这儿，我以为你不会伤我八个，因为我八个之中只要有一个伤亡，你就休想让另外七个带你去见闯王。”

李德威微一摇头道：“看来我是一如两手被缚，完全处于了挨打的地位，好吧，那就试试看之后再说吧。”

他这里刚把话说完，那里四名黄衣剑士长剑已然出鞘，动作一致，迅捷快速。

当然，李德威身后另四名黄衣剑士也已拔出了佩剑。

李德威立即把藏宝图交往左手，右手掣出了鱼肠剑。

四名黄衣剑士脸色微微一变，一起举起了长剑，剑身平举，剑尖外指，凝立不动。

李德威明白，身后那另四个也已举起了长剑，而且姿势必然跟眼前这四个相同。

他更明白，前后八名黄衣剑士只这么一举剑，自己周身大穴已完全罩在这八柄长剑的锋芒之下，只一出手，那便是雷霆万钧，威力无匹的一举。

他凝了神，抱剑而立，一动没动。

其实，眼前这八名黄衣剑士没想通，李德威要是连胜他八人的把握都没有，何敢闯龙潭，入虎穴，冒杀身之险地去见李自成。

李德威是个识大体，明利害的人，他不会轻易做无谓的牺牲。

八名黄衣剑士长剑平举，脸色肃穆，凝立不动，无论远看近觑，都跟八尊泥塑木雕的人像一样，只有他们的衣袖随着夜风的吹拂在微微飘动。

李德威也凝立未动，可是看神色，他远比八名黄衣剑士安详泰然。

双方都还没发一剑，可是在行家眼里看，双方已经较量上了，双方较量的是镇定功夫。

镇定功夫是一个练剑的人不可或缺的，也就是所谓以静制动，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动，完全是抢个机先。

这两字镇定功夫，说穿了也就是一种攻守较量，眼下双方方面以掌中一柄剑守护着自己的要害，不露一丝破绽，不给对方一丝可击之懈，另一方面却在找寻对方的破绽，对方的可击之懈，只要一方露一点破绽，有一丝可击之懈，另一方便会做极其快速而且雷霆万钧的一击。

高手过招用不着长时间的缠斗，只互换一两招便足以分出胜负高下，甚至于可以决生死。

眼前就是这样！

一刻工夫之后，李德威仍是那么安详，那么泰然，八名黄衣剑士神色中却依然流露出急躁不安，而且那八柄长剑的剑头，也微微起了颤抖。

突然，那适才跟李德威说话，似乎是八名黄衣剑士之首的黄衣剑士陡扬一声冷喝，八柄长剑便要递出。

而就在这时候，李德威的身躯闪动了一下，他怀中的鱼肠剑也闪了一下。

八名黄衣剑士勃然色变，立时一起暴退，八只长剑的剑尖完全垂向地下。

他八人左乳下衣衫都破了一道口子，见了肉，但却没伤着肌肤。

只这二剑就够了，李德威要是有杀心，他八个已然躺在血泊中了。

那为首黄衣剑士脸色煞白，道：“你为什么不杀我八个？”

李德威淡然说道：“对一个剑术高手来说，这跟死没什么两样，其滋味绝不比死好多少，而且我也真怕你们不带我去见李自成。”

八名黄衣剑士身躯泛起了一阵轻颤，那为首黄衣剑士道：“你真要见闯王？”

李德威道：“当然是真的。”

那黄衣剑士两眼暴闪厉芒，道：“你要是现在交出藏宝图来，你只是交一张藏宝图，可是等你跟我们去之后，你要交出来的就不只是一张藏宝图了。”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我这条命不算什么，谁能拿得去，谁尽管拿去，我有心现在交出这张藏宝图来，奈何你八人拿它不动。”

那黄衣剑士脸色一变，将头微点，道：“好吧，我带你去见闯王，你跟我八个后头。”

话落四人一起长剑归鞘，转身向西行去，李德威身后那四个立即从李德威身边走过跟了上去。

李德威脸上没表情，收起了鱼肠剑，把那张藏宝图也藏进了怀中。

春天年年都有。

可是今年的春天远不如去年的春天。

去年的春天，在那早春时节，有饮酒赏雪的人，有踏着积雪，湿了衣裳湿了鞋，找寻那东风里的第一枝的人，也有那伴着爱侣同在小溪畔，以柳枝拨弄着那一块块碎冰嬉戏的人。

花是香的，草是香的，枝头刚抽出来的嫩芽是那么可爱，那么醉人，闭着眼吸一口气，混身三万六千个毛孔，没一处不舒服。

可是今年就不同了。

今年的春天是黯淡的，是寂寞的，人没有雅兴赏雪，也没有雅兴踏雪去

寻找那东风里的第一枝。

那如兰般草地被践踏得狼藉一片。

那些树木不但既丑陋而且又缺乏生气，只因为树的皮被人剥去当饭吃了。

那漂浮着碎冰的小溪里，溪水带着轻淡的红意，那不是被落叶染红的，是被血染红的。

吸一口气，空气中也含着让人欲呕的血腥味儿。

去年的春天，似乎是生长在崇祯年间的人们的最后一个春天。

这儿有一条小溪，溪水是清澈的。

因为它是从高高的山峰上流下来的。

刚从山上流下来的时候，它是清澈的，可是等它流离这座山，流经草原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清澈，那就没人知道了。这条小溪旁边，有几株桃花，花朵儿红得像火。

青山碧流，绿水红花，小溪旁有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幽雅。溪畔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个英挺的年轻人，穿一身粗布衣裤，打扮既干净又利落。

浓浓的眉，大大的眼，两眼炯炯有神，一脸刚毅之色，挺直的鼻子，嘴闭得紧紧的，显示出他平常很少说话，可是一经开口说话，那话必然是强劲而有力。

他身旁草地上放着一只长长黑黑的木匣子。

那个女的是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少女。

她穿一身雪白的衣衫，清丽绝俗，一双大眼睛中充满了智慧的光芒，她一双眉锋紧紧的皱着，似乎满腹的心事。一双欺雪赛霜，柔若无骨的玉手，在小溪里缓缓地拨动着，水哗哗的响，尽管水溅湿了她的衣袖，可是她全不在意。那个男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望着白衣少女那只手跟被她拨动着的溪水出神。

良久，良久，白衣少女突然轻轻一叹道：“现在要是太平盛世该有多好，要是现在太平盛世，也许这块地是属于咱们俩的，也许咱们俩是出来玩儿坐在这青山碧水之前歇脚的，你摘朵桃花插在我鬓边，脱了鞋袜用脚打水，溅得咱们俩满头满脸都是水，

那情景，那心情就跟现在绝然不同了，你说是不？”

那男的两眼仍望着溪水，缓缓说道：“我向往太平盛世，可也不喜欢太平盛世。”

白衣少女怔了一怔，两排长长的睫毛翕动了一下，讶然说道：“你向往太平盛世，可又不喜欢太平盛世？为什么？”

那男的神态不改，道：“要是太平盛世，我现在仍然在‘回回堡’，很可能永远不会到外头来，也很可能永远碰不到你，太平盛世有什么好。”

白衣少女点了点头，轻轻一叹，道：“你说得也对，乱世拆散了不少家庭，使得骨肉别离夫妻分散，但却也撮合了不少姻缘。”

那男的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突然叫道：“阿霓。”

白衣少女望着他轻轻的“嗯”了一声。

那男的道：“你真打算就这么跟着我，跟我一辈子么？”

白衣少女道：“怎么到了这时候你还这么问，难道你不相信

那男的摇头说道：“我倒不是不相信，只是我除了这把刀，什么都没有。”

白衣少女道：“我知道，我初见你的时候，你也是只有这把刀，是不？罗汉，你还有颗善良的心，有正直刚毅的性格，这胜过世上任何的财富，一个女儿家夫复何求？”

罗汉道：“阿霓，跟着我你会受苦的。”

赵晓霓道：“我不怕苦，能跟你在一起，中怕是黄连它也是甜的！”

罗汉道：“我除了这把刀，别的什么也没有，让你吃什么、穿什么、住哪儿？”

赵晓霓道：“在乱世之中，很多人没吃没穿，无家可归，甚至于有家归不得，要是到了太平盛世，但凭咱们俩两双手还怕没吃没穿，没地方住？找块幽静山林，盖上一椽茅屋，你种田，我织

布，这就是咱们幸福甜蜜的日子。”

罗汉唇边泛起一丝苦笑，道：“我闯了大祸作了孽，‘穷家帮’一处‘长安’分堂整个儿败在我这把紫金刀下，‘穷家帮’绝不会放过我，我是不是能等到太平盛世，现在还不敢说。”

赵晓霓道：“人虽然是死在你这把紫金刀下，可是人并不是你杀的，而是‘白莲教’杀的，是不？”

罗汉脸上的肌肉起了一阵抽搐，道：“可是血腥沾满了我的双手，人家看得清清楚楚。”

“不，罗汉。”赵晓霓道：“我看你这双手一直是干干净净的。”

罗汉道：“谢谢你，阿霓，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沾了满身罪孽，沾了满手的血腥，我已经不是刚离‘回回堡’时候的罗汉了，纵然是跳进黄河里，也无法洗得干干净净，恢复本来。”

赵晓霓道：“你怎么会这样想。”

罗汉道：“这是瞒不了人，也瞒不了自己的实情，不是么？”

赵晓霓道：“你为别人做的那些事呢？不说了？我不认为你有什么罪孽，纵然有，你不是已经在赎罪了么？”

罗汉道：“我确为别人做过不少事，可是我自己看得清清楚楚，沾在我手上的血腥，一点也没掉，怕只怕它会跟着我一辈子。”

赵晓霓道：“那是你自己心里作祟，我却认为你大可不必这么责备自己，有道是：‘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有心为善，虽善不赏’，你是在怎么一个情形下杀人的，你清楚，知道的人也不在少数，要照你这种想法，所谓悬崖勒马，苦海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几句话根本就不存在了。”

罗汉道：“那倒也不是，只是……”

两眼猛睁，双眉陡扬，道：“恨只恨我自己经不起打击，恨只恨‘白莲教’那妖妇害了我，只让我找到她，我非杀她不可。”

赵晓霓道：“罗汉……”

罗汉冷然说道：“阿霓，你知道，是她害了我，她要是一刀杀死了我，我还会那么恨她。”

赵晓霓没说话，沉默了一下才道：“罗汉，你可知道，她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女人？”

罗汉呆了一呆，道：“她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女人，为什么？”

赵晓霓道：“她没家，没亲人，要不然她不会流落到‘白莲教’这个淫

邪的组织里，她跟着‘白莲教’到处杀人放火，为非作歹，把她一生的幸福，青春却埋葬在‘白莲教’里，她以姿色诱人，牺牲色相，成为一个人人不齿，羞与为伍，甚至于会吐她一口唾沫的淫荡邪恶女人，人人都以为她害了人，岂不知受害最烈最大的是她自己。”

罗汉道：“我不这么想，我认为她是这世上最淫恶，最无耻，最可恨的女人，她自作自受，不值得人同情，她一身的罪孽万死难赎。”

赵晓霓道：“也许因为我是个女人，我在‘白莲教’里呆过，我觉得她很可怜，我也很同情她。”

罗汉道：“她怎么能跟你比，她不配，你曾经是‘白莲教’里的人，可是你是‘白莲教’的一个圣女，一朵出污泥而不染，催清涟而不妖的白莲。”

赵晓霓摇摇头，道：“我只比她幸运些而已，我有周良知不泯，不肯同流合污的大师哥，她没有……”

眼圈儿一红，道：“大师哥他也太痴，太傻了，为一个朝秦暮楚，三心二意的淫邪女人，值得么。她并不是真心爱他，只是在玩弄他，大师哥他那么聪明个人，怎么连这都看不出来。”

罗汉道：“无论什么事，往往是当局者迷……”

赵晓霓忽转话锋，道：“罗汉，咱们歇够了，该走了，干爹还等着咱们回去报信儿呢。”

罗汉道：“人海茫茫，宇内辽阔，要找两个人……”

下游方向忽然传来砰地一声水响，像是一块石头掉进了溪里。

罗汉两眼一睁，寒芒外射，霍然转注。

赵晓霓道：“有人？”

适时一阵哗喇哗喇的水响传了过来。

罗汉道：“下游有人。”

小溪弯弯，那弯曲处正好有一小片树林挡着，所以没法看见下游的情形。

赵晓霓道：“不是有人挑水，便是有人洗衣裳，不关咱们的事，走吧。”

她站了起来，罗汉抓起他那把紫金刀，跟着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一阵呻吟从刚才水响处传了过来。

赵晓霓一怔，道：“罗汉，你听，这是……”

罗汉道：“我听见了，怕是有人带着伤或者是带着病，跑到溪边来喝水来了！”

赵晓霓道：“可能是挨饥挨饿的灾民。咱们不能见死不救，走，过去看看去。”

她迈步往下游走去。

罗汉跨一大步抢在了她前头，道：“你别往前跑，跟在我后头。”

望着罗汉那透着坚强，透着劲力的雄壮背影，赵晓霓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受，她想：当初没有错，他永远能给人一种安全感，跟他在一块儿，就跟有座山在身边儿一样。

小溪从树林边绕过之后，两岸忽然变得低平了，溪边都是一颗颗洁净而圆的小石子，好可爱。

就在小溪的这一边，紧挨着小溪，爬着一个人，一个黑衣女子。

衣服好脏，上头有泥，也有血污，有好几个地方都破了，看那样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挂破的。

一头头发蓬散着，脸向下，大半俱浸在清澈的溪水里，一只手在小石头上。

另一只手伸在水里，衣袖湿了大半截。

赵晓霓“哎哟”一声便要跑过去。

罗汉伸手挡住了她，细看了一阵之后，道：“她昏过去了。”的确，刚才她还呻吟呢，现在一声也没了。

他放下了挡赵晓霓的手，赵晓霓忙走了过去。

蹲下身，先把那黑衣女子往后挪了挪，然后把她身子扳转了过来，突然，赵晓霓怔住了。

这黑衣女子是个中年女子，柳眉凤目，隆鼻檀口，丽质天生，姿容绝代，只是她两眼紧紧的闭着，一张脸白得跟纸似的，没有一点血色，还有鼻息，却气若游丝。

罗汉的脸色更难看，白里泛青，高扬着眉，圆睁着眼眉宇间充满了愤恨杀机，好吓人：“阿霓，放下她，别让她碰脏了你。”赵晓霓霍地抬起了头，叫道：“罗汉，怎么会是她。”罗汉冰冷说道：“冤家路窄，欠人家债的人，想躲债是躲不掉的，这就叫鬼使神差。”

赵晓霓道：“罗汉，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儿！”

罗汉道：“我不知道她怎么了，可是我知道她怎么变成了这样儿，她恶贯满盈，报应到了。”

赵晓霓道：“罗汉……”

罗汉冷然说道：“放下她，阿霓，别让她碰脏了你。”他缓缓地抽出了紫金刀。

赵晓霓忙道：“罗汉，你要干什么？”

罗汉像没听见，道：“阿霓，放下她之后站远点儿。”

赵晓霓忙道：“不行，罗汉，她是个垂死的人，眼看都快断气了，你何忍杀她，再说你怎么能下手杀一个在昏迷中的人。”

罗汉道：“‘白莲教’淫秽邪恶，鬼蜮伎俩层出不穷，她一向心狠手辣，我何必顾虑这个。再说，她当初害我的时候，也没顾虑我是在什么情形下。”

赵晓霓道：“罗汉，你是个男人。”

罗汉道：“我只是个被她陷害过而仇恨她的人。”

赵晓霓道：“不，罗汉，说什么你不能在这时候……”

罗汉紫金刀往下一指，道：“阿霓，你要拦我报仇雪恨。”

赵晓霓道：“我不是拦你报仇雪恨，我也不会拦你报仇雪恨，我只是不能让你在这种情形下杀她，这是乘人之危。”

罗汉道：“阿霓，你知道，当初她也是……”

赵晓霓道：“她是她，你是你，她是‘白莲教’闻香教主座下四大门徒之一的‘天香冰美人’，你是‘紫金刀’的传人白罗汉，这就是正邪善恶的不同处，你要在这时候杀了她，你会毁灭了你手里那把家传宝刀。”

罗汉两眼之中现出逼人的厉芒，突然飞快地把紫金刀归了鞘，道：“那么让她在这儿自生自灭，她要是死在这儿，那算她便宜，她要是命大不死，以后碰见她我再……”

“不，罗汉。”赵晓霓道：“见死不救跟你亲手杀了她没什么两样。”

罗汉道：“这么说，阿霓，你让我救她？你让我救一个淫邪的‘白莲教’。救一个害人难数的狠毒女人，救我的仇人？”

赵晓霓道：“不管她是个怎么样的人，她现在在难中，咱们碰见了她，纵然她有滔天的罪行，她万死难赎，至少在这时候咱们该宽恕她。”

罗汉脸上闪过一丝抽搐，道：“阿霓，她是我切齿痛恨的仇人，你却让我救了她之后再杀她……”

赵晓霓道：“罗汉，你原就是这么个人，你该这样。即便是你救了她之后再杀她，你问心无愧，可是你要是见死不救，将来你就会有愧疚不安的一天，而且当你再碰见她的时候你不能再杀她，你要是杀了她你是行凶而不是报仇雪恨，因为你等于已经杀了她一次。”

罗汉吸了一口气，道：“阿霓……”

赵晓霓道：“罗汉，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你有忠厚淳朴的心性，你有超人的气度与胸襟，为什么你不能……”罗汉把紫金刀往下一丢道：“阿霓，你给我拿着刀。”赵晓霓美目一睁，一阵激动，道：“罗汉，我以能做你的妻子而骄傲。”

放下沈玉霞伸手接过了紫金刀。

罗汉脸木木然没一点表情，盘膝往那遍地的小石子上一坐，伸手抓住了沈玉霞的腕脉。

赵晓霓忙道：“她有救么？”

罗汉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松了沈玉霞的腕脉，抬眼就问赵晓霓：“阿霓，她让人以重手法震碎了她的内腑，没救了。”赵晓霓神色为之一黯，垂目望向沈玉霞苍白的脸庞。罗汉道：“阿霓……”

赵晓霓道：“我相信你，我只是可怜她……”

抬眼接道：“她能醒么？”

罗汉道：“你要干什么？”

赵晓霓道：“该让她知道一下，她害过的人现在想办法挽救她的性命，这样她下辈子能再为人就不会像这辈子了。”罗汉道：“我可以试试，可是她伤得很重，已奄奄一息，我没把握，这时候把真气渡到她体内去，只是加速她的死！”赵晓霓道：“那你试试看吧。”

罗汉伸手按在了沈玉霞胸腹之间，旋即闭上了两眼。

转眼工夫之后，沈玉霞又呻吟出声，脸上也微微有了一点血色。

罗汉探在沈玉霞胸腹之间的那只手在颤动，很快地额上也见了汗。

沈玉霞两排长长的睫毛翕动了几下，缓缓睁开了眼，她头一眼看见了赵晓霓，一怔，然后猛然转望罗汉，一双美目暴睁，脸上泛起了惊喜神色，失色的双唇翕动着，只是说不出一点声音来。

赵晓霓忙道：“请别说话，罗汉在为你疗伤。”

沈玉霞像没听见，失色的双唇仍在翕动着，突然，她说出话来：“罗……罗汉，谢谢你，我……感激，我惭……愧，我对不起……你，我……我自己知道，我已……已经不……不行了……”

罗汉像没听见，连眼都没睁。

赵晓霓忙道：“你别……”

沈玉霞道：“晓霓，不，我……我应该叫你……你一声赵姑娘，我能说话的时候不多了，让我趁这机会把话都说了吧……”

显然罗汉的真气已给她增了不少力气，突然间她说话变得有力了，也不像头一句那样断断续续的了。

只听她道：“我一身罪孽，害了罗汉，也害了我自己，所幸并没有拆散

你们这段姻缘，不然我的罪孽就更大了……

赵姑娘，你我都曾是‘白莲教’的人，可是你比我幸运，远不及我陷得深，因之使我害了罗汉，害了无数的人，也害了我自己

我自己知道我已经不行了，而且我知道我活不过半个时辰，在临死之前，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一说，我并不是个坏透了的女人，我还有良知，还有人性，起先我是存着毁罗汉的心，毁了他之后再利用他为‘白莲教’杀人作恶，可是后来我竟发现我对他动了真情，等到他挣脱控制离开我之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使我难以自持，不克自拔，所以我毅然决然地脱离了‘白莲教’，跑到‘都督府’去找罗汉，也希望能在‘都督府’的护庇下呆一段日子，杨、祖二位姑娘及李大侠气度恢宏，胸襟超人，不念旧恶，不以淫邪见薄收留了我……”

赵晓霓美目一睁，要说话。

沈玉霞却接着说了下去：“我正庆自新，哪知好景不常，‘长安’城破陷贼，杨祖二位姑娘为找寻李大侠双双落进‘菊花岛’人之手，我为了抢救她二位伤在‘菊花岛’人之下，想跑回来再找李大侠报信儿，不料到了这儿便已不支……”

赵晓霓道：“你省省力气，别再说了，等罗汉……”

沈玉霞唇边掠过一丝苦笑，道：“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二位的这番心意，我会永远感激，只是我该让罗汉省省力气，像我一个伤这么重的人，想救治我，保全我的命，已经是不可能了，真力灌输之下，只会加速我死……”

赵晓霓道：“你……”

沈玉霞道：“我说的是实情实话，赵姑娘你或许不知道，罗汉出身武林世家，不会不知道，我一身罪孽，死不足惜，所以支持到如今，只为找李大侠报信儿，现在我见着了二位，把该说的都说了，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能跟在罗汉身边，我死也瞑目了，只请二位代我找寻李大侠……”

赵晓霓道：“我们会的。”

沈玉霞唇边浮现一丝轻微笑意，道：“那我就更放心了。”

深深地看了罗汉一眼，突然闭上了眼。

罗汉收回了手，睁开了眼，吸了一口气，道：“阿霓，她断气了。”

赵晓霓没说话，半晌才道：“罗汉，她为什么不在她坏的时候死，偏偏等她洗心革面，改过向善了之后才死。”罗汉木木然道：“谁知道！”

赵晓霓道：“上天未免太不公平了，一个知道改过向善，幡然悔悟的人，不该死得这么早，至少不该落个凶死！”罗汉摇摇头道：“我认为上天很公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个人总该对他以前做过的错有所报偿的。”

赵晓霓沉默了一下道：“你还恨她么？”

罗汉摇头说道：“不恨了，即使还恨，又如何？”赵晓霓道：“那么，咱们把她埋了好不？”

罗汉道：“你认为咱们该埋她么？”

赵晓霓道：“我认为咱们该埋她，可是我不愿意勉强你。”罗汉一伸手道：“把刀给我。”

赵晓霓把他那把“紫金刀”递了过去。

罗汉接过紫金刀，一抖腕把那木匣甩在了地上，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举刀猛然插了下去。

罗汉的力气是惊人的，再加上那把吹毛断发，削铁如泥的紫金宝刀，转眼工夫，河边已挖了一个大坑。

罗汉丢下了紫金刀，擦了擦脸上的泥土，俯身抱起了沈玉霞。

他记得以前沈玉霞的身子是温暖的，现在却觉得她的身子是凉的。

以前沈玉霞也曾躺在他怀里过，可是那时候的情景跟现在大大地不相同。

他默默地抱起了沈玉霞，又默默地把她放在了那个挖好的坑里，心里没有仇恨，可也没有怜悯。

片刻工夫之后，一座坟冢营就，黄土一堆，静静地坐落在这清澈的小溪畔。

罗汉挥动紫金刀，替她做了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着：“她活在浊流里，她死在清溪旁。”

赵晓霓一直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天性善良，也有着一付善良的心肠，

美目之中闪漾着泪光，她问了一句：“罗汉，人为什么要死？”

罗汉缓缓说道：“人都会死的，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就有死。”

赵晓霓道：“你我都会死，是不是？”

罗汉道：“那当然。”

赵晓霓道：“我希望我能多活些时日，因为我还没有过过几天美好的日子，我不希望我的美好的日子比悲惨的日子少，真到了该死的时候，我也希望能跟你一块儿死，不要有片刻的先后。”

罗汉霍地转过脸来，凝目叫道：“阿霓……”

赵晓霓道：“人既然都会死，就不必讳言死，死没有什么可怕的，也不是最痛苦最难受的，死要死的是时候，死得其所，就拿她来说吧，死在自己心爱的人身边，不就是世上最美好的死么，再拿我来说，身在‘白莲教’的时候，我想死，我求死，却没法死

罗汉扬起双眉，道：“阿霓……”

赵晓霓道：“真的，罗汉，我的心境很平静，就在这一刻工夫里，我似乎长大了很多。”

罗汉道：“阿霓，杨、祖二位姑娘还在‘菊花岛’人手里！”

赵晓霓道：“那么咱们怎么办，找李大侠去？”

罗汉道：“他还有别的事，他要能顾得这么多，也就用不着咱俩出来找了！”

赵晓霓道：“你想咱们俩去……”

罗汉道：“不该么，阿霓。”

赵晓霓道：“你一个人……”

罗汉道：“要是咱们去找李德威，把这件事告诉他，他也是一个人去救人。”

赵晓霓沉默了一下道：“无论你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罗汉俯身拾起了刀匣，套上了紫金刀！

紫金刀的光芒隐敛了。

可是另一种逼人的光芒却从罗汉两眼之中流露了出来。

春天的黄昏是多彩多姿的。

娇红的晚霞。

成群的归鸟。

人约黄昏后，沐浴在晚霞里的，都是成双成对的。罗汉跟赵晓霓也是。

他们这一对，男的不及人衣着鲜明，女的却使任何一对中的女儿家黯然失色，他俩一路行来，不知招来多少羡慕，多少嫉妒的目光。

羡慕归羡慕，有女伴在旁，那些个男士只有忍住了心痒。可是那些没事儿出来闲荡的光棍儿就没那么多顾忌了。两个白衣汉子，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邪笑，并肩走了过来。他们没长眼，也不看看赵晓霓身边是谁。

他两个并肩挡住了罗汉跟赵晓霓的路，罗汉跟没看见一样，还要往前走，赵晓霓却连忙扯了他一把。

罗汉停了步，一双锐利目光直逼过去。

两个白衣汉子中，那左边的一个突然笑了：“不错，这位姑娘的眼可比这土小子亮多了，土小子，我们兄弟闷得发慌，也不忍见你委曲了这位姑娘，咱们打个商量，你找个地儿坐会儿，让这

位姑娘陪我们俩聊聊，呆会儿少不了你的好处，怎么样？”罗汉冷然开了口：“你们两个是‘菊花岛’的人？”左边那白衣汉子一怔，旋即笑道：“哟，我说过这土小子眼不够亮呢，看来也挺亮的嘛，土小子，我们俩确是‘菊花岛’的人，怎么样？”

罗汉道：“我找的就是你们，告诉我，你们那主子现在什么地方？”

左边那白衣汉子道：“怎么，你要找我们皇爷！凭这付土头土脑的德性也配……”

砰地一声，罗汉那套着紫金刀的刀匣，正砸在他左肩上，他没哼一声便倒了下去。

右边那名脸色大变，抬手就要探腰。

刀光一闪，罗汉紫金刀已然出匣，那锋利的刀尖正指在那白衣汉子的喉咙上，罗汉道：“他没来得及告诉我，你说。”那白衣汉子吓白了脸，脸色比他身上穿的那件衣裳还要白：“你，你要干什么？”

罗汉道：“不干什么，我想见见他。”

那白衣汉子道：“这个……这……”

罗汉冷笑一声：“堂堂四大霸主之一的‘菊花岛’海皇，难道还怕我一个土小子不成？说吧，不说我就割断你的喉咙。”那白衣汉子道：“从这儿往前走，里许处有座‘天王寺’……”罗汉道：“海皇还在‘天王寺’？”

那白衣汉子点了点头，道：“是的。”

罗汉道：“杨督帅的千金，跟祖财神的女儿呢？”

那白衣汉子道：“这个……那两位姑娘现在也在‘天王寺’里。”

罗汉道：“真的么？”

那白衣汉子道：“自然是真的，不信你可以去看看。”

罗汉道：“你当我不敢去么，我找的就是你们。”

手腕一翻，紫金刀的刀背又砸在那白衣汉子肩头，那白衣汉子也没来得及哼一声地便倒了下去。

天已经黑透了。

今夜不是个有月的夜晚，天黑得像泼了墨。

夜色里黑忽忽的一堆，微微透着点灯光。

赵晓霓道：“罗汉，那想必就是‘天王寺’了。”

罗汉道：“可能，阿霓，你找个地方歇歇好不好？”赵晓霓道：“不，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忘了，我说过，无论什么，我都要跟你在一块儿。”

罗汉道：“阿霓，‘菊花岛’的人身手都不俗，他们的武功自成一脉，诡异莫测，一旦跟他们对上了，我就不能分心……”赵晓霓道：“我知道，你用不着分心，我能照顾自己。”罗汉还待再说，夜色里突然传来一声沉喝：“什么人，站住！”罗汉双眉一扬，道：“他们布的有桩卡。”

赵晓霓道：“反正咱们跟他们是来明的，管他什么桩卡。”前面夜色里出现一个人影，旋即火光一闪，那人打着了手里的火折子，举高一照，突然笑了：“谈情谈到这儿来了，二位，‘天王寺’里今夜人多，你们另找个僻静地儿去吧。”

罗汉冷冷说道：“你看我们俩像是谈情来的么？”

那白衣汉子一怔，上下打量了两个人一眼，脸上陡现诧异神色，道：“你们两个是来干什么的！”

罗汉道：“我来找两个朋友，听说他们俩在‘天王寺’这一带走失了！”

那白衣汉子道：“你两个朋友……没有，没有，两天了，‘天王。’没一个闲杂人来……”

罗汉道：“我那两个朋友是两位姑娘，一位姓杨，一位姓祖。”那白衣汉子脸色陡然一变，冷笑说道：“好朋友，你可真会冤人哪。”

话落，火灭，眼前刹时又是漆黑一团。

赵晓霓忙道：“罗汉，小心。”

罗汉道：“我看不见他，我听得见他。”

紫金刀，出匣一闪横劈了出去。

事实上那白衣汉子经验历练两够，他假意把火光熄灭，欺罗汉眼前一暗，什么也看不见的一刹那间扑了过来。

他认准了部位，长剑指的是罗汉的咽喉要害。

奈何他不及罗汉刀快，当他长剑前指，离罗汉咽喉要害还有半尺的时候，罗汉的紫金刀已然碰着了了他的腰。

一个人变成了两截，好在夜色过浓，赵晓霓看不见那“腰斩”的惨状，不过她可以闻见那热忽忽的血腥味儿。

躺下了一个马上惊动了所有的桩卡，刹时火把亮了十几根，十几个佩剑白衣汉子围住了他俩。

火把照耀下，地上的惨状一览无余，赵晓霓忙把脸转向一旁。

十几个佩剑白衣汉子的脸色都变了，火光照耀下寒光连闪，十几柄长剑都出了鞘。

罗汉目光冷冷一扫，开口发了话：“我不愿多伤人，你们最好别拦我。”

紫金刀横举在胸前，挽着赵晓霓往“天王寺”逼了过去。一声冷叱，三柄长剑，挟着逼人剑气袭了过来。

罗汉道：“这是你们不听忠告，怪不得我。”

紫金刀往前一递，“当”地一阵金铁交鸣声，火星四射，三柄长剑立被逼了回去，那三个白衣汉子也硬被震得立足不稳，往后退去。

后面悄无声息地递来一剑，剑芒直指赵晓霓纤腰。

罗汉刀化匹练，往后疾挥，只见刀光一闪，血雨横飞。一名白衣汉子跟他那握剑的断臂同时着了地。

那只断臂在抖，那白衣汉子浑身是血，满地乱滚。

罗汉这两下威震慑人，那些白衣汉子立即往后退去，没一个敢再贸然出剑。

罗汉带着赵晓霓往里走，煞气四溢，威态慑人。

那些白衣汉子不住地往后退去。

蓦地里，“天王寺”方向传来一声沉喝：“闪开，放他进来。”

十几个白衣汉子，立即纵身飘退。

“天王寺”方向亮起了八只火把，刹时把“天王寺”前照耀得如同白昼，纤细毕现。

火光照耀下，四名白衣人并肩走了过来，四个人两个老者，两个四十上下的壮汉，步履稳健，气势逼人，一看就知道在“菊花岛”身份不低、而且身手都列一流。

隔一丈停步，四个白衣人仍然并肩而立，一名长眉细目惨白脸白衣老者，

森冷目光一打量罗汉，冷然说道：“老夫等海皇驾下十先锋之四，你是什么人……”

罗汉的语气比他还冷，道：“你四个不配问，我要见你们海皇，别挡我的路。”

话落，带着赵晓霓又往前逼去。

那长眉细目白衣老者脸色一变道：“你总该报个来意？”罗汉道：“见了你们海皇，我自会告诉他。”

长眉细目白衣老者怒笑一声道：“好大的口气，老夫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见我们皇爷。”

四个人同时往后挥手，后面递过来四样兵刃，一柄长剑，一把大刀，一双铜鞭，一对铜锤，四样兵刃居然有三样是拼硬的重兵刃。

四个人接兵刃在手，立即散了开来，成一字地挡住了罗汉跟赵晓霓的路。

罗汉脚下连顿也没顿一下，依然紫金刀横胸，带着赵晓霓往前逼去。

看起来他很从容，很泰然，可是他脚下一步步都很沉重，显然他已经凝足了功力。

双方距离不过一丈，罗汉没两步便逼近五尺之内！

那长眉细目白衣老者，似是眼前四先锋之首，只见他长剑举起，闪电挥出一剑，他一剑挥出，另三人立即兵刃齐举，同时向罗汉攻出一招。

罗汉脚下未停，紫金刀幻起一片刀芒迎了过去。

在火把的照耀下，他这把紫金刀的刀芒，像一道紫电一样。

四先锋似乎已看出罗汉手中是把宝刀，不敢硬碰，各一撤兵刃，倏地散开，成半弧形又向罗汉攻出一招。

罗汉不理三样兵刃，紫金刀一偏，带着一片刀风直向长眉细目白衣老者掌中那把长剑削去。

长眉细目白衣老者冷哼一声，沉腕便要接招，罗汉声东击西，紫金刀突然走横，拦腰斩向那手使一对铜锤的壮汉。

那使锤壮汉大吃一惊，一吸气便要退。

罗汉紫金刀刀尖忽然上扬，正扫在他一双小臂之上，那壮汉一双小臂各添一道深深的口子，再差一发便伤着了骨头，刀光闪处，血雨横飞，他大叫一声撒锤暴退。

罗汉踢出了左脚，在往下掉的一对铜锤上各点了一下。

那对铜锤应脚飞起，一袭使鞭壮汉，一袭使刀老者。

锤重势疾，使得一双铜锤凭添了一倍重量，他两人心神震动，不敢硬挡，立即闪身躲避。

而罗汉身随锤走，紧跟着欺到，紫金刀一摆，他两人一个断腕，一个伤腿，砰然两声都坐了下去，罗汉举手投足间不过三刀，连伤三个先锋，神威慑人，谁还敢再拦他，那长眉细目白衣老者一挥手，那些白衣汉子扶起伤者往后便退。

就在这时候，弓弦几响，破空风声，三道乌光挟带异响向着罗汉上中下三路闪电袭到。

罗汉双眉扬起，紫金刀幻起一片刀芒护住身躯，只听几声异响，三道乌光化为无数道，四下横飞，惨呼声中几个持火把的白衣汉子倒了地，火把掉了一地。

罗汉冷然说道：“暗箭伤人算得什么好汉，无耻匹夫，你给我站到明里

来。”

只听一个冷峻话声说道：“站到明处来又如何。”

一人大踏步走到火光下，是个身材魁伟高大的红脸白袍老者，蚕眉凤目，威态慑人，手持一张巨弓，大小跟弓“神”金元霸的那张弓差不多大小。

罗汉冰冷说道：“你报个名。”

那红脸白袍老者冷然说道：“老夫皇爷驾下十大将军之一。”

罗汉没说话，紫金刀一挥，逼了过去。

那红脸白袍老者冷哼一声，巨弓一举，幻起一片乌光，向着罗汉持刀右腕扫去。

罗汉冷笑说道：“你比他们略强些，奈何仍然不是我的对手。”

右腕一偏，“玉带拦腰”，紫金刀带着一片风横扫了过去。

红脸白袍老者吸气微退一步，巨弓一递，向着罗汉咽喉要害点到。

罗汉紫金刀往上一竖，红脸白袍老者连忙偏腕收招。

罗汉没容他变招，沉腕撤刀，一刀奇快无比地向着红脸白袍老者小腹扫去。

红脸白袍老者大吃一惊，慌忙凹腹后退，只是，罗汉这一刀太快，他躲过小腹，没能躲过大腿，左边大腿根上被紫金刀刃尖扫了一下。

只这一下，他下身都红透了，大叫一声丢弓倒了下去。

没出三刀又伤了一名将军，在场“菊花岛”人都白了脸。

罗汉没再往前进，紫金刀往胸前一举，扬声说道：“哪一个进去告诉海皇一声，让他出来见我，要不然我可要闯进去了。”

只听一个憾人心神，震人耳鼓的低沉话声，从“天王寺”里传了过来：“黄口孺子，你有多大气候敢这般猖獗。”

罗汉只觉血气为之猛一翻腾，心中不由为之一惊。

抬眼望去，只见“大王寺”前火把齐举，光同白昼，火光照耀下，“天王寺”里鱼贯走出十几个人来。

走在最前头的，是两个人，两个人并肩迈步，一穿白袍，一穿锦袍，穿白袍的一个，年纪在四十上下，身材修长，白面无须，长眉凤目，气度雍容，有一种自然的慑人威严，头戴一顶金冠，金光闪烁。

穿锦袍的那个，年纪跟穿白袍的差不多，身材比穿白袍的瘦，也比穿白袍的矮。

瘦削的脸庞，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顾盼之间阴鸷光芒四射，一看就知道是个极深沉的人物。

赵晓霓低低说道：“罗汉，是不是海皇出来了？”

罗汉道：“恐怕是，我没见过他。”

赵晓霓道：“我看那穿白袍的可能是海皇，那穿锦袍的又是谁？”

罗汉道：“不清楚，看打扮只怕是‘满洲国’的人。”

说话间那白袍客跟锦袍客已然走近，两个人双双停身在两丈外，白袍客目光一扫描地上，威棱逼人，冷然说道：“你伤了朕不少人啊。”

道孤寡，自然是当世四霸主之一的“菊花岛”海皇爷。赵晓霓道：“我还当他是那个脑满肠肥的糟老头子呢，没想到他这么年轻……”

罗汉冷然说道：“我这是出诸自卫，你是海皇？”

“不错，”白袍客微一点头道：“朕就是‘菊花岛’的海皇，看你手使紫金刀，谅必是白长空的后人，那个叫罗汉的。”罗汉道：“不错……”

海皇长眉一耸，怒声说道：“就是白长空，他也不敢轻易伤我‘菊花岛’的人，你有多大气候……”

“不大，”罗汉傲然说道：“但凭着我掌中这口紫金刀，足以跟当世所谓四大霸主决一雌雄。”

海皇怒笑说道：“你好大的口气，别以为你伤了几个人，就敢在朕面前猖獗……”

罗汉道：“你可以自己出手试试。”

海皇脸色一变，突然仰天长笑，笑声裂石穿云，直逼夜空。别人看不出有什么感受，但罗汉却觉得他那笑声一如威力无比的惊涛骇浪，一阵一阵地往他身上袭来。

他只觉血气翻腾，耳鼓生疼，几乎立足不稳。

他明白，眼前这位海皇的一身修为是惊人的，能名列当世四大霸主之内，绝不是幸致。

他也明白自己救人的把握已经减少了一半，可是他已经来了。

他伤了人，如今已经是势成骑虎了。

海皇的笑声足足持续了一盏茶工夫才渐渐停歇，表面上看，罗汉仍站得直直的，掌中紫金刀一点也没有往下垂，海皇凤目微睁，惊诧地看了他一眼，道：“后生。”

罗汉暗提一口气，道：“你叫谁后生？”

海皇眉梢陡然一扬，道：“听朕一阵笑，还能稳立不动的，你是头一个。”

罗汉道：“我不是来跟你较量内功的。”

海皇道：“说你的来意。”

罗汉道：“我要杨督帅的千金跟祖财神的掌珠。”

海皇一怔道：“谁告诉你……”

罗汉截口说道：“她们其实是三个人，你擒住了两个，打伤了一个，被你打伤的那一个遇见了我，是她告诉我的，除非你不敢承认。”

海皇道：“到现在为止，朕还没有发现一件朕不敢承认的事。”

罗汉道：“那么你告诉我，杨、祖二位姑娘是不是在你手里？”海皇道：“不错，怎么样？”

罗汉道：“我的来意刚才已经说过了。”

海皇道：“就凭你想找朕要回她两个去？”

罗汉道：“不错，就凭我，你给不给？”

海皇先是哼哼冷笑，然后由暗暗冷笑变成了仰天大笑：“后生，朕也说过，你不要以为能伤朕几个人，就在朕面前猖獗。”罗汉道：“我不也说过么，你最好自己出手试试。”海皇目光一凝，两眼威棱暴射，突然欺进一步。

那锦袍客跟着上前，伸手一拦道：“皇爷，让我跟他说几句话。”

海皇神色稍缓，道：“王爷请。”

锦袍客抬眼望向罗汉，道：“阁下，你这算是为谁效力？”罗汉道：“大明朝朝廷。”

锦袍客倏然一笑道：“阁下，大明朝气数已尽，离败亡不远了，良禽要择木而栖……”

罗汉道：“你要我？”

锦袍客道：“我们主上求才若渴……”

罗汉冷冷说道：“可以，‘满洲’还我奶奶的性命。”锦袍客道：“令

祖健在，而且被敝邦奉若上宾……”罗汉道：“是么，你是何人？”

锦袍客道：“我是‘满洲’的九王爷……”

罗汉目光一凝，道：“掳去我奶奶，逼我为你们杀人的是你？”锦袍客道：“阁下，令祖是个上年纪的人，不应长久委屈在‘回回堡’，该好好再享几年清福……”

罗汉道：“可是我奶奶一条老命却断送在你们手里。”锦袍客道：“阁下恐怕误会了……”

罗汉冷笑一声道：“是不是你我都明白，既然鬼使神差，今天让我在这儿碰见了你，说什么今天我也要杀了你。”锦袍客道：“这么说你不愿投效……”

罗汉道：“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也休想让我寡廉鲜耻地做卖国贼。”

锦袍客阴鹜一笑道：“那我就不便再说什么了，杨、祖两个丫头现在‘天王寺’里，你有本事冲海皇要吧。”

罗汉道：“休说他只是个强盗头儿，他就是玉皇大帝，我也照样问他要杨、祖二位姑娘。”

锦袍客一抬手道：“海皇就在你眼前，你要吧。”

罗汉冷笑一声道：“你怕我不敢要？”

转眼望向海皇，道：“你怎么说？”

海皇往他身后看了一眼，道：“你身后何人？”

罗汉道：“你管不着。”

海皇长眉轩动，道：“此女人间绝色，朕惊为天人，朕不但不会把杨、祖二女交给你，还要把此女留下送回‘菊花岛’，收在后宫……”

罗汉脸上变了色，眉宇间腾起了杀机，冷然一句：“姓海的，闭上你那张嘴……”

海皇道：“朕看中了她是她的造化，她若是一旦到了‘菊花岛’便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比跟着你这个穷小子强多了，在此朕不妨告诉你一句，只你把她献给朕，朕可以做主让你平安离开此地，要不然……”

罗汉没再听下去，他宁可让人砍他几刀，绝不能忍受人侮辱赵晓霓，海皇话还没说完，他跨步欺身，紫金刀幻起一片逼人刀芒挥了过去。

他含怒出手，威力自然倍增，只见一大片刀芒电一般地罩向海皇。

海皇目睹罗汉这威猛无伦的一刀，不禁脸色一变，拉着那位“满洲”九王爷往后退去。

罗汉冷哼一声道：“堂堂当世四大霸主之一，居然不敢接我这一刀，你也不怕丢人。”

他如影附形，便待追扑。

可是他身后有个赵晓霓，赵晓霓虽然也会武，可是她一身所学远不如罗汉，行动自然也较罗汉迟缓得多，罗汉不能不顾她，要顾她，在行动上难免也会有所迟疑。

只这么一迟缓，海皇身后闪出了两个人双双挡住了他，那是海皇驾下十大将军里的两个。

罗汉可不管是谁，他不是天性嗜杀的人，可是他奶奶的去世给他的刺激很大，他恨透了“满洲人”，也恨透了这些数典忘祖的人，是以他一见有人拦他，便三不管地收刀沉腕，紫金刀带着一道刀芒由上斜劈而下。

那两个将军手里都有兵刃，奈何罗汉刀法高绝，出手甚快，根本就没容

他两个抬手。

紫金刀刀芒一闪，血光崩现，一个硬生生被砍掉了一条胳膊，另一个大腿上被刀芒扫了一下，血马上就红透了一条裤腿，他算侥幸，要是罗汉刀锋偏一点，他那条腿就没了。

罗汉一刀伤了两个大将军，威猛不可当，跟进一刀劈向海皇。

就在这时候，海皇驾下右相，那瘦高冷峻的澹台无畏，横身挡在海皇面前，大袖一挥，径向罗汉掌中紫金刀卷去。

罗汉那把紫金刀是把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的宝刀，还会怕澹台无畏的衣袖，他紫金刀一翻，已把澹台无畏的衣袖削了下去。

可也就在这当儿，澹台无畏那只断袖内，突然发出“格”地一声异响，他那里断袖内异响发出，罗汉这里倏觉左肩上像被虫咬了一下似的，忽地那么一疼。

疼虽然只如虫咬，可是罗汉吃了一惊，立即收刀停身，道：“阿霓，你看看我左肩上是不是有什么？”

他让赵晓霓帮他看，他的两眼却一眼不眨地监视着面前这些敌人。

很明显的，他知道，高手过招，迅捷如电，不能有一瞬间的分神，要是他分神察看左肩头，对方趁机出手袭击，他很可能躲不开。

赵晓霓上前一步，凝目一看，立即惊声叫道：“罗汉，你中了暗器……”

罗汉道：“什么样的暗器？”

赵晓霓道：“是个铜针，可能淬过毒……”

罗汉现在明白澹台无畏为什么用那毫不济事的衣袖挡他的宝刀了，只是，他明白得太迟了。

他陡地一扬双眉道：“阿霓，拿衣袖垫着，帮我把它拔下来。”

赵晓霓在“白莲教”不少年，自然知道毒的厉害，她不敢怠慢，马上用衣袖垫着手指，把罗汉左肩上那根针拔了下来。

那是根比绣花针还要细小的铜针，蓝芒闪动，显然淬过剧毒。

罗汉入目那根蓝芒闪动的铜针，脸色为之一变，道：“阿霓，你退后。”

他一手把赵晓霓拉到身后，紫金刀一举，便要往左肩上削。

澹台无畏忽然冷笑一声道：“来不及了，老夫这针头之毒蔓延极速，只一见血，马上扩散，除非你把你的左胳膊削了去。”

罗汉的紫金刀不由为之一顿，他倒不是轻易相信澹台无畏的话、事实上他自己觉得出来，他一条臂已然有点麻木了。

澹台无畏冷笑一声又道。“小后生，认命吧，再有一刻工夫，你就用不着别人动手了，你躺在这‘天王寺’前，你身后那个妞儿照样得归我们皇爷！”

罗汉两眼发了红，道：“老匹夫，你何人？”

澹台无畏傲然说道：“老夫皇爷驾下右相国澹台无畏，你可以记牢了，廿年后再来找老夫……”

罗汉大喝一声，紫金刀闪电般挥了出去。

澹台无畏话声还没落，那逼人的刀芒已到眼前，他根本来不及出手招架，惊心动魄之余，连忙往后退去。

可是罗汉不容他逃出手下，紫金刀一翻，又一片刀芒跟着袭了过去。

这一刀比刚才那一刀更快，澹台无畏来不及再退，眼看就要伤在刀下，罗汉突然身躯微一轻晃，把刀不稳，刀芒倏地下垂，噗地一声把澹台无畏的衣衫下摆齐膝削去。

幸亏罗汉这一晃，要不然澹台无畏现在不会还站在这儿了。

澹台无畏吓出一身冷汗，他强定心神嘿嘿两声冷笑道：“后生，放下你那把刀吧，你要是再妄动真力，那就加速毒性的蔓延，真要那样的话，恐怕你死得比我预期的时间还要早一点。”

罗汉心里明白，澹台无畏说的是不折不扣的实话，他整条左臂已经麻木得没有知觉了，而且那麻木感还有由左肩往右蔓延的感觉。

他两眼赤红，咬牙说道：“你们‘菊花岛’就是仗着这卑鄙的手段，跻身于当世四霸主之内的么？”

澹台无畏阴阴说道：“老夫只求克敌致胜，向来不择手段。”罗汉怒哼一声，便要挥刀再扑。

赵晓霓突然迈步越前，平静异常地望着海皇道：“你刚才说的话还算不算？”

海皇冷冷说道：“你是指……”

赵晓霓道：“只要他把我献给你，你就让他平安离开这儿。”海皇突然笑了，笑得很得意，也有点冷酷：“你想救他，是不是？”

赵晓霓道：“事实如此，我不愿否认。”

海皇道：“他是你什么人？”

赵晓霓道：“他是我的未婚夫婿、也可以说他是我的丈夫，我既然决定委身于他，行不行礼都一样。”

海皇道：“你很爱他是么？”

赵晓霓道：“当然，要不然我怎么肯舍身救他。”海皇道：“你跟了我之后，心里还会不会想他？”赵晓霓道：“那很难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永远忘不了他，可是日后你若是对我好，时间一久，也许我会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也说不定。”

海皇倏然一笑道：“这倒是难得的实话，那么朕告诉你，朕说的话永远算数。”

那位九王爷一怔忙道：“皇爷……”

海皇一抬手道：“朕从来不失信于美人，为这么一位美人，朕什么都可以让步。”

冲赵晓霓一抬手，道：“美人儿，你可以到朕身边来了。”赵晓霓微一摇头道：“不忙，等他走了之后我自然会过去。”海皇眉锋一皱，道：“美人儿，你信不过朕……”赵晓霓道：“在他没平安离去之前，我随时会往他刀刃上碰。”

海皇一惊连忙挥手：“让开，给他一条去路。”

罗汉身后原围的有人，海皇手挥话出，围在罗汉身后的人立即往两边退去。

就在这时候……

蓦地里，罗汉一声霹雳大喝，紫金刀一举一落血雨狂洒整条左臂齐肩落下，他紫金刀又一翻，刀背砸在那条断臂之上，那条断臂带着一道血光直往澹台无畏心口射去，他人随“臂”动，紫金刀幻起一片紫芒跟了过去。

任谁也没想到他肯断臂，会这么横心咬牙，在场的人包括赵晓霓在内都惊呆了。

断臂袭到，澹台无畏头一个如大梦初醒，左衣袖一摆就要去撞飞来那条断臂。

可是这时候罗汉已然紧跟着掠到，紫芒一闪，澹台无畏连怎么回事都没看清楚，一个人硬被罗汉一刀劈成了两半，尸体分两边倒下，血跟内脏流了一地。

罗汉身躯一转，刀势忽变，挟余威扑向了那位九王爷。

那位九王爷正自心胆欲裂，一见罗汉出押疯虎一般地扑到，他魂飞魄散，一个懒驴打滚滚了出去，罗汉一刀落地，把他那根发辫斩下了一截。

罗汉一刀没伤着仇人，就要再扑，可是这时候从暗影中扑出来十几个“满洲”卫士已把那位九王爷护住了，而且海皇驾下十大将军越出四个，也有出手的意思。

这种歼敌手法，一气呵成最能奏效，只中间有一点阻挡，再欲歼敌时便不那么容易了，而且罗汉自忖伤势也不容再继续追击，所以他马上就退了回去，道：“阿霓，给我制穴止血，扯一块衣衫包住伤口！”

他失血不少，脸都发白了，可是他没皱一下眉头，说话也不带一点颤抖。

断臂处，血还在往外涌，赵晓霓在“白莲教”不少年，她见过不少血淋淋的景象，她胆子早就练大了，可是这时候她却怕看罗汉的伤口，也心疼得厉害。

害怕归害怕，心疼归心疼，她只有含悲忍疼急忙为罗汉止血，包扎伤口。

罗汉紫金刀横胸，两眼赤红望着眼前这些强敌。

“菊花岛”人，连海皇在内，都被罗汉这种煞威，这种气势震住了，没一个人敢动。

也就因为这，赵晓霓得以能顺利地为罗汉包好了伤口。想想那份疼，再想想罗汉突然之间少了一条胳膊，赵晓霓再也忍不住两眼热泪，颤声叫了一声：“罗汉……”

罗汉稳得像座山：“阿霓，我还有一条胳膊，记住我一句话，我绝不容任何人碰你一指头。”

赵晓霓哭了，低下头香肩不住耸动。

罗汉猛吸一口气迈前一步，道：“姓海的，你们是打算拼到最后一人，还是现在交出杨、祖二位姑娘？”

海皇脸色铁青，眉腾凶煞，突然一声沉喝：“朕不信‘菊花岛’的精锐拼不过你一个，杀。”

杀声中，“菊花岛”的人，自大将军以下全扑了上来。罗汉仰天长啸，紫金刀刀芒连闪了几闪。

“菊花岛”的五个人，包括一位大将军，一个先锋，一个连一个地倒了下去。

罗汉的脸色又白了一分。

海皇发疯似的又一声厉喝：“杀、杀、杀了他。”

“菊花岛”众高手又一次围攻，一阵血雨狂飞，又给“菊花岛”添了四具尸体。

地上到处是尸体，到处是血，罗汉的身上也有血，连赵晓霓那雪白的衣衫上也溅了不少。

罗汉的脸色更见苍白，但是他仍站得很稳，很挺，仗刀挺立，像一尊推不倒的石像。

罗汉的刀法略逊于李德威的剑术，可是他的煞气远比李德威为重。

海皇没再说话，没再动，神色怕人，直愣愣地望着罗汉。

那位“满洲”九王爷跟他那些卫士，惊魂未定，个个瞪着眼，张着嘴，都成了泥塑木雕的人。

他们没见过这样的搏斗，这样的砍杀，也没见过一个像这么一个比铜铁还硬的人。

罗汉的武功在这儿不见得是顶尖儿的，可是他的煞气，他的胆量，他的勇猛眼前却没一个比得过他。

突然，海皇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一摆手，道：“给他！”这声音不大，简直轻微得像蚊子哼。

可是在这隐隐令人窒息的寂静中，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两个“菊花岛”人转身往“天王寺”走。

那位“满洲”九王爷上前了一步：“皇爷……”

海皇无力地摇头，道：“他的武功不如我，可是我没有像他那么重的煞气，现在我不能跟他搏斗，你们谁有自信能胜过他，尽可以拦他。”

那位“满洲”九王爷没再往前走，也没再说话。

两个“菊花岛”人从“天王寺”中走出，前面那个架着杨敏慧，后面那个架着祖天香。

她两个都像睡着了似的，显然是被人制了穴道。

来到近前，海皇遥遥出指点了两点，杨敏慧跟祖天香双双一震而醒，两个人方睁眼讶然四顾，赵晓霓那里说了话：“两位姑娘请过来吧，我们俩是来接二位的。”

地上的尸体已够说明了一切，也是最好的证明。

杨敏慧拉着祖天香看见了，走向罗汉跟赵晓霓，走近，杨敏慧见罗汉手里那把紫芒闪动的宝刀，一怔道：“二位莫非是罗汉跟赵姑娘？”

赵晓霓点了点头道：“有什么话咱们离开这儿之后再说吧。”罗汉紫金刀一摆，道：“二位先请，我来断后。”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杨敏慧没说话，立即拉着祖天香往外走去。

她两个前头走，赵晓霓陪着罗汉断后，“菊花岛”的人跟那些“满洲”客都成了泥塑木雕的人儿，没一个动一动。很快地，一行四人离开了“天王寺”，“天王寺”坐落方向一片漆黑，连火把的光亮也看不见了。

罗汉道：“阿霓，还没脱离险境，这儿不能停留。”身躯一晃，砰然一声倒在了地上。

赵晓霓、杨敏慧、祖天香三个人大惊失色！一起伸手去扶罗汉！

杨敏慧道：“赵姑娘，罗汉他……”

赵晓霓忧形于色，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道：“我就知道他是强撑的……”

她把罗汉断臂奋战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祖天香道：“累得白少侠丢了一条胳膊，我姐妹罪过大了。”

赵晓霓道：“祖姑娘别这么说了，只能救得二位，我们俩就是把命都丢了也是值得的，罗汉刚才说过，还没脱离险境，这儿不能停留，咱们还是赶快走吧。”

杨敏慧道：“赵姑娘，眼前的情势我姐妹清楚，可是白少侠不能够再多走路……”

祖天香道：“妹妹，咱们到哪儿暂时呆一呆吧，咱们来对看见的那间空了很久的小茅屋。”

杨敏慧道：“也只好这样了。”

赵晓霓道：“那儿离这儿远么？”

“不远，”祖天香道：“只是赵姑娘请放宽心，我姐妹不可能再落入别人手里了，我姐妹有足够的力量卫护白少侠的安全，我姐妹之所以会落入他们手里，是中了他们的暗算，并不是不敌被擒，咱们走吧。”

小茅屋坐落在一处山脚下，很幽静，至少在这时候很幽静。进了屋，三个人把罗汉放倒在那张用木头钉成，上头搁了一块门板的空床上。

祖天香道：“我来找火，妹妹去外面布置一下。”

杨敏慧答应一声走了出去。

祖天香在屋角找到了半截脏兮兮的腊蜡，脏归脏，在此时此地却能派上大用场。

她这里刚点上半截腊烛，杨敏慧便从外头进来了。

她道：“布置好了么？”

杨敏慧点了点头道：“除非他们之中有擅此道的，要不然已经很够挡他们的了。”

祖天香吁了一口气道：“现在可以安心的看看白少侠的伤势她过去把了把罗汉的脉，道：“白少侠只是失血过多，真气耗损得厉害，过一会儿就会醒转的，至于他的伤口，咱们身上都没带金创药，只有这么暂时包着了。”

转眼望向赵晓霓道：“赵姑娘也够累的了，坐下歇会儿吧。”赵晓霓直望着床上的罗汉，罗汉的脸色好苍白，她摇摇头，道：“我不累。”

祖天香道：“赵姑娘，请相信我，我懂医术，我担保白少侠不碍事。”

赵晓霓道：“谢谢祖姑娘。”

缓缓低下头去。

屋里有两把破板凳，眼前几位本都是相当随和的人，这时候更不讲究什么，杨敏慧走过来坐在板凳上，道：“听我李大哥常提起白少侠跟姑娘，对二位，他也推崇备至，只可惜我一直没机会跟二位见面……”

赵晓霓道：“那是李大侠跟姑娘看重，我出身‘白莲教’……”

杨敏慧道：“我李大哥却说姑娘是‘白莲教’的圣女。”

赵晓霓道：“我怎么当得起这两个字……”

杨敏慧道：“姑娘再客气那就是见外了，我李大哥的话是不会错的，不是姑娘不能把罗汉从沉沦的边缘拉回来，姑娘有大功于朝廷，对天下苍生也可以说功德无量。”

赵晓霓还待再说。

祖天香突然开口说道：“二位怎么知道我姐妹落入了‘菊花岛’人之手？跟我姐妹在一起的还有位沈姑娘，说起这位沈姑娘，赵姑娘应该认识……”

赵晓霓截口说道：“是的，我认识，论起来她应该是我的师姑，我们俩就是碰见了沈姑娘，才知道二位落人‘菊花岛’人手里。”

杨敏慧道：“沈姑娘呢，赵姑娘可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赵晓霓沉默了一下，缓缓说道：“我们俩碰见沈姑娘的时候沈姑娘带着很重的伤，已奄奄一息，她把二位的遭遇告诉了我们俩之后就咽了气。”

祖天香、杨敏慧脸上都变了色，尤其是杨敏慧，她在经过一瞬间的震动之后，跟着就流了泪。

没见祖天香掉泪，可是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苍白，她道：“妹妹，不必难受了，那于事无补，咱们记着沈姑娘就是，沈姑娘所以毅然决然脱离了‘白莲教’，为的是一个情字，她在临去之前

能见着白少侠，应该是心满意足，毫无怨憾了……”

顿了顿道：“赵姑娘，请原谅我直言……”

赵晓霓道：“这件事我知道，罗汉本来很痛恨她，还是我规劝他的……”

祖天香忽转话锋道：“我姐妹跟沈姑娘本是来找李大侠的，姑娘或许已经知道了，长安陷贼……”

赵晓霓点了点头道：“我知道，我们俩原是奉‘穷神’蒙老人家之命出来找寻二位的，长安陷贼，蒙老人家跟罗汉曾赶赴督帅府，可是迟了一步，二位已经不在督帅府了。”

祖天香点头说道：“李大侠没说错，蒙穷神果然是位能令另三霸羞惭的人物……”

赵晓霓道：“祖姑娘恐怕不知道，当日在‘终南山’下就是蒙老人家跟罗汉退了师南月救下了姑娘，而师南月之强抢姑娘，也是蒙老人家施计一手造成的……”

祖天香道：“蒙老人家好心智，这一着立即破坏了祖、师两家跟‘满洲’的勾结，这件事李大侠猜着了，赵姑娘可知道李大侠的下落？”

赵晓霓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李大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李大侠当初并没有往这儿来，他是去了‘潼关’！”

祖天香呆了一呆道：“他去了‘潼关’？那他怎么告诉我姐妹

赵晓霓道：“看来二位还不知道，李大侠用心良苦，不过现在告诉二位应该不要紧了，李大侠一定找到杨督帅了……”

杨敏慧猛然抬头，道：“我爹他怎么了？”

赵晓霓道：“杨督帅一行走到‘风陵渡’就出了事，杨督帅被李自成的人掳了去，其他的人悉数死难，连暗中护卫杨督帅的‘穷家帮’众高手也都遭了毒手。”

杨敏慧霍地站了起来。

祖天香走过来扶住了她，道：“别担心，妹妹，有他赶去，老人家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杨敏慧娇靥煞白，流泪说道：“长安陷贼，老人家遭难，即使他老人家平安无事，只怕也会悲痛……”

祖天香道：“妹妹，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上天降给大明朝的灾难太多了。”

杨敏慧反手抓住了祖天香道：“姐姐，我心急如焚，咱们这就赶回去……”

祖天香握了握她的手，柔声说道：“别急，妹妹，是吉不用急，是凶急也没有用，等白少侠醒过来之后咱们再走不迟。”杨敏慧低下了头，目光很自然地转移到罗汉身上。

赵晓霓道：“二位可以先走，我自会照顾罗汉。”

杨敏慧抬眼说道：“不急，赵姑娘，我天香姐说的是，是吉不用急，是凶急也没用……”

床上的罗汉突然坐了起来，把赵晓霓三个吓了一跳。祖天香忙道：“白少侠，请多躺会儿……”

赵晓霓忙挨近去道：“罗汉，你觉得怎么样。”

罗汉道：“不要紧，这是什么地方？”

赵晓霓道：“一间没人住的茅屋，祖姑娘说你失血过多，真气耗损得太厉害，让你在这儿多歇会儿。”

罗汉道：“我不要紧，这儿离‘天王寺’有多远？”祖天香道：“白少侠不用担心，杨姑娘已经在外面摆下了奇门阵式，就是他们追到这儿来也看不见这间茅屋的。”罗汉神神一松，挪身下了地，他刚下地，身躯忽然一晃。赵晓霓连忙扶住了他，道：“怎么了，你……”

祖天香道：“白少侠是不是觉得头晕，脚下轻飘飘的。”罗汉道：“不错……”

祖天香道：“这是失血过多，真气耗损得太厉害的必然现象，白少侠请上床面里盘坐，我让杨姑娘助你恢复一些体力。”罗汉道：“谢谢，用不着，我可以支撑……”

祖天香道：“白少侠这怎么是咬牙强撑的事。”

赵晓霓道：“罗汉，你就听听祖姑娘的吧。”

罗汉道：“我不要紧，何必再让杨姑娘耗损真气？”

祖天香道：“白少侠，我们三个女流，一路之上还要仰仗你照顾呢！”

罗汉苦笑一声道：“祖姑娘这么一说，我倒不便推拒了。”转身上床，面里盘坐。

祖天香道：“妹妹，先在白少侠‘灵台’，‘筋缩’两穴上各点一指，然后掌抵‘中枢’，力用三成。”

杨敏慧依言照做，先在罗汉后背“灵台”，“筋缩”二穴上各点一指，然后出掌抵上罗汉“中枢穴”，用三成真力把真力缓缓输了进去。

罗汉只是失血过多，真气耗损过矩，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内伤，经杨敏慧以本身真气灌输之下，不过盏茶工夫，他便已恢复了八成体力。

体力是恢复了八成，脸色还嫌苍白，那是因为失血过多的缘故，这不是真气所能补充的，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才能恢复。

杨敏慧缓缓收回了手，秀额上已然见了汗迹。

赵晓霓感激地看了她一眼道：“谢谢杨姑娘。...”

杨敏慧举袖擦汗，道：“为救我姐妹，自少侠损失了一只臂膀，我恨不得摘下一条胳膊作为补偿，赵姑娘要谢我，我又该怎么谢白少侠？”

罗汉转身下了床，道：“杨姑娘，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只要是做该做的事，休说是丢一条臂膀，就是连命都丢了也不足惜。”祖天香轻轻一叹道：“白少侠真可当得起无双国土.....”罗汉道：“李德威才算得无双国土，白某曾有一步之错.....”祖天香道：“白少侠，人非圣贤，知过能改，悔悟回头才是难能可贵。”

罗汉苦笑一声，没说话。

祖天香道：“白少侠现在觉得怎么样？”

罗汉道：“好多了！”

祖天香道：“我知道白少侠还嫌身子虚了些，这不是内功真气所能奏效的，还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天色不早了，咱们还是趁夜上路吧，夜晚凉爽，到了附近城镇之后，咱们再雇辆车转望杨敏慧道：“解铃还是系铃人，外面有妹妹的奇门阵式，妹妹带路吧。”

杨敏慧答应一声，当先走了出去。

祖天香抬袖拂灭了桌上半截蜡烛！

蹄声得得，车声辘辘，一辆单套高篷马车，在大路上面飞驰着。车辕上高坐着的是罗汉。

他已经换了一件衣裳，左衣袖扎在腰间，单手控缰，紫金刀带匣横在他身旁。

他两眼直愣愣地前望着，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苍白的脸上，神色木木然，看上去有点怕人。

忽然，车篷里传出了赵晓霓那清脆甜美话声：“到了哪儿了，罗汉？”

罗汉神神忽地一震，道：“看得见‘长安’了。”

说着话，目光往那只空空的袖子上扬了一下，脸上浮现一种难以言喻的神色。

的确不错，宏伟高大的“长安城”已然在望，看看不到半里路了！

车篷里旋即传出祖天香的话声：“白少侠，城门上插的旗帜还有么？”

罗汉抬眼看了看，道：“没看见什么旗帜。”

车篷掀开了一角，杨敏慧探出了乌云玉首，往前一看，诧声说道：“怪了，难道李自成撤走了不成。”

只听祖天香在车里说道：“不可能，李自成不比一般打家劫舍的贼寇，攻陷一地，烧杀劫掠后便呼啸而去，他的野心极大，意在大明江山，‘长安’兵家必争之重地，他好不容易攻陷，又怎么会轻易放弃。”

杨敏慧道：“那城头上怎么没有旗帜？”

祖天香道：“这就非咱们所能知了，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小心些好！”

赵晓霓忽然在车里说道：“罗汉，城门口有没有盘查？”

罗汉高坐车辕，看得清楚，城门口排了一大列，慢慢地移动着往城里走。

城门外两边各站着十几个黄衣人，有的持枪，有的挎刀，在盘查着每一个进城的人，他当即应道：“有。”

赵晓霓道：“守城的是不是官兵？”

罗汉道：“不像，穿着打扮跟那厉三绝差不多。”

赵晓霓道：“祖姑娘没说错，他们并没有撤走，咱们要想进城，恐怕很麻烦。”

罗汉早就把马车的速度慢了下来，尽管马车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可是由于距离城门已近，这说话间工夫马车也已驰进了城门口。

什么事都分个先来后到，罗汉只有把马车停在那一大列人之后，随着那一大列人慢慢的往前挨。

那一大列人中难免没有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只要稍具一点姿色的就倒了霉，那些黄衣人藉着盘查之便，上下其手，不住在人家身上揩油。

可怜那些大姑娘、小媳妇一个脸羞得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连哼也不敢哼一声。

前前后后的那些人，一个个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罗汉的神色冷峻吓人，眉宇间煞气闪漾，可是他高坐车辕一动也没动。

好不容易地轮到这辆马车了，十几个黄衣人目光一凝，都落在罗汉身上，一个挎刀黄衣人粗暴地道：“喂，缺胳膊的，别坐在那儿跟大爷似的，下来。”

罗汉一句话没说，看也没看他一眼，缓缓从车辕上下了地。

一名挎刀黄衣人一眼瞥见横放在车辕上的，那把带匣的紫金刀，脸色一变，道：“哈，还带着凶器呢，你想干什么？”

抬腿就要迈过去。

罗汉右臂一伸，拦住他，冷冷说道：“你不配动它。”

那黄衣人脸色大变，道：“你怎么说，我不配……你找死。”

他往后一退，探手就要去抓他挎的佩刀。

这时候，一个持枪的黄衣人用枪尖挑起了车篷，他两眼猛地一睁，叫道：“哇，车里头还藏着好东西呢。”

车篷一经掀开，车里的祖天香，杨敏慧跟赵晓霓三人马上显露在众黄衣人的目光下。

他们何曾见过这等人间绝色，跟那闻见腥膻味儿的苍蝇似的，马上就围了过来。

罗汉身边这黄衣人立即换上一付嘴脸，道：“呆会儿再跟你算帐。”

跟着拥了过去。

罗汉扬起了双眉，眉宇间那股子冷肃煞气一下子变得好浓好浓，伸手就要去抓紫金刀。

就在这时候，车里的祖天香递过来一个眼色，笑吟吟地开了口：“哪位是这儿的头儿呀？”

一名佩刀黄衣人应道：“我就是……”

排开众人走了过去，他站得好近，仰着脸，一脸的正笑问道：“大姑娘有什么事儿呀。”

祖天香目光一凝，直望着那黄衣人的一双眼，含笑说道：“我们想进城

去，行么？”

突然间，那黄衣人脸上的邪笑不见了，两眼发了直，愣愣地点了点头，道：“可以，可以。”

祖天香道：“我们都是安善良民，不用盘查了吧。”那黄衣人当即摇头说道：“不用，不用。”

祖天香道：“那麻烦你招呼你这些弟兄一声，叫他们让让路，别让我们这辆马车碰着了他们。”

那黄衣人应了两声好，旋即抬起了手：“你们闪开路，让这辆马车进去。”

有了他这句话，那些黄衣人马上就让开了，跟潮水似的退到了两旁。

祖天香笑了：“谢谢你了，罗汉，上车咱们进城了。”罗汉惊异地看了她一眼，登上车辕抖动了缰绳。

马车已然进了城，那黄衣人还在发愣，像失了魂儿似的！

罗汉道：“我听说过世上有一种‘摄魂大法’，却一直无缘一见。”

祖天香笑了：“见笑了。”

罗汉道：“祖姑娘客气了，要不是祖姑娘擅‘摄魂大法’，今天不流血恐怕进不了城。”

祖天香道：“这种东西总是流于左道旁门，沾点邪气，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敢轻用。”

罗汉道：“我不以为武功、法术分什么正邪，只看用它来对付什么人！”

祖天香道：“白少侠说得好，我受教了。”

杨敏慧突然说道：“白少侠，蒙老人家在什么地方？”罗汉道：“就在前面，快到了。”

杨敏慧往前看了看，道：“这不是去‘开元寺’的路么？”罗汉道：“是的，蒙老人家跟我俩约好在‘开元寺’见面的。”说着话，看两旁，十家有八家关着门，街道上空荡，寂静，很难看见一两个行人，市容萧条，触目凄凉。

说话间马车已到了“开元寺”前，昔日“长安城”最热闹的地方，此刻也是萧条、凄清一片，看在眼里，能让人忍不住两眼热泪。

杨敏慧道：“几个人造罪作孽，只苦了‘长安城’这些百姓。”祖天香道：“妹妹爱民之心令人感动，只是天下刀兵一起，苦的又何止‘长安’一地的百姓！”

杨敏慧道：“人们何苦你争我夺，何苦造这个罪，作这个孽，多少人骨肉失散，多少人离家背井，血腥遍地，哭声震天，这四境的黎民……”

两串珠泪流了下来，她没能再说下去。

祖天香叹了口气道：“这只有问他们了。”

马车在空荡寂静的“开元寺”前停下，罗汉跳下车辕去敲了那紧闭着的“开元寺”门，敲了半天才听见里头有人答应。

开门的是个十二五岁的小和尚，面黄肌瘦，瘦弱得可怜，他抬起无神的两眼打量了罗汉，合十微躬身形：“施主，小寺已经关闭了。”

罗汉道：“小师父，我是来找人的。”

那小和尚道：“施主要找……”

罗汉道：“我找个姓蒙的老人家。”

小和尚抬眼直望，刚要说话。

里头突然传出个苍老话声！

罗汉循声望去，只见门里几丈处站着个枯瘦老僧，当即应道：“我姓白。”

那枯瘦老僧道：“施主的大名可是罗汉两字？”

罗汉道：“正是。”

那枯瘦老僧道：“老衲听人说，施主有口紫金宝刀。”罗汉转身下阶，自车辕上抓起“紫金刀”，“紫金刀”在木匣里往上一窜，那紫色的冷芒为之一闪。

那枯瘦老僧当即说道：“老衲开了眼界，施主请进来吧。”罗汉道：“大和尚，我有辆马车……”

那枯瘦老僧道：“那么施主请赶着车走东偏门，老衲这就命人开东偏门去！”

转身往东行去。

罗汉也立即转身下了石阶。

马车赶进了“开元寺”东院。

罗汉、赵晓霓、杨敏慧、祖天香由那枯瘦老僧带领着进了“开元寺”后院。

一路所经，这佛门清净地虽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可也显得相当凄清，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深，禅林本是个幽静的地方，如今这幽静之中却带点让人难受的阴沉。

枯瘦老僧带着四人进了两间比邻的禅房中的一间，这间禅房相当干净，只是空无一物。

罗汉道：“大和尚，蒙老人家……”

枯瘦老僧道：“老衲正要奉告，蒙老施主有事出去了，他临走要老衲转告施主在小寺等他。”

赵晓霓道：“大和尚，蒙老人家什么时候出去的？”枯瘦老僧道：“蒙老施主是前天下午出去的！”

赵晓霓美目微睁，道：“大和尚可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么？”枯瘦老僧道：“这个蒙老施主没说，老衲也未便问。”赵晓霓看了罗汉一眼。

罗汉道：“谢谢大和尚了，大和尚请忙去吧。”

枯瘦老僧道：“老衲这就命他们送茶水来。”

浅浅一礼，转身要走。

杨敏慧道：“大和尚请慢走一步。”

枯瘦老僧转回身来道：“女施主有什么见教？”

杨敏慧道：“不敢，我想向大和请教一下长安陷贼以后的情形。”

枯瘦老僧道：“这个老衲平日足不出寺，不大清楚，女施主可以等蒙老施主返来之后问问蒙老施主，他经常在外面走动，他清楚。”

杨敏慧道：“谢谢大和尚了。”

枯瘦老僧一声“岂敢”，转身行出去。

祖天香道：“‘长安’落入了这批流寇之中，情形不想可知，妹妹又何必多问？”

杨敏慧道：“我只是想多知道一点，这种心情姐姐应该能体会。”

祖天香道：“妹妹，悲痛于事无补。”

杨敏慧低下了头，不再说话。

祖天香有意移转话题，望着罗汉道：“白少侠，这儿可靠么？”罗汉道：“蒙老人家指定会面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

赵晓霓道：“他老人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怎么一去就是两三天……”

罗汉道：“他老人家没交待，谁也不知道，既没交待，自然有不能交待的道理。”

只听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一个小和尚端着茶水走了过来。罗汉迎上去道：“有劳小师父了。”

那小和尚道：“施主好说，蒙老施主已经回来了，正在前头与方丈说话，马上就进来。”

一听蒙不名回来了，四人精神不由俱是一振。

小和尚刚放下手里的东西，门口人影一闪，蒙不名已进了禅房，道：“你们小两口辛苦了。”

旋即冲杨敏慧一拱手，道：“草民蒙不名见过杨姑娘。”杨敏慧忙答一礼，道：“不敢当，杨敏慧身为晚辈，该先见过老人家。”

蒙不名道：“杨姑娘这是折了蒙不名……”

转眼望向祖天香，道：“妞儿，对你，我可要托个大了。”祖天香盈盈一礼，道：“祖天香见过蒙老人家。”

蒙不名看了她一眼道：“妞儿，论年纪，我恐怕比你那富甲天下的爹还大上一两岁，你叫我一声伯伯并不吃亏。”祖天香淡然一笑道：“晚辈已经脱离祖家的门了。”蒙不名一怔动容，旋即拇指一挑，道：“妞儿，好志气，你那老糊涂的爹该羞煞愧煞。”

祖天香道：“您夸奖，晚辈只是选择了自己该走的路，其实这也得感谢您老人家从旁拉了晚辈一把。”

蒙不名微一摇头，道：“惭愧，当初我可是无心……”一抬手道：“杨姑娘请坐。”

杨敏慧知书达礼，微一欠身道：“老人家请坐。”

几个人都落了座，蒙不名正要开口说话，一眼瞥见罗汉那只空袖子，脸色陡然一变，道：“小子，你怎么了？”罗汉倏然一笑道：“没什么，忘记带回来了而已。”蒙不名霍地站了起来，道：“小子，你，你，是谁能伤你……”罗汉道：“不是别人，是我自己……”

接着他把“天王寺”前独斗“菊花岛”众高手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含笑说道：“一条胳膊换了他一名右相，三个大将军，四个先锋，应该很划得来了。”

祖天香道：“还有救回了我姐妹。”

蒙不名听得脸色一变，最后长叹一声道：“小子，真难为你了，让姓海的不敢贸然出手的，恐怕你是当今武林的头一个。”祖天香微一点头道：“的确，白少侠之威有若天神。”罗汉倏然一笑道：“祖姑娘过奖了。”

赵晓霓望着蒙不名道：“老人家上哪儿去了，一去两三天。”蒙不名的脸色有点沉重，抬了抬手，道：“妞儿，现在不谈这个……”

目光一凝，望着杨敏慧道：“我以前虽然一直无缘拜识杨姑娘，但却久仰杨姑娘是位愧煞须眉的宦海奇女子。”杨敏慧道：“不敢当，老人家夸奖了，不过胆子比别人大了些而已。”

蒙不名道：“我也久闻杨姑娘胆识过人，遇事冷静……”杨敏慧美目微微一睁，道：“老人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蒙不名吸了一口气，道：“我要请杨姑娘强忍悲痛，节哀……”

杨敏慧霍地站起，颤声说道：“难道是家父……”蒙不名唇边掠过一丝抽搐，道：“杨督帅已经殉国归天了。”杨敏慧娇躯猛然一晃。

祖天香急忙扶住了她，道：“老人家，这消息是……”蒙不名道：“我宁愿不相信它是真的，奈何……”杨敏慧颤声说道：“老人家，是李自成？”

蒙不名点了点头道：“是的，姑娘，他们下手快而秘密，令人来不及救援，也没办法救援，算算日子，应该在‘长安’陷贼的同时……”

杨敏慧喷出了一口鲜血，娇靥刹时白得怕人。

祖天香大惊，急道：“妹妹，你……”

杨敏慧摇头说道：“我不要紧，姐姐，我虽然悲痛他老人家的遇害，但是我更悲痛这长安的黎民所遭受的灾难，‘长安’陷贼，百姓在铁蹄之下受尽蹂躏，在这种情形下，他老人家定然会一死以谢朝廷跟这西北五省的百姓，只是，恨只恨老人家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这教他老人家怎能瞑目，教我这做女儿的如何……”突然又喷出一口鲜血，檀口上都是血迹，两片香唇也失了色。

祖天香急急说道：“妹妹，你……”

杨敏慧摇头说道：“我不要紧，你看我哭了么？”祖天香双眉陡扬，喝道：“妹妹，蒙老人家说你遇事冷静。”杨敏慧娇躯一晃，坐了下去。

蒙不名一步跨到，道：“杨姑娘，蒙不名只有从权了。”一掌拍在杨敏慧后心上。

杨敏慧身躯一震，两行珠泪夺眶而出，泉涌一般。蒙不名呼了一口气，道：“杨姑娘，该哭的时候总是要哭的祖天香目光一凝，道：“老人家，杨督帅的遗体现在……”

蒙不名眨了眨眼，他两眼也湿湿的，道：“让我从头说起他把等候李德威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他话声方落，罗汉那里突然咬牙一句：“杀得好，他该多杀几个！”

蒙不名道：“小子，纵然杀尽这班贼寇，也抵不过杨督帅这根擎天石柱……”

只听杨敏慧颤声说道：“老人家，我李大哥他现在……”蒙不名道：“我这两天在外头跑，就是为了打听这件事，闯贼的主力北窜，他有八成追去了。

杨敏慧双眉一扬，道：“那么我也该赶去。”

她一下子站了起来。

祖天香拉不住她，急道：“妹妹……”

蒙不名一指点出，杨敏慧一晃又坐了下去，身子一歪，倒在了祖天香怀里，祖天香轻呼一口气，道：“谢谢老人家。”蒙不名招呼赵晓霓道：“妞儿过来把杨姑娘扶到床上去躺着，她得好好躺两天，平静平静。”

赵晓霓过来帮祖天香合力把杨敏慧扶到床上躺下。

禅房里有着片刻令人窒息的寂静。

祖天香打破了寂静，道：“老人家，祖家的人有什么消息么？”蒙不名摇头说道：“祖家的人已经离开‘长安’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原在注意着他们的动静的，后来因为没办法分心兼顾……”

祖天香道：“不管他们上哪儿去了，但愿他们别一错再错。”蒙不名道：

“ 妞儿，你爹也只是一时糊涂…… ”

祖天香摇摇头道：“ 老人家不知道，他拥有无人可比拟的财富，但他却不以此满足，他过于贪了些。 ”

蒙不名叹了口气道：“ 堡龙烹凤，投箸时，与芥蔬无异，悬金佩玉，成灰处，与瓦砾何殊。富贵是无情之物，你看得它重，他害你越大，贫穷是耐久之交，你处得它好，它益你反深，故贪商旅而实金谷者，终被一时之灾祸，乐箪瓢而甘蔽温老，永享千载之令名，你爹也是当今数一数二的人物，生死事小，失节事大，他怎么这一点也看不透。 ”

祖天香道：“ 当世之四大霸王，以我看只有老人家您…… ”

蒙不名强笑一声道：“ 妞儿别捧我了，有件事我没来得及告诉那姓李的小子，杨姑娘这儿我一时也没来得及提…… ”

祖天香道：“ 什么事，老人家？ ”

蒙不名道：“ 这件事我一直怀疑，也打听了好久，当日杨督帅奉召上京是极秘密的，闯贼他们怎么会知道，而且知道杨督帅走得是哪条路…… ”

祖天香美目一睁，道：“ 您莫非怀疑…… ”

蒙不名道：“妞儿，我打听了多少日子，有这么一个收获，当日杨督帅是跟那内侍曹化淳一块儿走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杨督帅遇了害，那姓曹的内侍却没一点消息……”

祖天香道：“您老人家是怀疑……”

蒙不名道：“我总觉得这里头不大对，妞儿，你想啊，杨督帅奉旨进京是极机密的事儿，自然他动身的时间跟走的路径也是极机密的，李自成那伙贼是怎么知道的？再则，李自成要害杨督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要害个内侍又是为了什么？”

祖天香道：“您怀疑曹化淳勾结贼寇，事先跟李自成他们串通好的？”

蒙不名摇头说道：“这件事事关重大，曹化淳既然奉旨出京召返封疆托土的大员，他就必是皇上的亲信，没有确切证据，我不敢下断，杨姑娘日后总会上京的，让她记住这件事，进京之后查一查，问一问再说吧。”

祖天香道：“多谢老人家，晚辈会把您的怀疑告诉杨姑娘的。”

蒙不名沉默了一下道：“‘长安’没有再呆下去的必要了，闯贼北窜，恐怕有犯京的意图，你们在‘开元寺’歇过一宿之后还是赶到京里去，也许在路上你们能碰见李德威。”

站起来道：“时候不早了，你们一路奔波也该饿了，我去叫老和尚给你们做饭吃去。”

转身走了出去。

罗汉呼了一口气，站了起来，道：“我跟老人家去，阿霓在这里陪陪祖姑娘。”

迈步跟了出去。

望了望床上的杨敏慧，赵晓霓叹了口气道：“前后没多少日子，想不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

祖天香娇靥上浮现一片阴影，道：“主帅遇害，重镇陷贼，北疆战况危急，如今闯贼又纠众北窜，我担心……”

住口不言，没再说下去。

赵晓霓看了她一眼道：“祖姑娘看，情势很危急么？”

祖天香道：“这是明摆着的，多年来，朝纲不振，朝中有奸细，民间流寇为害，窜扰四处，本来就是个岌岌可危的局面，再加上‘满洲’强兵犯境……我担心咱们这些人难撑大局……”

赵晓霓道：“情势不会糟到那种地步吧？”

祖姑娘道：“外有外患，内有贼寇，北疆战事艰苦，南方连失重镇，闯贼一旦纠众北窜，朝廷便是腹背同时受敌，这种情势如何，姑娘应该明白了。”

赵晓霓道：“身为大明朝的子民，不思振臂奋起，献身报国倒也罢了，居然作乱造反，趁火打劫，使得朝廷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害得百姓流离失所，哀号于途，这些人实在罪该万死！”祖天香面有异容，没说话。

赵晓霓忽然想起来什么，忙道：“祖姑娘，我无意……”祖天香微一摇头，道：“姑娘无须解释，论祖家的作为，也个个该杀。”

赵晓霓暗感不安，也倏生敬佩，口齿启动，欲言又止。蒙不名走了进来，含笑说道：“再等一会儿吧，饭马上就好”祖天香道：“老人家，不急……”

蒙不名左右看了看，道：“罗汉呢？”

赵晓霓道：“不是跟您去了么。”

蒙不名怔了一怔道：“跟我走了？跟我干什么去了？”赵晓霓道：“您走之后他说要跟去看看，您前脚走，他后脚出了门儿！”

蒙不名道：“这就怪了，我怎么没瞧见他……”

轻快步履响动，一名小和尚走了进来，小和尚手里拿着一封信，进门施礼道：“老施主，白施主有封信要小僧……”蒙不名神情一震，伸手抓过了那封信，拆开一看，立即大叫了一声：“这小子！”

赵晓霓脸色微变，站了起来：“老人家，怎么了？”蒙不名伸手一递，道：“你自己看吧。”

赵晓霓接过信一看，一张如花娇靥马上白了，颤声说道：“罗汉，你这是……”

祖天香心知有异，走过来道：“赵姑娘，信能给我看看么？”赵晓霓没说话，默默地把信递了过去。

罗汉一笔字写得不错，只是嫌潦草了些。

信是这么写的：“蒙老：杨督帅遇害，惊闻噩耗，心中悲怒难忍，德威兄一人独对众贼，势单力薄，也让我在‘长安’呆不住。

愿凭家传‘紫金刀’取得贼寇首级以谢天下，虽流血五步，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阿霓有蒙老及杨、祖二位姑娘为伴，我很放心，倘蒙老爱护罗汉，请将阿霓收认膝下，一来阿霓可朝夕承欢，二来蒙老也可以时刻加以照顾。

并请蒙老转告阿霓，世间强过罗汉者比比皆是，勿以一残废人为念！

罗汉百拜。”

是这么一封信，这么一封让人碎心，让人肠断的信。

祖天香皱了眉，道：“白少侠也真是的……”

除了这句话，别的她还能说什么。

蒙不名突然跺了脚：“这小子该打，只让我碰见，看我不狠狠抽他一顿！”

赵晓霓失色的香唇边掠过一丝凄婉笑意，道：“真是的，相处这么多日子，他还不知道我么……”

娇躯一矮，冲蒙不名跪了下去：“请您收认这个义女，我当着您说话，从现在起，我是白罗汉的妻子，我如果还能见着他，我会跟他一辈子，要见不着他，我也会为他守一辈子。”

“妞儿，你这是……”

蒙不名急了，慌了，伸手把赵晓霓扶了起来，扶起了赵晓霓，他突然咧嘴笑了：“行了，蒙不名话了这么大把年纪，正愁没个送终的人呢，现在总算有了，而且是这么如花似玉的一个，老怀大慰，真让人能乐死……”

突然他又敛去笑容，扬眉说道：“妞儿，别难受，也别担心，咱们这就上路追他去，我拿我这块糊了多少年的破招牌担保，过些日子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罗汉就是。”

赵晓霓那失色的香唇边又泛起了一丝凄婉的笑意。让人看了心酸！

九个人在大路上走着，走得飞快。

九个人，四前，一中，四后。

四个佩剑黄衣人，李德威，四个佩剑黄衣人。

八个佩剑黄衣人脸色木木然。

李德威安详、从容、还有着他那独有的潇洒。

眼前一大片灯，数不清。

一大片黑忽忽的帐篷，也数不清。

静静的夜色里，偶而划空响起一两声马嘶。

从近处到远处，一直到看不见的茫茫夜色里，也站着数不清的黄衣人，有的持枪，有的挎刀。

前面四个黄衣人突然停了步，左前方一名转回身来道：“营外候着，我进去通报去。”

偕同右前方一名纵身疾掠，扑向那黑压压一大片帐篷。李德威洒脱负手，游目四顾，道：“想不到乌合之众的贼寇也有这么整齐的军容，眼下恐怕有五六千人吧。”

身后传来一个冷冷话声：“你想刺探军情？”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你们带我进去，不打算再让我出来，还怕我刺探什么军情？”

另一个冰冷话声自身后响起：“闯王雄才大略，将兼智勇，师称虎熊，这点整齐军容又算得了什么。”

李德威道：“大言不惭，说你们胖你们就喘了起来。”那冰冷话声道：“睁眼看看这是什么所在，你说话小心点。”

李德威道：“说句话不知你信也不信，就是当着李自成，我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

话声方落，只觉脑后金刃破风之声袭到。

他一扬手，手中折扇往后挥去道：“军营左进，严禁私斗，你连这都不懂么？”

“当！”地一声，一柄长剑硬被他一扇震了回去。

就在这时候，适才那两名黄衣人冲破夜色掠到，道：“闯王召你进去。”

李德威手往前一挥道：“带路。”

两个黄衣人狠狠瞪了他一眼，转身前行而去。

这片军营的营门，是两排帐篷间一条笔直的大道，口上站着八名持枪黄衣人。

从口上往里，隔几步便是一个一手高举火把，一手抱刀的黄衣人，把这条路照耀得光同白昼、纤细毕现。

这两排黄衣人身后，是两排弓箭手，个个雕翎扣上弓弦。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寂静无声，显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军威也颇为慑人。

李德威泰然安详，昂然迈步，心里却没敢大意，他十分明白李自成手下必有能人，要不然他不可能窜扰四处，这么猖獗。这条路走到头，是一座巨大的牛皮帐篷，帐篷顶上有灯，四周也有灯，帐前站着四个佩剑黄衣人，一望可知是发号司令的中枢所在。

李德威来到帐前，前面四名黄衣人突然举步横跨，退到两旁，四柄长剑同时出鞘齐递，喝道：“停步。”

李德威淡然一笑，停步在帐前丈余处。

帐篷里灯影一闪，一前四后地出来了五个人。

后头是四名佩剑黄衣人。

前头那人，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一身黄衣，腰围玉带，长眉细目，

白面无须。

看年纪，约莫四十上下，眉宇间，一股子阴鸷之气逼人。

李德威目光一凝，暗道：“这就是李自成了，居然是个白面书生型人物……”

他这里心念转动，那白面无须黄衣人抬眼望了过来，两眼之中厉芒一闪，冷然说道：“你就是杨宗伦身边那个姓李的？”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不错，我就是李德威。”

也许是他态度倨傲，不够尊敬，两旁边突然响起一声闷雷般暴喝。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一抬手，立即鸦雀无声，他冷冷瞅着李德威道：“听说你是南宫某人的衣钵传人。”

李德威道：“你们的消息很灵通，也不错，银牌令现在由我执掌，布衣侯奉召勤王，银牌令代朝廷诛杀乱臣贼子。”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冷冷一笑道：“这儿不是朱家的土地，是李家的土地，在李家土地上的任何人，不知道什么布衣侯，银牌令。”

李德威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站在任何一块土地上的人，都是大明朝的子民。”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道：“我承认我们每一个人以前都是朱家的子民，朱家的后代越来越昏庸，宠信奸贼，逼害忠良，招得外寇压境，民不聊生，他朱家不配再为君上。我李家不忍眼见大好神州沦入异族之手，亿万黎民陷于外贼铁蹄之下，振臂而起，号召天下英雄，登高一呼而四境齐应……”

李德威道：“倒是顺天应人。”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道：“难道不是？”

李德威双眉一扬道：“百姓家破人亡，骨肉失散，灾黎上万，号哭震天，血流漂杵，尸伏遍野，你趁火打劫，烧杀淫掠，无所不作，试问之于三岁孩童，谁不知道你们是一帮罪该万死的贼寇，哪个不想食你之肉，寝你之皮……”

“住嘴。”

一声暴喝，两旁刀剑齐举，枪戟搭伸，一起指向李德威。李德威视若无睹，淡淡说道：“这是实情实话。”

白面无须黄衣人抬起了手。

刃枪剑戟一起收了去。

他冷冷瞅着李德威道：“你的胆子不小啊。”

李德威道：“胆小我也就不来了。”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脸色一沉，冰冷说道：“自夏朝以降，古东海举义，没有不伤生的……”

“诚然。”李德威道：“但却没有烧杀劫掠的，汉刘邦曾跟大将约法三章……”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一抬手，道：“够了，口舌之争，无济于事，我李家订有这么一个律条，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要我不伤生可以，叫朱家马上让路……”

李德威道：“你的心意只在那张盘龙椅。”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道：“我李家是顺天应人，救国救民。”李德威道：“既是救国救民，为什么不去抵御外侮，却在背后趁火打劫？”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脸色一变，道：“我说过，口舌之争，无济于事……”

李德威道：“必须以暴制暴，以杀止杀！”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阴鹜目光一凝，道：“这就是你要见我的意图？”

李德威一点头道：“不错，我要取李自成项上人头以谢天下，以慰杨督帅在天之英灵。”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突然仰天大笑，声如夜泉，裂石穿云，久久不歇。

半晌，他笑声忽落，抬手往下一指，然后又指着李德威道：“在我这军营之中，强将良兵环围之下，就凭你？”

李德威道：“当初我来的时候，不是不知道这儿人多势众。”那白面无须黄衣人道：“我杀朱家一个杨宗伦，你要找我偿命，你杀我李家一员大将，我又该找谁偿命？”

李德威道：“你杀的是朝廷命官，托土封疆大员，我杀的却是一个贼寇群中的毛贼。”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一抬手，冰冷说道：“不必多说了，我说过不只一遍，口舌之争，无济于事，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你跟我作对，杀我大将，罪上加罪，死上加死……”

忽然一顿，问道：“听说你有一张藏宝图？”

李德威微一点头，道：“不错，你想要么？”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吸一口气道：“献出那张藏宝图，你可以免死一次……”

李德威探怀取出了那张藏宝图，往前一送，道：“容易，你自己过来拿去。”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目光一凝，阴森森地笑了。

一名佩剑黄衣人突然自他背后越出，大步走了过来。

李德威没动，手仍举在那儿。

转眼间那佩剑黄衣人行近，一句话没说，伸手就抓。

李德威手腕一偏，藏宝图一挥，“叭”地一声正打在那佩剑黄衣人手背上。

便是一张纸，到了李德威手里也能变得跟块铜板一样。那佩剑黄衣人的手骨硬生生被他一下敲断，大叫一声，抱着手退向后去。

李德威这一下不要紧，刹时四下大乱，刀枪剑戟齐举，一起向他罩下。

李德威昂然卓立，一动不动，眼前那难数的刀枪剑戟就要递到他身上。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一抬手，止住了那些兵刃，道：“你又伤了我一个卫士。”

李德威道：“咎由自取，我说过要李自成自己来拿。”那白面无须黄衣人阴阴一笑，举步走了过来。

李德威手仍拱在那儿，一动没动，右手垂在身旁，也毫无拔剑的迹象。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走得很慢，走履之间也相当的沉重，显然他已经有所戒备，全身凝足了功力。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虽然走得很慢，但双方距离统共不过丈余，转眼工夫也就欺近了五尺以内。

李德威突然一声淡喝：“你站住。”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微微一愣停了步，道：“怎么，你后悔了？”李德威道：“我没有后悔，你们也由不得我后悔……”那白面无须黄衣人倏然一笑

道：“这倒是实话，那是为什么？”

李德威道：“我要李自成自己来拿，可是我没见过李自成。”那白面无须黄衣人“哦”地一声失道：“我明白了，原来如此，我可以告诉你，李家这些人当中，没一个敢冒充……”李德威道：“要是为保命，找个人替死，那又另当别论。”那白面无须黄衣人道：“真龙降世，自有百灵庇护……”李德威道：“圣天子确有百灵庇护，奈何李自成是个天怒人怨的贼头儿，这一点李自成他自己己也明白。”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脸色变了一变，道：“且由你逞一时口舌之利，要照你这么说，那就麻烦了，你既然没见过……这样吧，你可以问问这些人……”

李德威淡然一笑道：“你把我当成了三岁孩童，你不能证明

你是李自成，我却能证明你不是李自成。”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哦”地一声道：“你怎么个证明法？”李德威道：“李自成或许马上颇为了得，但他不可能一般江湖人所会的武功，关键，我看得出，你有一身不算坏的武功，只这一点也就够了。”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脸色变了一变，道：“那么，以你看我是谁。”

李德威道：“不过李自成身边一个高人一等的大爪牙！”那白面无须黄衣人突然又仰天大笑，笑声中，他却身形疾闪，电一般地扑向李德威，探掌便抓那张藏宝图。

李德威冷冷一笑，左腕一偏，挥起藏宝图向抓来那只手击去。

白面无须黄衣人一笑说道：“你既然知道我高人一等，就不该再来这一套。”

他果然是高人一等，身手非那佩剑黄衣人可比，手腕灵巧一翻，蛇一般的滑落，避开李德威那一击，改向李德威腕脉扣了过去。

李德威一沉腕，藏宝图上翘，向着他腕脉划了过去。

高手过招，奇快无比，转眼工夫白面无须黄衣人已然跟李德威互换了三招。

他没能碰着那张藏宝图一下，李德威却也没能伤着他。

忽地，白面无须黄衣人招式一变，右掌划半弧向李德威拍出，左手一指奇快如电地向李德威右肋点了过去。

这是煞手，他不但要那张藏宝图，还要李德威的命。

李德威扬了眉，挺立不动，右掌外截，左手藏宝图一抖，猛然袭了出去。

砰然一声，白面无须黄衣人内功不如李德威深厚，他吃了亏，身躯一晃后退，这时候李德威的右掌恰好截上他的腕脉，他

大叫一声，抱腕暴退。

李德威明白，不能让他退，只他一离开自己身前，两旁那刀枪剑戟一定会一起当头罩下。

他当即藏好藏宝图，右手闪电擎出鱼肠剑，跨步欺了过去。

那白面无须黄衣人没想到李德威应变会这么快，大吃一惊，抽身再退。

八名黄衣人长剑出鞘，成一字地跨步上前，抖剑截住了李德威。

李德威明白，此时此地，速战速决才是上策，鱼肠剑幻起一片逼人寒芒洒了出去。

一阵当当连响，八名黄衣人长剑荡开，手上一缓，李德威鱼肠剑再递，血花横飞，八名黄衣人当中三个连手带剑飞起了半空。

李德威身形疾闪，穿过八名黄衣人向那巨大帐篷扑去。

就在这一转眼工夫，那白面无须黄衣人已跑得没了影儿。

李德威眼前那座巨大帐篷必是座空帐篷，他没再前扑，转身一个飞旋，一把抓住了一个断腕的黄衣人道：“想活命就实话实说，闯贼在什么地方？”

噗地一声，一柄长剑扎进了这黄衣人的心窝，这黄衣人身子一抖便没了气。

李德威左腕一抖，黄衣人的尸体离地飞起，直扑过去。

那出手灭口黄衣人剑还没来得及拔出，被撞得脚下一个踉跄，李德威鱼肠剑递到，拦腰扫过，肚子上一个大口子，血往外喷，他拖着同伴的尸体倒了下去。

只听有人厉喝说道：“将军有令，务必留住此人，死活不论，放箭。”

李德威心头一震，身躯飞旋，直往一群持枪黄衣人扑去，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弓箭手不敢轻易放箭。

李德威一柄鱼肠剑匹练也似，剑到人倒，虎入羊群般，当者披靡，那些持枪黄衣人四散奔逃，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乱臣贼子，大仇大恨，李德威手下毫不留情，不过转眼工夫已放倒了二三十个！

大喝一声，一柄大刀横里扫到，那是个腰扎宽带的黄衣大汉。

李德威不退反进，抖起鱼肠剑扑了过去。

他要退的话，短小的鱼肠剑就吃了亏。

可是他这么一进，那黄衣大汉的大刀就收不回来了。那黄衣大汉没想到李德威会出此一着，一惊要退，李德威多么快？鱼肠剑已然递到了他咽喉，寒光一闪下，血箭激射。李德威一旋身，避开那股血箭又往一旁扑去，顺手抓起地上一根火把，抖手丢进左近一座帐篷。

天热物燥，一点就着，那座帐篷马上就起了火。

李德威腾扑间如入无人之境，一口气又放倒了十几个，也一口气丢出了几根火把。

整整十座帐篷着了火，风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火势熊熊，火焰上窜，照得夜空通红。

乱了，全乱了。

就在这时候，西北角帐篷突然也起了火，成群的黄衣人拖枪拖刀往这边跑了过来，像是有人在后头赶似的。

这是谁？

李德威看见很生诧异，立即腾身扑了过去。

刚扑过去几丈，他看见了，一人手执紫金刀逢人便砍，勇不可当。

他一怔脱口叫道：“罗汉？”

一股破风之声从脑后袭到，显然有人趁他疏神分心之际暗施偷袭。他倏然惊觉，正要出手。

勇罗汉带着一片劲风从他头上掠过，适时身后响起一声惨叫。

回身看时，罗汉站在身前，仗紫金刀威若天神，地上躺着一具尸体，分成了两半，惨不忍睹。

他上前一步，道：“罗汉，你怎么……”

只听罗汉道：“你找错了地方了，闯贼早就往北去了。”李德威闻言不由一怔。

罗汉大喝一声，一刀劈出，一名黄衣人左臂齐肩脱下，血雨狂洒，满地乱滚。

一柄鱼肠剑已够瞧的了，哪堪再来一把紫金刀！

一条龙已使群贼破胆，哪堪再添出山虎一只。

随听罗汉又道：“就算把这儿夷为平地也无济于事，走吧。”当先腾起，往外冲去。

李德威、罗汉联袂往外闯，对这班贼寇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事，自然不会有人加以拦阻。

罗汉跟一只飞鸟一样，闯出贼寇大营，掠到一座高岗上才收势停身，望着近百丈外那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的贼寇大营，他冰冷说了一句：“好火啊好火，只是便宜了那闯贼。”李德威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道：“罗汉，你怎会到这儿来了，赵姑娘呢？”

罗汉一直望着那片火海，并没有把目光收回来，道：“在‘长安’！”

李德威刚才在贼寇大营中，只顾杀贼没留意，现在他又恰好站在罗汉右侧，一直没发现罗汉少了一条胳膊。

他闻言怔了一怔道：“赵姑娘在‘长安’？听蒙老说你不是跟赵姑娘……”

罗汉截口说道：“她跟蒙老、杨、祖二位姑娘在一起。”

李德威猛然一阵惊喜，道：“怎么，你找着杨姑娘跟祖姑娘了？”

罗汉点了点头，道：“我把二位带到‘长安’，听蒙老人家说，杨督帅被捕遇害，李自成纠众北窜，我特地赶来找他。”

他并没有说他不辞而别的，也没说他是来助李德威一力的。

李德威点头说道：“原来如此，有蒙老在旁照顾，她三位应该不碍事，你是在哪儿找到杨姑娘跟祖姑娘的？”

罗汉道：“‘天王寺’，‘菊花岛’人跟‘满洲’人住在那儿，杨、祖二位姑娘落在了他们手里。”

这用不着罗汉多说，李德威不想可知，能把杨敏慧、祖天香接到‘长安’去，一定经过一场很惨烈的搏斗。

李德威呆了一呆，道：“罗汉，我不言谢了。”

罗汉淡然说道：“客气什么，老实说我并不是为你救她二位的。”

罗汉的确过于爽直，使得李德威有点窘，不过李德威没在意，他知道这位紫金刀的后人就是这么个直性子。

他笑了笑，没说话，可是忽然间他想起了跟杨、祖二女在一起的还该有个沈玉霞，他脱口问道：“对了，还有位沈姑娘……”

话一出口他就有点后悔了，他知道罗汉跟沈玉霞会曾什么关系，他也知道罗汉非常痛恨沈玉霞。

只听罗汉淡然说道：“死了，杨、祖二位姑娘遭暗算落入‘菊花岛’跟‘满洲’人手里，她侥幸脱身，可是她被人以重手法震伤了内腑，她伤得太重，我救不了她。”

罗汉神色很平静，话说得也相当轻淡。

可是李德威一听这话，心里禁不住有点难过，不管怎么说，沈玉霞毕竟是幡然悔悟，有勇气挣脱邪恶，也已然还我善良本来的人性，同时她对罗汉也是一片痴情，落这么个下场，未免过于悲惨了些。

他沉默了良久，始道：“‘长安’已然陷贼，李自成已纠众北窜，蒙老几位已经没有留在‘长安’的必要了。”

罗汉道：“我性子急，先赶来了，可能他几位也已经动身北来了。”

只要杨敏慧、祖天香已动身北来，近期内便有见面的希望，李德威心里不由跳了几跳，他迟疑着道：“杨姑娘还好么？我是说她知道杨督帅……”

罗汉道：“杨姑娘当世之奇女，她够坚强的。”

李德威吁了一口气，道：“我倒希望她能痛痛快快的哭一场。”

罗汉道：“杨姑娘知道该怎么保重的。”

李德威道：“希望如此……”

顿了顿道：“‘菊花岛’名列当世四大霸王之内，威名赫赫，富甲一方，竟然数典忘祖，失节卖国甘心做异族之鹰犬，让外人牵着鼻子走，而且至今仍利欲薰心，执迷不悟……”

罗汉道：“这种人一个个都该杀。”

李德威道：“祖姑娘弃暗投明之后，祖财神就跟‘满洲’闹翻了，自然师南月也同时跟祖财神、‘满洲’交恶了，只知道这西南两方霸主，现在有什么动静。”

罗汉道：“不清楚，反正我没看见祖、师两家的人跟‘满洲’人在一起。”

李德威沉默了一下，道：“可知道闯贼现在什么地方么？”

罗汉摇摇头，道：“我只知道他早就往北去了，却不知道他现在到了哪里，不过只要往北赶过去，一定会找着他的。”李德威刚要说话。

罗汉突然转过头来凝目说道：“阁下，我要告诉你件事……”李德威道：“什么事？”

罗汉道：“在你我的长一辈，‘紫金刀’跟‘鱼肠剑’曾经交恶过，事已成过去，不必再论谁是谁非，在你我这一辈里，我希望‘紫金刀’跟‘鱼肠剑’能够复交……”

李德威一阵激动，忙道：“罗汉，上一辈的事是上代的事，原就跟我们这一代没关系，打从你我见头一面到如今，也一直是好朋友。”

罗汉道：“我欠过你几次情……”

李德威道：“朋友之间不谈这个，也不该谈这个。”罗汉道：“我，铸过一次大错！”

李德威明白他何指，当即说道：“那是迷失灵智的情形下，算不得错，也怪不得你，‘穷家帮’上下个个明理知大义……”罗汉微一摇头，道：“人是我杀的，我总不能不有所报偿。”李德威心头一震，道：“罗汉……”

罗汉摇头说道：“还有一件，蒙老告诉了祖姑娘，当时我也在座，我认为我该告诉你一下……”

李德威讶然说道：“什么事？”

李德道：“蒙老人家怀疑那内侍曹化淳有勾结李自成之嫌。”李德威脸色一变，道：“蒙老怎么说？”

罗汉当即就把蒙不名的怀疑说了一遍。

听毕，李德威点了头：“蒙老的怀疑不是毫无根据的，我早就有过这种怀疑，我这就近托‘穷家帮’把这件事送到京里去！”罗汉道：“这件事应该是越快越好，闯贼纠众北窜，必然犯京，万一曹化淳跟他有勾结，而且已然潜回了京里，一旦闯贼犯京，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李德威神情一震，道：“多谢明教，事不宜迟，我这就到‘穷家帮’附近分堂去……”

罗汉道：“我也要走了，咱们就此分手，来日再谋相会。”只手一举“紫金刀”，转身掠下高岗。

李德威一眼瞥见罗汉那只空虚的左袖，猛然一怔，急叫道：“罗汉……”

罗汉去势如飞，转眼间便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李德威呆了一呆，罗汉适才贼营杀敌的情景立即浮现脑际，这时候他才想起当时并没有看见罗汉的左臂，再想想刚才罗汉临去时的单手举刀，他很快地确定罗汉是少了一条左臂。罗汉好端端的，而且功力高绝，手法盖世，怎么会少了一条左臂？

再往前想想，他明白了，九成九是罗汉为救杨敏慧、祖天香，大战“菊花岛”以及“满洲”众高手时，把条左臂丢了。想到这儿，他心里立即泛起一阵歉疚与不安，也不禁埋怨自己为什么一直没留意，一直没看见。

他望着眼前那茫茫夜色，罗汉逝去处，脸上浮现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

他知道，托“穷家帮”往京里传信的事，刻不容缓。

他也知道罗汉独自去找李自成了。

他不能让罗汉只身涉险，更不能让罗汉再受到一丝伤害，他必须赶快先到附近“穷家帮”分堂去一趟，然后再赶去接应罗汉。一念及此，心急如焚，腾身拔起，直上夜空！

一辆马车在黄土上飞快地驰行着。

车辕上高坐的车把式，是个长相猥琐，衣着破烂的瘦老头儿。

车篷密遮着，遮得密不通风。

虽然时届晚秋，可是白天仍然热得可以，车里要坐着人，那份儿闷热够他受的，要是东西也非烤了不可。

蹄声得得，轮声辘辘，瘦老头儿高坐车辕眯缝着一双耗子般的老眼，似乎是不管牲口怎么跑，也全不经心，而且这么大的太阳底下赶路，他居然一滴汗也没有。

突然间，瘦老头儿他睁了睁眼，似乎在凝神听什么？他听什么，除了急促如骤雨般的蹄声，跟辘辘车声之外，哪有什么别的声音。

这条大路上鬼影子也没一个，又会有什么别的声响。瘦老头儿没转脸，一双眼珠子往身右转了一下，旋即他又眯上了老眼。

身右有什么？远处有座山，近处是一片荒郊旷野，那乱草堆中还露着几座坟头儿。

他听什么鬼哭？虫叫？

光天化日大白天里，哪来的鬼哭？

日头能烤出人的油来，就是虫也懒得叫一声了。

可是——

那座山的那一边，突然转过来十几个黑点，在移动着飞快。细看那不是黑点，原来是十几匹奔跑着的马匹。

马不是野马，有鞍有辔，鞍上还有人！

太远，看不清楚是什么样儿的人。

马匹奔驰极快，没一刻工夫，近了。

鞍上的人，是一个个的汉子，共是十六人，十六骑，八个黑衣壮汉，八个蓝袍大汉，背后插刀，鞍边还挂着弓箭。十六匹健骑往这边跑，斜斜的，看样子像是……

瘦老头儿一点儿也不觉得，仍然赶着他的马车跑他的，根本没见他挥上几鞭把马车赶得快一点。

那一十六骑铁蹄翻飞，转眼间已近二十丈内，一名黑衣壮汉俯身挥手，拿起一张弓抽出一根箭，雕翎扣上弓弦，弓扯如满月，再听弓弦响，雕翎离

弓直飞，流星也似的一闪射到车辕上，正插在瘦老头儿右肋上。

瘦老头儿伸手一捂，身子往后一仰，不动了。

十六骑呼啸一声，纵马疾驰，转眼工夫便赶上马车，把马车截了下来。

一名身材高大蓝袍大汉冲那持弓黑衣壮汉一咧嘴，道：“百步穿杨赛李广，待会儿论功行赏你老弟应该拿头一份。”

一挥手，道：“打开车篷，瞧瞧里头装的是是什么好东西。”

那持弓黑衣壮汉道：“车篷遮得这么密，里头的东西恐怕错不了。”

他一伸长弓，便要去挑车篷。

车辕上那瘦老头儿忽然轻“咦”一声，挺腰坐直，手里拿着那根雕翎箭，怪声叫道：“我没死呀，你还当我死了呢，这是那个兔崽子放的冷箭，准头倒是不错，只是这箭镞都秃了！”

刹时，一十六骑都怔住了。

瘦老头儿目光忽地一凝，拿那根雕翎指着那持弓黑衣壮汉道：“弄了半天放冷箭的就在眼前呀，喂，小子，你怎么不先把箭镞磨一磨，这样的箭镞怎么能射人，就是射豆腐也射不进去呀，拿回去磨磨再来吧，接住了。”

他一挥手，把那枝雕翎丢了过去，巧了，那他认为秃的箭镞正落在黑衣壮汉持弓那只右手上，箭镞由手背上穿了出来。

黑衣壮汉大叫一声，丢了弓抱住了右手。

瘦老头儿猛然一怔：“咦，这箭镞刚才对我还不管用，怎么现在对你突然管用起来了，噢噢，我明白了，恐怕他是只认你，不认别人，只是，小子，你既能射人，就经不起挨这一下么？”

他这里自说自话，那里马上的脸上全变了色，十五人立时抽刀在手，那高大蓝袍大汉冷笑一声道：“我还当是怎么回事儿呢，敢情碰上不露相的真人了，弟兄们，剁他！”

一声杀，离马车最近的两个黑衣壮汉两把鬼头刀当先递向车辕。

瘦老头儿慌了，手舞脚蹈着道：“喂，喂，怎么动起家伙来了，留神啊，刀枪没眼，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他两手舞动间，右手里那赶车皮鞭的鞭梢儿，无巧不巧地在两个黑衣壮汉脸上一人扫了一下。

大叫两声，两个黑衣壮汉丢刀掩脸，全从马上摔了下去。

瘦老头儿定了定神，道：“唉，你们也是，既然拦路剪径，就该把本事学好，怎么睁着眼往鞭梢儿上碰？”

剩下的十三骑惊了心，那高大蓝袍大汉瞪着眼道：“老头儿，你是……”

瘦老儿道：“你问我呀，看不出来么，我是个赶车的。”

那高大蓝袍大汉冷笑一声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光棍儿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

瘦老头儿咧嘴一笑道：“这道上的话你背的倒挺熟的，别问了，说出来龙吓得你掉下马来，回去问问这些穿黑衣的贼头儿吧，我跟他是老朋友了，他知道。”

那高大蓝袍大汉迟疑了一下，突然取出一只哨子，放在嘴里“吱”地一声发出尖尖的异响来。

瘦老头儿“哟”地一声道：“怎么搬救兵了，好吧，我老人家就等着看看你能搬得什么虾兵蟹将来。”

说话间那座山那一边又转过来十几个黑点，算算共是十二个，当然，那

又是十二个人，十二骑。

一十二骑带着一阵风驰到，六个黑衣壮汉，六个蓝袍大汉，为首的是个瘦高阴森的蓝袍汉子。

他见眼前情景，便变色冷笑说道：“我还当怎么回事儿呢，敢情是碰上硬点子了。”

瘦老头儿两眼一翻道：“我还当搬来了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呢，敢情仍是几只丁点儿大的虾呀。”

瘦高蓝袍汉子霍然转注，冰冷问道：“阁下既然露了这么一手，应该不是没头没脸的人物。请报个名儿，我们也好回去复命。”

瘦老头儿微一摇头道：“不忙，让我先弄清楚你们是哪个窝里的？”

瘦高蓝袍汉子道：“我们是八大王麾下的弟兄。”

瘦老头儿一怔，“哦”地一声道：“原来是张献忠的贼子贼孙哪……”

瘦高蓝袍汉子冰冷说道：“阁下说话……”

瘦老头儿道：“怎么？不好听是不是，干的是贼还怕人叫喊么，对你们这班祸害，我老人家嘴里就没好听的，我老人家没马上开了你们的脑袋，就算是天大的便宜……”

哼哼一笑道：“曾几何时师南月竟跟张献忠轧在一起了，这才叫物以类聚，臭味儿相投呢！”

瘦高蓝袍汉子脸色一变道：“阁下知道盗王师……”

瘦老头儿道：“我怎么不知道，我老人家跟他是多少年的老对头了，只不过是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我老人家一直懒得理他罢了。”

瘦高蓝袍汉子两眼猛地一睁，惊呼说道：“阁下莫非是‘穷神’蒙……”

蒙不名咧嘴一笑道：“没想到这儿还有个长了眼的。”

那些黑衣壮汉一个个扭转马头，摔在地上的两个也忍痛爬起来登上了马鞍，先跑了。

瘦高蓝袍汉子拉着坐骑退了两步，一挥手，带着那些蓝袍汉子跟着跑了。

只听车里传出祖天香那甜美话声：“蒙老，师南月在这儿么？”

蒙不名道：“他的黑衫斗士在这儿，恐怕他离这儿也不会远。”

祖天香道：“设想到他竟投向了张献忠。”

蒙不名道：“没什么稀罕的，没听我刚才说么，物以类聚，贼还能不找贼么？”

祖天香道：“听说张献忠的实力并不如李自成手下可也有好几千徒众，如今再加上一个师南月，那更是如虎添翼，咱们要不要避一避？”

蒙不名道：“要能避我刚才就避了，一匹牲口拖着一辆车，四个人，怎么也不及那一人一骑的马快……”

祖天香道：“那么咱们弃车。”

蒙不名道：“弃了车更慢，那也是找罪受，妞儿，你不知道，只要被师南月盯上的，很少能避得过的，用不着担心，一切有我呢，我绝不让他碰你们一指头就是。”

祖天香道：“那么现在咱们……”

蒙不名道：“往前走吧，什么时候让他截住，什么时候再说。”

抖缰挥鞭，赶动马车往前驰去。

“对了。”祖天香道：“咱们何不找个凉快地儿歇下来，借重我敏慧妹妹的绝学，避过这场麻烦。”

蒙不名道：“好是好，只是这么一来就等于我‘穷神’冲他盗王低了头。”

祖天香道：“蒙老，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当日您不也曾整得他焦头烂额，丢盔弃甲的么。”

蒙不名笑了：“我不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可是我绝不能冲涸干没本生意的低头，好吧，妞儿，我听你的了，前面就有片树林子，咱们把车赶到那儿去。”

他挥起一鞭，加速赶车驰去。

树林就在近百丈外，没多大工夫便已驰到近前。

可是刚进廿丈内蒙不名便觉出不对，忙道：“妞儿，只怕咱们是迟了一步。”

话声方落，树林子里潮水般一下驰出四五十骑来，为首一匹乌骓，泼墨也似的，黑毛发亮，神骏异常，鞍上高坐的正是“盗王”师南月。

蒙不名一皱眉，立即把马车停住，道：“妞儿你们别出声，一切让我来应付。”

师南月一马驰近五六丈内，一抱拳，带笑说道：“蒙老儿别来无恙。”

蒙不名站起来含笑拱手：“托福，托福，强盗头儿，你现在得意了，让我这老朋友是既羡慕，又妒嫉。”

师南月哼哼一笑，道：“老朋友既别羡慕，也别妒嫉，你若有意，八大王身边可以多添一把椅子，咱们来个并辔携手，逐鹿中原。”

蒙不名微一摇头道：“我懒散惯了，无意争名逐利……”

师南月道：“蒙老儿，你错了，几时学得这么俗，大丈夫生当于世，理应横刀纵马，逐鹿中原，为自己创一份基业，为后世留下不朽名声，这怎么能叫争名逐利。”

蒙不名摇头说道：“是与不是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想赶回长白蒙头睡大觉去。”

师南月道：“人各有志，无法相强，蒙老儿既无意这个，我不便坚邀，只是……”

目光扫了马车一下，道：“你蒙老儿弄得什么一车好东西满载而归，总得让老朋友开开眼界。”

蒙不名道：“姓师的，你可别动我的脑筋，我天生的穷，也出了名的穷，没什么油水……”

师南月咧嘴一笑道：“蒙老儿说这话显得小气，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干这一行的规矩？”

蒙不名道，“你想跟我来个见面分一半？”

师南月哼哼一笑道：“蒙老儿毕竟是个明白人，传了几百年的老规矩了，总不能在我手上把它废了，你说是不是。”

蒙不名道：“姓师的：你要是气我伤了你的贼子贼孙，干脆就明说……”

师南月摇头说道：“不，不，不，蒙老儿你误会了，师南月是这么小气的人么，当日你坑得我不浅，你看我提没提？他们伤在手下，那是他们学艺不精，伤在你‘穷神’手下，那也是他们的光彩，我一点也没往心里放。”

蒙不名道：“这么说你真是冲这一辆东西来的？”

师南月道：“这是事实，我不能不承认。”

蒙不名摇摇头道：“辛苦了这么多日子，看来有一半是为别人辛苦了，

四五十个对一个，也由不得我不点头，好汉不吃眼前亏，可是我话要说在前头，你只能拿一半，多一分我豁出去拿命跟你拼，我吃定了亏，你也未必能讨得好去。”

师南月忙道：“放心，放心，姓师的向来是一言九鼎，而且这也是祖师爷传下来的规矩，我岂敢不遵。”

一挥手，道：“孩子们，上去给我搬。”

那里十几骑应声要动，这里蒙不名抬抬手：“慢来，慢来，我还有话说。”

师南月道：“蒙老儿，你还有什么话说？”

蒙不名道：“你也不先问问是什么，就要分一半儿么？”

师南月道：“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要分一毕儿。”

蒙不名道：“要是一车一碰就炸的火药呢？”

师南月呆了一呆道：“这个……蒙老儿，你不会弄一车烈药拉回长白去的吧。”

蒙不名耸耸肩道：“这可难说啊，你知道，开山是少不了炸药的。”

师南月目光一凝，道：“蒙老儿，你车里装的究竟是什么？”

蒙不名忽然咧嘴一笑道：“三个如花似玉千娇百媚的大姑娘，你信不？”

师南月一怔，仰天大笑，道：“蒙老儿倒会投我所好啊，你什么时候也动了凡心了？”

蒙不名笑笑说道：“我住的地方，天寒地冻，渺无人烟，真到冷的时候，连鸟都看不到一只，那份枯寂是可想而知，所以我咬了牙，狠了心，不惜以斗量珠，一口气弄了三个人间绝色，算你运气，你碰见我算是碰对了。”

师南月脸上带笑，两眼之中却射出狐疑：“真的么，蒙老儿？”

蒙不名一摆手道：“不信你可以自己过来看看。”

师南月策马要动，但忽又收缰停止，狡然一笑道：“车里既是美人儿，何不先让她们说句话让我听听。”

蒙不名摇摇头道：“到那冰天雪地之间陪伴我这个入了土半截，既老又丑的糟老头子，她三个心里正不是味儿呢，又怎么会听我的。”

师南月笑笑说道：“蒙老兄，你可别在姓师的面前耍花枪。”

蒙不名道：“那怎么会，你人多，我人少，我又怎么敢哪，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么，我姓蒙的是个忠厚老实不过的人，什么时候坑过人，什么时候让人上过当？”

师南月嘿嘿连笑道：“不错，一点也不错，天底下再也挑不出第二个像你蒙老儿这么忠厚老实的人来，任何人我可以信不过，我独不能信不过蒙老儿你，三个美人儿如何分一半儿法，这样吧，你蒙老儿辛苦多日，劳心劳力又破财，我不能让你过于吃亏，

这样吧，三个美人儿我只要一个，你随便点一个让她下车来吧。”

蒙不名翻了他一眼道：“姓师的，亏你还是个深知怜香惜玉的人呢，让人家小脚姑娘自己下来，怎么说你也得过来扶上一把呀，难道你不急着一亲芳泽么？”

师南月脸上带笑，两眼狐疑之色却更浓了，道：“蒙老儿，你要明白，姓师的一身所学，并不比你低。”

蒙不名一笑说道：“敢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肚皮，你不放心我，是不？这样儿吧，我下车站远点儿。”

他一跃下车，迈步走出了两三丈远，一抬手，道：“姓师的，现在你可

以放心了吧？ ”

师南月哼哼连笑，道：“ 孩子们，给我过去换一个美人去。 ”

那身后的四五十骑迟疑着没一个敢贸然上前。

蒙不名道：“ 姓师的，美人儿是你的，让别人亲芳泽.那多那个，我看还是你自己过去吧。 ”

师南月脸色连变，犹豫不决，忽然他扬眉抬手，道：“ 孩子们，拿弓箭来。 ”

蒙不名“哎哟”一声道：“姓师的，你好狠的心哪，如花似玉，千娇百媚的大姑娘你竟要拉弓箭，往后谁还敢嫁给你呀。”

他一掠两三丈登上车辕，挥缰抖鞭，赶着马车直冲过去，叫道：“你不是不放过我么？干脆，咱们来个同归于尽。”

师南月不见得会怕，可是在他还没弄清楚这辆马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之前，他绝不会冒冒失失的让它近身或者是去接近它，这一点从他刚才要以弓射马车，而绝不轻易挨近可以得到证

明。蒙不名老谋深算，他也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他干脆赶着马车

冲将过去，他知道，只他能挨近师南月，师南月便绝不敢让人轻易动这辆车。

刹时，尘头大起，只见蒙不名赶着那辆马车冲来冲去，左弯右拐，专找师南月，在“百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

师南月被逼得策马来回奔驰，或南或北，忽东忽西，按理，他一匹马自然要比一辆马车轻便，只转几转便能摆脱那辆马车。

而事实上理虽如此，事却不然，蒙不名赶车的技术相当高

明，无论师南月怎么奔驰怎么跑，他赶着马车总不离师南月身后三丈。

师南月不敢轻易让马车近身是事实。

师南月无法摆脱马车也是事实。

可是蒙不名自己心里明白，即使眼前有再多的机会，他也不能赶着马车开溜，一溜就露出了破绽，车快不如马快，尤其师南月跟他这些贼子贼孙，骑的全是百中选一的健壮好马，跑不出五十丈，准被他们追上不可。

到那时候一旦被他们追上，那就不是像现在这么好应付得了。

然而像这样跑来跑去何时算了！

师南月一匹马上只驮着一个人，而这匹套车牲口除了拖着四个人，之外还外加一辆车，跑不多久准先累倒不可，只一旦把这匹套车牲口累倒，那后果更不堪设想。

后果不堪设想归后果不堪设想，蒙不名却是骑虎难下，暗暗叫苦不已。

他只不过是暗暗叫苦，而真正吃到苦头的，却是车里那三位，马车忽左忽右，忽东忽西，谁受得了。

突然，师南月扬手大叫：“蒙老儿，你停车。”

蒙不名暗吁一口气，控缰勒马，马车直冲出好几丈去才停住，他额上都见了汗，瞅着师南月冷然问道：“干什么，怕了么？”

师南月寒着脸道：“姓蒙的，你真要逼我？”

“放你的屁，”蒙不名一瞪眼，骂道：“摸着心口问一问，是你逼我还是我逼你。”

师南月脸色稍缓，道：“蒙老儿，见面分一半，这是规矩。”

蒙不名道：“姓师的，你也不睁睁你那双贼眼，黑吃黑吃到我老人家头上来了，你那套规矩到别人面前卖去，在我老人家面前少来这一套。”

师南月浓眉轩动，道：“我这套规矩到哪儿都一样，既是江湖道上的，他就应该知道这规矩……”

蒙不名道：“我知道，我不是不给你，可是我仍是那句话，你得自己来拿。”

师南月道：“我带着这么多人，用不着我自己伸手，这么多年了，我自己也从没伸手过。”

蒙不名道：“那是对别人，想吃我老人家你就得自己动手。”

师南月忽然一笑道：“蒙老儿，你不会是想把我赚过去吧？”

蒙不名也笑了，笑得轻蔑：“不错，怎么样，你胆怯害怕么？”

师南月含笑摇头，道：“姓师的活了这么大，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怕，不过碰上你这老奸巨滑的蒙老儿，我不能不防着点儿。”

蒙不名哼哼两声，继而仰天大笑。

师南月道：“蒙老儿，你笑什么？”

蒙不名笑声忽落，凝望着师南月缓缓说道：“名列四霸王之一的师南月曾几何时居然当众承认怕我这个风烛残年的糟老头子，怎不令人高兴。”

师南月淡然一笑道：“蒙老儿，你用不着激，我姓师的向来不吃这一套，话说到这儿，我要告诉你，师南月向不空手而回，你最好自己动手留下一半儿来，要不然我找几个人硬撞你的马车。”

蒙不名心头一震，冷然说道：“好个强盗头儿啊，自己没种要找替死鬼么……”

师南月淡然一笑道：“你是知道的，我这些黑衫斗士，只我一声命令，眼前就是刀山油锅，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

蒙不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师南月说的是不折不扣的实话。

这位盗王带人确实有他的一套，他麾下这些黑衫斗士确实个个愿意为他卖命，替他死。

蒙不名清楚这一点，可是他能怎么办，真听师南月的话，把车里的东西留下一半？这，杀了他都不能干。

不干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可走，让师南月冲过来，一念及此，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姓师的，那在你，我身后这马车里的宝贝，绝不容你轻碰一指头。”

师南月抬起了手，高声叫道：“孩子们，给我出来两个。”

两名黑衣壮汉立即策马越前，一起扬起了掌中刀。

师南月望着蒙不名道：“蒙老儿，我再给你个最后考虑的机会！”

蒙不名紧了紧手中长鞭，道：“既然有人愿意代你死，那就叫他们来吧。”

师南月两眼闪过两道奇光，陡扬沉喝：“杀。”

两名黑衣壮汉夹马挥刀，飞一般地驰了过来。

距离本不远，马又快，转眼间驰近，两名黑衣壮汉举刀一挥，直往车篷砍去。

就在这时候，蒙不名挥起了长鞭，一鞭一个，两个黑衣壮汉丢刀掩着脸落下马去，马跑了，他两个也滚出了老远。

师南月脸上变了色，道：“好鞭法，蒙老儿，我多找几个给你试鞭。”

一挥手，四名黑衫斗士挥舞着单刀，纵马驰了过来。

师南月这一着辣手，蒙不名长鞭再快，他能应付两个，或许还能应付三个，要说再欲应付第四个，那恐怕不大可能。四个黑衫斗士只漏掉一个，只让他一刀划开车篷，那就……四骑两前两后驰到，前两骑擦着车辕骑过，挥刀直砍车篷，蒙不名抖鞭挥了过去。

后两骑紧跟着掠到，单刀一递，一上一下，竟向蒙不名的咽喉跟腰砍到。很显然地，这是配合得相当好的一着。

蒙不名手里只有一根长鞭，而且还占用着一只手，他要顾自己就顾不了篷车，要顾篷车就顾不了自己。

如今，他掌中长鞭是挥向了前两骑，后两骑的两把单刀寒光闪动，一下子便过到他两处要害。

回鞭是来不及了，也不能回鞭。

当然，蒙不名既能列名当世四大霸王之内，自然有他的道理，要不然他岂能名列当世四大霸王之内。

突然，他冷哼一声左手倏出，曲指上下极快各弹了一下。铮然两声，两柄单刀忽然荡开，直飞出去，两个黑衣壮汉也被带得难以稳坐雕鞍，各人身子一拧，一起落下马去。与此同时，前两骑也丢刀掩脸摔落尘埃。

蒙不名这一手漂亮，好漂亮。

师南月脸色大变，怒哼一声，刚要有所行动，忽然，他两眼奇光闪了一下。

适才后两骑两个黑衫斗士摔在地上，一在车左，一在车右，原都寂然不动，可是这时候那左边一名突然身躯滚动，使一趟“滚堂刀法”直向套车牲口滚去。

蒙不名一眼瞥见，一惊之下，手起鞭落，那鞭梢儿正落在那黑衫斗士的腰眼上，只见他腰一挺，不动了。

可是蒙不名仍嫌迟了一些，那套车牲口的两条前腿也同时被砍断，血洒牲口倒，带得马车往前一冲。

蒙不名心头震动，刹时怔住了。

师南月仰天大笑：“蒙老儿，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来这车东西你得全留下了！”

蒙不名定了定神，站了起来，高高地站在车辕上，道：“姓师的，咱们耗吧，除非我姓蒙的先躺下，要不然你休想碰我这辆车一指头。”

师南月一咧嘴，道：“你有那闲工夫，我没有，好东西当前，我是一向没好耐性的，孩子们，来八个。”

八名黑衫斗士吆喝着纵马挥刀，铁蹄翻飞，风驰电掣般扑了过来。

蒙不名明白，这回绝不能让他们扑近，他一条鞭绝应付不过来八个。

蒙不名从不动火，可是如今他心里的火却直往上冒，他怒哼一声，就要腾身迎过去。

马车里适时传出低低一声：“蒙老，不必！”

蒙不名一听这话，硬生生松气收势，就在这一刹那间，八骑已然扑近，突然，前面四骑身躯一晃，一起栽了下来。

人落地，后四骑驰到，后四骑唯恐马蹄踩了前四个，想收马一时又收不住，匆忙间一起拉马仰起，而，蒙不名一根长鞭已带着异啸挥到，四个人各中了一鞭，大叫一声又全栽了下来。

蒙不名收鞭笑了：“姓师的，怎么样，还来么？”

师南月没说话，两眼凝望马车好一会儿才道：“蒙老儿，你马车里躲得有人？”

毕竟不愧四大霸王之一，在这种马匹驰动的情形下，他仍能看出那前四骑不是伤在蒙不名之手。

蒙不名心头跳了一跳，脑海里闪电一转，笑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么，我车里有三位人间绝色大美人儿？”

师南月冷冷地瞅着蒙不名道：“我不信前四个是伤在你的手下。”

人有时候很奇怪，跟他说假的，他深信不疑，一旦跟他说了真的，他心里却动了疑。

蒙不名淡然一笑道：“本来就不是，我并没说是我伤了他们，是不？告诉你吧，我车里这三位姑奶奶，各有一身了不起的所学……”

师南月冷笑一声道：“要真这样的话，她们早就出来了。”蒙不名道：“出来？不行，不行，就是她们要出来，我也绝不会让她们出来，你是个见不得女人的人，尤其见不得漂亮的女人！我怎么敢让她们出来……”

一摆手，道：“事实上你是看见了，这前四个不是伤在我手下……”

师南月两眼一睁，厉声喝道：“蒙不名，你究竟是……”蒙不名咧嘴一笑道：“放那些替死的过来吧，再多放几个过来，不愁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师南月怒哼一声道：“你当我不敢，孩子们，给我上十个。”蒙不名道：“来啊！”

十个黑衫斗士抖缰便要纵马。

突然，车篷一掀，祖天香探出了一颗乌云玉首，她清脆甜美的叫了一声：“慢点儿。”

师南月猛然一怔，连忙抬手喝住十骑，忽地，他笑了，铜髯抖动，全身都在颤动：“噢，原来如此呀，蒙老儿，横刀夺爱，你未免太不够意思了。”

蒙不名一怔之后正在着急：“姑奶奶，你怎么出来了。”只听师南月又道：“现在我是全明白了，那天躲在树林里打我一闷棍，抢走我的美人儿的是你，害得我跟祖财神结下天仇地恨的是你，害得祖财神跟‘满洲’抓破了脸的也是你，蒙老儿，你

可真行啊。”

蒙不名那里才待答话，祖天香却绕出车篷下了马车，袅袅往前走去，蒙不名大吃一惊，连忙跃下车辕道：“妞儿，你要干什么？”

祖天香浅浅一笑道：“蒙老别着急，我只不过想跟师盗王谈谈。”

“对，对，”师南月抚掌笑道：“美人儿想跟我谈话，你着得哪门子急，蒙老儿，你给我往一边儿站站。”

蒙不名没理他，望着祖天香便要开口。

祖天香却已含笑说道：“蒙老，您是知道的，眼前的情势不容我再在车里呆下去，我只有下车来见见师盗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着急，师盗王是个最为怜香惜玉的人，他不会难为我的。”

师南月抚掌大笑，道：“对，对，简直对极了，听见了么，蒙老儿，美人儿跟我相处没几天都知道我最为怜香惜玉，怎么你我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你都不知道。”

蒙不名霍地转过脸去：“放你的狗屁，你也不撒泡尿照照。”

师南月勃然色变，厉声说道：“蒙不名……”

祖天香道：“我知道，师盗王从来不会生气。”

师南月马上换上一张笑脸，道：“生我老父母，当着你我纵有天大的脾气也发不起来，美人儿，你要跟我谈些什么？”

祖天香道：“我要问问师盗王，是不是跟蒙老有仇？”

师南月忙摇头说道：“没有，没有，我跟他有什么仇？”

祖天香道：“有怨么？”

师南月道：“自然也没怨。”

祖天香道：“那么，师盗王所以率众拦蒙老，并不是为了寻仇，而是想要车里的东西，是不？”

师南月道：“原是这样，只是，现在他车里纵装有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物，我也不要了，美人儿，我这话你懂么？”

祖天香笑了笑道：“我又不是个木头人儿，怎么会不仅……”“好啊。”师南月轻击一掌，笑道：“美人儿，不是个木头人儿，当然，当然，那是当然，美人儿你怎么会是木头人儿？”祖天香道：“我要是跟师盗王走，蒙老跟这辆马车……”师南月道：“我懒得再看一眼，让他走，走得越快越远越好。”祖天香笑了笑道：“现在就是蒙老想走也走不了，是不？”师南月道：“为什么？噢，我想起来了，没套车的牲口，是不？那还不容易，孩子们，让匹马给他。”

蒙不名冷冷说道：“你可真大方啊，骑的马跟套车的马可不是一回事，你那匹马乌雅是匹千中选一的好马，拉起车来它未必比得上一匹普通的套车牲口。”

师南月道：“我不知道还有这一说呢，孩子们，给他找匹能拉车的马去。”

两个黑衫斗士纵骑飞驰而去，没多大工夫带着一匹没上鞍的马驰了回来，还真有办法。

师南月道：“蒙老儿，赶快换上这匹马走路吧，快点儿。”蒙不名冷冷说道：“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不会叫你的贼子贼孙替我换上牲口么。”

师南月现在好说话了，一摆手道：“孩子，给他换上，快点儿，让我看了心烦。”

趁着那两个黑衫斗士替他换牲口的当儿，蒙不名低低说道：“妞儿，你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

祖天香道：“我要试试我的‘摄魂大法’，灵，咱们就能平安脱困，要不灵，那就要另想办法了。”

蒙不名道：“怎么，‘摄魂大法’还有不灵的么？”

祖天香道：“‘摄魂大法’对三种人不起作用，自然也有它不灵的时候。”

蒙不名道：“不起作用？哪三种人？”

祖天香道：“懂‘摄魂大法’的人，极具心智、极机警的人，心地淳厚、纯洁的像张白纸的人！”

蒙不名突然笑了：“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说呢，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放心吧，妞儿。你这‘摄魂大法’对这强盗头儿准灵。”

祖天香道：“但愿如此了。”

两个黑衫斗士换好了套车马匹，一起向后退去。

师南月道：“蒙老儿，现在可以走了，你快给我滚吧。”蒙不名眼一瞪道：“师南月，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儿。”师南月一摆手道：“我现在没工夫，也没那心情跟你争论长短，我道个歉，你快请吧。”

蒙不名冷哼一声道：“这还差不多。”

转身登上了车辕。

祖天香忽然道：“蒙老，请等一等。”

袅袅向师南月走了过去。

师南月目闪异彩，立即翻身下马。

蒙不名可着实替祖天香揪着一颗心，他握着那把长鞭，两眼一眨不眨地前望着，只万一祖天香的“摄魂大法”不灵，师南月有一点异动，他要马上腾身扑过去，做奋力之一搏。

祖天香只走了几步便停下了，那地方离马车不过一丈多远近，要是到了蒙不名该腾身扑救的时候，这种距离是一定来得及的。

祖天香停步之后，望着师南月笑吟吟地道：“师盗王请过来一下好么？”

师南月怔了一怔，旋即说道：“美人儿有什么事儿么？”他人却没动。

蒙不名心揪紧了一分。

祖天香道：“自然有事儿，没事儿我也就不会叫你了。”

师南月道：“那么美人儿只管说就是，我听着了。”他仍没动。

不对。

蒙不名一颗心又揪紧了一分。

祖天香却笑容依然，道：“这种话你让我大声嚷嚷着说么？”师南月笑了：“那么这儿根本不是说那种话的地方，美人儿，跟我走，咱们回去之后……”

祖天香道：“我不知道你是怕我还是怕蒙老？”

师南月略略迟疑了一下道：“我谁都不怕……”

祖天香嫣然一笑道：“这才是，我马上就要跟你走了，今后晨昏相守，朝夕相对，你要是怕我那还行？至于蒙老，我所以舍弃蒙老跟你，是因为你年轻健壮，像个英雄，你要是连这么一个老头儿都怕的话，未免让人失望。”

师南月浓眉陡地一轩，手抚腰带上那把短刀的刀柄，大步走了过来。

蒙不名心里为之一松，他明白，这头一步算是收效了。师南月一直走到祖天香跟前才停下，道：“美人儿，有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吧？”

祖天香的话声突然压低了很多，低得连车辕上的蒙不名都听不真切。

虽然他听不真切祖天香的话声，但不想可知她是在慢慢施出她那“摄魂大法”。

没几句话工夫，祖天香转身走了回来，师南月站在那儿一动没动，两眼都发了直。

祖天香很快地登上马车，钻进了车篷，她临近车篷的时候说了一句：“要快，蒙老，师南月极为凶恶，‘摄魂大法’恐怕支持不了多久。”

蒙不名挥起一鞭赶动了马车。

师南月仍站在那儿没动。

他带的那些人自然也不会拦车。

蒙不名道：“早知道早让你出来了，白耽误了那么久。”马车弛出了近百丈！

车后突然响起一声霹雳大喝。

蒙不名吓一跳，忙道：“要糟，妞儿。”

只听车里祖天香道：“尽量快，老人家，‘摄魂大法’对一个人只能施一次，第二次他有了提防便起不了作用了。”

蒙不名猛挥了两鞭。

车里响起了杨敏慧的话声：“姐姐，我跟蒙老联手，足可……”

祖天香截口说道：“我知道，妹妹，只是你千金之躯，关系重大，这两天你身子也一直虚得很，万一你有什么差池，那就糟了”。

杨敏慧道：“可是要让他追上不也一样么。”

祖天香道：“真要让他追上了……到那时候再说吧，蒙老，近了么？”

蒙不名往后望了望，道：“近了点儿了，他要想追上咱们，恐怕要等过了两三里之后。”

祖天香道：“那么咱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利用这两三里路工夫想想对策吧。”

杨敏慧道：“跟李自成一样该杀的东西，咱们居然被他们追得走投无路。”

祖天香道：“妹妹，他们人多势众，咱们力单势薄，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又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杨敏慧道：“可是在躲不掉的情形下……”

祖天香道：“咱们现在还没到非拼的时候，是不，妹妹？”没听杨敏慧说话。

马车驰行极速，没多大工夫便出里许，蒙不名往后看了看，道：“姑奶奶们，他们又近了十来丈了。”

杨敏慧道：“他们居然穷追不舍……”

蒙不名道：“姓李的那小子也好，罗汉那小子也好，现在只要有一个在，咱们也用不着受这份气了。”

祖天香道：“这时候咱们只有靠咱们这四个人。”杨敏慧道：“除了拼我想不出还有第二个法子。”祖天香道：“妹妹，你这一阵子心境太躁了……”“忽”地一声，掠空而过。

蒙不名一怔叫道：“留心免崽子们放箭了。”

祖天香道：“看来师南月是想通了，看开了，不然我在车里他绝不会让人放箭。”

蒙不名道：“妞儿，车里有几块板儿，并起来挡住车后，免得让箭射进车里伤了人。”

他这句话说完后的转眼工夫，就听祖天香在车里说道：“老人家，挡好了。”

蒙不名道：“那就行了，你们都坐好，我来赶上一阵，能赶到哪儿算哪儿吧。”

猛挥了几鞭，马车箭一般地往前射去。

后头的杂乱蹄声越来越近了，近得让人心慌。

箭像飞蝗一样，不住地射，有的掠空而过，有的射在了车上，算算车上总共插了有十几枝。

蒙不名道：“姑奶奶们，看来咱们赶不过半里了，准备准备吧，呆会见咱们最好给他们来个迅雷不及掩耳，杀他个人翻马仰，片甲不留。”

杨敏慧道：“蒙老，呆会儿您我二人总有一个要护住马车。”蒙不名道：“这样吧，姑娘护车，一个别让他们接近，能不露面最好也别露面，擒贼擒王，射人射马，我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先拼那强盗头儿去。”

杨敏慧道：“也只好这样了，您请小心，必要的时候我会接应您的！”

蒙不名道：“就这么办了……”

忽听祖天香道：“赵姑娘，你撕衣裳干什么？”

随听赵晓霓道：“我想剪几个纸人儿，一时没剪子没纸，只好用手撕衣裳将就了。”

祖天香惊声说道：“赵姑娘，你……”

赵晓霓道：“自脱离‘白莲教’那一天起，我就曾发过誓，今生今世再也不用‘白莲教’的邪术了，可是现在情势危急，不用‘白莲教’的邪术，咱们似乎无法摆脱师南月的追赶，而且现在我发觉用‘白莲教’的邪术对付恶人，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祖天香道：“可是你已经发过誓……”

赵晓霓道：“不要紧的，祖姑娘，无论什么事，都要有个通权达变，是不是？”

她这句话刚说完，一股黑气从马车后冒出，见风扩散，刹时间变成满天黑雾往车后罩了过去。

车后，传来一阵人叫马嘶，而且很快地这阵人叫马嘶就被远远地抛在了车后。

只听车里祖天香道：“蒙老咱们摆脱他们了么？”

蒙不名站起身往后看了看，只见黑雾仍自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他道：“妞儿，我只看见一片黑雾，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请看下集

